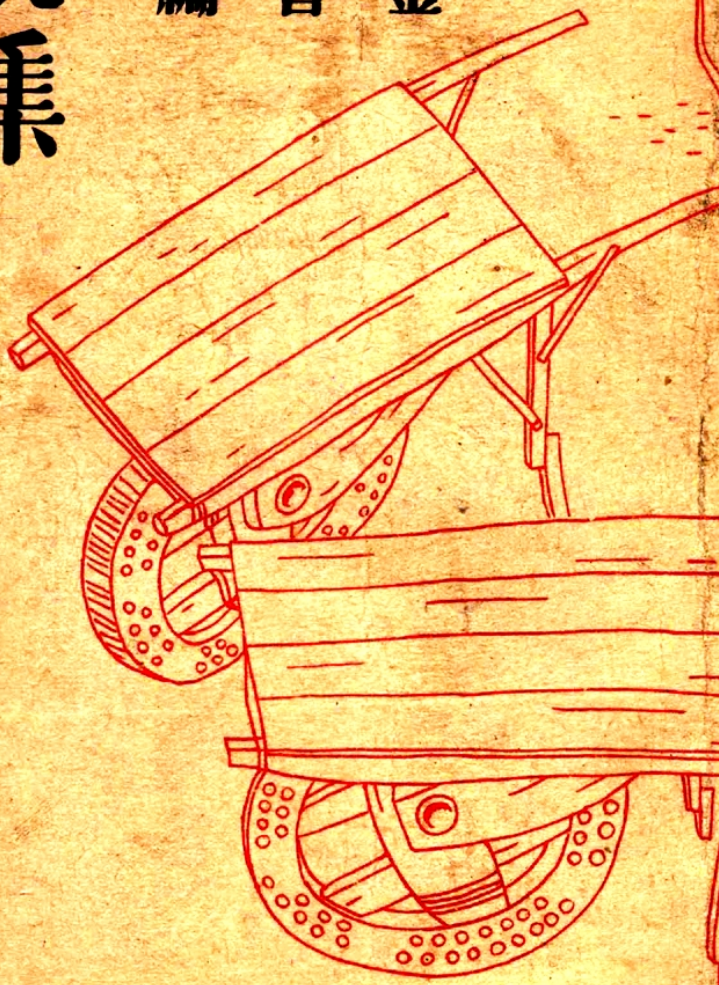
滿洲作家小說集

金音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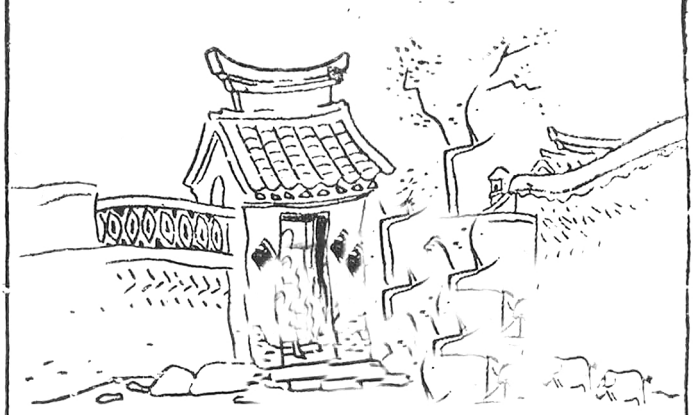


五星書林刊

自定價 3.50

滿洲作家小說集

金音編



五星書林刊

滿洲作家小說集

定價 三・五〇

編者略歷

金音本名馬家驤、現年二十九歲、國立高等師範第一期卒業、曾任齊々哈爾女國高教諭、現文藝家協會々員、作品有詩集「塞外夢」小說集「教群」

出協承認い—133

康德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第一刷三〇〇〇部發行

印刷 康德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發行 康德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新京市南關大街六一四
編者 金音

新京市南關大街六一四
發行者 梁雅敏

新京市中央通四四
印刷者 和木本久

新京市中央通四四
印刷所 滿洲新聞社印刷所

新京市南關大街六一四
發行所 五星書林
振替新京五一〇八

新京市五馬路一〇七
批發處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出版協會會員番號1076

目次

顧行建…敗潰一族……一
但娣…傳屍病患者……四三
小松…蜂……六一
石軍…脫軌列車……九二
秋螢…蠕動……一五七
未名…小人物之愛……一八九
爵青…誕生以前……二二〇
疑遲…江城……二五二
劉漢…血淚鈔……二六二
臭瑛…奔……二九九

田兵…鶉的故事……三二二
田瑯…飢餓的生客……三三六
金音…牧場上的血緣……三五〇

（以輯稿前後爲順序）

敗潰一族

勵行建

壹

自從孫殿臣底小老婆進門，家里便一天比一天熱鬧起來了。

小老婆底年紀很輕，長得並不漂亮，滿臉像是蒼蠅糞似的黑斑，一個挨着一個，那些長在鼻頭上的，竟三個兩個重連在一起。那兩隻一說話就迷縫到一塊的眼睛，常常把白眼珠衝着人不住的斜瞟，一張扁龐龐的大嘴，笑起來快要把她自己底黑臉膛都給吞沒了。

但是孫殿臣竟愛上了她。他覺得她究竟比滿臉皺紋豁子嘴的老黃婆要稱意得多，因爲她很年青，她有一種使人陶醉的魔力與狐媚；而且她能够甘心匹配像他這樣四十歲出頭已經是精力將要衰退的人，縱然父親

過於吝嗇，弟弟妹妹們都十二分的不滿，老婆成天家哭哭啼啼，也當不了事；到底他打破了這所有的障碍而把小老婆娶進來了。

還不到下班的鐘點，孫殿臣一眼覷見村長已經離開了座位，便也悄悄地站起來踱出了村公所。七月炎熱的陽光照着他右半邊臉，他底臉稍微發紅，眼睛也晃得睜不開了；他覺得心里熱烈得很，這種熱似乎是二十多年從來所沒有的。

指望一回到家就鑽進自己底屋里去，一條腿剛跨進門坎，妹妹在身後却把他喚住了。

「大哥，你來一會兒。」

他回過頭，妹妹那幾天來晒得黧黑的臉上在閃閃地發着光亮，兩隻秀麗的圓大的眼睛，彷彿含着一種憎怨和輕蔑，在轉動中，却又表現一種哀痛和希望地緊緊盯在他底臉上。

「幹什麼？」

「我有點事，要跟你商量商量。」

妹妹懇切地說，她底眼光立刻也變了一種懇切的表情。這表情，使孫殿臣底懷疑馬上也消滅了。他轉過身來，對妹妹關心地問：

「你有什麼事要跟我商量呢？」

她用極低微的聲音說了一句：「你來」，就轉身走出上房去。

孫殿臣怔怔地望了望妹妹那似乎是聳動的肩膀，心里不禁又抹上了一層懷疑。默默地跟在她底身後，他想像不出妹妹究竟有什麼事要和他商量；而且不在上房偏要到下屋里去說。他覺得心里很煩躁。

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她已經發達得快要成爲一個大人了。她底骨骼和筋肉都很結實，圓胖胖的臉上，有鑽得合適的烏亮的眸子，濃黑的睫眉，聳高的鼻梁，紅潤的嘴唇和兩頰。而雖然從回到家這幾天被烈日晒黑了皮膚，她底面龐却越發地顯示了一種健康的顏色。她對於自己底强壯，覺得很值得驕傲。

走進伙房，她靠在那黑髒的門板上。

孫殿臣在門口就站住了，轉過身來，小老婆那張帶着誘惑的臉，正貼在窗口，對他微微地笑着。

「有什麼事，你說吧，可是你今天怎麼嚇去幹活？」

「爹不讓我去啦！」

她底臉色突然變得陰鬱起來，這聲音好像有一點發抖。她垂下頭，把兩隻手摸弄着垂在前胸上的短髮辮，失望似的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爲什麼呢？」

「說我們這個人家，犯不上讓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給人家撿地，那多醜。——

「其實爹底話也對。」

妹妹慢慢地仰起臉來對他瞥了一個輕蔑地哀怨的眼光，接着很快地就把玩弄着的那兩條髮辮拋到身後去，張開嘴，她眼睛突然開始濕潤起來了，她用力咬了咬嘴唇。

「也許對吧！但是我要繼續念書呵，家里既然不給我錢；再不許可我自己掙幾個，我這書可怎麼念呢!?」

孫殿臣對那映在窗上的面影投了一個輕飄的眼光，又仰起臉來望了望那碧藍色的天空，漠然地說：

「一個姑娘，念那麼些書有什麼用。」

她心里苦痛得很，眼淚噙在眼角上。大哥那漠不關心的臉色，使她有無限地憎恨。大哥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也會使她有無限地悲傷。但是她可不能和大哥絕裂，爲她自己，她還需要大哥底幫助，她不能不極力忍耐着。

「姑娘爲什麼念書就靡用呢？」

「因爲姑娘早晚是別人家的人。」

「不對！」

顯然地，她臉色突然漲得通紅，有些激昂了。她這麼大聲地反駁着：

「念書是爲了自己，難道姑娘嫁了人，念的書就白費嗎？大哥，你也是一個念書的人。——」

孫殿臣才望了她一眼，她那激昂的神色禁不住使他暗暗喫了一驚。他想到春天，他偷偷地跑到城里考上了學校回來的時候，父親堅持着「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結果，妹妹便再三哭泣着懇求他底幫助，他實在禁不起她那熱烈地激憤地請求，才答應跟父親商量看，到底他把父親說動了。暑假回來，父親因爲花費太多，便又禁止她再去讀書；然而妹妹倒是一個肯努力上進的人，她甘願在烈日暴晒里，去給人家拔草，企圖能够積蓄下幾個錢，作爲下半年的學費，但是現在父親又限制了她，她底話說得很對，家里既不給錢，又不允許她出去工作，她這書可怎麼能念呢？於是她又懇求他底幫助了。他知道父親那偏拗的嚴肅的性格，甚至他也許連插嘴的機會也不會有，他想用父親底話敷衍過去，他也想究竟女人念多了書也難能實際去應用的，但是妹妹已經不算是一個孩子，這些話不僅不足以使她屈服，反而使她更憤慨起來了。是的，他也是一個念過書的人，只少他應該對肯掙扎着念書的人要表示一點同情吧。——她底話使他深深地感動了，好像她還要說些什麼，他就截斷了她底話。

「對，婉眞，你說的對。不過這是爹底意思，你知道，誰也不敢說他不對吧！」

「所以我才限你說。」

「我恐怕也擘什麼力量呵！」

婉眞底臉上閃了一道希望的光輝，嘆息又消逝了。她再把懇切地眼色凝視在大哥底臉上，突然她覺得大哥是一個十足的懦弱的人。

「你也許有的，參或者還能聽你底話，大哥，你幫幫我吧，你給我說說吧。那管讓我自己去捐也好，我是非繼續念下去不可。」

頭上，有一塊白雲，輕輕地飄動着。

他對那片白雲仰望了一眼，把眼皮霎了幾下，把右手摸着頭頂。貼在窗口上的女人在那里輕輕地擺着手，接着又站起來，把頭探出窗外，對他擠起眼，努起嘴來了。他就也遞了一個眼色，努一努嘴。

「有工夫，讓我說一說試試。」

婉眞知道這話也許是他無意中說出來的。靠近門前，她看見那張帶了誘惑的臉，那臉，使她不禁對她尊生一種輕蔑的感情。

孫殿臣說過這句話，就預備走開了。妹妹突然靠近門口看見窗口上的臉而露出一種卑視的眼光，倒使他底臉色不大好意思起來。他就又站下來搭訕着說：

「跟你二哥，三哥，四哥也說一說，讓他們再跟爹說說，不更好嗎？」

「跟他們說，有什麼用呢？成天就知道要錢，喝酒，再不然……」

他閉住嘴。一想到二哥，三哥和四哥來，那幾條面影就深深地激盪起她內心底焦焚和痛恨，而使她不禁喟然嘆息起來。

貳

「她眞都跟你說些什麼？」

孫殿臣一進門，小老婆就帶着猜忌地追問着。他抬起頭來，她仍舊站在窗口，扭着頭，她臉上是一種疑慮的表情。

「嚷說什麼，不過是關於她念書的事情。」

「她想怎麼的，害想念嗎？」

她聲音里帶了一種諷嘲和不滿；而且對於站在炕邊上的大老婆，竟瞥了一個忌妬和輕蔑的眼光，才傲然地回過身來坐下。

「害想念，讓我跟爹給她說說。」

他坐在靠炕那條板凳上。對大老婆也只是含着一種厭惡的眼光漠然地望了一眼，他轉過臉來，臉上又掛了一層愛悅的光彩。

「害想念，念那個鳥玩藝有什麼用呵？一個臭了頭蛋子。」

小老婆底臉突然往下一沉，撇了撇嘴。

「她說認可自己去下點力，只要爹能答應，無論怎麼的非接着念下去不可。——究竟念書也不能說就靨一點用。」

「有啥用呵？你說，有啥用呵！」

小老婆瞪起眼睛，把脖子連連向前伸了又伸，這麼狠狠地追問着。

平素間和婉眞處和得像親姐妹一樣的大老婆，想到關於她念書的事情，心里就很爲她憐惜。二十多年來，置身在這樣一個突然勃興而又漸趨敗的家庭里面，她已經看够了過去那些所有的醜惡了，她知道這家庭的繁榮是不會永久存在的。而在這將要崩潰的家庭里，祇有婉眞這麼一個年青的孩子比較能够有一點出息；然而可惜她竟是一個女人。她想念書，父親却極端地反對，她考上了學校，託大哥代爲說情，似乎還是她從中竄掇着，大哥才放大了膽量，而把父親說動了。她暑假回來，不幸家里又多了這麼一個攪家不賢的東西，她不但不給妹妹幫一點忙，反而在這里咒罵，破壞，她簡直是家里的一條壞事蟲，她這麼憎恨着；再一瞧見她那像是一個寃家似的嘴臉，心里就忍不住憤怒起來。男人被小老婆逼問得連一句話也沒有了，他底臉漲得通紅，故意把頭緊緊地低垂着；使她怎麼也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她就使勁往炕里偎了一

偎，張開那短得像豁牙子的嘴唇大聲地說：

「怎麼辦用呵？念書怎麼辦用呵！」

小老婆底眼皮往上一翻，隨口就摔了一口吐沫，挺直了腰板大聲地吵嚷起來。

「跟你說話啦嗎？答什麼腔，臭不要臉的，你眯一會！」

大老婆臉色變得鐵青，頭上的青筋一根根地跳動起來，嘴唇直顫，全身也發起抖來了。小老婆底話好像一根針，扎得她底心卜卜地跳動着，她覺得眼睛也有點發花，腦袋也漲得厲害。

「你——小養漢老婆，你又罵我，你反啦，你——」

小老婆底兩道眉毛直豎，猛然跪起來往上一竄，趁勢朝大老婆底左半邊臉就是一巴掌。

「你說誰小養漢老婆，今兒個我就打你個養漢老婆樣！」

「噯——噯——」

孫殿臣看兩個人又變了臉，心就又跳盪起來，知道小老婆往起一起要伸巴掌，趕忙拉着長聲想給攔住，却已經發出一個清脆的聲音來了，他才喫驚地站立起來。

「好，你……你敢打我……你……你……」

大老婆底聲音發顫，呼吸也急喘起來，她一隻手按住自己底左半邊臉，一隻手茫然地向小老婆還擊了一

下；她想站起來，然而屁股還沒有抬起，小老婆已經俯壓在她底身上，幫幫地在她底脊梁上搥打起來了。

「秀玉！」

孫殿臣看秀玉底聲勢兇兇，心里才着起慌來，就一步竄在炕邊，用力扯住了小老婆底手，這麼大聲地喊了一句。

大老婆快要喘不上氣來了，脊梁上挨了幾拳，好像又犯了腰疼老病一樣，竟再直不起腰來。她底嘴唇不住地顫抖，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只覺得心里又酸又苦，二十多年來乾乾巴巴的眼睛，第一次又濕潤起來了。

秀玉像一個瘋婦，使勁甩開孫殿臣底手，接連又在大老婆底腰上腿上搥了一陣，一邊破口地大罵：

「滾！你別拉我呀！還願的，今兒個我他媽非打她個養漢老婆樣不可！」

「又是什麼事啊，這麼打打鬧鬧的。」

「唉呀，害反了天啦！敢打你姐姐，快給我放手，快給我放手！」

聲音從外屋一直響到里屋，老太太底身後，老爺子提着一根拐棍也走進來了。一個白禿頭頂的老人，在他那滿臉皺紋的面龐和炯炯發光的眼神里，正蘊藏着一種使人一見生畏的嚴肅和憤怒。

婉眞把一張憤恨激昂而同情的臉貼在門角上。大嫂爲了替她辯護而遭受到這種侮辱，她覺得她實在對不起大嫂，也實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然而當着父親母親底面前，她却又不能不忍受下去，她底心是再痛苦再激動也沒有了，那跳躍得利害的心，彷彿快要跳出胸膛一樣。

「這是怎麼說的，這——」

孫殿臣底臉上掛了一層紫脹的顏色，偷偷瞟了父親一眼，垂下手來這麼低低地像是抱怨而含着一種畏懼和懦弱的心理說。

秀玉放開手，把眼光悻悻地投射在兩個老人底臉上，就一屁股坐下去，一動也不動。好像若無其事的樣子，把打人家打得生痛的手，不住地揉搓着。

大老婆趕快爬起來走下地，忍着痛勉强站直了身子，讓兩個老人坐下，一邊把手抹去了掛在眼角上的眼淚，就忙着給老太太裝煙。

「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甚什麼事，閒說話，說撈啦。」

「說撈啦，也不能當小的動手就打呀！」

「我可打啦！打啦，也不能怨我。」

那皺紋的臉上突然牽扯得顫抖起來，眼睛瞪得圓圓的，黑紫色的嘴唇在那一叢灰白色的鬍鬚中像一個深洞似的張開了。猛地一下，他把拐棍用力在地上擊了一下。

「你他媽跟我頂嘴！」

孫殿臣恐怖地向秀玉遞了一個眼色，秀玉彷彿不曾看見一樣，反而大摸大樣地盤起腿來，撇了撇嘴，比比畫畫地說：

「本來嗎，打她可不能怨我，是她自己找的。小貴他爹說她貞認可自己下點力非接着念書去不可，我說一個姑娘家念那麼些個書有什麼用，她在一邊就接碴罵我，說我是小養漢老婆，我是養漢老婆，她抓住啦嗎，就血口噴人，我不打她怎麼的。」

大老婆抬起憤恨的詛咒的眼光望了她一眼，她覺得心里像有什麼堵着，竟半天透不出一口氣來。她底臉又泛上了一層灰白，嘴唇在顫抖，一會才慢吞吞地分辯了一聲。

「你說，是誰先罵的誰？」

「你不先罵我，我就罵你啦？」

「不是你先罵的我臭不要臉嗎？」

「得啦，得啦。」孫殿臣馬上攔住了兩個人底分辯；「誰也用不着說誰，反正事也完啦，只求往後和和

氣氣的，別再這麼打，這麼鬧就行啦！」

老太太使勁抽了兩口煙，咕嘟一聲吐了一口吐沫，把胳臂交抱着，把煙袋嘴含了一下又拔出來，把盤着的腿伸開說：

「管怎麼的，當小的也別打大的呀，讓人家知道笑話，秀玉，你可是我娘家姪女，你可別給咱們老王家丟臉。」

「這也不算啥丟臉。」

秀玉嘟囔着說，望望老太太底臉，她底下頭，把一隻指頭放在嘴里咬着。

孫慶財翻了翻眼珠，把拐棍又提起了一下；孫殿臣似乎看出父親又要動氣，就趕快接住話頭打斷了父親底說話。

「你害說什麼！得啦，我爹我媽也用不着生氣，過去歇歇吧。往後讓她們好好的就是。」

孫慶財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他自己也覺得，他這一生辛辛苦苦創下來的基業，已經一天一天地敗潰下去了。

參

天剛朦朦亮，孫慶財翻一個身，聽見有擦火柴的聲響，就睜開了眼睛。窗上已經映成一片黎明的白色，把屋子也烙亮了；老太婆還躺着，那永遠叨在嘴里的大長旱煙袋，又咕嘘咕嘘地一閃一閃地發起火光來，窗外，老公鷄一聲一聲替換着咯咯地叫着，接着四鄰的鷄啼像響在山谷間的回音一樣地也跟着長鳴起來了；院心里踢踢拖拖，伙計們想是已經喫過了早飯，忙着到地里去。睡在炕梢上的婉貞，大孫子小貴和大孫女小菊，不知誰打起沉重的鼾聲來，他稍微抬一抬頭，突然院心里有人說話。

「三少東家呢？」

「又是一宿靡回來呀，可別等他啦！」

又是一宿靡回來，孫慶財砥砥乾巴嘴唇，忍不住長吁了一聲，這麼憎惡地罵了一句：

「他媽的，這個小子！」

「要賦啦，什麼也不管啦，可有什麼法！」

老太婆就着枕頭仰起臉來，啐了一口痰，又使勁抽了一口煙，這麼無可奈何地嘆息着。

孫慶財眼巴巴地望着棚頂，連一句話也懶得說；只是他心里像有千萬把鋒利的刀在攪搾着，差不多連氣

也喘不上來了。

然而他想到了年青，他從年青的時候開始想。

一個白手成家的創業者。他用年青的熱情和力量建築了這創業的基礎。他娶了妻，妻幫助他辛辛苦苦地勤勞，到四十歲上，他已經有了這許多肥沃的田產，每年會有無盡的豐腴的收獲。兒女們漸漸長大了，老大不能下地裡工作，管管家里的閒事，不能說不會道的，如今雖然當了村上的助理員，可這一個敗家的掃箒星襲進來，就够使他糟心的了；第二個不能下地里幹活的，成天就知道喝酒要錢，孩子弄了一大堆，不着吊的老婆還嵐弄着撇出去過，甚至一天打八架，到底自己領出去頂了房，才清了一份心；這第三個雖然不會喝大酒，要起錢來簡直跟第二個一樣，常常溜出去就是一宿，而且時常偷偷摸摸，賣東賣西的；第四個總算歲數還小，每天能够催着下地里去幹一點，然而扯屁撒謊，傾拐欺騙，實在讓人操不盡心哪！至於婉貞，性情雖還不錯，可是一個女孩子家，不學針線家事，却一味地張羅念書，念書能有什麼用呢？況且半年就是二三百塊！……

「你他媽臭美呀！」

突然西屋里小老婆底吵聲又響過來，把他底思慮給打斷了。又因爲啥呢，他想，這麼早就吵起架來，這簡直不像個家樣了。他豎起耳朵，輕輕嘆了一口氣。

「小養漢老婆，你害壞到什麼地方。」

「你能把我怎麼的，我×你親娘八輩祖奶奶的。」

這聲音異常地尖銳，而且一個字比一個字高昂起來，從這高昂的聲音里，他能够意識到她已經一躍坐起，也許又要動起手來了。他就一翻身爬起來，憤恨地說：

「你也起來！這也不像回事啦，那有睜開眼睛就連祖宗都搧出來的，他媽的，害反啦呢！」

老太婆披上了衣服，才把煙袋放下：

「可眞的，靡想到秀玉這個孩子這麼歪。」

下了地，孫慶財又摸起那根拐棍，老太婆拖落着鞋，一邊扣上扣，一邊開了門。

拍——

「大清早晨，你們這又是幹什麼！」

孫殿臣底低調的聲音。接着一陣擊打聲，刁罵聲，吵成了一片。

「我豁出來啦，老孫家反正有你靡我，有我靡你，咱們拚個你死我活，小養漢老婆，你要把我攆出去，霸佔當家的呀，你可想！……」

「好吧，咱們就拚，看誰拚過誰！」

孫慶財用拐棍狠狠地敲着門。

「他媽的，要找死呵，快開開！大清早晨就他媽打，老孫家害靡人啦呢。」

「快鬆開，爸又過來啦！」

「爹過來算個屁，他能把我怎麼的，你怕他，我可不怕，你去一邊的吧！」

彷彿小老婆把孫殿臣往旁邊一推，又朝大老婆撲過去了，她那尖銳的吵罵聲，沉重的巴掌聲，竟掩沒了門外的敲門聲。

「我是你們老孫家的祖奶奶！」

幫——幫——幫——

孫慶財底全身氣得不住地發抖，使勁在門上踢了幾脚，又把拐棍端平了搀。老太婆也忍耐不住了，把一隻無力的手在門板上敲了幾下，也跟着顫抖着嘴唇說。

「快給我開開，今兒個我非治治這個刁勁不可，混賬王八羔子，你他媽是找死呀！」

「秀玉，你瘋啦，快來開門，殿臣哪。」

孫殿臣才答應一聲下了地，拖拉着鞋光着膀子把門開了；孫慶財底眼睛通紅，一步就闖進屋里去，把拐棍高高地舉起，用力向秀玉底脊背上打下去。

「雜種×的，再讓你歪。」

這一下不偏不斜，正打在秀玉底正中大樑骨上，那女人哎唷一聲，從大老婆底身上滾下來，好像一個瘋子似的，一躍高從炕上竄起來，就抓住一個枕頭。

「好，打的好，——」

窗外和門外已經圍滿了家里所有的人，探頭探腦的，然而却非常靜肅，在靜肅中，不知誰在小聲地說：

「打的好。」

孫殿臣又害怕又心疼地在父親底身後呆望着，一眼看見秀玉抓起枕頭來，不覺喫了一驚，急忙也一個高竄過去就按住了她底手。

「你躲開！」

秀玉底臉筋脹得多高，想使勁掙脫男人底手，孫殿臣却緊緊地按着；半天，她底力量彷彿使盡，還沒有掙開半點，她底顏色就由紫紅變成了蒼白。她把牙咬了又咬；那迷縫眼却睜得像杏一般的大，而在那眼睛里，已經有一層淚水開始充溢起來了。

「殿臣，你撒開手，看她要怎麼的！」

「秀玉，你連個老小也廢有，你害想怎麼的。」

老太婆也凑過去抓住秀玉底手，這麼憤怒中帶了一種憐惜和警告的口吻說。

孫慶財當再舉起拐棍的時候，被大老婆給攔住了。他底臉色氣得像鐵一樣的青，下巴和兩隻手仍舊不住地顫抖，眼望秀玉被兩個人按住了老實下去，才把拐棍放下來，使勁瞪了秀玉一眼，站在那里深深地喘氣。

大老婆底眼圈通紅，攔住了父親以後，才含着眼淚披上了衣服，在短短一瞬間的沉默中，她想到二十多年她從到老孫家來，立下的許許多多汗馬功勞；而這二十多年來，慢說是打罵，就連申斥也沒有挨過；如今年紀將老，兒子已經快要成人，反倒受這刁歪女人底欺負和侮辱；而且從表面上，男人就袒護着那小女人，他底心也就不問可知，將來多嗒才是個頭呢？她想到這，心里不覺一陣辛酸，那含在眼角里的眼淚竟連串似地下來了。

「大媳婦。」

她喫了一驚。趕快用袖頭擦去了眼淚，才回過頭來望着父親那嚴肅的臉。

「到底又因爲什麼鬧哇？」

「反正是——這也用不着說啦，我簡直是她底眼中釘，可是，她不應該援弄讓孩子他爹把我攆出去，再不然休了不要，我是老孫家二十多年的人啦，……」

他長長嘆一口氣，聲音也有些嘶啞了，她說這些話，祇覺得心里酸苦得很，想再說下去，却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而眼淚又開始從眼角上流下來了。

孫慶財也長長嘆一口氣。

「大姑，我也是你們老孫家底人哪！我可靡掇弄男人，她看不上我，屈賴我呀！這麼的，明兒個讓我走吧，我可受不了啦！……」

秀玉突然放起聲來，像受了委屈似地，鼻涕一把，眼淚一把的，連哭帶嚷；接着頭扎在老太太底懷里，不住撕着剪短了的頭髮，滾過來滾過去，倒把老太太弄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唉！……」

孫慶財底心也亂作了一團，嘆息一聲，又搖了搖頭。有一股冰冷似的力量陡地使他全身一抖，他感到這種無名的空虛和恐懼。好像一座山快要倒塌下來了，他還有力量把它扶住嗎？他默默地挺一挺身板，提起那根拐棍，昏頭漲腦的，連頭也不回一回，就很快地從大兒子底房間里走出去了。

肆

秀玉沒有喫早飯，躺在炕上，蓋着被。頭髮蓬亂得像一團亂糟糟的草，臉讓鼻涕眼淚抹得一條一道，還

不住地抽泣着。三弟妹來喚她喫飯，她也沒有動，說腰疼，肚子疼，腦袋也疼，不住哼哼呀呀地，疼得孫殿臣緊皺眉頭，連班也不想上了。

「秀玉，你總哭啥呀？你別哭啦！……」

「你們都欺負我，老的，小的，就靡有一個看上我的，我上你們老孫家來，是來享福來啦，不是受氣來啦，你莫如把我休了吧！」

孫殿臣往前湊了一湊，握住她底手，他心里覺得空拉拉地，有一股酸溜溜的東西在往上撞，撞得鼻子也發起酸來了。

「你忍耐一點吧，誰看不上你呀，就是別人對你差一點，害有我呢。你別鬧啦，往後想個法子管保讓你得勁就得啦！」

她放開抓亂了頭髮的手，把眼睜大了一點，露出一種嬌媚的苦笑，猜忌地說：

「你——你當個啥呀！你管得了老猴子精嗎？我可受不了啦，……」

外面有脚步聲，孫殿臣趕快鬆開握住秀玉底手，身子往後傾了一傾，進來的是大老婆，她底眼圈還紅，好像剛才又哭過似的。他漠然地對她瞥了一個憎惡的眼光，就又把頭掉向在秀玉底臉上。

「我跟爹媽說好啦，讓趙老二套車送我回娘家去住幾天，怎麼樣呢？」

「去吧。」孫殿臣漫不經心地說：「多晚走哇？」

我想現在就走。」

「也好。」

「妳怎麼害不上班哪？」

大老婆望望擺在櫃台上的鐘，這麼關心地問了一聲。然後打開櫃門，整理着東西；孫殿臣始終沒有回答，反而悠閒地摸出一支煙捲來，劃一根火柴點着了抽。

秀玉仍舊低聲啜泣着，一直到大老婆走後，也沒住聲。孫殿臣就在一旁守着，一會給她理一理頭髮，一會給她擦一擦眼淚，一會握着她底手，一會說些安慰寵愛的話，她只是不理；看看鐘，已經快到九點了。突然村上有人來找助理，老爺子在東屋吵着問還沒有上班嗎，他才撒開小老婆底手，悄悄地說：「我得上班去啦。」就躡手躡脚地走出屋去。

孫殿臣走後，她馬上就止住了低泣，擦乾了眼淚。抬起頭來，她覺得頭竟有些發沉，陽光正射着她底臉。往炕頭的陰暗里移動了一下，她閉了眼睛。想到方才自己曾說過「到老孫家來是來享福的」這一句話，她輕輕地吁一口氣。

本家里扯得亂七八糟的女人，連孩子看見都會啐一口吐沫一跺脚把小指頭點畫着罵賣的。她住到大姑家

來。當大表哥第一次跟她擠眉弄眼的時候，她想到了未來的幸福。雖然他絕非年青力壯的小子們可比，然而他將是老孫家財產的當權人，如果能牢牢實實地抓住他底心，還怕事事不聽她底支配嗎？況且一個快四十多歲的人，才容易拿年青換他底寵愛呢。於是她笑，她讓大表哥抓住她底手，她讓大表哥任意地擺弄。於是她底希望實現了，縱然有大女人在，她想，她可以等於閉十。只是家里有這麼一個老猴精，是不大容易惹的；他可什麼時候完蛋呢？她得怎麼對付他呢？

「大嫂，你倒起來喫點東西呀。」

殿義媳婦懷抱着小青走進來就一屁股坐在她底頭直上像是關心似地這麼尖聲尖氣地說。

她睜開眼睛，故意裝作無力的樣子。

「不喫啦，我覺着渾身難受。」

你可別太懊着哇，懊着出病來可不上算。老爺子誰害靡打過呢，打兩下，就當喫一頓餃子得啦！」

殿義媳婦底眼睛咕嚕々地轉了一會，就爬在秀玉底耳旁低低地說，說了又輕輕一笑。

「我可不行，長這麼大，我連一指頭也靡挨過呀。三妹子，我看你可太老實啦，我說吧，越老實是越挨欺負呀。」

她略微低了低頭，秀玉底話很使她感動。

「也不在，一大家子人，成天吵吵鬧鬧的，也不像回事，反正說就說他的唄，不往心里去，就是怎麼的，也算不了啥。」

「老爺子我看對待老三更厲害，年青人，那有一個不貪玩的。回來連打帶罵，連一點父子之情也廢有，害是人家老二有章程呵，撇出去過，該多麼省心呢。」

殿義媳婦抬起頭來，把眼光緊緊定在秀玉底臉上。她想到二嫂一天不用起早貪黑的，自個做自個喫，也就開始羨慕起來。她長長抽一口氣，隨着那氣又長長哼了一聲，臉上，被一團羨慕和感動的顏色籠罩着。

「依我看哪，在一塊過真膩意思，不如大夥分開，誰愛怎麼的就怎麼的，那有多好哇！」

望了望殿義媳婦那羨慕和感動的臉色，秀玉知道她底心已經動搖起來，就更進一步斬釘斷鐵地挑撥着。

「也說的是，可是——」

殿義媳婦又遲疑起來了，她想：分開，誰敢說這句話呢？也許她能，但是能不能，她也不敢說。她對秀玉投了一個希望的眼光，她希望秀玉能給她一個滿意地回答。

「殿義！」

突然老爺子在東屋里這麼大聲地喊，使殿義媳婦喫了一驚，馬上把臉轉向窗口，她看見自己底男人正一步一晃地走進院心來了；這一聲彷彿也使他嚇了一跳，他停住脚步稍微遲疑了一下，才露出一種恐懼的神

色慢吞吞地向上房走過來。

「殿義回來啦？」

她低低地答應一聲，就抱起小青，下了地。她緊張的臉上，突然也被一層恐懼的神色罩住了。

「你怎麼才回來，要能當飯喫，你就別回來啦！忤逆，前兒個揍的你，就一點臉也靡有，我跟你也操不這麼些個心，你給我滾！」

秀玉覺得殿義媳婦悄悄走出去了，她偷偷瞧了一眼，聽得那脚步聲已經走出上房，就坐起來縷一縷頭髮。東屋里的吵鬧和勸慰，她毫無心去聽。找了那根預備好的線繩，她很快地輕輕跳下地來，在門口略微張望了一下，便一直跑到毛房里去。

「往後要是再這麼靡皮靡臉，小心我打斷了你底狗腿。」

她把那線繩搭在上邊的橫木上，打一個結，那結垂在她底眼前，扯了扯，就落得和脖頸一般高了。夏天，毛房里的氣味薰得使她有一點發嘔，她把一隻手捏着鼻，靜靜地站着。她希望有人快進毛房來，因爲她並不想死，她是想尋一回死給別人看看的。

約摸有一頓飯的工夫，還沒有一個脚步聲是往毛房這里來的，她可眞有點發起急躁來了。躁悶使她底頭在開始發脹，那捏着鼻子的手，也漸漸發起酸來。她剛想解開繩子回到房里去休息一會，却有一個很輕的

脚步從房角傳過來了，她就很快地把脖子伸進那繩套里去。

脚步聲奔向毛房里來，從那秫稭障的縫隙，她迷縫一隻眼看清了走來的是殿全媳婦，就趕快閉了眼，把脚翹了起來。

「哎喲，媽！」殿全媳婦慌慌張張地跑回去嚷：「我大嫂在毛房里上吊啦！」

她忍不住睜開眼睛，得意似地微微笑了一笑，就把繩結扯緊了一點。

伍

從解下秀玉，一直到緩醒過來，足足忙亂了有一個鐘頭。這期間殿義跑到村上把殿臣也找回來了，孫慶財已經丟開了那從不釋手的枴棍，老太太也把旱煙袋拋開了，殿義媳婦和殿全媳婦領着大小孩子都忙忙亂亂；左鄰右舍的老太婆媳婦和孩子們也都吵吵嚷嚷地，好像老孫家又辦了一宗喜事一樣。

「哎喲，這是怎麼說的。」

「年青青的，就尋死上吊的，合得上嗎？」

「眞是想不開呀。」

眼看秀玉翻了翻眼皮，長長地緩上一口氣來，人們的心才像一塊石頭落了地，這麼開始講究着，也不知

誰在輕輕地嘆息起來了。敗臣坐在秀玉座旁邊，一直低着頭，把眼睛緊緊地盯在她底臉上。他底心彷彿被一根小鐵錘擊盪着，只是在發顫，他底嘴唇發紫，臉色蒼白，呼吸急迫，活像一個得熱病的患者，突然無力地坐起來一樣。那嘆息聲也許是從他底嘴里發出來的。

婉貞一個人始終在東屋里默默地佇立着，好像家里不曾發生過這一件事似的，連爬門縫看一眼也沒有。光亮的窗影斜印在舖席子的炕頭上，她只把眼睛盯盯望着這金黃色的窗影，雖然西屋鬧得天翻地覆，而她底心却異常的平靜。

小老婆上吊，無非是喚人的够當，她想她是不會眞心尋死的。她對她感不到應該憐惜或是焦躁，却感到應該讓人詛咒和憎恨，但是許多老人和年青人都被她欺騙了。家里有這麼一個攪家不賢的女人，這家將要崩潰了，處在這將要崩潰的家庭里，她應該怎樣把持自己呢？

在一個固執而吝嗇的老人面前，她似乎已經失去了再要求念書問題的勇氣，雖然，她覺得不繼續念書，她是絲毫沒有希望的，她想縱然她是一個女人，但是爲了自己底前途和幸福，特別是要從這將要崩潰了的家庭里掙扎出去，她是極端需要念書的，這樣，在沉默中，她越發堅固了念書的意志，既使父親會對她發怒，她也預備要找一個機會作再一次的要求了。

於是她臉上掛了一層興奮和堅決的顏色。然而再一次想到這家庭將要頹敗了的時候，心里也不禁掠上了

一種沉悶的感情。而心里一沉悶，她覺得西屋里的嘈嚷也越發劇烈起來了，她就悄悄地走出上房去。

「婉貞。」

東牆外，二哥殿英那熟習的聲音在輕輕地招呼着她，她掉過頭，二哥那滿臉泥垢而含着酒氣的面孔正掛在東牆的豁吊了的缺口上。

「是上吊啦嗎？」

她走過去點點頭。二哥像是帶了一種愉快的神色，把手緊緊扳住牆頭，悄悄地問：

「怎麼樣呵？」

「我看是不要緊的。」

婉貞稍微抬起臉來仰望着那晴藍色的天空這麼淡淡地回答着。對於二哥這麼一個不能勞動的年青人，她只是覺得他和生長在肚子里的蛔蟲一樣，使人會有無限的厭煩和憎恨。說過這話，她對二哥不覺瞥了一個輕蔑的眼光，就默默地走開了。

「讓她老老實實地睡一覺吧。」

圍在窗外的人們還在探頭探腦地向屋里張望着，不知誰這麼一說，這些人才陸續地散開，等走出大門外，便又開始議論起來；屋里的老的小的也接着走出上房來，她們底臉上，似乎還帶着一種懸念的顏色。

「婉貞，你怎麼也不進屋去看看。」

殿義媳婦一眼瞧見站在大門口的婉貞，覺得她對於秀玉不應該這樣過於漠視，就忍不住這麼帶了一種指問的口吻說。

「屋里人太多，我心里悶的慌，我剛出來。」

三嫂和小老婆是一個鼻窟隆出氣的，她那一說話就一撇的嘴，讓她一看見就會討起厭來，不過她可不能跟她頂嘴。這些人。她知道是必須敬而遠之的。既使這樣，也常常搬弄事非，倘不，就更難說她們會怎樣了。

當然，這些都是切身的迫脅，爲了避樂這些迫脅的痛苦，她想除掉了念書使自己能够獨立起來以外，是沒有其他的方法的。

「你也應該去看一看。」

「是。」

她淡然望了三嫂一眼，就掉開頭把眼光投在碧綠的莊稼地里。等再回過頭來，院心里靜悄悄地，連往常喜歡在院子里作種種玩耍的孩子們都一個也沒有了，她深深吁一口氣，才轉過身預備回到上屋里去。

「你爹在家嗎？」

她回過頭，進來的是張永富。一個平素跟家里比較有串換的小舖掌櫃的，一臉淺白麻子，有三十來歲的滑頭滑腦的傢伙。

「在家呢。」

張永富好像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聽說在家，就一直走進上房里去了，婉貞對他投了一個懷疑的眼光，就默默地跟在他底身後。

「靡有哇，我靡讓他去借呀，這個小子又他媽撒謊！」

父親顯然又震怒了。這一定又是關於四哥底事情。她靠在門板上站下來。

「我也知道老四說話有時候就有點靠不住，所以我可靡敢給他拿。」

「他說要借多少錢哪？」

「兩塊錢，說不是買啥，不够啦！」

婉貞底心里不禁開始痛恨起來了，張永富眞是一個可卑鄙的人，才爲兩塊錢，既然沒有借給，何必跑來告什麼舌呢。她想，四哥縱然慣作這些撒謊的够當，也是家里這種種情形所釀成的，他還年青，他眼看別人隨隨便便地花錢，當然自己也想弄幾個用用，然而父親並不給。——他已經挨過多少次打和罵了，他沒有改，他也許不會改的。

一往後再去，就不用理他。」

張永富走了，一搖一擺的，望着他那肥胖的身影，婉貞禁不住輕輕啐了一口，轉過頭來，恰好跟大哥撞了一個正面。

「你辦事，照顧你大嫂呀。」

婉貞不禁對他瞥了一個譏笑的眼光，她想她一定不會死的。但是看見大哥那滿含着擔心和希望的神色，她沒有說這一句話。

「睡啦嗎？」

「睡啦，我要上班去啦！」

殿臣一邊說，忍不住又回過頭去望了一眼，雖然他什麼也望不見。屋里靜靜地連一點聲音也沒有，他底心也很平靜，說過這話，他就輕輕地走出去了。

陸

雖然太陽落了，窗戶開着，坐在屋里，却也一個勁地出汗。孫慶財把小白布衫的紐扣解開，搖着他那使用過十幾年的大蒲扇，也解不過氣悶來。他踱到房外去，外面彷彿還不如屋里陰凉，於是再走進屋子，已

經把他累得快要喘不上氣來了。

「嚇，這麼熱！」

老太太含着煙袋，炕許是燒得太熱了，貼在炕邊上坐着還有一點烤臉；她把袖子挽得高高的，支楞着腿，臉上也油汪汪地淌下許多汗來，抽一口煙，就用力地喘一大口氣。

「可不是，連一點風也靨有，要悶死啦！」

孫慶財坐在那條板凳上，脊梁靠着糊紙的土牆，不住的搖着扇，他沒有再說話，好像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從開着的窗，望着大門，門外有一陣亂雜的脚步聲，下地的伙計們都扛着鋤頭回來了，殿全在最後面走，不知和誰悄悄地說話，一看見殿全，他就想到頭晌張永富來告訴過的事情，他站起來。

「殿全。」

殿全出了一身臭汗，一進屋，氣味有點薰人。他底臉和胸脯被太陽晒得黑黑的，散着懷，光着腿，腿上讓汗水和泥土抹得一條一道的，穿一雙傻鞋。他走進來，手里還拿着握了一天的鋤桿，站在父親底面前，楞楞地對他投了一個懷疑的眼光。

「誰讓你上老張家小舖去借錢來的？」

「我靨去呀。」

殿全恐懼地囁嚅地說。他紫黑的臉膛越發張得紅起來了，嘴唇在輕輕地顫着。

「你撐嘴，他媽的，你靡去張水富就會來告訴我啦！賊皮子。」

孫慶財底臉色也漲得通紅，眼睛瞪得圓圓的，這麼大聲地嚴厲地說。於是臉上身上有許多汗珠流出來了，他覺得頭有點發暈，懶得動，只把那大蒲扇緊緊地搖着。

殿全才不敢再分辯，他臉越紅，汗越多起來了，掉開頭，把破袖子在臉上擦了一下，他覺得心在急劇地跳着。

「往後，你要再跑出去撒謊扯蛋，小心我扒你底皮，你提防着。」

婉貞深深喘一口氣。望着殿全那不安的臉，雖然她對四哥從來就厭煩而輕蔑着，但是今天她却覺得四哥是很可憐的了。

殿全悄悄地退出去了，孫慶財望着他底身影消逝在門外以後，突然輕輕打了一個咳聲。老太太放下煙袋，吐一口吐沫，也跟着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嘆息着說：

「連一個有出息的也靡有，可怎麼好！」

父親却慢慢閉上眼睛，又沈重地嘆息了一聲。婉貞底心里也開始不安起來了，望着母親，母親那一重重皺紋的臉上，已經掛上一層憂鬱的顏色來，她知道，母親一定是很悲哀的。

「你去呀！」

秀玉底尖嗓門突然從西屋響過來，把三個人給驚住了。孫慶財睜開眼睛，臉上立刻顯出一副憎惡的顏色，就憤恨地向西屋投了一個卑視的眼光。

「我不去。」

「你不去，我去！」秀玉從炕上站起來的聲音，接着朝着窗口又大聲地喊：「三妹子，四妹子，你們也都來！」

殷義媳婦在下屋里答應一聲，就接着又喊了一聲，「四妹子。」秀玉已經披散着頭髮，拖落着鞋，像一個瘋婦似的闖進來了。她身後，殷臣一張蒼白的臉，在門口遲疑地張望了一眼，才輕輕走進來。

「什麼事呀？」

「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秀玉一屁股坐在炕邊上撇了撇嘴說。殷臣偷偷望他一眼，懦怯地又望了望父親那喫驚的嚴肅的面孔，就垂下頭。門外有一陣脚步聲，殷義媳婦抱着小青和殷全媳婦也一歪一擰地走進來了。她們身後，是剛睡醒的殷義。

孫慶財底鬍鬚在輕輕索動着，臉上被一團驚異的神色完全罩住了。他放下蒲扇：

「到底是什麼事呀？都來啦！」

「想跟爹商量商量，」秀玉底臉突然發起紅來，這麼稍微遲頓了一下：「在一塊過，成天家也當不住打架，我想，不如都分開過好，分開過，誰愛怎麼的就怎麼的，也省心。」

大家都深深地望了她一眼。殿義媳婦和殿全媳婦底沉悶的臉上突然掛上了一層興奮的顏色，接着就把那帶希望的眼光投在父親底臉上。

孫慶財底眼睛瞪得像一對牛眼，臉上底肉開始在顫動着，嘴唇也在發抖，額角上有許多汗珠淌下來了。這話好像是有人把一把刀緊緊的迫在他底脖頸上問他要全部家產一樣；他底心冷丁哆嗦一下，就崩崩地跳動起來。望着那刁潑的女人底臉，他實在不能忍耐住這內心的憤怒了，他把桌角用力一拍。

「怎麼的，要分開！你算個什麼東西，你越來害越勝臉啦呢，怕打架，你給我滾！」

秀玉好像不大在乎老人底話，一點也沒有喫驚或是害怕的樣子，她底臉色反而連紅也不紅了，她那一張扁扁的嘴角上，正蘊藏着一種驕傲的微笑。

「我滾，我往哪兒滾哪，我可不能不算是老孫家人吧？我也不是懶以求食，你撥，也撥不動，我想分開過，你也得分開過！」

「放屁，小養漢老婆，你想把我這家給攪個七零五散哪！」

孫慶財底眼睛開始發紅，全身都在抖動着，這麼連連拍着桌角痛恨地說。老太太長長吁了一口氣，用關心的憂怨的眼光使勁瞪了秀玉一眼，又拉起她那長聲來。

「秀玉，你怎麼連一點好歹也不知道，分開過你就享福啦，來一塊過，也用不着你洗，用不着你做，害不知是嗎？」

秀玉好像沒有聽見她說話，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就是對於父親底憤怒，她也毫不在乎。她把屁股往後偎了一偎，又撇一撇嘴。

「我是小老婆，可不犯私吧，是你們老孫家花錢娶來的。我不願意在一塊過麼，這也算不上攪，分開過，省得誰來誰眼皮底下，一看見就別扭；況且也不是我一個人願意分開，你問問，殿義媳婦，殿全媳婦誰不樂意！」

殿義媳婦和殿全媳婦底臉都稍微一紅，就一同低下頭，輕輕點了一點。

這使孫慶財心里底憤怒越發激昂起來了，他底嘴唇却只是在發抖，他知道這一定是秀玉挑撥她們的，這家是不能不分開了，雖然他還活着，他縱然再嚴厲一些也不會有什麼用了；他後悔不該把這麼一個潑刺的女人給兒子娶進家來，把平靜的家給攪鬧得快要七零五散了，他憎恨這些不能管轄女人的兒子，反而讓媳婦這麼刁，唆地撥弄着，讓這家輕易地敗潰下去；他心裡的悲哀和痛恨就也越發增大起來，他覺得頭在發

心里不住的哆嗦，於是一下子就頹然地倒靠在泥牆上，臉色蒼白，全身都顫動起來了。

「好，你們走吧，你們都給我走，我不是那一輩子做了缺德事啦，一個好王八蛋也麼有，我麼有你們，我麼有兒子，我什麼也麼有啦，我什麼也不要啦，你們滾吧，就給我滾！」

老太太在嘆氣。殿臣殿義和殿全都把頭掉向在窗外，凝視着那寂寞的薄暗下來的淡藍色的天空，心在緊劇地跳動。婉貞望着父親那像是噘語着的臉，不知怎麼，眼睛突然濕潤起來了。

「房子地怎麼分法呢？」

「我害活着哪，有能耐自己過去吧，要分，等我死啦再說。」

「啥也麼有，那怎麼過呀？」殿義媳婦仰起臉來問。

「可不是我攆你們吧，殿英怎麼過來的。」

孫慶財又使勁拍一下桌角，想極力忍耐住他心里的悲哀，但是他眼睛里面已經被一層酸溜溜的眼淚充滿起來了。於是他低下頭，用手偷偷去擦眼睛。不過一低下頭，那眼淚却已經淌到嘴邊上來了。

梁

假如有一個兒子能够稍微體諒一點父母底心，也不至於像一群啞吧似的，連一句話也不說吧。眼看這家

已經快要敗潰下去了，好像一道江堤完全破潰了一樣，一個人底力量是不能够堵塞住那奔騰的洪水的。孫慶財躺下有一點多鐘，翻過來掉過去的只是不能睡。心里就好像眼看着破潰了江堤的洪水將要完全淹沒了他底田地房和屋一樣，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哀和焦躁在苦痛着。他翻一個身，就嘆一口氣，這樣工夫越多，他心里也越發沉悶得利害起來這沉悶，彷彿有一塊沉重的大石緊緊壓在他底胸口上，漸漸快要使他喘不上氣來了。

「你老這麼咳聲嘆氣的有啥用呵！」

老太太裝上煙，點着火抽了一口，又這麼關心而懇切地安慰着。

「你說，心里能不鬱屈嗎？咱們，都六十多歲啦，咳！……」

他深深地打了一個咳聲，就不再接着說下去了。想到六十多歲的人，一生辛苦創下這份家業養活這些兒女到應該享幾天清福的時候，反而受着兒子媳婦們的摧殘和迫脅，實在使人太傷心太可憎恨了。雖然傷心憎恨毫無所用，但是誰又能够忍耐下這一口氣呢。

「反正攤上啦，也麼法。」

「不是哪輩子做了孽啦！」

孫慶財嘆息着說，睜開眼睛，明亮的月光正映照在他底臉上。上半閃窗戶開着，有輕微的凉快的夜風拾

了抬頭，婉貞還在地下點着油燈看書，燈火在微微地顫動着，那燈光彷彿還不如這月光月亮似的，他覺得有些花眼，就又懶懶地閉了眼睛。而如果是往天，他又該限制婉貞點燈催促她上炕睡了，但是今夜，他難過得很，連話也不願意多說一句。

「得啦，你睡吧，再熬着個好歹的，可怎麼辦。」

他嘆一口氣。

大孫子小貴又打起沉重的鼾聲來了，她輕輕望了他一眼，然後抬起頭來對婉貞說：

「你害看書哇，上炕睡吧！」

「我再看一會。」

「看什麼哪，都十啦點啦，太晚，早晨又起不來，早點睡也省着點燈熬油的，油這麼艱貴。」

婉貞闔上書本，把燈熄滅了。月光很明亮，坐在母親底身旁，連母親底臉色也能淸淸楚楚地辨別出來，母親雖然在勸慰着父親，然而母親那一重重皺紋的臉上，却也和父親同樣含蘊着一種悲戚的感情。

小老婆和三嫂四嫂串通一氣這麼一鬧，這家勢逼是不能不分開了，當然大哥搬出去過是不會發生問題的，三哥和四哥可指望什麼呢。但是據方才的情勢上看，父親已經堅決地表示他們非搬出去不行，看樣子三哥四哥也一定要搬出去了。這麼家弄得五零七散，父親底精神已經苦痛頹廢到極點，恐怕繼續念書是更

沒有希望了吧。他用力地想，原來堅持着非繼續念書不可，固然是爲了自己底前途和幸福，一方面也不能說不是想增大了自己底力量預備從這將要破潰的家庭掙扎出去呵，如今，念書還沒有一點現實的希望，這家却已經像火山爆發一樣地終於崩潰了，處在這倒坍了的家庭里，她還能够有什麼希望呢。她底心開始憂鬱而痛苦起來了，她楞楞地對着那明亮的月光坐着，不知怎麼突然深深地長嘆了一聲，就一頭倒下去了。

「你怎麼的啦？」

母親驚異地問。這是第一次，她從來沒有這麼嘆息過，連她自己也不禁驚異起來了，而且她怎麼回答母親呢，她眼睛里却被一層淚水充溢着，她想遮蓋住臉。但是母親也許借着那明亮的月光看見她這發亮的眼淚了，她又那麼急切地關心地重複地問：

「你怎麼害哭啦！」

她就很快地拭住被角擦去了掛在眼簾里的眼淚。母親那藏在暗影里的臉使她也能够很清楚地看見那滿含着關心的神色正對她射着兩道慈愛而懇切的眼光，這眼光，使她在深深地感動着；於是她笑了，她含着一種酸苦地笑了。

「靡怎麼的，我想家里弄得快要七零五散啦，我底書恐怕更不能念了，我心里怪難受的。」

「這也靡法呀！」

孫慶財突然翻一個身，睜開眼睛。

「婉貞，你一定害要去念書嗎？」

父親已經沉默好久，似乎睡了，他這麼突然一問，使婉貞不禁暗暗喫了一驚。但是父親說話的聲音却出乎意料的溫和而懇切，當然他並不會發怒。她把眼光投在父親底臉上，父親似乎連一點悲傷的顏色也沒有，反而異常安祥地親切地在對她凝視着。面對於父親這性格的突變，也不禁使她暗暗詫異起來。

「我想害接續着念。」

「好，你去念吧，好好地念，我一定攻你。」

父親果決地說，這話使婉貞底心却崩崩地跳動起來了，她覺得臉在發熱。一種又驚又喜的感情在她底胸腔里燃燒，把全身都熱得沁出許多汗水來了，她就一躍地坐起來興奮地叮問着。

「爹，眞的嗎？」

「我能跟你撒謊嗎。」

父親十分眞摯地說，他底心也正是這樣，因爲他被婉貞那種熱烈的懇切的念書慾望深深地感動了。想到兒子們底愚蠢和卑劣，媳婦們底刁潑和攪鬧，把一個完整的家庭終於弄得四分五裂，這雖然可悲；但是他也無法挽救了，既使挽救，也不會永遠相容在一起的。不能相容眞的不如趕快分開來得省心，這樣，他覺

得自己也就不應該再苦惱再悲哀下去了。看到婉貞那種對於讀書的勤勉，聽到她那種爲讀書而失望的悲傷他心里突然覺悟起來，他想這些兒子還不如一個女兒，家已經弄得五零七散，要這些財產和金錢又有什麼用呢。如果攻她去念書，她將來也許比兒子有用，況且念書究竟能花多少錢呢，於是他這麼決定了，他心里也就被一種希望開始佔據着。

這一夜，婉貞被一種興奮激動得幾乎不曾闔眼，望着那從窗口透進來的明月的光輝，她好像從一個黑暗的世界突然又接觸了光明一樣，全身都有一種異常熨貼和舒適的感覺，使她不時不知不覺就會偷偷地笑起來，直到月亮已經低沉下去，她才朦朦朧朧地在微笑中睡過去了。

傳屍病患者

但娣

結核菌侵進了人們的身體，它便開始在人們的身上繁殖起來它的毒素；使人們的細胞凝結而死亡了，這種細胞的死亡逐漸的行成了大塊的死亡之組織……，於是人們的肺子便變成了乾酪，變成了巢穴，開始潰瘍，血管破烈了，於是病患者便大量地咯起血來……，使患者漸々地走入了墳墓……；毀滅了……一生便完結了。

× × ×

許多年前，在荒漠的×縣城東邊一塊地帶，建築起來了一座爲窮人們治療的赤十字醫院，那眞是有救於一些沒錢的有病的受難者們的好事。然而戰爭開始了，那些傳教師們和那些醫生們便都遷移到印度去了。留下一片空房間。但是那醫院仍然的由着一些愛人類善心的×縣城的人們，繼續了那救人類的工作，他們

繼續的診療×縣城的所有的不幸的病患者們了

一九四二年，我病了。於是我便住在那座赤十字醫院的最低價的三等病室了。在那大房間裡，我們混同的住了七個這樣爲結核菌而苦痛的病患者們。

那大房間裡，一共有三十個病床，白色的牆壁懸掛着幾副善慈的基督施藥與病者們的宗教畫，靠我們病床的那扇牆壁，貼着一張體溫表和一張時間表。黑色的大字，寫着我們這些病者們的一天行事：

上　午	
六時半	早餐
七時	檢查體溫
八時—九時	治療及病驗
十時半至十一時半	靜息
下　午	
一時—二時	消遣
二時—四時	靜息
四時	檢查體溫
五時—六時	晚飯
七時—八時	消遣
八時	就寢

其外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的房間充滿了憂鬱的氣味，是的，無論是誰得到了這致命的傳屍病症，都會感到一種生的憂鬱的……。病了的人們好像一隻狗似的倒在床上，期望着一些安慰，但是有什麼可安慰我們的呢？我們宛如住在水晶宮中一樣，靜々地和世界隔絕了……。

我整天的依着窗子，望着窗外，在那裡瞧着。但是我能瞧見什麼呢，僅々是一些悲慘，一些呻吟的苦痛的病患者被抬進來了；有一部分幸運者被醫好了，又出了院，但另外一部分便死了。也許在清晨，也許在黃昏，死者便從這裡抬出去火葬了……。

× × ×

肺病患者們是需要嚴格的靜息的，所以我們都閉着口，默々的不說一句話。這靜默使我感到了一種無可形容的寂寞。我是那麼渴望聽々人講話，聽々音樂。我渴望着能刺激我的一些東西。但什麼也沒有，我被囚在這病床上，一切都隔絕了……。

一天，我們都在靜々的躺着，我們爲了太寂寞，我們便狗一樣的靈敏了我們的聽覺。我們都聽見了有人踏響了那通道。

「你聽有人從甬道走來了！」

於是我們這七個憂鬱的病患者便高興起來，將我們的眼睛都注視那扉綠色的門，等待誰來敲我們的門

了。

果然我們的那扇綠色的門被推開了。睡在門旁的一隻黑貓被驚跑了。

一個神經質的羸瘦的青年，穿了一身青色的學生制服，有些襤褸而且不合身。一位沉默的女看護扶着他走進來了。

生活太枯燥的原故，因此一點々的變換便會帶給我們一些生的溫暖和生的興奮。我開始獲到了一點安慰，我不轉眼的用着孩子的天眞的眼睛瞅着這位新病患者了。

他住在我的臨床上。

「先生！你覺得怎樣？」看護問。

「我的肺部有些濕羅的痛！」

× × ×

他的一身窮破，那貧寒苦折的樣子却誘惑了我。我不知道爲什麼對於我們這些窮苦的人們，總是要發生一點感情，一點關切的和崇敬的同情的好感。

「你貴姓？」我問。

「姓范。」

「家在那兒？」我問。

「沒有家。」

我從他的服裝和他那臉上的嚴肅的靈智的樣子，我便知道他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了。

「在那裡讀書？」我問

「北大，地學系。」

「我也是一個學地理的！」

他用了一双熱情的眼睛望着我，我彷彿是爲了同行而感到了一點更密切的相通一樣，許久他說什麼研究起來都够有趣。

但是他的聲音是那樣的氣悶，他的面頰赤熱，在他那智慧的沈默的臉上出了一些盜汗。

「這裡氣悶極了！」他說。

「你覺得胸部悶痛嗎？」我問

「是的，胸悶痛，週身虛懶，疲乏，我的肩背部都覺得酸……」

× × ×

那一夜，我睡得十分不安靜，時々的給他的夢語而驚醒。

「一隻沒靈魂的狗，又愚蠢，又卑賤……。」

他罵誰呢，他一定是被侮辱，被損害的一個了。

「有什麼呢，死……」

他的語音焦燥而含混，我知道他也是有着深沈痼苦的一個青年了！

× × ×

次日六時，我們都起了床，他也醒了，他的臉更憔悴了。不時的乾咳着，臉紅燒起來。早餐每人一碗高粱米粥，一塊豆腐，一塊黃瓜。

范先吃掉了那塊黃瓜，就不再吃了。

本來我們這些中結核毒素的人們，全體的肌肉都給那細菌侵蝕，結核毒素傷毀了我們的消化官能，我們體內的脂肪便逐漸的消失了，因此我們的肌肉爲之而枯消，羸瘦起來……。我們應該吃些多量的蛋白質，和脂肪質的肉類，牛乳蛋類等……。但是我們這三等的羸瘦貧窮的病患者們，是不能那樣的講求了。因此三等病室的傳屍病患者該是最羸瘦，最蒼白，現出一副最可怕的臉像的人們了。

× × ×

范，他閉着眼睛喘息着，氣有些急促，嘴唇有些發紫，虛弱使他難以支持，我們眞的怕他是急性結核肺

大葉炎了。

爲了實行衞生呼吸療法，因此門窗都洞開着，讓新鮮的空氣在那裡流動着。

我們這些爲中結核毒而枯消的身子都藏在那病被單裡，我們眞瘦得可憐，彷彿一把骨屍似的只剩一個大的骨髏似的頭顱躺在病床上。

我們這些病患者唯一的生之盼望便是大夫的驗病和治療了。我們都把眼睛不時的凝視着那面牆壁，牆壁上的那隻掛鐘了。

范的體溫到了法倫表的九十三度。

他常々的向護士們要一些水，濕潤他的喉部，因爲他咳痰太多的緣故，他出了許多的盜汗。

我們終於把時間盼來了。時鐘孤獨的，靜々的敲了八下。

我們這些憂鬱的病患者們都需要大夫來，向他求救一樣的等待他來。

不久，我們便聽見大夫踏着通道走來了。

我們的這間混合病室只有在驗病的時候，是充滿了生的溫暖的氣息。我們像得到了陽光的鳥兒一樣的快活起來。

大夫照例的是從北床驗起，向西轉來，驗到我的病床來了。他輕々的用診病器聽了聽我的肺部。

「怎麼樣？你覺得？」

「還是痰太多，大夫，給我點益母體吃吧！」

「也好，吃點益母體吧！」

隨後便轉至我臨床的新病患者的范了。

大夫又用大力顯微鏡檢查了一下他的痰，知道他是急性的肺結核了……。

②

頭七天，范他一直是躺在床上的。新入院的肺病者全是這樣。

那沉默的女看護不時的用着她那星々一般閃爍的眼睛瞧着范。

『這小子頭戀愛着范了！』一個病患者這樣講了。當那沉默的孩子走出去的時候，我們便談論起來范的幸運了。

『不要胡說，我是不能戀愛的！』范總是板着臉孔辯別着。

但在沉悶如死一般的病患者們的生活，是需要一件喜劇發生的。彷彿我們期望那是一件事實了。我們認眞的講着……這件事引起了我們許多興味，彷彿添滿了些我們的空虛……。

× × ×

一天我和偏側肺病者阿禿和骨癆兼慢性肺病者盲人到河岸沙丘上去施行日光浴了，爲着我們想增加血色蛋白，增加血白細胞嗜食細菌的能力，爲了解痛，使傷處成乾結癒的緣故，我們便常々的作這種日光浴的治療了。

我靜々地望着那掀起波浪的藍色的河，風吹撫着我的頭髮。我感到了一種平靜……。

那骨癆的慢性肺病患者，正用盲人打字器在一些硬紙上打着字眼，他正給他的老師寫信告訴他的老師他的病狀。

「你怎麼樣？」

「不好！頭晒得發昏！」

忽然身旁的阿禿推了我一下說：

「你看，來了一對野鴛鴦！」

「什麼，你說什麼」我在心裡討厭他這愚蠢下等的字眼。

我望過去，我看見了范和那女看護他們從靜々的河岸走來。經過了那清潤的一片綠意染遍了的河岸密林和曠野走來了。

范因爲是急性肺癆，怕使肺炎腫，血管充漲的緣故，因此范便在密林的盡端的一棵樟樹下坐下了。

我們全是躺伏在砂丘上的，因此范並沒有注意到我們，而他們的坐位恰好離我們很近。我們足以能很清楚的聽到和看到他們的一切。

阿禿和我緊々的把臉壓在砂石上，我們把頭側着是偷聽些什麼秘密，不，那時彷彿我不是爲了要作那麼不道德的事，而是爲了關心他們而有了那種舉動的。

他們首先談起了那條河水，談起來關於河岸的故事，談起密林，談起來童年，便又談起了他們的身世來了。

范說：

「一年以前的今天，我在清晨給爸々燒了紙，兩年以前的今天便是爸々慘死的日子！人生啊！遙遠的夢境。」

他又接着說：

「我那麼恨我的父親，父親吸大煙，胡鬧，拋棄了我們。母親完全是一個被棄的，被侮辱的一個，因此母親把我扔給外祖母，母親便去作了奴隸。你不覺得恥辱嗎？和一個奴隸之子要好？。」

「你不要說那話，我的父親也一樣，是用血換飯吃的。」

范又說下去：

「我的母親一直作了二十年女奴，現在還是。我不敢去看母親。我一看見母親給人們支使的情景，我母親到無限恥辱的苦痛，我恨我的父親恨極了。父親放浪够了回來了，他吸着更深的大煙。還帶來一個走念的孩子回來了，我正在北大讀書。（是的從小時候我便是一個極苦的孩子，沒進過小學，在平民了二感難幾天，後來便自修，沒念過初中，高中便是官費，北大也是官費。因此救了我這窮孩子）。父了親來父。正是一個秋天。我的棉袍便都給了父親，父親穿了兩天便把它都賣掉了。每天有些不三不四的破嘴恥學進我們的房屋。不久我們的屋子什麼都賣掉了。連我讀書的桌子也賣掉了。我和父親便從此反抗起來，看親要殺掉我。」

「沒有一點生路，父親便做了黃包夫，我眞不忍看父親那樣子，一個嗎啡的黃包夫的父親帶給我許多把辱和損害，因此我沉默的墮在不幸的生活中，我整天吃着什麼，你知道嗎？在那個時代，很容易吃到些回的，但我還是每天吃着雜貨米粥。我的肚子往々是餓着的：慘極了。」

他咳嗽了一陣，又說：

「兩年前，我正在琴室裡彈琴，便有人找我，我走出校門，原來一個警察他向我說：

「范達生是你的父親嗎？」

我不知道到爲什麼，在那時一聽到了父親的名子，我便感到了一種刺心的痛苦，我的臉又好便紅兩校又

頭俯着，我承認了那是我的父親。我問他有什麼事，他告訴我：「你的父親出了一點事，需要你到西單去一會。」我隨他走出了校門。他才告訴我，我的父親死在西單了。慘極了，父親死在熱鬧場所，身上蓋着一面蓆子，旁邊便是他整日拉的黃包車。當天我沒有辦法，沒有錢把父親裝到棺材裡去。那夜我便在街上守着父親的死屍過了一夜。我又害怕，又孤獨無救，母親那時還在遙遠的青島。我怕天落雨，濡濕了我死去的父親……唉！眞慘透了……」

那女孩子的眼睛從不離開他，看着他的嘴唇。而且眼淚停在她的眼中。突然的她捉住了他的手說：

「范！你太不幸了！」又說：

「范！你知道我嗎？我也是一個不幸的孩子，不過我向來不訴說我的不幸，有什麼可說的呢，如果了解的話，那是一件輕鬆，但不了解的話，對人講自己痛苦將是一個最大的恥辱……。」

「是的！」

「范！更苦痛的是被悔辱，被損害的生。」

范被他的話而感動了，他用了熱情的眼睛望了望他激動的說：

「對了！我們應該！努力……顯達……進展……復仇……。」

如是她們都又面向了那閃發亮的河水，靜默起來：女孩子依然向遠方望着，似有所思的不轉動她的眼睛

「你想什麼呢？」

「我想一個勇敢，一個迢遙的跋涉……」

「這是什麼意見呢？是想離開這裡了嗎？」

那女孩子轉過頭來，點了點頭說：

「我希望你好々的養病，健康起來，也離開這這片死寂的草原，我明天的車，所以今天來見你：」

范若有所失的沉默了許久，悲哀的談：

「祝福你！」

天色已經十分的晚了，我便離開了那塊沙漠，但是他們還留在那裡談着，夜色朦朧了一切……。

× × ×

自從那天起，那女孩子就不再從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了，范現於孤獨的狀態，我們這些病患者也感到了一種寂寞，彷彿失掉了什麼，我們將要尋到它一樣，在我們感情上彷彿都有了不可醫治的渴望的寂寞與空虛……

× × ×

到秋天，落葉的時候，范的病勢忽然沉重了，他常々向大夫說：

「大夫！我這裡面痛，一定是肺子爛了！」

「你應當安靜些！你有什麼掛慮的事嗎？」

「我想我的故鄉，我的母親！。」

他虛喘的出了許多盜汗，手足有些胖腫了。因此在那天大夫又給他施實了人工氣胸手術治療。

「把人工氣胸箱和胸針拿來！」一個大夫向看護說。

於是那看護拿來了。但又忘掉了碘酒和麻藥。於是他又去取碘酒和麻藥。一切都準備好了。於是大夫向范說：

「把胳膀抬起來！」

范很吃力地抬起來他的胳膀，他閉上了双眼，靜待着醫生給他行一切的手術。那位大夫在他的腋下先用碘酒揉了揉，便注射了2cc的麻藥。氣箱上的水表的負壓力到了3cm時便開始給他向胸內注氣了。注射完了醫師向他說：

「你感到怎樣？」

「有些疼痛：他說」

在他的臉上顯出異常沉痛，苦澀，悶漲的樣子。

我們全是一樣，結核菌，在我們體內生長繁殖……而殺菌素在我們的體內撲殺，使那些死掉的細胞復活起來，於是我們便感到痛苦了。

⑤

肺病患者，是需要靜養的，但是我們的多感的范被一個慾念，一個鐵火般的意志而使他焦燥。他常和我說：

「石！我眞怕我不等邁向我的前程，我便死掉了，這可怕的疾病，將要永遠的使我墮落嗎！石：這不景氣的病日子，死去的也好！」

「范！你要健康，你非克制你的感情不可，你應該遠觀些，你應該冷靜！」我向他說。

「我知道，我彷彿什麼都懂！而且比自己更應該想到的是我有一些責任。我應該堅强的活下去。然而我的肺異常的疼，這尖銳的感覺，使我全身發熱，而顫慄。人家都有健康，我也需要人性中的一切……啊！如今我知道健康是生的唯一的武器，病了什麼都完了！」

我們是那樣的期待着我們健康起來，但是我們的身中的結核菌是不盡的在繁殖……。我們只有後悔我們起初沒有醫治，是的，我們這些人也全都不把病放在心上，其實我們也無力量來顧及我們的病……。但是待我

們想醫治了，而是我們再也沒力量支持重病在床上的時候，於是我們才帶着要死去的病來至這不十分講求的窮人病院裡來了。

× × ×

范一天比一天沈重了。他那沈重的呻吟使我們另外的七個病患者却感到了一種哀傷，我們都是些無人照顧，而貧窮的病患者，因此我們的悲哀宛如深淵的潭水，只要是一般淺淳的鐘聲，也會使我們悲傷起來。

我悄々的尋問護士。

「范的病怎樣？」

「怕不行了！」

「怕不行了，這話是眞的嗎？我問的是范！」

「是的昨晚大夫看了之後便發起愁來。」

這死的消息，使我恐怖而感到寒冷，我凝視着范，他閉着眼睛喘息着，那羸瘦的樣子使人傷心。

我們這七個，都宛如被死神捕掠着一樣，都感到了一種陰鬱……。

因爲范病重了，大夫便來了。

范着白的無力的向大夫說：

「大夫！我要看々我的母親！」

「是的已經打電報去了！你靜々的養着。不要害怕！沒有危險的，靜々的養着吧！」

他又大量的咯了許多血。於是他閉上了眼睛，彷彿是死了一樣。許多時間才又睜開了眼睛，用着淒涼的低聲向大夫說：

「大夫快給我打一針强精藥針，叫我多挺一些時間。我等着看々我的母親：。」

「不要怕！靜々的！不要焦慮！」

「大夫！我知道，我不會好了！我只希望看々我的母親。快給我打一針强精針：」

大夫服從了他，給他注射了一針。隨後把看護叫了出去，他們在門外低々地說了許多時間話。又轉了回來。

× × ×

夜晚的時候，看護便和范說：

「這房間太亂，你須要安靜的修養，一會搬到二號病室的單房裡去吧！」

他快和我們隔絕了，我們便知道他的死已判決了……。

很快的范便被抬出了這混同的病室了，我怕激動他，我沒有流眼淚，但他用了含淚的無光的眼睛望了

我們，他的病床便被抬出去了……。

那一夜，我們像被損害者一樣，像被命運擯棄者一樣。悲哀的陰影使我們更感到了黑暗，我們沈默着，沈默得一聲不響……。

我沒有睡，靜々的坐了起來，面向着窗子，把頭伸向窗外，我凝視着那第二號病室。但我看見什麼呢？那裡只是靜々的，窗子靜々的開着，燃着一隻暗淡的燈……。

× × ×

悲哀和擔慮使我的熱度增高。，發起燒來，又咯些鮮紅的血，於是我再不能坐起來了。

我不時的向護士們問

「范好了嗎？」

但當我第四遍問及的時候，護士便向我搖了搖頭。

「死了嗎？」

「死了！」

我用了最大的氣力，掙扎的坐了起來，我向着二號病室望去，那已經再沒有燈光在閃了，暗々的……。

蜂

小　松

一

滿洲建國前一年的風景。

遼濶的草原上，野花顯出了暮色。

蜂，優閑的奏着小曲，飛過來，飛過去，懶怏怏的，像是哀悼着過去的繁華時代。

有的是努力振奮着，飛向遠處的高山，森林，尋求美麗的顏色，甘甜的花汁。但是，飛遍各處，秋風的世界裡，祇有野花了，那單薄的花瓣，也貧弱的在抖顫了。

蜂又奏着疲倦的小曲，歸回到蜂房中。

彭遠搖拽着他的身體，拖着兩條細長的腿，身上鍍着夕陽的光輝，從大樓裡下班回來。那正是午後四點鐘的時候，他口中含着長烟管，頭頸向前伸探得很長，近視鏡子在夕陽中一亮一滅，他有時也擡起頭來向左右探望一下。他的影子，由蜂房上滑過的時候，蜂子緊一緊翅膀，又向裡爬了幾步。

彭遠已經走進屋中。女僕把拖鞋拿進來，他脫去那淡藍花的長衫，又將小衣的衣袖挽起來。喝着女僕送來的清茶。

這杯茶使他連舌根都覺得微抖的快樂。因爲他在大樓裡喝了一天濃烈的紅茶，又加不斷的香烟，使他感覺回家後的第一杯清茶，給他了一些輕鬆，解放。

彭遠在鐵路大樓裡，雖然是一個佐辦，但是並沒有事情可作，每天是喝茶吸烟看報紙，一切的事情，都是伊凡督辦辦理，鐵路的職員，大部分又都是俄國人。

彭佐辦覺得不自由的，就是在大樓裡坐一天的時候，沒有地方抽大烟。那祇好在別人去用午飯的時候，他常常是一個人，鑽進附近矮屋的低簷，一半是抽烟，一半是休息，每天是要經過很長的時間。雖然這樣，伊凡督辦也很器重他，因爲除了彭佐辦之外，在這個地方再找不到像這樣讀書明理的人。

上次有胡匪擾亂鐵路，伊凡便授意彭佐辦組織民團，協力路警，建樹了許多功績，這件事情，對於地方的恩德，也是商民們所不能忘的。

彭佐辦和士紳商民的來往漸漸的繁忙了，這天夕下班，一杯茶還不曾喝完，接到商會李會長的請帖，邀請他去喫晚飯，於是他又脫去拖鞋，換上長衫，對女僕說：

「就告訴她們開飯，我有人請。」

女僕退出去，接着彭大成進來了——一個十三歲的孩子，長得粗眉大眼，體格十分强壯的少年，一進來就喊了一聲：

「爸爸；」

彭佐辦看了兒子一眼，便問了一句：

「作什麼？」

彭大成靠在了門框上，拽着門簾，忸怩的說：

「我也去！」

「你別去。」彭佐辦說：「回來給你帶香蕉來。」

牆外一群穿白襯衣的孩子們，大聲的喊：

「大成；彭大成；」

彭大成跑出去。

「我們在球場等你呀！」聲音遠了。

在孩子們的吵喊中，彭佐辦去赴他的晚宴。

當他走進李會長宅院的時候，李會長已經迎出來了，在那一方多肉的臉上，堆滿了笑容，那塊肥腸似的鼻子，也在一動一動的表示着歡喜，那又寬又大的軀體，和彭佐辦螳螂似的腰肢一比較，漫畫一般的走進了屋中。

陪客的已經都到了，大家問候了，彭佐辦一看，都是熟人，矮小的楊街長，一臉塵土氣的張村長，還有民團的于大隊長，梁隊副，大家忙着遞烟，點火，僕人又拿來毛巾淨面，於是大家才落坐。

屋中烟霧繚繞，瓜子皮和水菓皮滿地，坑上的烟燈，正跳動着那微弱的火焰。

彭佐辦知道大家已經恭候了很久，噴了一口烟，才說：

「今天大樓裡事情多，使你們諸位久候，實在……」

「催請過好幾次，聽說沒下班……」李會長的話還沒有說完，于大隊長說：

「想到大樓去請你老，知道你老忙。」

「梁隊副也想去請你」李會長又說：「我想到大樓去找你不大方便，所以我也沒有放梁隊副去。」

彭佐辦望了梁隊副一眼，梁隊副覺得沒有什麼可說，勉強的笑了一笑。同時又覺得機會到了：

「請，請，先解解乏：」

把彭佐辦向坑裡一讓，李會長便也騎在了彭佐辦的對面。

烟膏滋滋的在燈火上燒出一種奇香。

張村長找不到一句話，用粗笨的指甲，喫力而小心的在一個一個的剝着瓜子，在這個時候，場街長却打淨了兩個蘋果皮，切成了瓣，盛在盤子裡，又把洋火削去了燐頭，插在蘋果瓣上，送到了彭佐辦面前，但是什麼也不會說。

彭佐辦吸了一口烟，又接着喝了一口茶，這時候才從鼻孔中淡淡的飄出來兩縷清烟。

「又有什麼風聲嗎？于大隊長！」彭佐辦像是想起這一句話。

「回佐辦，據東安村張村長報告，有五六百匪人，要爲了前次死去的匪人報仇。」

「張村長，這事情屬實嗎？」佐辦坐起來一吐黃痰吐在地中央，像審案一般的。

「實實在在的，是已經探聽好了，才來報告的。」張村長回答完了，像交上一件差事一般，把留在手中費了很大力氣還未能剝開的那個濕瓜子，丟在地上。

李會長一面燒着烟：

「不僅東安村那幾百，在四外還有散股，東南隅還有一大股，也有一二百。」

「千八百人是有的！」梁隊副統計了一下。

矮小的楊街長也張開了他那蛤蟆嘴：

「還有一個情報，說是大青匪就要從馬峯山開下來。那時候——」

「就是上回的大青？」佐辦問。

「就是上次被佐辦打敗，又被于大隊長刼了後路的大青？」李會長答。

「回報佐辦盤路東安村的是小青，就是大青的兒子。」于大隊長說：

屋中沈默了一些時候。

彭佐辦閉上了眼睛。

李會長吩咐僕人：

「客人到齊，告訴豫備！」

僕人出去了。彭佐辦又接過李會長遞過來的烟槍，向別人讓了一回，別人都說已經吸過了，他才嘶嘶的吸着，然後噴着烟，自言自語的：

「我得和督辦商量，我得和督辦商量，這還了得！」

西屋催請開席，菓皮和烟霧的東屋，有僕人來收拾，習慣的是把烟燈添了油，又換了一缸新烟膏，通了

槍，挖了斗。

宴席上大家十分讚同「和督辦商量的」這高見，于大隊長一再的申說：

「民團不過三百五十人，槍械不足，若是再擴大組織，那們得先和李會長商量經費。」

李會長比較大乘的說明經費雖然可以再加一些，但是槍械很成問題，若是和整千的敵人開火，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把這種利害關係，和督辦說明，若是路警能幫助民團，那勢力就大得多了。再說上次民團給鐵路出的力量，也算不小，這次督辦也不能見死不救。

彭佐辦像是胸有成竹，不停的說：

「明天就商量！」

「依現在情勢來說」梁隊副說：「越快越好，恐怕晚了出錯！」

「咱們自己也得先準備，李會長，你說！」彭佐辦喝了一口熱酒：「完全依靠別人也是不行。」

李會長含著一口清炙蝦仁，點了點頭。

「回佐辦，」于大隊長說：「從昨天晚上已經預備上了。」

李會長這時候把蝦仁嚥下去，才說：

「三百五十名民團，另外有一百八十名鄉勇。從商家……」李會長沉吟了些時：「嗯！也能湊合百八

十名。就是槍械……就是槍械。」

「我和督辦商量！我和督辦商量。」佐辦一再的說。

北窗台上一盆紫色的野花。

窗外的一鉤彎々的月亮。

森林與山野像是靜止的黑潮。

二

夜。

狗叫的聲音將四野的山林，震撼了。

回響恐怖的，人聲動蕩了。

夜宴後的彭佐辦和李會長，依然是守着那座昏暗的烟燈。烟越噴越濃，北窗上的那紫色的花朵也隱在霧中了。

彭佐辦推開了烟槍：

「李會長，你聽；」

李會長却有八分睡意，被這一驚，險些把烟燈打倒。

這時槍聲像急雨一般，響成了一片，人聲叫喊，李會長翻身把烟燈吹滅，黑暗的屋中，立刻被恐怖包圍了。

北窗在月下，張着一幅慘白的臉，槍彈帶着紅色的尾光，却也在這張灰白的臉上一閃一閃的。

「楊大隊長……」

「爲什麼沒有來報告呢？」

院中有人喘息的聲音，立刻僕人把彭大成帶進來，並且說：

「彭少爺來請彭佐辦！」

當彭大成發現斜臥在坑上的就是彭佐辦，他大聲的喊了：

『爸々！快走！」

接着就喘息着，院中有鐵器的聲音，奔跑，急燥和吵罵的聲音。李會長那寬大的背影，也從屋門衝出去。

「你媽她們呢？」彭佐辦小聲的。

「媽叫我來找你，有人到家去送信，叫你趕快躲起來。」

「我！」

彭佐辦一句話沒有說完，兩個提着槍的民團在門口大聲的。

「請佐辦快躲，胡子進街了。喊着佐辦的名字要報仇吶！」

爆彈一般的聲音，在這黑暗的屋中炸裂了。彭佐辦猛然的站起來，拽過來大成的一隻手，急風般的闖出去。

他們跳過了後牆，穿過一條小路，前面有一所場園，月亮却顯得很明亮的照着場園，也們急忙的走近那座高大的秫稭垛，才得喘息着，靜了一會，他把大成拽在懷裡：

「大成，你再回去一趟，告訴李會長，把你母親她們送到大樓裡，那裡總可以安身的。」

「噯！我去：」

「快些回來。」彭佐辦吩咐：「你認得道？」

「知道！這是大場園，從那邊來更近；」

「快去快來，有人探聽我就說不知道；」

彭大成健壯的身影，順着自己所指的路子，亂燕似的跑去。

「大成，給我帶點洋火來呀；」

沒有回響；祇有槍聲，人聲，哭叫的聲音忽遠忽近。

東邊火光起來了，滾滾的烟，幽靈般的澎漲，更大了，更高了。

那黑烟遮了星光，遮了月色。

彭佐辦一個人，站在這巨大的恐怖之前，一種孤獨的勇敢，充滿了他。

他不知是應該走出去，還是應該躲避着：他想到死並不是可怕，所以恐懼影子，早就從他身旁敗退了。

他看着那紅色的火焰，和無時不在澎漲着的黑烟，他勇敢的忘掉了一切，走開了場園，沿着來的那條小路，向回走去。

身後的跑步聲，漸漸近了。他驚愕的轉過來，這才又看見了大成。

「大成——。」

「爸爸，是我；」大成喘息着：「我求李會長了，聽說民團要繳械。可是大青還不答應，非要求交出彭佐辦不息火。」

「我去見他：」彭佐辦要走。

「爸爸：」大成拽住了他的衣袖。

兩條影子，過了場園，向南走去。

南方是起伏的山巒，那山嶺和天雲接在一起，不知在那裡有一些什麼。

夜深了，雲也濃了。

動亂的聲音，和火光，彭佐辦總覺得是在自己背上。但是他沒有回頭，走着險嶇的道路，兩個人牽得緊緊的。

從一個山坡，一步一步的爬上去。

夜風，山林的呼吸。

走不動了，坐在山腰的亂石上。

遠遠的，凄慘的濃汗，還包着火焰。

「爸，我們要爬到山那邊去，不然天一亮就要被他們看見的，」大成低聲的，像是怕見那片火燒。

「過去是要餓死的。我還是去見一見他們，死就死，活就活。」

大成抽搐了。

彭佐辦撫着孩子的頭，熱騰々的像是有些汗液。暖流立刻通過了他的心房。

「起來再走！」立起那疲倦的腿，和伸直那折了一般的腰。

沒有路，再也不能越過那沒有路的山。

彭佐辦全身戰慄了。

他們坐在落葉堆中，山下的火焰被亂石遮隱了。

「大成，拿來洋火了嗎？」

「和一個抽煙的民團要來了幾根。」

大成把衣袋中的那幾根火柴掏出來，遞交過去。不久，那朵火光照明了彭佐辦那使人駭怕的臉色。

他臥在亂葉堆中，慫恿着：

「大成你也躺下休息一會。」

大成坐在地上不動，看着那煙火：

亮天往那去喫飯？」

「你是不是餓了？」

「嗯！」

沉默了。

「爸爸餓？」

「爸不餓；」彭佐辦又說：「忍耐點，他們佔不長，明天就許退。」

「嗯！」

「你也不要想媽！」

「嗯！」

夜風更凉了，身體的冷戰，搖動着落葉，發出粹粲的聲音。

第二枝煙又閃出火花的時候，大成的睡聲，在風中呼呼的開始了。

無名的小蟲，在亂石中，在枯葉下，像是舉行一個音樂會，悠長的音節，蘊藏着悲哀。月亮不知在什麼時候，也在暗雲中消失了。

天和地恍如倒轉了，黑潮般的雲。把銀角般的月芽，用黑潮吞去了，在一閃之間就消滅了。

睡聲由單音變成了複音。

三

山浸在霧中。

露像水晶球。

那美麗不曾被人看到，大成把濕葉推在一旁，站起身來，爬上一塊大山石。站起來，挺直了腰，覺得有些餓，又伸長了頸頸，想向山下望一望。

一片茫茫的霧色，使他更餓了。

他跳下了山石。，去找山葡萄。

天亮了，彭佐辦吸着最後的一枝煙，大成嚼着山葡萄梗，這時候唯一的希望，就是太陽快些露出火熱的臉來，曬々爲露水所濕了的衣服，同時也希望趕散朝霧，向山下看看被匪人佔據的街市。

彭佐辦想着回去，就是立刻死掉他也不覺得那是可怕。因爲比死更難過的，便是飢餓與煙癮。

「沒有一點辦法！」他想着，把那煙蒂吸到最後。

「大成，我們還是得走，過了山也許能找到村莊。」

大成丟了山葡萄梗，扶起了這瘦弱不堪，腿在戰抖的老人。

眼前全是峭壁，山石，陡直的遮在眼前。

大成全身被草爬子，小咬，和一些不知名的秋蟲咬傷了。走幾步便要滿身抓撓一次，眼睛浮滿了愁雲。

山漸漸的圍繞了他們，他們圍繞着群山行走，山山，嶺嶺，綿綿不斷。

飢餓，毒一般的攻擊了他們。

午前他們走進了山，午後他們又走出了山。在高山的斜坡，遠望着山下的那一片房屋，呈現出幾塊黑點，痛心的知道了那是被火燒過的痕跡。

他們喝了兩捧泉水，默々的看着斜陽，漸漸的向西沉去。

他們沒有路，想越過敵人，去找一條路。

晚煙從土色的屋頂飄起來的時候，帶來了無限誘惑與哀痛。

「大成，我們回去吧！」彭遠無力的，那聲音顫抖出可怕的音律，像是有什麼不幸的事情就要降臨一般。

「爸，回去！」大成答。

「死，並不是可怕的！」

大成沒有回答，默默的，低下頭去，躲開了父親那發着悽慘光輝的眼睛。

兩條影子，斜長的印在了亂石上，不停的移動着，尋找下山去的道路。

每當遇到了葡萄梗的時候，大成便要去採來咀嚼。

大花蝴蝶前々後々的飛。

一切都變了，四肢失掉了主宰。

歸路又隱在蒼茫暮色中，努力，再努力，腿像是要往地球深處陷落一般。走過了山跟，又走向了草原，繞過了鎮上的燈火，越過了鐵路，從車站後的小路，這條小路的盡端，矗立着一座白色的大建築物。

彭佐辦得救一般，要越過這條黑暗的小路。

隱約的迎面走過來一條影子，他一驚。

「大成，你看是不是來了一個人？」聲音低微，有些顫。

「是——」

他們站了一會，那影子很快的走近了，彭遠認得了在他手中提着的那隻號燈。

那號燈的光亮很快的在臉上一閃的時候，又傳過來低壓的聲音：

「你不是彭佐辦嗎？他們找了一天一宿了，按家翻，明天如果再找不着你，就要翻鐵路住宅和大樓了：你的家眷在大樓地下室，督辦爲了這件事情，聽說還挺不願意，你還是快些走，現在風聲很緊，滿街都是……。」

那人背過燈去，走開了。

彭遠茫然，雖然知道他是鐵路的工員，但是並不知道他的名字。

當那人走開以後，彭遠拽着大成的手，向前急忙的走去，這時從恐怖中，生出了熱烈的希望。

他很熟稔，從那大建築物的背後，有一個狹小的入口，從那狹小梯口走下去，便是氣鍋的地下室了，他們走下梯口的時候，大成輕々的喊了一聲：

「媽——」

「大成，你回來了！」這回聲，意外的，全家的血，立刻沸騰了。

這該多們使人歡喜的相聚啊！

飯與煙草，大煙藥和輕微的耳語。大成的弟弟和妹妹們却拉着大成的手。

夜漸漸的深了。彭遠想着明天的事情。他想到督辦見了他一定要驚喜，一定要慰問他，還有……。

終於，他是幸福的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他很早的去等督辦，督辦却因爲鐵路治安與通車問題，和大青會談却來得很晚。

當督辦第一眼看到彭遠時，意外的並沒有表示喜悅，但是臉立刻紅得可怕：

「彭偏辦，你不是走了嗎？我負責任安置了你的家，你爲什麼又回來了，我方才還和大青約會好了，保險你沒有在鐵路住宅區，並且我答應他，如果你藏在住宅區，我負責把你交出，這樣才阻止了他們過來擾害我們。」

「求督辦給我想一個辦法！」

督辦張開了兩隻膀臂，又用一隻手背，敲着另一隻手掌，又同時把兩隻手背在背後，在屋中徘徊着……。

「沒有辦法，你祇好走開！」

「那我走開！」彭佐辦嘴唇顫抖。

「你就走開！」督辦說，像是從臉上現了冷靜的同情。

「我的家眷呢？」

「那請你放心！」

彭遠走開去和督辦握握手，什麼也沒有說，轉過身來便走出去，表示他就要走開的決心。督辦望着他的背影却呆了好久。

四

彭遠走出大樓，天落着滿溝秋雨。

他想吸口煙，但是他却咬着牙走出去。

他想就這樣去見一見大青，爲什麼這樣死死的逼他。

「死，並不是可怕的！」

他一面想着，在雨天中向前走去。路旁有舖草皮的人丟下的一條麻袋，他檢起來，披在頭上。

路上的行人很少，他的頭縮藏在麻袋裡，安然走過了街心，並沒有一個人發現他是彭佐辦。

雨大了，路上流着水，泥濘的路。

他穿過了街，越過一片原野，向東山林走去，他要從死亡中尋求一條生的路子。

雨更大了，雨水從麻袋透過來，冰冷的浸濕了衣服，漸漸的雨水又從衣角滴落下來。

森林裡，陰暗，恐怖。沒有路，落葉，枯枝，風聲有時像哭泣，有時像怒吼。

他坐在斷木上，望着天上的黑雲，有時候把頭垂在兩股間。他想到煙，想到地下室的溫暖，想到大成——那個十三歲的孩子。

天漸漸的黑了。

他再不能忍受這風雨，煙癮和飢餓所加給他的痛苦。他決定要去見大青。

「死並不可怕！」

他站起來，身體恍了恍。一步大一步小的離開了森林，向街中走回來。

路上沒有人，在陰雲密雨中，晚煙又飄起來了。情景依舊，他悲哀的流下淚來。

沒有人，很凄凉，他沿着死綫前進了。

走到一家後院的牆外，他偷々的從破牆上走進去。走進了柴棚，想擰一擰身穿的濕衣，和倒去鞋中的雨

水。

他拽倒了兩綑稭稈，坐下身去，先脫下那水袋一般的鞋，突然跑進來一個人，使彭遠一驚，但是這驚恐立刻就平靜了：

「你不是彭佐辦嗎？」那人也一驚。

「是我！」

彭遠想起來，這個人在去年曾在李會長家當過差的。

「你老怎麼還不快走？風聲緊的很！」

「我問你！」彭遠很沉靜的：「這是誰家的後院？」

「老谷家，谷大舌頭家：」

「你在這？」

「給他們幫點忙，作短工，」他又認眞，急燥的：「李會長因爲彭佐辦好受拷問：都以爲你老走出去了。今天我們這裡還翻過呢。」

「翻過？」

「你老看！」他指給彭佐辦那些亂柴堆：「連那草堆都翻過了！」

「啊！」

「你老快走吧；」

「我就要走；」

彭佐辦穿上了濕鞋，又走出那破牆，在雨中徘徊了。

天又黑了，雨也不停。

他又越過了一條死線，走近那白色大樓，悄悄的，一直的走向了地下室。

從黑暗中，飄揚着相逢的喜悅。

夢一般的溫暖，解放了他的疲倦與飢餓。

在第二天的早晨，天邊未明的時候，他又覺得生命的可貴，他不能再睡下去：

「大成，快起來，天要亮了；」

大成忙的起來，預備了煙藥，乾糧，煙草，火柴。

彭遠對他的妻說：匪人不開走，絕不再回來，這裡的一切，督辦已經允許幫忙。

在低泣的聲音裡，朝霧中父子又走向北山的森林裡走去。

一直的走進去，雖然沒有路，也沒有光。

腐葉的泥濘，使他們走得很慢。大成是很有力的，對自然的爭服力，是十分旺盛。他幫助了他的父親。

天大明的時候，從森裡透過一座山。

「越過這座山，也許能找到出去的路。」大成希望的說。

「過去看一看；這座山像是容易過去；」

「比南山容易多了。」大成跑過去，尋找山路，他偶爾發現路的痕跡，但是走幾步就被枯枝亂葉埋沒了。

彭遠知道這一定是被人走過的地方。

朝霧散了，這座山漸漸的從森林裡露出頭來，還不曾走上山腰，遮蔽他們的林木與茂葉，完全退到山脚下去了。

太陽有時候露出臉來，光明與恐怖同時襲擊了他們。

「大成，我們要小心啊；」

「爸爸；我們繞彎走吧；」

「我們還是從山跟下轉，有林木遮身，多走幾里路不算什麼！」

他們商量了之後，便又退還林中。

小咬，草爬子，一些不知名的秋蟲，却死死的攻擊了他們。

在山腰，背着太陽的地帶，大成發現了一座草房：

「爸，你看呀；」

彭遠一驚，却什麼也不會看到。

「大成，你，有什麼？」

大成却靠近了他的父親，向遠方指着。

「那有一間小房，好像有人；」

沉默了一會，彭遠却悄悄的說：

「大成，你去看看。」

彭遠隱在樹後，燃起了紙煙，那枝紙煙還不會吸完，大成跑來了。

「爸；一個瞎老太太，再沒有人。」

「走，我們一同去；」

彭遠和大成一同向山腰出發。彭遠想：祇要不是匪人的巢穴，總不會有危險的。

當他們走進那低矮的窗前，那瞎老太太却高聲的說：

「兒呀：你回來了；」

大成却搶着回答了：

「老太太，我們是走路的。」又接着問：「你的兒子往那裡去了；」

「下山要飯去了，還沒有回來？現在也該回來了。」

「老太太貴姓？」彭遠問

「姓劉；」

「怎麼住在這山裡？」

「那還不是薇風呢？」老太太的白眼睛向窗外翻了一翻，像是要看一看窗外的人。他的兒子回來了，遠遠的唱着蓮花落，一看門前有人，却也發了一驚，走近了的時候，驚訝的叫了一聲：

「彭佐辦；」

「老劉，是你，你住在這兒。」

「彭佐辦……。」

「我的事情你也知道了，自從胡匪進街，我走了三四天。也沒有去出去。今天在這裡遇到了你。」

「我知道，我知道；」

彭佐辦過去曾接濟過老劉，老劉有一次偷鐵路的道釘，經彭佐辦審判，看他是一個窮人，就把他放了。今天在這裡相遇，彭佐辦像是遇到了知友一般。進到屋中，屋中一無所有，彭遠和大成坐在枯草上，老劉爲他們煮小米粥。

在作飯的時候，老劉爲彭佐辦想出了一條逃生的路子：

「在山裡。」老劉說：「越過這座山到那邊的密林深處，有幾畝地的空場，在那裡曾種過大煙，我就是爲了偷種大煙到這裡來的，因爲怕別人知道，我就用要飯隱身，現在都是患難人，也不敢再瞞佐辦了。」

「我過了這一難，決忘不掉你的好處！」

「在那臨地靠山的地方，有一個土洞，佐辦就帶少爺到那裡去躲幾天，我天天去送東西和報信。」

「那好極了，一會就走。」

「喫完飯就走，天還不能黑」瞎老太太說：「這裡是存不下生人的，離大道近，時常有人經過；」

在飯後，老劉提了半袋小米，和兩個鹹菜，引導彭佐辦和大成走出了低簷，鑽進那陰森的密林。他是很熟稔，很有自信的，在前面走去。

當眼前一亮，密林走盡的時候，彭佐辦看到一片煙田，滿田的枯枝，彭佐辦想夏季罌粟花正開的時候，

那該是多們美麗，四野圍着茂林，風聲與艷麗……

走進一個依山開掘的土洞，洞裡有些碎草，洞外有一個破油桶作的火爐，和一個缺邊的瓦罐，塗在洞口的，有黑色灰燼的痕跡。

老劉把米放在洞中，便告訴大成說秋草已經可以作燃料了，山坡上有泉水，可以用瓦罐去取，又向彭佐辦說還有沒有別的事情：

「我明天晚上還來。」

彭佐辦一想自己帶的煙草不足了：

「你明天下山，到鐵路大樓的地下室，見了我的女人，告訴她們我在這裡很好，不要惦記，順便爲我帶幾盒洋煙，洋火，還有煙藥，這些她都知道，勞你去一跨。」

「佐督得寫封信，不然我說太太也許不信。」老劉想得很周到。

但是這裡沒有筆，沒有紙。

最後，彭佐辦撿了一張作爲柴薪剩下的樹皮，用一塊炭，簡單的寫在了樹皮上，又告訴老劉一些在樹皮上寫不下，要用口頭補助的語言。

老劉走了以後，大成便到林中去撿柴草，預備作爲明天的燃料。彭遠坐在一塊山石上，面對着夕陽的霞

輝，心境很平隱，他雖然還不會脫離死的威脅，但是他才越過一條險路，所以覺得很平安。

況默的，吸着煙，祇有小蚊虫，遊戲般的，在他耳旁嚶々的飛着。

五

夜中，格外的陰冷。

大自然的呼吸，使他們顫抖了。

大成撿來的柴草，未到夜半已經燒完了，火焰從他們身旁消滅之後，覺得夜風更嚴厲了。

彭遠一夜不曾睡穩，第二天早晨，坐在那破爐子前面煮飯，他覺得全身有些不自然，煙草已經剩了最後一枝。

他齊齊的拿起了那枝煙，從爐中抽出一根草燃着，心境又灰淡了。

「這是自然的牢獄！」

他一面想着一面嘆息了。

一直盼到黃昏時候，老劉也沒有來，煙完了，火也斷了。

「爸，明天老劉再不來我下山去看看。」

「你能行嗎？」

「怎麼不行？」大成反問着：「路我大概能記得。」

「明天再說吧！你先去睡覺！」

大成去了不久，又從洞中回到山石傍，坐在了彭遠的身旁。

「小咬太多，睡也睡不着。」大成說。

「那就坐一會再去睡；」

他們看着星斗。

秋蟲却在森林與烟田中，合奏起哀凉的歌曲。這哀曲一夜不曾離開彭遠的耳鼓。

到了黎明，又到了早晨，彭遠像是痛倒一般的不願意起來。

小米也要沒有了，大成要下山去看一看，但是彭遠沒有允許他。

老劉又沒有來。

這自然的牢獄，給他們痛苦的刑罰太大了。「死並不是可怕的」觀念，又浮在彭遠的腦中。

「大成，我們不能再忍下去，明天我們就下山去，在這裡餓死，還不如叫他們害死。」彭遠的喉嚨像是有什麼阻塞着：「祇是你，還是一個孩子，什麼也不知道的一個孩子！」

大成也哭了。

秋的音樂，音節悠長，自然界的顏色，也呈現出哀悽。

彭遠把那破瓦罐，丟在山石上摔得粉碎，表示了要離開這裡的決心。朝陽布在烟田上的時候，罌粟的枯莖，已經是掛滿了白霜的殘枝，他們別開了，這森林的囚牢。

密林中透不過陽光來，風恐怖的，吹着長嘯，一條大漢，從茂葉中走出來，蓬着頭髮，肩上有一條袋中當他看到有人也站下了。

「借光，下山去的路對不對？」彭遠看那大漢站下了，便放下心，慢語的問了。

「你……」那大漢一遲疑：「你不是彭佐辦嗎？」

「是我，我就姓彭。」

彭遠走近了他，大成却隨在他父親的身後。

「我是劉老太太叫我來的，」那大漢說：「老劉叫匪人抓去槍子彈去了，現在還沒有回來，老劉給佐辦送的煙和洋火，劉老太太怕等着用，所以才叫我送來。」

大漢把袋中的煙和洋火拿出來交給了彭遠。

「老劉叫匪人抓去了？」

「抓去了！」大漢答：「匪人退了，抓人供給他們搶東西，抓去不少呢？」

「匪都退了！」彭遠的心扉，透過了光。

「退了！」大漢答：「聽說軍隊明後天就要進來。」

點了煙，坐在一條斷木上談起來。

彭遠幾天以來，第一次聽到野鳥的叫聲，心懷開暢的像是被溪水流過去一般。

康十•六•六日夜。

脫軌列車

石軍

蕭勁濤已然陶醉於車窓外淡遠的風緻中了。他枯坐在『北京行』的參等客車中，將流逝過去的煙水般的往事，以詩意的心情細密的嚼嚼着，感覺到的，祇是壹場虛妄和壹團迷濛。

從煙塵蔽漫的古老的瀋陽搭乘了這躑客車，數來不過纔經過三四個鐘頭，若跟悠長的人生倫比，巔簸於旅途的不過僅是極短的壹節，實際窓外的景物却在變幻無窮。遼西的風光，在寒氣減褪了的初春，是那樣恬淡而索然，那樣靜穆而默嘔的，聳立或憩伏在高空或地平線上。祇有綿亘於山脈的積雪，像給無垠的大地鑲着邊緣，有着執拗的生命力，在跳躍着，在吼哮着，在光閃耀眼的顯示着它不拔的氣概。

飯車那繫白圍巾的女侍走過來，輕麗的叨咕她職業上的常套語壹遍之後，把介紹傳單散撒給衣履整潔壹些旅客，想不到蕭勁濤也得到她的慧眼之垂青，將描繪着代表遼西風光的喇嘛塔的紙單接過手，他受寵若

鬍的點頭示謝，他猛然醒悟自己昨夜來，還未用過餐食呢。

他破例的掏出假鱷魚皮錢包，把僅有的幾張國幣數了數，頓時有股寒酸冷意，在後背作祟。他想，職落陽某署，爲期已逾年餘，素日對鄉友僚屬，雖屢常以酒肉交遊，彼此在表面上，總還不能不說是相關照篤，一旦他被革職，前情馬上消解。頓時變成陌路之人，譬喻今朝他離滯西下，屬多的僚友並非不知，到站送行者却寥若晨星，肯解囊救助他的窮窘者僅有兩份，且在叮嚀的宣紙信封寫着『餞別』的筆跡，於墨痕猶濃時折開壹看，多年的摯友，僅各以國幣兩圓應酬情誼而已。他把這渺小的數目和米珠薪桂的暴騰的物價壹對照，使他瞠目若許。他想：人情是這樣冷淡哪。

心裡盤算五圓五角八分錢，尚能支持到新的漂泊地，同時，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在響了。他捻死煙捲，各起錢包，正了正汚穢而不隨時的領帶，他求託對面的婦人暫且爲他瞭望他那簡單的旅具，他戴上那頂幾經風霜的舊禮帽，踱向飯車。

這是壹座豪華的沙龍，天棚上，有如飛機羽翼的金屬煽風機，有如麥穗樣結成串的燦爛的玻璃燈，交相輝映。寬廠的道是敷着紅絨氈，兩列飯棹，舖着潔麗的棹布，棹上放置壹些盆花，看那海棠艷紅呢，看那薔薇是粉色的，看那玻璃翠開着蝴蝶形的小花，那仙人球和長青樹透露着翡綠。寬大着車窓上鍍壹層朝陽的餘輝，厚總綢的窓幃，搖蕩着穗帶。紺藍的洋裝上，繫白圍巾的女侍，口紅抹得嫣紅，臉兒統是嫩白，

綠色的瞳光，皎潔的貝齒，蕭勁濤已經不能再做多餘的鑑賞了。他由於棕髮碧眼的女侍的導引，坐在靠窓的棹前。

壹壁喝着濃茶，壹壁看餐單，隔棹帶黑髮的紳士的啤酒杯，映進他的心版上，他本能的說出了想滿足食慾的酒菜，就是啤酒，鷄蛋牛肉，洋葱炒飯。

當乳峯聳起細眉彎曲的另一位女侍，把麒麟啤酒倒進玻璃杯裡時，蕭勁濤未等浮上的泡沫下沈，便舉起杯壹飲而盡，全身感到輕鬆和暢快，他連忙又倒第二杯，自酌自飲，流動着貪婪的眼睛。

等第三瓶酒已在他的內臟起了作用時，照例的，他又把他的以之爲人生的座右銘或哲學樣的短詩嘟噥吟誦了。那是：『人生幾何，對酒當歌，譬若朝露，爲日無多。』的幾句肩淺而庸俗的短詩。雖然確切是肩淺而庸俗，這幾句詩。然而，在飽嘗過人間的冷酷殘虐，苛薄，輕蔑的蕭勁濤看來。以酒和煙來麻痺他的久受創傷的神經，卽使是刹那也好，他能在夢境外得到忘形。他倒以爲是人間——也許是他自己——無上的幸福。

說是『對酒當歌』，在靡受過高度的教養的蕭勁濤，充其量，也不過哼哼幾句京劇或詩詞而已。每當失意後暴飲時，總愛唱『我好比籠中鳥……』之類的自我哀傷的句子。是的，論年齡，他不過僅僅從三十滑過了四年，在警察署或法院的犯罪者名簿上，他却有被處罰過罰金，科料，拘留，徒刑……等的記載，當被判

徒刑二年時，也許正如他所愛唱的『我好比籠中鳥……』但等得展開雙翅的時機到來時，令人失望的是，他仍然幹作出驚人的事蹟，碌碌平庸，一如往昔，所以他酒後的歌唱，祇是要酒瘋者流的酒後牢騷而已。

幾年來他的遭遇確是不佳。『壹波未平壹波又起』這句話，儼如爲他不平凡的遭逢豫備下來的形容詞樣，只有按在他身上纔算的確中肯，他視人生如兒戲，在他，簡直分辨不清楚夢里有人生，抑或是人生里有夢。酗酒獵色既是他人生的日課，貪賭涉險更是他朝夕的行徑。他的家庭是窮苦的，小學畢業後，便無力再求深造，年甫十八的少年，就得涉足變幻無極的社會，任職靠海的都市，充當摩電車的車掌，在蝟集老經世故的狡獪獰猙的僚友的宿舍寄居，所學的是賭博，嫖妓，酗酒，作弊，……爲了密售廢票，從中漁利，率被監督者舉發了而被罷免，在職的三年中，簡直是無惡不作，無罪不犯，爲了酒後罵人，被官捉拿，拘留過數日，爲了和野妓雙宿旅館，被科料過，爲了跟市井小便，有傷風化，被罰金過，諸如此的事蹟，確係不勝枚舉……失業後，困居鄉里年餘，後來求親告友，曾化掉不少交際費，纔弄到一席鄉鎭學校的小教員當了。未及數月，便因犯賭次數過頻而將飯碗打碎，他的家庭雖不是詩書門第，父親倒是前清鄉試列名京試落榜的秀才，講面子尙廉恥的民族，有這種叛逆的子嗣，當然不會引以爲光彩的，父親下斷決心，跟幾家新聞連日登載了『聲明脫離父子關係』的廣告。姑且不管這『聲明』在法律上會有多大効果，他父親總算出了這口悶氣了。人間最偉大的愛情要算是母愛罷。『虎毒不吃子』這句俚言把動物界的母

愛的偉大性說盡無餘了。蕭勁濤的母親背着別人，賣掉她一生最珍惜着的銀手鐲，把得到的代價悉數交給蕭勁濤，讓他以此爲盤費，投奔到他舅父家覓一棲身。他連夜離開故鄉北上，在潘陽城內一個窄巷找到開洋鐵舖的舅父，舅父給他的第一印像，便是舅父的音容十足的像他母親，這個人海里屢次跌倒的放浪無羈的蕩兒，此時不知受到甚麼衝動，伏在舅父的懷里，倒痛快的哭了場，患實耿耿的他的舅父，滿以爲是自己的外甥已痛改前非了，百般按撫之後，留他暫住在他家，並四下託人爲他謀事，瞧料到起初他像個馴聘山澗的猛獸疲倦透頂樣，竟自躺在狹屋的炕上終日鼾聲不熄，大睡香覺。過幾天，漸漸便涉足於有古香古色的潘陽城的鬧市和熱街了，都市是種種着罪惡的，都市像個魔鬼，在向他招手，讓他作惡。起初他爲了滿足自己的食色和嬉戲等的慾望，偷盜舅父家的碎銅爛鐵到要傾圮了的城壁下，賣給專收破爛的小販，以換來的錢，飽吃燒鷄烤鴨或飽聽潘陽名物之一的歌姬的歌喉，後來慾望越弄越大，開始竊盜隣右的舖子的貨物，因手法不靈，蠢態畢露，被送官懲罪的次數也不在少許，他舅父齊覺之後，怒髮萬丈，未加思索，便跑到分駐所告發了。嗣後他被法官判決了二年徒刑。

出獄之後，生活無着，當天就又投身他舅父家，看到他弱不禁風的衰體和凶首喪面的猥狠的姿態，他舅父抱着他的頭哭得差壹點絕了氣。之後在這兒爲他們的懼事照看二年，海坊上日久了，就結識了幾個朋友，後來某署招考職員，蕭勁濤經他朋友的推薦和一時的氣運，徼倖被取，在採用手續上，要的資本金得有

壹萬圓以上的舖保當然是他舅父魯福壽的洋貨舖保的。頭幾個月，早去晚歸，對於職務，極形熱心，儼然他是另換了一副面目，魯福壽暗中竊喜，並計議再住幾年，決定要盡到他姐姐所盡不到的心思，爲外甥蕭勁濤辦上家口。不料平凡的日子一長，作惡的心情就又要滋長，起先則在舅父家聚賭，通宵達旦，計較青白，到了翌晨，便差發櫃夥到署裡替他聲稱感冒，拿手續請假，後來連假都不用請，每天聚攏些長袍短褂的賭徒作戰竹城，累得腰酸，便到煙館抽煙或妓街逛蕩，終於在最近，辦出他舅父所料，弄出亂子來，因爲賭嫖揮金過多，在署裡侵佔了壹筆不算小的公款，被人察覺後，馬上將魯福壽拿獲到署，以保證人資格，如數貼償了五百三拾多圓之外，磕頭作揖，繩墨不受司法處分，懲戒免職了事。他舅父思前慮後，忍無可忍，終究顧不得姊弟骨親，下了逐客令，把他逐出潘陽。

酒勁兒正在他的胃囊裡發作，這次的精神上的打擊也許不算小事，志形的快感總搏戰不過對於往事的回味。如果說壹切的回憶都是屬於美麗的話蕭勁濤此刻是滑落在美麗的夢境中溫熱前塵了。十六年來，失脚跌倒的遭數過。多了他把連成串的人生的敗戰仔細琢磨，覺得像壹場厭膩人的惡夢。類似他這種行踪的創造者，在古今東西能扭轉乾坤的英雄豪傑或偉人名士的傳記裡，常得讀到，既逾中年，仍無所成的凡俗者，假使行徑頗似偉人英雄，結果更覺得他是可悲可憫的。在蕭勁濤自己，也未曾做過荒唐的偉人英雄夢他清算了朝整錢，由僅餘的壹圓五角錢裡，又取出五角，喝咖啡紅茶各壹飽後，紅着臉，步伐無秩序的

歪斜着回歸到原位，胸膛被酒饌堵塞的難受，想嘔却嘔吐不出。周邊的旅伴，看到他這種泥醉的姿勢，大家都要笑了。他倒想鎮靜的，由他那布提包裡，掏出線裝西遊記看。

黃昏，客車安靜的駛進邃西的新興都市錦州車站，他在酒後咽喉感到痒乾身軀仍然有些暈迷的情勢下，挾着提包，踉蹌的走出列車，跟魚貫的一列旅客，你擁我擠的被擠出站外。萬家燈火，燦爛的閃耀着，這生氣蓬勃的躍進的雄都，給他的初一印像，便是活鮮，明朗，雅潔而富於朝氣。他無因由的對此新邑頓生好感，胸中似乎有了甚麼怙恃，他好像是個跋涉於無止境的廣汎的沙漠，今夕纔覓到渴望日久的水塘樣，心裡有說不盡的忻喜。差壹點要說出『這纔是我壹顯身手的舞臺咧』這句話來。

『住旅館呀老客，錦州大旅社呀……協和旅館呀……遼西飯店兼旅社呀，房間寬大，招待慇懃，三截大樓……』這攬旅客的茶房們各自擎着赤書旅館『寶號』的紙燈籠，儘管將不慣於行旅的懵懂的老客團團圍住，以他們老套的生意經炫惑老客，有的客人爲了不便忍受生抓活拿的麻煩而被他們勝利的扯了去。有的迷失於多彩的蠱惑的廣告而無法應聲，致被拉客的茶房你爭我奪。只有蕭勁濤伺不糊塗，他毫未躊躇的躲開這撕掳的圈子，他明白幹這些把戲的底層，是得有金錢當後楯的，他雖在酒後，對於腰包裡的國幣的數目，却記得眞眞確確。他深知所謂花廳飯莊某某旅社者，統是有錢的闊人纔配去住，至於窮措大呢。當然是望塵莫及，不如少討麻煩爲方便。他健勁的順着廣濶而平坦的栢油路走着，天邊鑲着紫灰色的山峯，籠罩壹層

薄紗似的暮靄。高空烘照着晚霞，一抹艷紅。鍍着銀粉的燈桿上的街燈擺成行列，熾烈的相映着，未褪盡的春寒峭厲的打暗室篩落下來。他心裡有了新的期待，新的憧憬，他好像語熟於這新邑的街道，走呀走呀，栢油路盡處，是一座前代歷史的灰色的遺物——古城。他穿過曾經有過不少憂國的志士，立馬荷戈，吶喊殺敵，肉搏激鬪的城門，走向闇淡的狹街，在錯綜着方向的低簷的小巷，找到一處只盡提供涼炕義務就有收客人參角店錢權利的小店，壹進屋，便看到帳棹前店主張貼在壁上的標語：『銀錢不交櫃，失盜不賠償，』

帶銀腿眼鏡的司帳先生本着這千古不易箴訓，打把便催促蕭勁濤快把銀錢交櫃，鬧得他壹壁連說聽見啦，壹壁撓後腦殼。

豆油燈頭頭地，抖擻着綠燄。屋壁的霜花閃耀着，紙窓的破窟窿處，風灌着爛紙呼打響，炕席是以穀草和麻袋片代替着，淫涼，幾個似煤礦勞工的傢伙，已然枕着自個的胳膊，蓋着露棉花的棉襖睡了。屋裡壹片片鼾聲，夾雜壹股股燒酒大蒜的惡嗅。蕭勁濤先前剛打火車下來那時的興奮的快感早已抹滅，這兒靡有高樓，廣場，街燈，栢油路，電炬廣告，汽車……囉。他的利那的興奮牀子泡搓破碎了。先說靡吃晌飯和晚飯，肚子餓的就够瞧，這屋凍手凍脚倒是小枝節。

『管帳的你知道市公署在那兒嗎？』蕭勁濤强忍着凍餒小疾，豫算明天怎麼投奔他的多年杳無信息的兩

姨弟兄蘇廣城。心花接着又開得艷紅。

『那市公署亥不知道？咱哪天亥不去上捐？』司帳先生摘掉銀腿眼鏡，又把蕭勁濤遞貢店簿靠近油燈重讀壹遍，然後手指脚劃的說明壹番路徑。

『老客打聽市公署有何公幹？』司帳先生是養縣口讀。

『我個親戚在那兒當視學。』蕭勁濤眉眼似笑的。

『喲！是蘇視學罷？黃淨臉，矮個。挺胖。福態態的。是不？』管帳先生壹壁跟燈苗上對好那袋旱煙。

『是呼，你怎認識他？』蕭勁濤心裡的結扣無形中解開了。頓時感到溫暖。每到急難時必浮上心頭的他的『天無絕人之路。』的人生哲學又浮蕩了，他總信靠這話靈驗。

『你看，蘇視學在署裡是數一數二的紅官，有勢利，說免哪個教員，簡直不費吹灰之力，說用呢，也是易如反掌。呱呱叫。』吧嗒幾口煙，這老爺子颯爽的讚許着。

『我個叔輩姪，不是經他手用的嗎？現在當優級教員，不招他老呀，再等五年也摸不到個飯碗邊。』

『唔！』蕭勁濤肋條那塊像開了兩扇密戶樣亮快起來了，隨着，惡德者行慣的誇張詐欺的手法便滋生了。他會操縱着他的智慧，欺騙無智的愚夫。

『你知道我跟他怎個關係？』蕭勁濤以為有機可乘。探試下去，兩眼射出唯有做惡時繩放射的尖銳的賊

光。

『我正想請教你老呢。』第二人稱由『你』昇格爲『你老』當然是借了蘇視學的光囉。

『咱倆是親姑表弟兄，打穿活當褲時就在壹起滾』蕭勁濤把實際的兩姨弟兄這碼拋掉，專挑親近的血緣關係撈扯，當然這是他：『有了駱駝不說牛』的定理。

『噯喲！這可有罪咧。你老怎不早提呀。』說着，他重戴上眼鏡，打帳掉抽屜找出綠色片子盒，戰抖着血管高腫的瘦手，拿着壹張鉛字片子，朝着蕭勁濤，兩手捧這張片子，壹連鴨子點頭數回，眼睛由眼鏡圈上緣透露出。

『敝人姓高名鳳鳴，俗字岐山。在這劉家店寫帳混飯吃，蘇視學對敝家愚姪太厚待啦，我是沒齒難忘。』這位毛遂自薦的高鳳鳴倒像詩書門第，說起話來雖不能句句出口成章，總會將幾套成語用得恰當。

『令姪叫甚麼名字？』蕭勁濤討出左衣兜裡的手帳。

『草名高興家。你記住啦？可得時常在視學跟前美言幾句，提拔提拔，咱老高家纔跟着增光耀祖呢。』高鳳鳴感慨無量的說着。

『那麼不現成，我壹句話，』蕭勁濤生怕被人看出窮酸或破綻。裝做鎮靜鄭重的面孔，往手帳上抄寫壹氣。

晚飯，意外的喫了個酒足飯飽，當然是高鳳鳴當東道主咧。開完飯錢，高鳳鳴要領着勁濤漫漫梁去，蕭勁濤聲稱疲乏了。兩個人廝纏道便回來了。高鳳鳴讓他到高府住，酆勞工店寬屈。他以不便冷手抓個熱饅頭。委婉拒絕了。高鳳鳴再三道歉後回家了。

翌晨，他起得格外早，洗嗽既罷，想到就近低簷的飯館子喫點朝餐，心裡却在打算盤，國幣壹圓整，除掉店錢參角，所餘幾許？不喫飯，肚子餓，這又是個現實問題。滄海漂流幾經二十載，所得到的教誨棒喝，固屬繁多，然而將這龐雜的教誨棒喝清理一番，能由這些殘渣裡得到刻骨銘心亦難忘懷的，只是一些不算美麗典雅的現實問題而已。他知道他是在刻刻的生活着，脈搏『彭々』的跳躍着，呼吸均勻的連續着，餘外，一不小心，碰出擦皮傷，鮮血便會從傷口滾滾滴流，那是多末殷紅而鮮美呀。足徵他的生命是多末可珍惜寶貴呀。近年來，幾天不刮鬍鬚，再拂鏡一看，幾乎連他都嚇異他的鬍鬚，會茁長得這樣勇猛。壹股肉眼觀察不到的『生之巨流』溶解在他的體內，他益發看重了他別人以爲不值壹文的生命。要想使這生命的源泉，永恒的流蕩，連綿的延續的話，當然是一時一刻也離不掉金錢的培養的，有了錢，纔能得到溫飽，有了錢，纔能滿足慾望，譬喻腹空如洗的時節，說甚麼『人爲萬物之靈』也是無濟於事。他深信『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金錢萬能調者的凡語。使他走到適深信這句凡語的路程是下級社會環境的力量。在賭場，一擲千金，在飯店，一醉數十，這遭數雖然常有，他可決不是揮金如土的公子哥兒所俱有的那種

惰性和豪爽氣。他是爲謀更深一層的滿足他的『生之慾望』的念願而已。

這樣遐想着時的節，腹鳴愈形熾烈。這越發證明了他那雖低淺而確富眞實性的理論。窓外號賣香油菓子，豆漿，杏仁茶的聲調，雜鬧而頗富誘掖性的油然傳進他的耳膜，他情不可遏的踱出店門，吆喝住了挑擔子的小販，狼吞虎嚥的喝了參碗豆腐漿，覺得腹中空空如也，又盤算壹氣假鰐魚皮囊的錢數，把放置在熱氣滔滔的漿汁鍋上的木方盤上的香油菓子，飢餓的拿起幾條大嚼一番，還未到餘香盈腮的時節，他就算好了帳。

當這個僕紅鼻小販將擱置鉢碗的方盒另壹角的錢箱抽屜打開，把蕭勁濤的僅有的壹圓國幣挪進箱底，又由另個抽屜找出五角紙幣壹張，和壹角銀幣壹枚，並壹分銅幣兩枚。他仔細觀察壹番這紙幣和銀幣銅幣知道了這邊西的新邑貨幣流通的情形是極爲暢達，活潑，頻繁，緊張的，這經驗是由多年間蟄賭場和遊狹街陋巷得來的，五角的紙幣弄得如油汚的抹布，穢點散在，煙熏火燎，背面因流通過久，破裂處用報紙黏糊着，左角的還有用鉛筆寫着號碼的遺痕。若不由唯一左證的茶渦的顏色去判斷這紙幣的價值，恐怕無人得以察知。壹角銀幣磨得賊亮，發着青虛的澁光，刻着輪齒的邊緣，幾乎磨成平板。他好像看透了金融蕩動着的底流，浪花怒濺，波濤奔騰，在這飛湍激進的巨流裡，有的人瘋癲般，驟然跌倒了，在壹剎那。有的人笑逐顏開，得意的浮游在正流裡，也在壹剎那。滅頂了的人又爬起來浮動了。得意浮游的人又被另個巨

浪捲進黑漆的海底，或浮或沈，或沈或浮，蠢動在這巨流的邊沿，誰也猜不透未來的運命。蕭勁濤便是被或浮或沈的運命怒打得心灰意冷，神志沮喪的漂落者。

『你瞧見哪壹位？』市公署正門傍傳達室那個差役，滾動那對牛眼，由小窓口對遞進名片的蕭勁濤怒視着。

『勞你駕，我想求見蘇視學。』蕭勁濤心臟倒顫動起來，嘣噗的跳着，他生怕對方答個『他已不在這兒了。』

『哪有個蘇視學？』這差役尋思良久。

『他不當視學嗎？他叫蘇廣城，是我的實親。』

『啊！蘇科員哪。誰封他當視學？』異外的這差役的嘴倒爽利。蕭勁濤好像有壹瓢涼水打他天靈蓋澆下去。

『他在敎育股呀。不是視學呀，在署裡沒有？』放開頭壹個失望之後，把全幅精神傾注在耳膜。

『全署三四百號人，也不是了不起的高官，誰記得住那些？』

往黑皮接見簿塡寫壹些墨跡之後，他推門走出，亦懶另對這不遠千里而來的客人打招呼，便壹壁哼着千里送京娘的浪曲，壹壁往走廊那頭走去。

『喲，你來啦。』蘇唐城由走廊那頭漸近的走過來。不冷不熱的這樣寒喧着。據劉家店司帳的高鳳鳴說他挺胖，福態態的，其實並不是那樣，臉盤黃瘦，天靈蓋拔頂，眼窪陷着，眼角處堆積着骯髒的眼糞，好像有口煙累。豬肝色的紫唇，牙隙縫薰得黑黃，襯衣領子油污不堪。

『噯呀。偕哥們有多少年麼見啦。』蕭勁濤不見屍首不落淚，這遭可死心塌地了。心裡也有了底蘊，親密地。

幾句壹冷壹熱的俗套問答之後，蘇唐城打了兩三個哈欠，表情是無所謂，然而也透露點『旣來之，則安之』的氣概，蕭勁濤就衝着這層稀薄的氣概，把想瞟喪痛哭的心情收藏起來，顯示了壹點慰藉的氛圍。

『就這樣罷，我還有好些公事麼辦。晚上見。我的公館告訴你你也找不着，晚上我給你洗塵，妓寶樓見。』

蕭勁濤打市公署往劉家店回歸的路上直納悶：『人情太冷淡啦。人不親，土還親呢。別說偕還是兩姨弟兄，連到你家你都不讓嗎？我這店錢，飯錢……。

『回來啦蕭爺。』跨進劉家店，迎鼻而來的芳香淡遠的大煙味兒，高鳳鳴打眼鏡上緣看準是蕭勁濤之後纔搭的腔。

『唔。市公署倒好找。』蕭勁濤含混以答。

『找到蘇視學啦？』

『那亥有個找不到？』他心裡琢磨，今天這『視學』的頭銜可靡魅力了。壹串陰翳的暗影掠過心頭。

『怎樣，事情成啦罷，多咎上任？』高鳳鳴老於世相，『看客下菜碟』之雕蟲小技，當然是滾瓜爛熟。

『那忙啥？』蕭勁濤好像說別人的事情樣漠不關心的。隨着，他陶醉於襲鼻的煙香中，他尋摸壹番。單間屋內『吱々々』的抽壹陣，隨着寫意的往外噴煙，又接着是刮煙斗聲，煙籤與銅煙盤相撞聲，淫蕩的娘們咳嗽聲，搥爺們的後背聲。

『蕭爺，來壹口怎樣？』高鳳鳴眼尖嘴快，看出門道。

『甚麼？』蕭勁濤坐在帳桿前的木橙上明知故問。

『這個唄。』說着比舞個手勢，把大拇指和小拇指伸成八字形在嘴前壹幌。然後惡智的嬉笑着。

『別扯啦。僧要改邪歸正咧。僧不幹那玩藝。』

『不滾是抽兩口，有漂亮娘們陪着燒煙呢。』這幾句話是高鳳鳴把那運年不刷的臭嘴貼在蕭勁濤耳畔說的。蕭勁濤壹聽娘們燒煙，惡德的本能又在搖撼着較比清醒的理智了。但登時就想起假鰐魚錢包中的貨幣。

『高爺你請客怎的？』壹秒鐘前，他想都靡想過，壹秒鐘後，便說出口外了。蕭勁濤微感羞慚地。

『那不現成，別說幾個煙泡，摟娘們也由我開發錢。』

『多慷慨呀。』蕭勁濤心裡讚美着。

『你叫甚麼花名？』

只是幾分鐘，另壹個場面展開了，懸掛着印茶莊字號的白廠綢門簾的單間屋，木床狹隘得只能收容人類的頭部和胴部。舖着穢污不潔的炕蓆，八寶蓮花盤放在暗濕的煙盤裡，綠銹斑斑。像來人間的死神的眼瞳，壹位有着半老徐娘之媚姿的女人，無教養的在撒嬌，黑緞子棉袍，有着團花，下頦的四個鈕子散着，露着因吸煙過度異常乾啞，爲使咽喉輕鬆，撕撦得烏血成條的嗓子。紅毛線褲，氈窩子。兩手瘦得如鷄爪，青筋突起，燙髮，團臉，雀斑，色迷豆，烏痣倒不少，低級氣味的鉛粉，把滿臉皺紋都抹平了。迷縫着色眼在挑煙。

『麗娟，請你多照顧。』說着給左腿搭在右腿上。

『蕭爺，你可別看錯了她，麗娟這幾年上了點歲數，加上常鬧病，姿色減啦幾分，頭幾年可打過香么，壓倒邊西。鄭麗娟嗎，大名鼎鼎，如雷貫耳呀。直到山海關廠有第二個麗驞娘們，那纔俏皮啦，細腰亥靡有壹把粗，這對色迷眼纔够人抗的咧，讓她壹掃呀，眞魂都得交給她帶走，不怎入關的何族長要說她當五姨太太。』

『別改我咧，經理，讓我活幾天不成怎的？』所請麗娟者連忙反駁。說着給摸着她的黑緞子棉袍包裹着的弧形的屁骨的高鳳鳴的手往下推着，又張牙舞爪轉身去捂高鳳鳴的嘴。壹不留神，黏在鉸上的吱啦啦的煙膏。被燈燄燒焦，還蔓延上火苗，她忙回頭以瘦手撿死。

『麗娟，這可不是逗笑話，這位是蕭爺，新從瀋陽下來的，就到市公署做事，蘇視學的親戚。哼。給他侍候好，上足癮勁。準賞虧吃。』高鳳鳴又鄭重其事的。

『你先拔這個尖呀？』麗娟給燒好的煙裹進煙斗裡，用錢子統個眼之後，遞給躺在對面的蕭勁溥。

『我哪能亥抽它？我——』在這壹瞬間，蕭勁溥意志踏踏良久。他由心靈深處發出譴責他自己的苦聲。他被壹種不可解的力量打動着，他心花激蕩，神魂迷離了。他想：世間唯有不能自拔的人是最可悲可憫的。接着又思索着幾經跌落顛覆的主因，除掉意志薄弱，不肯頓悟前非外，尚有甚麼呢？此番，好像中箭的野獸，踽踽地，怏怏然，走到滿目生疏的遼西，是否爲了立誓改悔，不再滑倒，藉此謀圖苟延餘生而來的呢？如果從新生活開步的第一課，便重跌老轍，無惡不做，則相繼而來的，可怨懼不異於水火猛獸的，當然是凍餒之憂囉。這樣清晰的觀念着，對於展開在他眼前的醜態畢露的把戲，使他歇斯迭里湧起了憎恨與厭惡之心。

『蕭爺，麗娟給你燒的煙你亥謙辭，那多末捲面子？』

高鳳鳴一當眞二當假的這樣拿話激。愛倚面子的民族，往往藉詞面子云云，自甘作惡或慫恿他人作惡。自己以之爲家常便飯，不知罪過有形無形的積累了多少。

『眞的蕭爺，頭壹回的面子怎的也得看哪。別說這是口煙，抽下去多舒服，就是一丸毒藥，朋友的面子，也得喫呀。』蕭勁濤看，麗娟完全是助桀爲虐的在招攬蠱惑的魔手。

『好罷。我抽就是咧。』蕭勁濤在五秒鐘內，心理變化三番，即是由剛毅堅決的階段轉爲躊躇茫然，由此又一躍跌進頹廢惰落的萬惡的巢窩裡。

『這纔够朋友呢。』當蕭勁濤由茫然良久，接着神志萎靡之後，終於接過煙槍，餓虎撲食般壹股氣將那個泡抽進肚裡，氣喪的噴出那口鬱氣摻半的煙絲後，麗娟幸災樂禍的用嬌啞的尖聲讚美，高鳳鳴看到這差一點僵了的局勢又回復了常軌，這纔迷着淫慾橫溢的老眼，摟緊麗娟的柳腰。

『麗娟，今晚別留別人，我給你保媒，借蕭爺昨晚冷冷淸淸過壹夜，今晚得你陪他睡啦。』

『就怕蕭爺煩惡俗醜……』麗娟佯做害羞地。

『……』蕭勁濤甚麼也靡說。

子夜，劉家店，大炕那屋店客都在鼾聲四起，掛在頂樑柱上的豆油燈，搖蕩着螢光。高鳳鳴回去後的帳棹前的磚爐的煤火已熄滅了，棹上的蠟炬跳躂着火燄，賣燒鷄帶抽籤的老羅倒坐在幔棹前打盹。單間屋第

二號，蕭勁濤在摟着赤裸裸的麗娟睡。麗娟整天整夜操着皮肉生涯，已經疲倦得像隻母豬，青虛臉被蠟頭照的眞慘，那臉在晚上看，簡直蒙上紙都哭得過。薄被，被頭泥垢有錢厚，黑亮。蕭勁濤躺在麗娟蜷曲着的柔體側，灰敗的在猛吸華道煙，兩眼瞅紙棚上的蛛網和灰絲。

『再呆兩天事不妥……』蕭勁濤興盡悲來，心裡直在估計。『可要丟醜非淺了……』接着往下遐想。

宴賓樓樓上，蘇廣城爲他洗塵的盛筵已經化爲過往的陳跡了。『天下靡有經年不散的酒席。』這句平凡而富於眞理的俚言，寄與他以無限的實感。那宴會末尾蘇廣城的支離敷衍的狡獪的贈言。使他神魂不寧，心境空茫。其實，在發言那方面則豪不費勁，輕快含混，說完了事：

『你要知道，摸索個飯碗，吃穿不缺，做事順心，比甚麼都難哪。先說謀事得時氣好，遇機會，再加上有貴人提拔，三者缺一不行。你乍到本街，打把就想找到事做，那哪成？冷手亥能抓個熱饅頭咧？總得沈住氣，望長就遠的等時來運轉……』

費盡神思，千里迢遙，風塵撲撲的找到蘇廣城，自以爲這回投奔到親戚的府第，能把他由苦難的幽靈世界搭救出來了。其實結果實得其反。時氣好，遇機會，貴人提拔，這謀職的『三原則』不像風涼話那樣容易俱備呀。那樣難道自己要虛此壹行嗎？時來何年？運轉何月？何年何月纔能時來運轉？這期間，如蕩蕩幽魂的失業的煩惱，眞也把他折磨得無可復加了。精神上的悽楚既使身做末節，喫飯住店的現實問題當怎

樣解決？這當頭棒喝的尖酸苛辣的難關，逼迫得使他落落寡歡，憂悒不已。人在心志頹萎神魂空茫的境域中，往往視死如歸，視犯罪爲兒戲。蕭勁濤思前想後，總有股如履薄冰之感，當然『生活』就即是最可怨惧的深淵囉。

他把視線由天棚移挪到東牆，麗娟的團花黑緞子棉袍，發揮着苗條的流線型掛在那兒，只這壹個平凡的發覺，蕭勁濤的惡智和背德的貪慾便油然而生了。他豪靡蹴躡，赤身站起，敏捷的從這棉袍的布兜掏出憶想中的錢囊，這是壹個小巧玲瓏的橢圓形的高級鹿皮錢囊，外則套以法蘭西刺繡線繡得花彩秀麗的布套。他打開這錢囊，輕聲倒出來在囊裡的物件，五圓國幣兩枚，油汚如抹布，壹圓者三張，仍然是縐紋壹簇，缺碎不堪。隨這國幣掉出來的是好幾張當票，半打多保險套和包煙膏的碎紙之類。

人之初，有的先哲力說是『性本善』有的大儒相對的辯駁曰『性本惡。』其實這種論爭都有些走極端之嫌。人性應當喻曰『白紙』的，在這純眞無垢的白紙上拿紅筆塗個圈，這白紙便被紅色染上汚跡，以黑筆劃個點，這白紙同樣的被黑色沾上穢痕，若求恒的既不塗紅，又不點黑，則這白紙，要永恒的愈白愈淨，壹塵不染的。

『麗娟比我亥可憐哪。』蕭勁濤隱蔽着理性之門。貪婪無饜的盜出麗娟錢囊裡那兩張五圓國幣後，將忐忑的心房用手捫住，恐怕心血的激動聲噪醒了麗娟。他把剛纔這番卑鄙的劣舉，清澈的加以冷靜的思索了，

如果要因他的先前的竊盜行爲判定他謂『性本惡』的先天人性呢，則竊盜行爲成立後的『麗娟比我亥可憐哪。』的良心的轉念，我們的大儒又當對我們以甚麼樣的巧舌辨解？

麗娟委實比蕭勁濤更可憐，更可悲，五歲喪母，七歲喪父，這孤苦零丁的蕩兒的運命，很簡單的在這時鑄成了。爲了不肯鄭家的男系子孫中斷，七歲喪父那年她便在她白紙般潔麗的腦版上雕刻了個不可混滅的烙印。那便是爲和世人鬪爭自己怎樣含辛茹苦。也要用自己孱弱的微力把比自己小兩歲，母親爲養他，產期患病不久作故的弟弟鄭大海扶養成人的，父母雙亡後，她們姊弟二人，被寄枝的傍系家族接去養育，麗娟的父母除了給她留下弟弟和壹些不值壹文錢碎銅爛鐵之外，還有甚麼呢？年甫七齡的女兒的作業日課是掃除，擦地，刷痰筒，洗濯衣裳，到十歲作業內容隨着寄寓多了例如裝煙，倒茶，炊爨，餵豬，十二歲時，學着給她的遠枝伯父鄭海泉燒煙，打鮮貨的皮，熬煙膏，疊褥捂被。附帶條件是讓這暴虐的伯父供他弟弟入鎭中小學。鄭大海小學畢業，麗娟整是花壹般十八歲的妙齡，伯父爲了節省兩口豬的豬食，把受盡生活的鐵鞭的麗娟以八百圓的彩禮作酬，嫁給了在她故鄉鎭中開理髮館的湖北人。同時把鄭大海送交壹家茶麻酒店學徒，徒此。骨肉的姊弟便分離了。不幸的運命也隨着迎頭而來了，開理髮館的湖北人是久練疆場的風流人物，擦雪花膏，擠粉刺，燙髮有十八道灣的髮上抹油，刮臉，對鏡表演媚笑的技術，每露出那排故意爲『玩漂』而鑲的金牙——這是這個傢伙的生活散記，好喫，好喝，好嫖，好賭，好交朋友，好唱京劇，

好穿娘們似的瘦旗袍，好給女主顧提腰——這是這個傢伙的嗜好的分類。麗娟供與他以絕世的姿色和水仙花似的貞操。結果怎樣呢？結婚不久，夫婦還算情投意合，翌年這湖北人便畢露出常態，怙恃幾許積蓄，貪酒獵色，不知止境。麗娟怎樣勸過，他也不聽；倒反日以繼夜，慌於職業，並跟娼妓雙宿雙飛，終於傳染上了性病，當然麗娟也不得幸免的。

壹朵鮮花，經過些暴雨狂風，便要繽紛落英的。

麗娟處此奇恥大辱私鐵拳蹂躪之下，豪無生氣。所以不肯自戕者，爲顧念弟弟鄭大海尚靡成人而已，她想起自己秋霜般悽冷的身世，只有對她逝去的雙親的遺容彈淚。是的，女人處到進退維谷的逆境，除掉暗自抹淚之外，還有甚麼能耐呢？其後不久，這無情的湖北人，因爲揮霍過甚，債臺高壘，便在壹個深秋的無月的闇夜遁自潛逃了。從此這湖北人的消息杳若黃鶴，十九歲的弱女，司運之神就給她貶謫爲棄婦了。邇來迫於生活，曾當過康生院的護士，朱門潤第的炊婦，印書館的手民，酒樓的女招待，由此於數年前，又跌落爲私煙館的籤子手，窯族舍的野妓……風霜催殘着她，雨露折磨着她，飽嘗世人的鐵鞭，受盡生活的枷鎖……

然而使麗娟對於『生』絲毫靡感倒憊倦，倒反興緻勃勃的受甚麼千辛萬苦，亦要毅然決然保持呼吸的心思是甚麼呢？那便是她清晰的七歲時的腦版上雕刻的烙印。

鄭大海緣於先天的血液不足和後天的營養欠佳，體軀異常羸弱，偶而在商家做點推車搬物的重活或因氣候變化，患到頭痛腦熱，便先於他人卒倒，呻吟床褥的，十八那年冬患了傷痨，咳嗽，吐白沫，其後怎樣調治，亦無效驗，倒反加重，原於此就將茶麻酒店的差事辭掉，麗娟情願擔負調養的錢款百般治療，爾後每屆春夏，病勢必能減退些，秋冬壹來，又得病倒床間，十年來病榻的生活，殘害得這年輕人神志衰敗，心身俱疲，若靡有骨肉的姊姊十年如壹日的扶養在側，鄭家男系子孫，恐怕早就斷絕無餘了。

『現在，我的弟弟亥仍活在人間，隔我們並不遠，喇嘛塔後身壹排平房中，我租用了間半，白天我在家給我弟弟煎湯熬藥，到晚上，就出來跟野漢子宿，怎辦？不是爲的生活嗎？不是的鄭家的子孫後裔嗎？』最後這幾句凡俗平庸的語句，給於蕭勁濤以不小的感動，這蕭條冷落的姊弟相依爲命的生活相。不是眞的比健壯結實的蕭勁濤更可憐更可悲嗎？

他無端的杞憂起這個沈淪茫茫塵寰的無恃的女人了。其實世間又有誰肯同情於他自己的浮沈無定的身世呢？他翻來覆去，總是不能入寐。恬淡的初春之靜夜，在他的殘斷的思潮澎湃中過去了。他兀自瞪着兩隻乾澁的眼睛，迷朦的瞅着東窓接近魚白色的晨曦。

這兩張國幣是你的，物各有主，現在讓它完璧歸趙。請你萬勿憤恨我，我實出於無耐，纔做此卑舉，這不同無心的奚落，請原諒，倘此息尚存，他日必圖報。勁濤。』

在晨光裡，蕭勁濤從枕頭底，找出那昨夜竊盜的兩枚國幣，用鉛筆昏糊的在兩張的空白處，接續這樣寫着。等麗娟睡醒，惶楚穿好衣服要往外走時，蕭勁濤把這兩張國幣塞進麗娟的棉袍的布兜裡，麗娟回首查笑，推門而出。

錦州的春天是有着濃厚的詩意的，覆蓋着大地的堅冰融解了。接着打渤海飄過來柔暖的南風，這南風好像是別經年的戀人的消息傳到，給與人們以興奮和陶醉，未幾，蒙古的黃砂遮天蓋地的捲來，漫騰騰不見天日，迷朦朦不辨晨昏，公園的鞦韆架和滑臺上，脫掉毛衣的孩子聚攏着寫意的玩耍，新闢的柏油路上，遊春的仕女，另換出輕爽的時裝用健美的顫腿駝駝的走着。住宅區那平屋黑漆大門的門楣上的春聯謝褪了顏色。謝褪了顏色之後春天纔能來臨呢。是的春天來臨了，群雁翔破怒浪掀天，碧波無際的渤海，安然的又投奔到牠的無恙的故鄉了。那銅銹色的古城畔的向陽處，翠綠的柔草搖蕩着身子，浴在多情的陽光中。街路樹膨大了蘭蛹似的苦蕾。月夜，這枝莖清麗的舖在地上。好像結實纍纍。再住幾旬，杏花盛開時。北鎮義縣等名勝古蹟繁多的地方，就會富於魅力的療養居於煙塵中的錦州市民，誘引去遊廷殿堂樓閣古色古香的山間廟宇之會了。

蕭勁濤隨着逐西春光的來臨，克服了諸般艱苦與懊惱，終於摸索到了一席職位，在這新興氣氛鼎盛的新都。悠長的幽魂生涯中，蘇廣城被逼無耐，極盡鑽營運動之功，好容易纔把遠來的窮客按置就緒了。蕭勁

壽被鐵路局旅客課採用爲傭員。上班已有數日。

壹根草芥，久嘗失業無職窮酸飢渴之苦，壹旦被錄，可說是富麗堂皇的出入於鐵筋洋樓，坐在有電話，電燈，煖氣等近代文明之粹的廣潤而雅典的辦公室的絲絨轆椅上，除了將主任吩咐的訂綴旅行週報或收發文件的公事辦理完善之外，看坐橫棹愛穿絲洋服繫濃紅領帶的主任離位，可以藉機和隣座或對面的同僚隨便談談，戲迷傳講昨晚的壓軸戲唱得如何糟糕，某票女對某伶人叫倒好，財迷愛談的是這月的裕民彩票頭至三彩號碼爲多少，大興有獎儲蓄特獎四萬圓被市內某某得到手，影迷則讚頌上海出品的古裝片如何富於古典美，以及紅得發紫的影人的軼事艷聞，色迷則大講某書館某班某堂新由京津壹帶特聘揚貴妃臨凡也似的漂亮姑娘幾名，衣服如何時興，接客怎樣慇懃，諸如此類，無所不談。及至主任由外屋回位，不防再裝正經，低頭找點活作，實在無活，就看看『細珍日語會話』，再不就是喝茶，喫煙，看報消遣，捱中午，下班鈴壹響，連多呆壹分鐘都怕吃虧。爭先恐後到白日電燈還亮着的點綴得明朗而藝術的食堂。是的，吃呀吃的，世間好像除掉吃之外，再麼甚麼事似的，他們偶而談起人爲甚麼活着，大部分都讚同『爲吃飯』這道理。否認這道理的固然也有，然而他們口口聲聲悲嘆『人活着眞麼意思。』他們可不去乾脆點自殺去。不自殺，必有原因在，是有所貪婪罷，所貪圖的，除掉吃喝以飽口腹外，還有甚麼呢？所以他們拿着吃可爲重了呢。食堂的飯食既可口，價錢又低廉，就是家有佳饌，他們也不甘棄權回家的。下午也跟上午壹樣屬

兒哪怕消磨時間，下班不防再到食堂，用完晚餐再家去。

蕭勁濤連他自己都靡料到，潦倒半生的後步運，還會好起來。雖然前天主任交給他的辭令用打字機打着『蕭勁濤茲採用爲本局傭員。派在旅客課勤務。日給國幣壹圓壹角整。』踩船找船比較容易的。而且這樣比無業遊民强多咧。，壹日三餐，有福祉課發給的飯票爲證，就可飽腹，比這『吃』更重大的問題，以在蕭勁濤的環境來說。可說是靡有。

『靡有嗎？』蕭勁濤自己懷疑了。自從結識了麗娟，無端地，心神消耗了不知多少。他對麗娟的同情，眷念，景仰，欽佩的觀念，是超越了人間性的壹種清澈的理性作用。決不是麗娟那半老徐娘的色相蠱惑住了他的感情。這完全是純白的心地。試想：爲了扶養脉絡相通的骨肉至親長大成人，繼承後嗣，自己情願出賣了無異生命的貞操，也要勇猛果敢的跟惡劣的環境爭鬪，這種清高雄偉的鬪魂，犧牲了肉身，謀圖靈魂的安堵的無我精神，不是最可保貴，最當尊崇的嗎？搭救壹個人，比讀破萬卷書，誦盡佛經聖典有價值多了。

蕭勁濤自從與麗娟，做壹次非丈夫的卑鄙之後，麗娟對他，並靡加任何責備，倒反因此，友誼篤厚了。彼此氣息，好像相通了般。這是壹種神秘的有緣的結合罷。劉家店的高鳳鳴看破蕭勁濤的窮酸的氣勢後，初則指桑罵槐，攆他搬走，以後便毫不客氣，明下逐客令。不像乍到劉家店那樣體貼入微，無可無不可

了。這類人是不懂友誼交情的。在這類人的社會裡，根本靡有『友情』的存在。他們只顧利我。他年有利於我，現在怎樣低首下心，奉承服侍，吃虧受累都可以。他年於我無益，現在對我傷財，那就恨不能一脚踢出。被高鳳鳴這老滑刁猴的奸商磨難得蕭勁濤越發氣餒了，爲幾個店錢，立逼還清，倘逾期不還，他又要到警察署，又要到分駐所的，死逼蕭勁濤把布提包那雙直貢呢鞋賣了纔還完店錢。隨後就是驅逐出店。到哪兒去呢？絕峭的春寒未退，冰天雪地的陌生的邊城。他深深體得到絕大的教訓。抹着淚，收拾起僅有的屬於自己的物件，投奔到蘇賁城那兒。蘇賁城看到他墮落到這步田地，心地暗澹然將他按置在近臨鐵道的私立學校。吃宿和那學校的校役一起，食費由蕭濤勁負擔，所謂負擔，在他靡找到職席之前，並靡嚴格的規定，反過來想：正因爲食債漸次高壘，蘇賁城怕這筆債務攤到他名下出，所以纔對他此番的就職，加强了運動熱。

上班僅數日，難題便出來了，午前他在辦公室遐想，對面的老喬將市內電話交給他，讓他接，並說是女人的動靜。

『誰呢？』他靡琢磨出是麗娟。他忐忑的忐過去。

想着對方的出身，職業，又想到這華麗雅緻的神聖的公廳，他有些暗羞，這不配合的場面與情緒呀。但不久，這意識就煙消雲散了。他沈靜的放好耳機。

麗娟說他弟弟鄭大海的癆病近日偏重濃痰帶血絲，急喘過甚恐有個好歹，他想跟他借百兒八十的。好豫備莫測。

『纔幹了這幾天，用錢主任不能答應呀。這不是舖子，可以豫支。』壹璧往公文眉頭蓋劃開戳，壹璧尋思。

午間在食堂午餐，他把這絞心的難題告訴老喬了，老喬思索良久，耗無熱誠的答腔：

『實在令尊用錢特急，就得請個會罷。』

整壹下午，他靡幹活，跟這個交頭，和那個接耳，嚼嚅這請會的唯一辦法。結果，大抵已經成就，他雖然到局子纔壹星期，因爲是所謂『老做事的。』同課的十七八號人都認識咧。

往常下班在到食堂把人生的要務解決之後，再回歸到那陰暗而富於貓屎味的私立學校的宿舍去，跟那拔頂校役下棋玩、今天蕭勁濤却壹直走近城裡，找到已拿電話連絡好，讓豫備一棹燕翅席的新發園。

看到帳棹前黑板上寫着『鐵路局蕭先生定燕翅席壹棹晚五時用』他的心激動着。好像他已是位錦州的名士或顯宦。

樓上四號，席豫備好了。蕭勁濤進屋就抓把圓棹上的瓜子兒咳着，看這情形，誰敢相信他是日給壹圓壹角的『傭員』呢。突然想起蘇廣城，今天非得到席不可，靡他、誰給做保，靡保人，誰捧自己呢？他就囑

附繫白圍巾的跑證的打電話，接着同僚就來了壹些，都挺放肆的坐在沙發上講壹些瑣務，主要的非難管配給的弄的不圓滑。其次因爲素日都有酒罐子酒缸之類的綽號，當然語鋒要轉到『酒』身上。

『酒是喫喝的意思咧，頭幾年，是酒裡頭有點水，現在怎樣，哼，反過來啦，水裡頭有點酒，喝多少也不會醉的。』旅客課的張國棟多嘴多舌的說着。壹壁猛抽前門煙。

『唔！據我說呀，堵口氣在理不喝纔是好漢。』福祉課管職員義務儲金和共濟金的劉金聲頗不以爲然的。

『都像老劉那樣想，人生還有甚麼意思？』在班上坐在蕭勁濤斜對面的趙蘊哲好像對於人生甚富研究樣說。

『自古至今，是一個道理，英雄嗜美酒，才子愛佳人。飲酒喝，英雄也怕要無用武之地。』好像只有自己的言論千眞萬確般，年富力强的何陶然說完後，摸々尖下巴頦。

『反正怎也是壹輩子，喫點喝點就算享了福，積金千萬，死了你也拿不去，還不等於白扯？』蕭勁濤住宿的私立小學校的唐校長。那侏儒的碩士，不緊不慢的以警惕的口吻。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至上主義，秦實比甚麼『形而上』的玄虛的哲學强得多，試問埋頭於研究室的哲學博士們何嘗得到學理惠賜到他的肉身，而把一日三餐節食壹頓了？。』最後發言的是宋英韜。他是

蘇廣城領着市公署教育股的韓家駿步上樓的同時，蕭勁濤聲張起『拿酒』或『冷葷快上。』忙亂壹番。淡紫的窓幃將黃昏的街景擋在窓外，隨着六十瓦特的電燈，照澈這安靜的華屋。一陣拌讓，你謙我恭的九位佳賓，各自順次坐好，舖潔白的棉布的圓桌上，杯匙碟箸稠密的排列着，當間，楕圓形的做江西磁的六個冷葷盤閃輝在燈光下。蕭勁濤悉諳而老練的給各位倒上濃香撲鼻的史國公酒，然後自己屈就在放置『青醬』與『高醋』壺的下席坐下。不，還靡等庶股輩板椅，就又站起，杯也擎起來。

『來罷。敝人小弟有罪，敢請各位貴客賞臉乾一杯。』

『呀！不客氣不客氣，僭今天可要喝個痛快。』有以『老大哥』自居風的何陶然替會友聲答着，大家就眞的乾了壹杯。

『各位同寅太賞臉啦。肯救敝小弟的燃眉之急，這不但是敝小弟終生難忘，家嚴也必喜出望外的感激。將來還求諸位幫忙。』酌滿第二杯之後，蕭勁濤拿這幾句權當了開宴辭。然而他心裡却在感着忐忑，會錢還靡見一文呢。

蘇廣城掐着拳頭瞪着那對死魚眼，接着他的話尾巴：

『今天僭弟兄在電話裡頭業已接洽過啦，敝視勁濤，突然家裡來信，說老太爺鬧病少筆錢化。壹時措手

不及，議我當保證人，舉他當會頭，請三百圓的會。在座的都算會友，這月每人拔出二十圓錢，成全他壹下，先前已經得到各位的同意啦。這習氣可俗壹點，今天算是勁濤請客，大家樂喝壹場。』一邊謙恭說『俗壹點』。一邊不能也不肯『脫俗』的是蘇廣城這類人物。正因爲社會上依然存在這種人，社會的面孔纔不能如文字所寫的這樣煥然壹新，而永恒是舊的遲遲不退，新的却也緩緩不現，象形着滯澁膠着的狀態。

『如果大家不敢信任勁濤，蘇廣城甘願爲他作保，日後倘有不測，我蘇廣城決負全責。』他看到席上的佳賓木然無表情的容顏，他機警的追述了壹句。

『這個倒噤啥，小意思，救全壹個人，比上八爐香都要緊，若相信不着誰，僭今晚就不能來。』張國棟巧於辭令。首肯的解說着。

『蕭爺到局裡日子雖淺，『見其面知其心』。多僭都是謙恭和藹，善顏悅色的樣子，人品太好啦。區區百兒八十的，誰還把它看在眼裡？』圍在方桌，做竹城戰時絲毫不讓的老喬，換到現在這場面，也會說出磊落大方，不較輸銖的堂皇話。

『那倒不假。請會不在錢多錢少，在於俠義。』

『對啦。俠義。見危而逃，遇難袖手，那算甚麼朋友？』劉金聲先提『俠義』是因爲他是『在家理』的教徒。何陶然隨聲附和這『俠義』不外乎是他的崇拜英雄主義的心情表露。

唐校長和教育股的韓家駿當初只以爲來此喫喝壹頓完事，聽到這纔明白這悶胡蘆裝的甚麼藥了。

看到大家滿場表示贊同，蕭勁濤心版上的鉛餅纔拂掉。

東道主的蕭勁濤，生怕應酬不周被誰挑了眼。拿起筷子讓客請吃燕翅大件，十雙筷子齊奔這名貴的珍肴聚來，好像二十根利箭射中壹隻鵪鶉。

宋英韜咀嚼着送進口裡的燕翅，生怕壹下子流進咽喉，上顎對下顎磨着磨着，倒底它化爲液體流掉了。這時髣髴他已忘掉這美味，琢磨起來，又饞涎欲滴了。他忙用洋銀羹匙，舀着先前盛燕翅的湯汁。壹匙壹匙的喝着喝着。

『請會這碼事眞是個義舉，這不像賭博，挺好的友情，爲幾文銅錢，傷損義氣。多不値適？人壹輩子，生老病死，不幸的事多着哪。誰管保自己壹帆風順，不讓錢彆着？』趙蘊哲等自己人家喫完第二個鮑魚湯大件，嘴倒出工夫，纔發言論啦。說完又怕嘴閑着，猛喝口酒。

人，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靡朋友幫忙，遇到緊關節要時，眞能彆個好歹。』

『那可不，喝呀，對杯來老韓。』蘇廣城並靡感動於老喬的哲理。他看到坐在他對面的韓家駿發呆，他讓着。

『喝呀。『大家壹齊又乾壹杯。

『喫呀。』大家壹同舉箸。夾剛上來的八寶飯。

『僧化拳罷。』蕭勁濤總想企圖這筵席再熱鬧一些。

於是：這壹群味覺與胃囊的奴隸者就化拳奪五魁，數七，行接尾令，花樣翻新，興緻橫溢。

蒂散了。這只是瞬間之瞬間的盛會而已。現在，這些味覺與胃囊的奴隸者，歪三倒四的接踵離散了。有的面紅耳赤，有的酩酊大醉，弄的杯盤狼藉，煙蒂，瓜子兒皮滿地。蕭勁濤總廳虛設此席，除掉唐校長答應明天送到他的班上，韓家駿聲稱廢帶，裝醉溜邊外共餘七個人的拾四張拾圓國幣，倒安靜的揣在他的褲兜裡。

溫馨疏淡的春之夜，遼西固有的恬靜永續着。擡頭看，細月如鈎，嫖媚的放射螢晶的潔光，銀河壹道，儼如流蕩着乳汁。河畔幾顆鑽石般的星兒，光耀輝煌。

蕭勁濤揣着微醉後雄渾豪爽的心情，打着口哨，走在濃透了的深夜之陋卷，脚步有些凌亂。

『開門！』他佇立在壹排白石灰牆的平屋的房門前喊。

矗立星空的喇嘛塔的黑影矗立在星空，詩意的。

『您等等啊。』顯然罷娟等他等得焦急了，雖在深夜，猶未就寢，意識清暢的花火柴，點燈，走出外屋，

『您怎纔來呢，可把我望藍眼了。』嬌聲裡蘊藏着哀怨。

『宴完會，老喬他們偏要截我竹槓子，非讓我領着逛娘們不解。人壹喝點酒，原形就出現了。老喬這傢伙纔有股色勁兒咧……』說着已走進屋裡，懊惱於剛纔化掉的不算少的鈔票。就着藍燄，他『猒着鄭大海的貧血的臉色，從陷的眼睛裡，蕩漾着山澗之枯水棲的微光，這微光在做着萬分絕望中，還要憧憬壹個明輝皎潔的將來，壹個溫飽團圞的幸福的夢。啊！這微光不正在吶喊着『我貧生呀，我怕死呀』嗎？

『蕭爺您看我弟弟瘦得還有人像啦嗎？』罷娟遞給蕭勁濤壹棵曾經植在自己嘴裡的煙捲後，拿過放在破衣箱上的油燈，讓燈光可憐的鍍在鄭大海瘦弱而顴骨凸起的臉上，然後她把燈交給蕭勁濤擎着，她撥開鄭大海那床潮濕污穢的髒棉桃的破被，這個無異木乃伊的枯體，驟隱驟的顯現在蕭勁濤的眼簾裡，咽喉如壹把爛線裹在包袱裡，青筋腫起，滿身鱗斑樣穢污的胴部，儼如骷髏，胸骨和肋骨根根組插着，胳膊細得像兩根腌稍，全身是靡有壹絲肉的，僅有稀薄的皮膚是白骨的外衣胸膛，微微看出壹些呼吸的波動，時高時低。有時被濃痰堵住，就手忙脚亂的焦燥。咳嗽時把身子幾乎彎在壹起，枕側那罐頭盒裡，帶血絲的濃痰裝滿，壹股腥臭和腐物霉爛時的氣嗅衝鼻。鄭大海將所有的病牀的苦痛，只拿兩眼表露。

『甚麼叫『人爲萬物之靈』呢？蕭勁濤看到人類到垂危時這種醜像　病篤時這等悽慘的晚景，對於素以

『萬物之靈』自矜的人類的靈感懷疑了。人間並不像想像那樣神秘而不可思議，美麗而超越了凡俗平庸呀。靈驗是甚麼呢？靈驗何時能和人類的肉體混然壹體。表現在肉眼中呢？他所看到的人生只有醜陋，腥臢，疾病，垂死……設若鄭大海這樣赤裸裸死掉時，則殘留在蕭勁濤的腦膜上的：除掉那無異其他動物，以骨組成醜卑的體軀和貪生的眼瞳外，是甚麼也烏有的。若說鄭大海也有人所共有的『靈魂』在他的肉身之外，那簡直等於誰和他開玩笑，使他無從答辯。

『麻請醫生加緊治呀。』蕭勁濤感傷然詢問着。

『漢藥喫多少付也麻見效，西醫也請了，醫生說是甚麼三期肺結核，打針罷，麻錢。他的血脉跳的特弱，血管還硬，針判不破，喫西藥罷，藥價又貴，入院，那更是異想天開。實逼無奈，令天纔求您幫助……』

鄭大海劇烈的咳嗽壹氣，隨着，殷紅的血餅吐到鐵盒。

『這幾個錢，先接濟壹步。快拿它找醫生打救命針，我看性命難保——再敷衍的話。這是請會請的錢。』蕭勁濤打褲兜掏出那壹打國幣，數了八張十圓的交給麗娟。心算着，自己請一回會，當天就僅剩了十圓。三十圓酒席，二十圓逛娘們費，錢太不儘化了。自己到領薪，還有悠長的時日。

『這該怎樣嗚謝您這個救命恩人哪。』麗娟感激得流出淚來，燈篠下，淚光閃耀着，她也不去擦，一任

感激之淚橫流。

『明天就趕快請醫生治罷。種這病不是玩的。蕭勁濤關懷頗切的囑教叫麗娟。心在恐惶鄭家男系子孫的中絕，如果中絕了，則麗娟的生活下去的燈也要同時隕滅。

翌日蕭勁濤照常登廳，麗娟在午後三時來電話，說是鄭大海經他慨助的義舉，感動得昨夜安靜的熟睡壹夜。他還說他就是死掉，也會含笑瞑目了。這天清晨，她就爲他將滿赤病院曾得到醫界最高榮譽的『博士』獎牌的遙西名醫請去診治，經過尤極良好。對於前者的消息，使他多思慮的心境又茫然莫釋了。

『鄭大海那個傻瓜的也有靈魂嗎？幾許錢鈔，果然會使瀕死的重病者感動得安靜的熟睡竟夜？』他接到電話當時，只以爲是麗娟捏造的巧語。後來耽思之餘，深信麗娟對自己，決不會謊言相待。但和前日的對於鄭大海的醜卑的陋體的印象感壹對照，又開始懷疑這『熟睡壹夜』的報道的眞實性來。

『不，這不是對於我的甚麼『義舉』感動得那樣竟夜熟睡呀。這是金錢的魅力使然的。倘無金錢，再有多大了不起的義舉，恐怕也不會使他這樣感動的。』他苦惱於解答這個使他茫然的報道，他深加思索，仍無所得。

『金錢有起死回生的魅力的。啊！那不滿三十歲的青年，雖嘗盡人間的酸辛和苦辣，並應享受到人間的

安樂和幸福。正困如此，他仍在徜徉於人生的大道，企圖最小限度的安樂與幸福，報酬他三十年來受盡酸辛苦辣的創傷。他那貪生的眼瞳，不是正在說明着他心深處的獨語嗎？是的。他爲了滿足人類共有的想執拗的活下去的本能。他纔怕死呢』若有所得的樣子，蕭勁濤心情安適壹些，他會釋了這隱瞞着的生之秘密。他情急的期待下班的鈴聲，他想下班後，立即坐馬車到電眉的家熙看鄭大海這是身病而又是心病的『秘病。』

車夫揚鞭策馬。壹輛輕巧的馬車，滑駛在瀝青的柏油路上，迫近黃昏的陽春的晚風，流蕩在杏花怒放的濃香的氣壓裡。撲鼻的清冽的芬芳味，使放浪在新興都市的蕩子戀春起南國海濱的紅櫻。蕭勁濤不是詩人，這時却也被激昂起紫色的鄉愁。他想：故園離邑外那五株梨樹，現在正是萬樹皆花，白蝴蝶翻翻，雨後落英繽紛的情節，猶爲誘人思歸。但這些不關痛癢的詩人墨客的追憶，在他的情緒界不無漠然之感，他只壹心想見到鄭大海，探聽他熟睡終夜的所以然。他心裡還在自慰：唐校長的二十圓會錢，果然未曾爽約，如數送來，昨晚徉作醉態的韋家駿，也奇蹟的打發聽差繳到，人與人之間，委實有股互助的美德無聲息的交流着。把這四十也交給麗娟，給九死的鄭大海救活，的確是壹件暢快自適的稱心事。

斜陽掛滿的蒼灰的城門，吞噬了這輛輕盈的馬車。

初夏的靜夜隣家誰在彈着三弦琴，琴聲悠揚隨和着歌唱的是個女人的嗲啞嗓。唱的是百調的『茉莉花』，

和諧的飄揚在柳絮漫舞的夜空，給與人壹種莫名的幽怨。

蕭勁濤翻來覆去，越發睡不着。他無止境的太息着。

『愁甚麼蕭爺，甚麼事愁也愁不完，不有那麼句話嗎，『時候壹到，萬事化灰了。』有天大小難心事，到了時候，也要了結化淨的。別長吁短嘆的呀……』校役的老金操着披縣口調，勸阻躺在陰濕無窓的宿舍的校舖上的蕭勁濤，壹壁在抽旱煙。燈火熒々，屋壁暗澹。蟋蟀鳴在牆外，吱吱的。蕭勁濤苦思焦慮的神色，橫溢面表。

『咳！老金，明個不就是五月末嗎？二十圓會錢，先說得拿出來，會錢和看牌押寶壹樣，是不許虧欠的呀。』蕭勁濤搔着頭皮，這回可靡有誰爲他搭救或獻策了。

『二十圓錢還主於愁倒一個漢子，不忙，別上火。』忠心耿耿的老金拿輭心話慰藉着他，挺有把握的。『寖說不忙，火上房子還不着急嗎？朋友的俠義，說千道萬，不能失掉。我是會頭呀。這可不是鬧着玩。』

『已經湊幅多少啦。』老金若講談俠義，是不甘落後的。

『拿甚麼湊幅，這月領幾個錢，扣食堂飯還不夠呢。搗攆烏門，貼當還靡東西，到夏天啦，我還是這套破爛冬服。老親新朋，靡我借不到的。』也許這倒是實話。

老金被這難題煞住，再也不放聲，吧噠吧噠抽旱煙。

『怎樣，老金，這月喲錢不是發下來啦嗎？咿多還有少。搗借幾圓當股本，我到賭錢場圍圍看。』蕭勁濤躬腰坐起。

『我這月也咿大意思，共總領不到三十塊，伙食費就是壹多半加上人情份子，抽煙，澡剪頭，壹要歡就他媽吊蛋精光。』老金背着燈影坐在板舖上說，不知他這時的顏色怎樣。

『人哪有見死不救的，我這還剩四圓錢，留當零化，你不嫌惡少，就拿去幹。』老金打他褲子底下把那四張壹圓國幣拿出來遞給蕭勁濤，這紙幣被揉搓得字跡模糊，破爛不堪。顯然是劇烈的流動在下級社會底層裡，起伏隱現着。

蕭勁濤歡悅的接過錢，數了數，揣在西服的胸兜裡：

『這是救命錢哪。老金，賭贏啦多賞你利息。』說完，他感激的用眼瞳洩漏對於老金的謝忱，他帶上那頂退色的帽子。

『好罷。老金你跟家看門，我就去。』彼此的心與心之間，交流着溫暖的友情的波濤。

出了慈育私立國民學校的校門，沿着並排的曲柳南進。到過橫道那兒，他眺望到了濶別已久的，輝煌的驛頭的月臺上的明燈，還有隱現着的紅綠的燈，橙黃的燈，灰紫的燈，交相輝映，光艷熒熒。這正是在指

明予他以明朝平坦的人生大道的路燈，他却偏要從黑暗的角落來，又逃竄到黑暗的角落去，捨掉康莊的大路，挺身羊腸蜀道，譬之爲他的乖癖固可，偶壹不愼，蹶覆脫軌的險事，就要層出無窮了。

他走盡陋街與細巷，街巷上交織交光明與闇黑，走得連他都感到疲乏了。這疲乏不是發自他的肉身，而是發自他受盡創傷的靈魂。

摸索到常設賭場的同僚張國棟的寓所，他的後背已微覺浸透出黏汗。靡出他之所料，壹盞不够十瓦特的電燈弱燄下，五個腦袋聚攏在壹起，由上面鳥瞰，恰像壹朵梅花瓣。

『喲！老蕭倒底來囉，人嘴眞靈，剛纔還唸道你咧，知道你要來嗎，壓呀。』莊家是趙繼哲，興奮的眼瞳賊亮，不自然的笑着打招呼，必是推的不痛快，張國棟坐初門，天門是警察署的傭人趙守家，賭場都管他叫趙匡胤。是個輸打贏要的橙子。宋英韜坐在末門，還有個專愛揭牌的福祉課的陳紹夷，也跟宋英韜壓末門，今天必是末門興勁大唄。壹張方棹，讓他們五個賭徒圍得水洩不通。

『來罷老蕭，我把初門讓給你，我他媽輸光捍啦個庇。』張國棟飜身站起，讓蕭勁濤坐下。

『初門是喪門，你坐下罷，有多少錢也得塡進坑裡去。趙守家必是也糟塌啦幾個錢，紅脖子漲臉的搭訕着。

『天門纔是喪門咧。』蕭勁濤報復似的咀呪着，隨後，就坐在初門那把折椅上，掏出那四張無異第二生

命的紙幣。

『老蕭來啦。咱這局壹半時散不了，贏啦的大贏贏，輸啦的往回撈。幹！』莊家的趙蘊哲便是想撈的手。

『可別他媽海底撈月，越撈越深，老趙有錢賠呀。麼錢賠快下臺，倒給別位妙手。』蕭勁濤在賭場一向是好打好鬧。

『賠吧你阿，看戲別看頭半晌，頭兩把輸幾拾麼啥。』趙蘊哲逞強的不想下莊，壹壁在那碼牌。

『都坐好啦另掉骰。』壓末門的宋英韜提議。

挽着袖頭的趙蘊哲抓起那三隻小巧玲瓏的骰子，巨掌在虛空裡要徹，三隻色登時落到棹面的駱駝絨毯上，十二隻眼睛又跟着落到三隻骰上，一隻是三個黑點斜列着，另一隻還是三個黑點斜列着，蹦在碼好了的牌九眼前的一隻則是方形的四個紅點。十二隻眼睛看清楚，後就擦拳磨掌，等摸棵好牌。

『四到底，二牌自己。』趙蘊哲把開好門的頭四扇輕巧爽利的送給宋英韜，二牌空着不拿，三牌四牌各遞給初門天門，看別人啓牙裂嘴的要揭牌啦，他纔拖回那四扇。

『看看甚麼面子。露啊。』宋英韜也麼揭牌，拿指尖的末神經津津有味的數摸牌面的窪點，壹壁腦裡往策定作戰計劃，人家的牌不露，他總是糊塗。

『老蕭，初門起頭撩牌。』蕭勁濤心神沮喪的撩下頭兩扇『僧他媽鷄巳打鼓——壹個點。』他憤恨地。

『揭開這兩扇。』頭兩扇天門配咁個二板龍長三，末門算不錯，天配地，四個點，莊家地八，全吃。趙蘊哲心裡纔有咁底，敏捷的拾掇了前八張，牠先將後兩扇得意的揭示在壹串銀幣前，是一對虎頭。別人如何也就不用看啦。

『全吃。』趙蘊哲當了壹晚上莊，吃通的還數還算初次。

蕭勁濤那壹圓國幣，飛到趙蘊哲的布兜裡。

『莊家全殺。哼！老蕭牛道壹來，紅運帶給莊家啦。』

『這回多壓。』宋英韜頗不服勁，果然，他壓了五圓一張。

第二把趙蘊哲又以八點全吃，蕭勁濤剩壹圓錢了。

當趙蘊哲把三十二棵化學品的光滑美麗的牌九在棹上打磨旋洗的時候，只壹瞬間又輸了四圓錢的趙守家，更是火上加油，無質的眼瞳蕩着蛇光，傲幹的罵天罵地。

『老陳，你今晚手興呀，淨揭好點，面子事，借十圓。』蕭勁濤把那僅有的壹圓也輸盡之後，猶疑良久，纔對女交不太語熟的黃淨臉的陳紹夷伸手借錢。

『就拿這幾個扈錢還來壓牌九？』張國棟縐着眉做個鬼臉諷刺蕭勁濤』

『這幾個還是現跟人借的呢。』

『老蕭多借都窮，靡錢可愛賭。』

『養漢的跨子，賭錢的抓子。簡直靡治。』蕭勁濤辯駁。

『明天若不用還會錢，何至於這樣糟糕？』蕭勁濤道破心深處的隱痛。扒會錢倘可不還的話。鄭大海垂危中被搭救了性命這樁義舉，縱然不知內情者流歸功於他，他暗中不知要怎樣苛受良心的譴責，坐臥不寧，夢寐難安了。他總想：假借他人的財勢，佔名釣譽，這種自欺欺人的卑舉，決非男兒所當爲。既或是拿宴客無幾的金錢救助苦難者，也要打自己的錢囊出。錢囊如洗時，則寧肯用自己的血肉換來這筆錢救助，心神纔能優遊自適，怡然自樂。

『我也靡贏多少呀。』陳紹夷滿心不悅。

賭徒在手手興時節，是最忌諱有人管他揭借。

『靡錢不幹，倒給有的，多寒蠢？』趙守家吐着毒燄。

『我管你借啦怎的？』蕭勁濤答上腔。氣憤不可遏止的。

『你個倒霉蛋的嘴眞損，我一上場你就說我坐喪門，我怎能不輸？』

『那怨誰？怨你命不濟，生來的窮骨頭。』趙守家毫不示弱的挑戰，這油頭粉面的年輕人嘴硬倒倔强。

『我揍你個雜種。』蕭勁濤頓時覺得腦袋鉛沈，心臟悸動得厲害，眼前一碼昏黑，他抓起一個畫個獅子

的茶碗。

『吹牛屁罷。你敢打我趙守家？我挨誰揍過？』

張國棟深怕鬪歐成爲事實，極力兩下排解，說和。宋英韜和趙蘊哲心裡憤雖恨趙守家的無理蠻橫，這時袖手，他們搏鬪起來，歸齊恐怕都要受連累，所以都異口同音的勸阻兩造熄氣打散另幹，趙守家頗覺無趣遲自默然退場。

當蕭勁濤爲了贏錢還會債心切，低首下心，終於由陳紹夷手借出國幣十圓，自願當莊家，開始推了有半點鐘，窗外壹陣踉蹌的跫音，使他們驚愕的側耳傾聽，剎那間，門開處，警官兩名，映現在他們的視野。壹根麻繩，倒背手縛了五名賭徒，走向冷靜的街衢。

蕭勁濤囚居在警察的拘留裡只僅三天，便被移交法院的監獄，這內中的腥臭鬧濕的情節，一如曾經幾次嘗受過鐵窗風味的囊昔無異。張國棟等以幸係初犯，各罰金五十圓了事，到鐵路局，假藉感冒傷寒，補寫三天假條，也就算倖免了撤差的危運，惟有蕭勁濤，在這兒的區法院的前科名薄上，倒記載着他曾以賭博有過被罰金百圓的前科，法官不慌不忙的在審判廳的正面的高臺上，朗讀對於蕭勁濤的判決狀，銘記在蕭勁濤那健忘的腦裡的是最末壹節：『……茲依刑法第二十一章第百九十條之『但書』處該員徒刑三個

月……』他知道是被視爲『常習者』了。

迭遭不遇，身入囹圄的蕭勁濤，在這個教誨鞭策人類走向正常的大路的修養的道場裡，這次却略與往昔不同，雖然不無甚麼『籠中鳥，有翅難展……』之感慨係之，對於前途，頗不似從前那樣以詩人或夢想家的情緒，裝飾並非『了不起』的前段路，同時對於這裡頭給與他的肉身的枷鎖和慘痛，他並靡感到如何的苦辣難忍，他想：反正人生一如演劇，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哪壹節目都需要八們來扮演的，第一使他滿意的是食既得飽。睡又得足，季節在初夏，這裡又不用甚麼被褥衣物之類，出獄後，生活未必能這樣安適而寡慮。然而二百會錢，壹文的籌劃都無從籌劃，便遭此不幸，捫心自問，他殊覺赧顏而戰慄，猶其使他心神不寧的是麗娟姊弟的生活相和鄭大海的宿疴……

濃綠欲滴的海洋風飄蕩着的錦州的酷夏，是很容易過去的。季節若屈指數起來，千載如壹瞬，窮苦或迭落在黑暗的溝壑裡的生活，却覺得度日如年，這悠遠無止境的壹串串的日子該怎樣打發呀？

鄭大海自從得到蕭勁濤坐獄的惡耗，將有些起色的肺疾又轉安爲危了。滿赤名醫即便有回春的妙手，所治療和被治療的是肉身而不是魂靈。能治好他的身病而治不愈他的心病。這該蘊藏着幾何人生的『裡道』的妙味呀。

麗娟看到弟弟鄭大海經醫師診療的結果，病勢漸次減退，濃痰常吐，總已不帶血了，氣色由乾黃微微變

成紅潤，靠近三十的獨身漢，顏色會細嫩壹些，不能不稱此爲奇特罷，食慾也漸形增進，熱度除了接近黃昏時分外，殆能保持住常溫，脈博的速度無異常人，血管的跳躍只是微弱一些。和樂的日子倒容易流逝，仰仗蕭勁濤這位奇男的慨助，陪伴着弟弟的病榻生活的這壹個月，悠然在她熱烈的盛燃着希冀的興奮中過去了。她幻想着無異自己的精血的弟弟，這有着可以自詡的悠久百遠的家族史的鄭家唯一的苗裔的弟弟的體軀，若果由於蕭勁濤的義舉和自己日夜勞瘁看護所賜，而眞的肥壯健康起來，無拘是另到埠頭植貨，到鄉鎭就農，縱然他受到生活的折磨鞭韃到萬分，她的衷心也覺得死有餘慰了。她雖不在奢想甚麼巾幗英雄，把多年的宿願，無遺恨的克遂了，由於自己這樣操着神女生涯的被人唾棄不置的女人的手，救活了一代家族史的中繼者，俾使這中繼者不再受盡病魔的糾纏，挺身而立，拔步而起，把受到祖父的血流的洗禮，永遠遺傳給子孫以這血流，完遂生殖繁榮的本能和不使人間的種族中熄滅了『鄭家』的子嗣，能果此熱望，她倒以爲是平凡的人，做了壹件不平凡的事了。但她倒不以爲是甚麼煞有介事的『傑作』她覺得這和『傑作』還有相當的距離。

天下事，亘古迄今，就靡有都遂人願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當亦不能例外。這是幾千百年的歷史演繹出來的雖平凡但却是牢不可破的『常識』。蕭勁濤犯賭入獄，在蕭勁濤個人想，固屬是『古亦有之』不足驚奇。傳到鵑娟的耳裡，倒像個世俗所喻的『晴天霹靂』。她驚愕得手足無措。壹盞路燈熄滅

了，閤夜的航程，風狂雨暴，她這失恃的孤雛，當怎樣邁步去往無底的未來去呢？她像誰般掉她的兩眼，意識界頓時暗澹誌悟下去，壹場暴哭是她的恒舉。照經驗談，遇到心神不快，難題迫近時，往往會因爲痛哭解除了剎那的煩惱，這場慘遭，却不同慣例，哭瞎眼睛，內心的慘痛也不會減退若許。

及至她萬無可忍，將這噩耗告訴了鄭大海，這素日有着無異冷血動物似的性格的鄭大海，也如聽到爆彈般，一咕嚕爬起來，握緊拳頭，睜大了凹陷的眼睛，兀自憤憫不置，憤憫之餘，奪眶奔流的是男兒的熱淚……

氣惱，憂悒，無法分析的鬱悒的情緒，把這三期肺病患者的身心，糾磨得日見憔悴　日見衰微。儼如秋蟲秋草。

『大海，你睡罷，熱水在頭上擱的，我就回來。』麗娟換上那件唯有的油污而多縐紋的印度綢長衫，失掉青春的鮮艷的圓臉抹上壹層的粉脂，劃的細眉和擦口紅的嘴唇，宛如街坊賣藝者玩耍的傀儡的彩顏，她看到隣家燈火又煌煌了。她只吃了壹頓飯的肚子還在咕嚕咕嚕緊響。若只有她自己，成爲餓殍亦不足惜。病篤的弟弟，靡錢治療，就屬天大的罪孽。再讓他也受到飢餓。當姊姊的她是該愧死的。她思慮至此，堅決的無法恪遵蕭勁濤的勸箴，終於對她弟弟輕聲囑咐着，邁步走出外屋。

『姐姐，你，你哪兒去？』昏睡矇矓的鄭大海啓開那如窖井的枯眼睛，翹望着鸞娟的身影，鸞娟就又走回來。

『往哪去？大海，你不問罷。』鸞娟壹任珠淚橫溢。

『姐姐，你不要去，蕭大哥不是不讓你再去出做那種事了嗎？』鄭大海情急的詰問着，壹壁在呻吟。

『咳！弟弟！誰有粉不願往臉上擦，偺們不是爲了生活嗎？』灼熱的淚滴掉在鄭大海的瘦臂上。

『爲生活？』鄭大海這纔閉上眼，俘擄樣屈服了。

打閉着的眼皮穿出沸騰的淚水，衝過橫鼻樑，浸濕了枕頭。

『大海，你有病，別哭傷了身體，只要你能好，我再遭比這更重的罪，也甘心。等蕭大哥出來以後，我就不用做這種下賤職業了。現下不做能行嗎？前天當耳墜子換來的小米子已吃光啦，不治病我都心痛呢，怎能餓着你……』鸞娟娓娓的道破橫在狹隘的心裡的難題，心如針刺的般……

『好罷。你去罷！』餘韻散漫在屋空四壁的室內。這尾聲該含蓄多少憤慨悲慘，悽愴，哀怨呢。

人間的悲劇，統被鄭家姊弟二人扮演無餘了。

鸞娟輕輕把鄭大海的皮包骨頭的瘦胳膊，屈進黏糊糊的被窠裡，逕自走出屋，迎面打來的是連綿淫雨。

蘇廣城下班歸來，心地煩燥異常，本來就黃瘦貧血的顏色，受這場累贅後，愈形枯槁蒼灰了。人在懊惱悲戚的時節，表情上永恒的要隨帶着陰霾的灰影，年齡也會被不知底細的人猜測錯誤，這位僕僕宦海，漂流異地的小吏，順境時少，逆境時多。班上，有勞形的案牘，有嚴重監視言行的上峯。家裡，因爲夫妻感情不合吵嘴搏鬪是常有的事兒，兼之物價昂騰，薪水既少，人情份子偏外多，拿到家裡的錢，往往寥寥無幾，以此買柴米，嘗感不豐，現實生活既然威脅着他，與他以動搖扭轉的逼迫，對於振肅官紀壹途，就自然有些不無遺恨之點了。例如他以執掌市內所有的初等教育機關人事權爲有機可乘，加上腐朽的社會劣根性未除，操神聖職業的教員們，每到他的私宅拜謁，臨行時都要以『此雖爲虛禮，在過渡期，壹時無法廢止。』爲口實，嘴裡說着堂皇其詞之後，必以賞炊婦的名目挪下五圓或十圓國幣不等，他也就稍事辭却，收下當生活費了事。每當招考教員，類似受賄的情節屢見事實，市內的地方新聞，對於蘇廣城這種劣擧，曾經痛烈的攻訐抨擊過，然而新聞記者寡會單純的去揭穿壹個人的私德，靡有『建設的』改革社會的陋習的意圖時，則這攻訐只止於攻訐壹個人而已……最令同僚賤棄侮視的是當他初轉到這兒的翌年春節的哄動壹時的滑天下大稽的笑話，到親友應第拜年賀節，這古禮不知相沿幾千百載，僅止於拜年賀節，倒無廢止之可倡。借這機會，親友有子女時，假爲這子女『買糖吃』的甜名。靡有呢，借賞聽差侍僕爲詞，臨去時都要下十圓八圓。下級職員，將年間所得，統化消在這筆重債上的是屢有所聞的。蘇廣城年輕時放浪不留

花街柳巷，曬也玩不到的，和妻結婚，雖已十有六載，總還曬養過甚麼，不外是他尋花問柳的餘蔭所致罷。他的家庭既曬孩子，以經濟所迫，又非雇傭聽差或奴僕之類的身分，這樣祇有出項，而無進項，是壹筆不算小的虧，他慳吝成性，生活再不豐足，就異想天開，由隣家租壹女兒，聲稱是他的姑娘，只春節那壹天，就收到賀禮百餘圓，扣除租金和到比他官大的上峯家所耗費的錢款，還剩五六十圓，在官場中，這段軼事，曾經名噪壹時，廣門遐邇。

蘇廣城縱然被同僚這樣侮視直至邇今，他對於生活的意識却也未曾改掉，他常想：理想和現實生活差得太懸殊了。誰都願意把自我建築在至眞至善至美的溶合體上，淨化了。不被世俗的凡瑣勞神，構思壹些光朗華豔的境界，現實却偏要這樣醜惡汚穢。人到不惑的三十，年輕時的幻夢該破碎爲泡影了。何況他已年愈四十，他不再有甚麼『形而上』的妄想了。有的只是『形而下』的現實。生活越苦，對於現實越感到恐怖，現實像毒蛇，像猛獸，像鋒銳的利刄……

他斜倚在炕上看『曾文正公家書集。』聽見妻在外屋廚房跟人說話，門推處，鐵路局的和自已性格和人生觀雷同，每逢談起人生，很能投機，平素互相欽慕的宋英韜來了，嘴植着煙捲。

幾許寒暄之後，宋英韜擠着熬過夜的眼睛。

『蘇爺：第二期『扒會』就在明天啦，錢可預備啦。』

『別提啦，我算讓蕭勁濤騙苦啦，再呀，當保證人這種事兒，叫我祖宗我也不幹。』蘇廣城壹壁爲他倒煖瓶裡的水，兩人坐在壹張方棹兩側，棹上盡是茶盅茶碗之類。

『人不死，債是不會爛的，蕭爺不是你們的親戚麼？他再住兩個月就出來啦，這輩還不上，下輩子變老驢老馬，也得賠生到你們家還債。』這位『現實派』的鬪士也會說到『非現實』上。

蕭勁濤入獄翌日，該扒壹次會，他既不能履行前約，當然這時唯有保證人是問咧。蘇廣城這慳吝成性的微吏，遇到此時，想刁猴逃避是萬辦不到，市公署的同寅還差勁，鐵路局的會友都是新交。唯有新交纔得講信用俠義之類咧。實逼無耐，只好代替會頭『扒會』，把餘下八個人傳遞過來的紙條揭曉壹看，何陶然寫的月利最多，帶紅格的信紙上以濃黑的墨跡寫着『八角』兩字，再靡有過其右的了。除掉這等被蹂躪於錢銹的弱小者外，十圓錢月賦八角的高利，委實不算寡額，別人只照十八圓四繳付，蘇廣城除掉拿自己應拿的金額外，還得替蕭勁濤甘脆的出金二十，這在既有煙累，閙行交易，物價又極昂貴的環境想，家庭經濟要立卽現出破綻。

不知覺間，壹個月過去了，白天則南風揚着熱砂飛騰，晚間西天閃着火蛇，暴雨連綿的壹個月，煙水般的流逝了。

『羊毛出在羊身上，蕭勁濤出來可不得還錢怎的。』蘇廣城心裡琢磨：『他若有錢，還不至於請會呢。』

『老蘇：我給你商量壹件事，者事若辦成啦，蕭勁濤少還幾個，你也夥大嚼吃。』宋英韜摸摸那短鬚，喝簷開水。

『甚麼事？』蘇廣城瞪亮了他那死魚眼，不得思索地。

『新開街源茂東五金行的唐經理，就是偕在賭場上常碰到壹起的唐宣武你認識罷？』宋英韜拿眼色逼着蘇廣城快些由記憶簿裡，剔抉出這有聲色的人物的面影。

『唔。打牌好和門前清斷么九那個唐經理，掖縣人，梳個小平頭。』

『再說就錯啦。』宋英韜眉間透露出探險家發現到甚麼的時候那種亢奮的感情，給煙蒂拋進畫鹿鶴同春彩繪的痰盂裡。

『這年頭，你別看甚麼貨物都受統制，不來財，寡賣配給貨還得賠，五金鐵器家具，可不受那壹套，加上錦州是個新興碼頭，土木建築，是興旺非常啦，高樓大厦直勁蓋，哪座房舍也少不得用五金什器，唐經理眞會投機，看開這步棋啦，開市不到四五年，現在已經掙到十啦萬。』

蘇廣城頗不解宋英韜爲甚麼講這壹套玩藝。

『人的脾氣是隨着身分滋長的，唐宣武不是兩肩膀抗個嘴，乍從山東下關東山那時候的窮酸氣啦。現在雖然外表上，買賣鬼的『俗氣』擺脫，論資產總是錦州屬頭批的腹賈。飽暖生閑事，現在他已不堪他鄉放

浪之苦，縱然老家有元配，遠水解不了近渴，他早就操辦想辦個姨太太。』

『辦不辦姨太太與我何干呢？』蘇廣城的心裡話。

『老蘇，你能給保個媒不？』宋英韜飜弄着厚嘴唇。

『我保誰呀？突如其來的迫問，使他瞠目。

『這個媒　除啦你保，別人算幫不上忙。』

蘇廣城總不明白這悶葫蘆裡究竟裝的甚麼藥。

『你打開天窗說亮話得咧。』宋英韜仍然悠然自適的。

『提起來這個人你早就認識，就是頭幾年紅極一時，名噪花界的野妓鄭瀅娟，她跟令親蕭勁濤不還有一段秘交麼？』蘇廣城這纔猛然醒過來。

『唐經理已經是個聞名的財閥啦，說姨太太不易如反掌，怎能要個下市的野妓？』蘇廣城很爲他掃興似的嘯嘯。

『不怎叫『無巧不成書』呢。唐經理正是狼虎年季早就不安於室，每夜出去酗酒獵色，偏巧，他就看上了鄭瀅娟那對色迷眼。最近包住邊西飯店的三樓，倆人簡直是形影不離，如膠似漆的，現在唐經理一心想納她爲妾，藏嬌金屋，就苦於沒有月下老人，給他玉成其事咧。』

『我能幹這碼事兒？』蘇廣城纔測悶他的來意，想到鄭麗娟和蕭勁濤的不算淺的艷史，他躊躇於當這媒妁了。

『老蘇，你別頑固，我是爲你著想呀，你若能把這意思傳遞給鄭麗娟，串通成啦這碼喜事，唐經理心眼不死，還能白讓你磨嘴唇和鞋底子麼？』宋英韜得意時就摸那尖下頦。

『嗯！』蘇廣城心機頗不遲鈍，猜度宋英韜在這裡頭，必是已經吃到好處。他微含輕蔑的氣味，縐鼻『嗯』着。

『再說老蘇曾倒不是說爽良心，唐經理現在是非她不娶。手頭錢富足有餘，爲蕭勁濤的會錢着想，背着寵娟，多要幾個身價，唐經理也不會疑神疑鬼。』這位謀臣的獻策眞是八面玲瓏，完美無疵。其實，在蘇廣城意識裡琢磨：他何嘗不是怕蘇廣城瞎了他們的會錢，進一步想着機抹點油水，以飽償他的『現實派』的生活呢？

『你這個卑劣的餘伙，人在苦難中，你既無心搭救，倒反要趁火打劫，這種蠢舉該多鄙夷？該多罪惡？』就在蘇廣城像個擁護正義的英雄般，在心裡咒詛着宋英韜同時，另一個潛隱在他心地裡的本能的慾念，油然誕生了。熱烈地。

『宇宙爲矛盾的巢窟。』他以現下這不純一的意識，證實了這道理。

『二百圓該是不算小的錢款。……』蘇廣城先由爲蕭勁濤當保人而受到的累贅，這堅實而有用的錢數盤算，區區微吏，勞形於公職，試問：少吃哪壹頓飯肚子不咕嚕作響？他爲了飽腹，爲了殘喘，只好忍氣吞聲，苟延於生活，在這種不測綽又無餘裕，節儉至再，纖得糊口的經濟困窘的枯肢下，替別人負擔這筆巨款，確是會使他叫哭不止的，況且他又是個慳吝分毫計較錙銖的小人物。

壹種利慾的惡智，蘊有魅力的在向他招手。

『老蘇，別猶疑啦。我就特意爲這事來的。你就去串通罷。』宋英韜打斷蘇廣城的殘續的遐想，猛的說這幾句，拿起戰鬪帽要走。壹壁謙恭有禮的鞠躬點頭。

『這件事你先讓我尋思尋思，日後再說罷。』蘇廣城送走消逝了後影的宋英韜，回頭又拿起『曾文正公家書集』這回却怎的也看不下去，新的慾念，新的背德，在他的腦裡又覆幻滅。

麗娟終於在淺夏的炎陽烤焦人們的天靈蓋的時節，將醞釀已久風雨滿城的馮婦再嫁的大事結束了。在有着壹道彎曲的清溪，河畔垂柳鬱濃，河水潺潺，鴨鵝浮游其上的靜謐的市的民宅區，選擇了壹座清幽素樸的房舍，和鄉音迥異性情倒似溫柔的被縣的商客唐宣武結同居之綢了。

說是房舍壹座，倒也過於誇大其詞，唐經理本着『耳不聽心不煩』的俗理，故意忌避擱上的言人人殊的

盜音和同業朋友這些譏議和諷刺。纔打住慣了的樓上後院西廂那自己那雅靜的獨室，將被褥衣履日用什物，雇馬車五輛搬到這座平屋。他是僅由房東住着的五間正房的西頭兩間半，以月賃每間八圓的高價租到手，裡外兩間統施以簡素的表糊，玻璃窗牖新塗了顏色。裡屋是他們的寢室，設是設計豪華，倒也未必。稱之因陋就簡，又嫌不恰當，這個屋子的擺設，只好喻爲是他們這偶合的夫婦之面容與心境的寫照。在渦謝了青春的臉部抹壹層紛脂，在受盡雨打風吹的靈魂開了壹朵不很鮮艷的花。雖然牆上的遍額，風景鏡框，都張貼着新紙條，將拜賀『納星』的所有的艷美綺麗的名詩文名語彙都邏輯無餘……

麗娟自從在遼西飯店的壹個微暗而狹窄的禮堂，於不很雜多也殊缺興烈的賀客面前，名目上再嫁給其貌雖平平，手頭倒握住幾許貨幣的商客的凡俗的典型唐宣武後，馬虎中已經度過旬餘。這段失掉重心的生活給與她的低壓，使她氣息梗塞，言動失措，她視晝爲夜，視夜爲晝，看光明儼如黑暗，看黑暗又同光明，這明於暗，這光與影，……這壹團團的陰翳，壹閃閃的晨曦，使她失掉正鵠的官能，壹切只是壹堆灰燼，壹灘瓦碎，壹團糟，壹場夢，……

她並無法憶測華廣城爲了這事，揩去幾許鬻賣自己的肉身的金錢，在華廣城幾番花言巧語和跑前跑後的周旋後，麗娟終於決心冒險效再嫁的馮婦了。她倒不是看中了唐宣武那碌碌平凡的俗態，也廢有壹躍而富上富豪腹賈的姨太太的虛榮，假借這個平地而起的小商人的無可如何的金錢，把命在旦夕危形危急的弟弟

鄭大海救活，既是她近年不渝的宿志，對唐宣武，又不是了不起的詐欺與背德。鄭大海的病勢有增無減，是從聽到蕭勁濤受挫入獄後，經濟極端的壓縮逼迫着麗娟舊調重彈，再操神女的職業，然而街坊的肉慾衝動者，又誰肯顧憐這空枝無花的中年賣笑婦人？連夜累日追索的所得，還不够旅舍茶房僕役之類的抽頭，鄭大海的三餐和醫療費，自己的充飢和粉脂，每月九圓的房租，薪柴，日用……苦難折磨得她只有徒喚『奈何』。喚『奈何』之後，不去自尋方策打開難關，也是無濟於事的。起初她只有背着瀕篤的弟弟歔欷，想到百策莫解時，就要向壁彈淚，抽搐着衰弱而瘡痍滿身的瘦體。哭常了，淚水盡了，眼睛感到乾澀，那時她想：『有淚可流的人，還是屬於幸福的。』

蘇廣城便在她這種悽慘的遭遇下，來揮動他的『辯舌了。』

爲救燃眉，三百身價，出賣了鄭家壹隻苗裔的肉體。然而麗娟決不以爲她的肉體還值更多的金錢，勿寧以爲唐宣武上了蘇廣城的當而多出此鉅資。她唯一的奢念，倒是唐宣武甜言密語聲言過，予她弟弟治病事，自己甘願負責的壹衆憧憬的星花。她就樂從於這件不算小的終身事了，壹壁將三百圓爲弟弟還藥債，房租，和買弟弟想吃未得的菓物罐頭以及吃多少亦不見所謂『奇效』的西藥。和請得過博士獎牌的名醫。三百圓把它整看，爲數雖似很大，零花則瞬息就要揮盡。而麗娟來到這所新居，已屆旬餘，唐宣武那段絢爛的蜜語，單只成了往事。現在，舊事壹言不提，這商人日出則匆匆奔出，汲汲於利慾，日入則疲倦的走

回，享用這個可憐蟲的色相。把麗娟深鎖在城友鮮有見聞的市梢的這座獨院的幽宮裡。

世間用甚麼，可把不屬於自己的另壹個人的魂靈鎖住呢？

唐宣武這個凡夫走卒，只鎖住了麗娟的軀殼而已。麗娟雖然來此新居旬餘，何嘗有壹時壹刻忘掉病榻呻吟朝夕不保的弟弟鄭大海了呢。伏侍在側的麗娟的替身，縱然麗娟肯拿月給二十五圓的昂價雇傭到壹個性情柔順的老媼伺候鄭大海，但那只是『替身』而非『替心』。只是『雇傭』而非『血緣』。人間的遇合，該是多麼妙秘而不可思議呢？

『十天了。』麗娟打發走了出去汲汲於利的唐宣武。自己有心無腸的舉着擺着朝飯的棹子出神，飲食慾減退益趨深重的胃囊，老把她所有的嚥進去的東西照樣傾倒出來。以故她也不去進餐，兀自空茫的坐着出神，

這十天的幽閉生活無異十年那樣悠久，那樣寫遠。送次在唐宣武眼前提說接濟錢款，爲她弟弟醫疾事，統被這似有柔情，實際和不拔壹毛的嗇商無異的唐宣武以沈默據否了。如果說沈默是最大的侮辱的話，她遭受到的侮辱則是至大且巨了。彷徨光朗，隨帶而來的是暗影，覺得前途黝黑，則又要幻想壹閃的明輝，她的心地愈形混濁模糊了。

倏起倏滅，倏滅又倏起的，是凝視着的渺遠處的光燄。有連續的黝暗，沈沈靡有連續的光亮輝煌。壹個

光亮熄滅，不再追求另個火燄，也許黝暗要連續無止境的。只要去另凝視壹個火燄，這火燄早遲是要出現的，不是光彩四射也好，只要尙有點微光。

『再住十天，蕭勁濤便要出獄了。』

麗娟想到這兒，不由得鼻頭壹酸，久已乾涸的澀眼，流溢出無色無嗅的淚來。

她壹壁窃喜蕭勁濤的出獄，壹壁心板上做着暗羞，貞操未必是女流的第二生命，只要是人類，無拘男女，生命只有壹個，餘者僅是爲延續這生命所行爲的手段伎倆而已。因而她所暗羞的並非爲背信爽約，轉嫁給唐宣武這碼舉動，而是自恨自己靡有更大的力量，或將他由獄範拯出，或對他獄中不住的飲食予以補給調劑…尤其日夜憶念，朝夕關懷的是蕭勁濤的健康，時在盛夏，惡疫猖獗，偶壹不愼，就很容易感染成疾。世間再靡有比生命再珍貴的了。

『三個月的囚居，會把他的身體削磨成殘廢。』她像對她的靈魂申叱。這樣獨語。熱淚涓涓的流蕩。

『蕭勁濤爲了延長大海的生命而坐獄的呀，不，爲了完遂我的志願，爲了綿遠鄭姓子嗣後裔而坐獄的呀。』她把刺她心臟樣痛辣的隱痕說出來，又獨自暗哭了……

麗娟和蕭勁濤，這壹對滄桑人海裡浮沈流蕩的男女，不知怎的就結下俗世所云的『不解之緣』無端的，兩個人的心靈連繫在壹起，堅牢結實地。好像他們纔是眞的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壹種肉眼觀察不到的人類

最高至上的情操，互相憐恤，互相慰藉，互爲救護，互行關懷這種清澈如水的理性，超越了人間所有的妒恨和疑慮，混然溶合於壹體，而且要永恒而熱烈的交流着，連貫着，膠合着。彼此越經過幾多打擊，這膠着融恰的程度越堅實，越鞏固，形成壹種强韌執拗的『不死身』。

蕭勁濤終於出獄了。在麗娟姊弟的切盼熱望中安然走出黨陶人間的道場。時節已是陣陣涼風拂來，梧桐葉染上焦枯的斑點的初秋，近午的陽光，還是淡熱如焚。

正如他走進監房時的情景，他又由監房走出，壹切只是平淡如水，無悲亦無喜。唯有重看到鄭大海仍然喘息在人間，他的刻刻牽掛的心懷，纔舒暢了些，覺得他三個月的刑罰，纔有它本身的價值在，甫及聞到麗娟轉嫁，他悲戚的縐々眉，長嘆幾聲，然後强忍着心的慘泣，靈魂的戰慄……

他又投身於這茫茫人海，馬上感到困窘的手無分文，將怎樣生活下去的問題。不如老死獄中，衣食無慮的好。萬般無策，他又踉蹌的壹任涼秋拂着他腥酸的幾個月，未剪的修髮和長得使他都驚愕的鬍鬚，來到麗娟的弟弟鄭大海的寓宅。這壹喜壹憂的景況，使他悵惘而茫然。暫時無處下榻，又不忍再度離掉鄭大海這尚有壹縷靈魂的病夫，就把麗娟雇傭的『替身』辭掉。他與高彩烈的願代麗娟親侍床側。雖然這時所餘的錢款爲日數已是寒若晨星。

鄭大海的病勢又轉危爲安了，竟夜失眠的神經系，也能安靜下去，以故他在狂喜激奮之餘，夜以繼日的

貪起睡來，蕭勁濤這跋涉在沙漠裡的駱駝，他疲倦而又被倦的，兩人往往白晝也在鼾聲大作，昏睡不醒。

聽到蕭勁濤無恙的走出牢籠，舊日的僚友，情緒未然無所感的各辭各的事情，鮮有來探望慰問他的，有的只是蘇賓城，在壹個秋雨霏霏的黃昏，輕輕推門而入，帶來壹張鐵路局人事課託他轉遞的『懲戒免職』的辭令，談話是不關痛癢的問訊幾句獄中待遇和飲食，來訪的正題當然爲追索『會錢』雖然在另個人的身上揩去的數目要在這所謂『會錢』以上……

麗娟從市府的幽宮重來市井看她弟弟，是蕭勁濤出獄壹星期後，壹個陽秋曬滿狹街的中午。

『勁濤，你瘦了，這都是爲了鄭家……』見面寒說上兩句，麗娟看到蕭勁濤那飽嘗辛酸，瘦弱異常的身軀，她像受到委屈的嬰兒，用手梳弄着他那鬈棕的長髮，說着熱淚凝着自己的手背，蕭勁濤心裡也在酸痛，淚眼望着淚眼，他爲遏止她的悲哀，握住她的手腕，啊。兩隻手握在壹起，灼熱地，體溫和脈博的度數和回數都是相等無異，兩個人的身體的血液交相循環了，從他的身子激流到她的體內，又由她的身體將溶解成壹團的血流貫穿過去，輪轉不已。

鄭大海含着微笑，呼呼的睡着，這是靈魂的安息罷。

『麗娟：這是鑄定的運命麼？太奇妙了。我和你，你和大海，大海和我，是誰在與我們作祟，用司運的

采繩將我們綑縛在壹起……』蕭勁濤聲音顫動着，這唯有感激時纔有的顫動呀。

『眞的呀，勁濤，既然彼此都活在世間，還要嘗受生離之苦，這苦楚是難耐的。』麗娟的語聲裡滿蓄哀婉。

『誰又逼你嫁人了呢？』麗娟的耳畔有這樣苛薄的獨語。

麗娟不在辯駁甚麼，望望弟弟鄭大海安靜的躺在炕頭，胸部均勻的一上一下呼吸着，這個病夫在夢中又遇到甚麼？瘦如削的嘴角處，不又浮蕩出微笑了麼？

『這不是說夢。我渴望這樣團圞的生活，即使這生活不健全也好，背德逆境也好……』蕭勁濤倒嚴肅正經的這樣說着。

『實際想辦到，也許不易……』麗娟又憂傷的彈淚，但是她何嘗不在切盼着明日，切望着明日之幸福，明日之光輝，想毅然除淨身邊的醜陋，污穢，迎迓未來的光朗溫暖。這明日便會降臨於人間的。身居醜陋污穢的氣圍中，而這人的官能遲鈍了，瘋癲了，並不覺得置身醜陋污穢之可惜與可恥，這種人是永恒的不需要光明，不歡迎幸福的，不，這種人簡直是醜陋污穢的浮虜，世間唯有這種人是最可悲又最可憫。

『不易的事，纔要我們做呢。』蕭勁濤剛毅果敢的訴說着。握緊拳頭，好像要與誰壹試身手……他爲甚麼要說『即使這種生活不健全也好』呢？離脫了醜陋污穢的環境，掙扎到光朗的坦途，那兒有清風，有麗

日，該是人們景仰不止的心理罷，明知這種生活既不健全，又係背德逆境，偏要效『馮河』的『暴虎』，這種行徑，悲憫之餘，使未曾身臨其境的人，索然莫解……

蕭勁濤此時雖在憧憬未來的光明，他並靡忘形忘我，他深知現實是多麼都是堅固不稍動的，甚麼樣豪華綺麗的夢，轉身醒來，也要渺然無存的。『未來』並不是夢幻的昇華，而是『現在』的延長，過去脚踏實地活着了，現在在脚踏實地的活着，未來也決無千差萬錯，要脚踏實地的。既然要脚踏實地的『活下去』。對於『怎樣活下去』的課題，便不得不做具體的準備。這準備的設計統由蕭勁濤擔當了。

當晚，置娟壹壹記準蕭勁濤的籌劃，回到囚鎖着她的肉身的幽宮，而不改色的照常燒飯炒菜，侍伺唐宣武晚餐，燄燈後，聽到唐宣武熟睡時的鼾聲，他輕盈的爬起來，把包裹好了的唐宣武那些不怎時興的幾套洋服和壹床俄國絨毯和壹套輓緞被褥，小心翼翼的拿到庭院，默默的遞給早已等候在牆角的蕭勁濤，然後閣上門，鑽進被窩躺下了。翌晨，唐宣武和往日無異，日影滿窗時纔起來，洗嗽後用過朝餐，就照常匆匆到櫃上了。

蕭勁濤直睡到過午始醒，猛然睜開眼，給鄭大海的水藥倒在茶碗之後，推醒這竟日昏睡的鄭大海，他揉搓了壹番眼睛，仰起頭，把這紫褐色的水藥吶進肚裡，就又躺下耽睡。蕭勁濤看他又復入眠，飯也不用做了。便把另換了包袱皮的四個衣包，雇壹輛馬車拉着，拉到背靜的低矮的窄街壹家掛紅地金字匾的當舖

前，他機警的跳下馬車，夾着衣包走進當舖提高的欄櫃前將包裹遞過去。

換到足够川資和幾個月的生活費的壹搭紙幣和壹搭當票，他隨後到鬧市買到壹些長途旅行用品和餅乾，水果之類，他似悠然自適，無所惶悚的姿態走回寓所。

晚九時，秋風涼如水，習習拂面。牛郎與織女。隔着永恒流不盡的銀河，惆悵相對。他站在院心徘徊水門開處，待望的麗娟終於無事的逃出。

兩個人推門而入，點上放綠燄的油燈，油燈就給鄭大海的瘦顏鍍壹層霞輝。麗娟輕輕推醒鄭大海，他倒點頭表示明白，咳嗽壹陣，吐了幾口濃痰，又爬到躬着腰等待在炕緣的蕭勁濤的後背。麗娟把拾掇好了的旅具，行囊，壹壹夾着，提着然後吹熄了油燈，隨着蕭勁濤的身影，連袂走出……

如水的涼風拂面，他們感到輕爽，快愉。

走出城門，就是柏油燈，平坦而筆直的。他們運奔車站去了。豫定搭乘十時的夜車，走出錦州。

走出錦州，也許不費甚麼勁，所恐懼的：是怕他們逃不出。不健全的生存，不健全的生存終於是屬於險事。

蕭勁濤筋疲力竭的背着鄭大海踽々走着，路傍有紅的燈過去了，綠的燈也過去了。及至他眺望到月臺上那排燦爛的電燈，他的心跳得厲害，他要滴流出淚來了。他把那排燈幻想成他們未來的光明，那輝煌的

烈燄，不正在象徵着『生之火炬』麼？熒熒的燃燒着，照澈黝黯的氣圍。

康德十年四月二十五日脫稿於黑龍江畔

蠕動

秋螢

一

羅凱底晚年，性格突然改變了。

他很少再到外邊去，每天把自己關在一間暗屋中，甚至不喜歡有人走進他底屋子一步。但是一到黃昏來了的時候，他有時也常到院心不耐煩地來回踱着，好像有一種難以排遣的苦惱纏住他。

黃昏過去之後，緊接着夜也降臨了。他便衰弱地坐在一隻破舊的藤椅上，望着擠滿星群的夜空，翕動着嘴唇，似乎在獨語，不過永遠沒有人會聽見他底聲音。有時沉重地低下頭部，瘦削的面孔，痛苦地痙攣着，好像在回憶着什麼，並且有時在數着手指。映在星月的銀光下，那樣子陰森得有些怕人。

青春時期粉色生活的幻滅，從擁有多數財產走到破產的窮途，這兩種絕情的打擊，在這晚年一切希望都粉碎之後，生活對於他簡直成爲苦刑的忍受了。

妻子去世了多年，現在大兒子振聲三十一歲，如今已經是一個孩子底父親了。在對於金錢的貪婪上，有着與父親一樣的性格，所以這老頭子對於長子非常偏愛。至於那已到二十歲的小兒子振華，一直到現在，兩個人的感情還不會融恰到一處。

振華着烈馬一般的野性，還是在小孩子的時候，便在附近總是招災惹禍，甚至大人看見他都感到頭疼。沒有一個人不討厭他。那個時候，嚴勵的母親，曾用盡種種利害的手段管束他，却沒有一樣能改變他底野性。

以後放入中學讀書，雖然再不像小時候那樣頑皮惹禍，但倔强的性格，終於難與一般人相處。不過他並不是一個浪子，對於讀書是非常用功的，所以在貪婪地讀着一些新思想的書籍之後，對於父親更不滿起來。

他常對人說：

「我底父親也許不壞，他幾乎被金錢弄瘋了。到處想法弄錢，搜括着一切，爲了想大批的財源滾到他手裡，甚至就是出賣了妻與兒子，眞的，要是有人肯出高價買我們底話，他一定會賣掉我們。不過他還不是

守財奴，想弄一大堆金錢藏到自己手裡，他是相信錢會給他享福，奢侈，與換到權威……」

在很多年以前，這老頭子的確曾有過一個時期，好像發了熱病一般，很親暱地愛着金錢，甚至爲了想變成巨富，而弄得精疲力盡，那個時候，他常常對剛懂事的大兒子振聲說：

「孩子，你要信爸爸底話，而且要終生牢記，金錢底力量是萬能的，所以錢是世界上最可愛的東西，它會給你一切，凡是你所想做的，祇要有錢，它都會幫助你達到希望：」

但在四十五歲這一年，爲了還想把幾年來自己由政界所賺聚來的巨款，讓它再多起來，便改成投機的營商，誰知一下子便弄得破產了。從幸福的尖端突然跌入窮苦的泥沼，雖然他還不灰心，仍想籌劃着新的企業和投機的計劃，但時代突然的變了，而自己又到了晚年，結果在幾次失敗之後，祇好潦倒在家中，度着痛苦的晚年，等着死來帶走他。

春天的黃昏，他坐在院心裡，一直到夜色非常濃黑，還不願回到屋子去睡。這個時候，大兒子振聲一看見父親那種蒼老痛苦的姿態，便擔心地，用着微弱地聲音勸慰着：

「爸爸，外邊夜已經很凉了，還是回到屋子去吧！」

「等一等！」老頭子乾澀地說：「等一會我自然去睡的，你不要在我身邊，我不像你們年輕人覺多，回到屋子也睡不着。」

乾瘦的身體，仍然像是一段枯木，呆坐着不動。

兒子再不說什麼了，用着可憐的眼光，望着夜色中父親底黑影，然後一個人走回去。他便往往孤坐很久，才影子一般踽々地進到屋子裡。

四月的夜風，總是綿軟溫柔地飄着，在這樣醉人的美麗的夜晚，雖然消逝去的時光，會埋葬了往事底痛苦，談忘了一切的悲哀，但也會不期然地生出一種憂鬱悲凉的情緒，而追憶起許多消逝去的往事。

自從春天來了以後，暖人的太陽，成天地用着燦爛的光輝照着一切。在某一天的早飯之後，也突然意外地想到外邊去，並且不讓一個人跟隨着他。

市外的郊野，那春天底自然風景，在他衰老的心上，仍舊感到是魅人底美麗季節。在一座墓地的旁邊他站下了。綠色的野草，已經長滿了墳墓，時間掩蓋住痛苦，春風飄盡了當年的踪跡，但盤踞在他心上底影子，烙印一般總不會忘掉的，現在給他底感覺，還新鮮得恍如昨日。

好像貪婪着什麼東西，把身子捲做了一堆，坐在那墳墓的旁邊，嘴唇又哆嗦着像訴說着什麼。就這樣一直到金紅色的夕陽將要滾落到巒峭的亂山後面，他才站起來，迎着落日燦爛的輝光，踏着罩滿紅光的草原小徑，走上了歸途。

從這次回來以後，他便漸々地病了。

他比從前更少到外邊去，甚至黃昏的時候，也再不到院心去散步，祇是每天躺在屋子裡，一句話也不說，身體更枯瘦起來，臉上底皺紋也顯得更深。

當他病一天比一天壞了的時候，他把大兒子叫到面前說：

「我想我是快死了，雖然你是我底長子，但你對於爸々一生還未必都知道的，不，就是你底媽々活着恐怕也是不知道的。我想你底兄弟到現在還恨我，但我也不想再向他說什麼，所以也不用去信讓他回來了。

「這時候他衰弱茫然地望一望空間，接着嘆息地說：

「回想起來，我的一生，也眞的好像太對不起你們了。我太自私，我太愛任着自己底意志活着，年輕的時候，我曾爲了一個女人，幾乎愛她愛得發狂，但在戀愛的生活裡，我又感到愛情是需要金錢來培植。每天在窮苦裡過着可憐，凄凉，充滿憂鬱的生活：一直到那女人死了以後，才突然改變了我底生活，我拼命地想法弄錢，除了錢以外，簡直喪失了一切需要，錢已成了我生活的一切。可是現在到這晚年，我一生底追求都夢般的碎了！都個女人底墳還埋在這都市底郊外（就是我從前常到那裡散步的地方）。以後你好々替我照管一下吧！至於我這樣活了一生，也不想求誰來瞭解，反正是沒有人懂得我底：」

他這微弱的語聲，停止了以後，接着屋子裡立刻一切寂靜起來，那睜着的眼睛也黯淡得無光了。外邊淺灰的黃昏，正在漫佈着憂鬱的夜色，振聲望着父親底胸脯呼吸得非常急促，兩隻枯手痛苦地抓着前胸。

「爸爸！」振聲凄然地叫着。

突然這老頭子又睜開眼睛，囁嚅着，聲音已經有些模糊不清了。隨着這模糊的言語，他那高挺的胸脯，也停止了呼吸。

二

這老頭子死了以後，振聲會終日沉在苦思裡，爲了想重光他底門第，繼承着父親底遺志，再把家庭弄得富裕起來，所以天天在想着種種方法。

最後，他把自己所有聞下來的房子，都租出去了。

遺宅還非常之大，雖然已經是老舊的屋子，有幾間窗門彎曲，玻璃窗也汚暗而模糊，甚至有的已破碎了，但租出去還都很容易。

沒有過幾天，住戶便佔滿這大的宅院，從前顯得死寂陰森的院落，現在却變成大雜院而熱鬧起來，從早晨到黃昏，可以常々聽到喧嘩和叫囂的聲音，不停地震蕩着。起初房主人有些感到厭煩這叫吵，但一想到每月會有好多房租弄到他手裡，便也祇好忍受了。

這裡的一些房戶非常雜亂，佔有了兩邊的廂房，有賣青菜的小販，有洋車夫，有成衣匠，還有每天好像

什麼事也沒有，而實際却暗中做着營私買賣的經濟犯。此外，還有在工場裡做工的工人，至於比較高雅一點的，便是小學校的教員。

這些人都是爲了生存而終日不停地忙着，不過他們底生活總是不會舒服如意，好像陰溝中的蛆蟲，天天在無目的地蠕動着。

一天完了以後，他們吃過了晚飯，爲了想舒展一下疲憊的身體，都聚集在院心裡閒談起來。當然他們底談話，多是夾雜着唉聲嘆氣，對於生活抱怨，不過那高大而强壯的工人吳永年，却在吃飽了以後，便什麼也不憂鬱地高談着，說起話來聲音也非常急遽而粗獷，還有那成衣匠，常常愛用着故意壓得很細的嗓子唱着小曲，聽來是那樣讓人覺得肉麻。

夏天底黃昏，雖然晚風飄送着微凉，他們這些人仍舊在疲倦而骯髒的身體上流着汗臭，蒸發着難聞的氣息。小孩子們也爲了難耐室中底悶熱，不願睡在屋子裡，在大人群中頑皮地跑着，叫囂，打罵，粗野的遊戲吵雜得使人心煩。有時這些不懂事的孩子們，甚至常常鬧到房主人底窗前，振聲底妻子便忿怒地朝外喊道：

「誰家的孩子呀？不要臉的，還不滾開麼？」

一聽到女房主尖銳地吵嚷，他們都耗子一般立刻跑回到自己爹媽底身旁，睜着恐怖的小眼睛，望着窗口

中伸出來的那一頭蓬鬆的湯髮，嚇得什麼也不敢說了。同時大人也狠々地瞪視一下身邊底孩子，粗野地責罵與毆打起來。

漸々地這些不懂事的孩子，似乎知道劃清了界限，再不敢到房主人底窗下喊叫了。同時爲了身份不同的關係，振聲底妻子，更嚴勵地監視着她那七歲的兒子，與這些野孩子們去接觸。

這些粗鹵蠢笨的男女，在房主人眼中都被視爲討厭的存在，無論任何一個人，全是一樣，不會引起房主底歡心。

但是這房戶之中，惟有那營私的商人徐子貞，却被振聲例外的重視着，因此徐子貞也常有機會到房主底屋裡去閒談。所以這個人在全院子裡便佔了特殊的地位。

起初他們底談話，也不過是限於隨々便々的一些閒談，或者是關於這院子裡與他們生活方式不同的蠢人們醜得可笑的小事。後來由生活問題，漸々地便談到金錢上。

振聲開始仔細地訊問着徐子貞，問他究竟都做些什麼買賣，而且每月祇少能賺多少錢。他老是向對方表示着非常親近而且高興談話的樣子。起初這商人還有些機警地避免着談到於自身有關的問題，但談話次數多了以後，也常露出一些使他怎樣發財的一些勾當來。

一天，在晚飯以後，徐子貞又被振聲夫婦請到屋子裡來，一邊吃着菜，一邊在閒話。

突然，振聲底妻子，帶着一種很正經而嚴肅地態度說：

「我們想與你好好核計一件事，也就是請你能替我們想一下，或計劃一下。」

徐子貞被這位女房東底樣子，弄得反倒有些不安與茫然了。

「我們兩個人已經商量好幾天了。」振聲爲了趕緊解釋着妻子底話，以免對方底不安，接着說：「我們手裡現在存着一點々錢，但是這錢存在手裡乾化掉是不會生利的，所以想求你給想一想，究竟有什麼可做的買賣嗎？」

「不過我們底存錢眞是少得很！」振聲底妻又從旁壓低了聲音說，同時用着機靈的小眼睛向窗外掃射一下。

「眞的，還恐怕不到一千元，存在銀行裡，給我們利錢太少了，所以——」丈夫底話還沒有說完，妻子却用嚴峻地眼光給攔阻住了。同時搶着說：

「徐先生對於做買賣好像很有經驗，我們想把這錢與你合夥做一下買賣，不過願意的話，得先給我們立一個借字或契約，但這是不關緊要的。」

徐子貞默默地聽着這一對夫妻底話，他已經完全瞭解兩個人是怎樣在急於夢想着發財了。他更默默地想，也許是自己運氣要來了，現在雖然他做着營私的買賣，但手中本錢並不太多，所以也換不來更多的利

息，現在既然有人願意出資本，不正是機會來了嗎？

但是他却裝着非常淡漠而冷靜，故意掩蔽着自己內心底慾望。

「我其實也是瞎做。」他慢慢地說：「有什麼可做的呢？現在官家又監視得這樣嚴，就是暗中能私做一點吧，但又多麼提心吊胆！一下子就許蹲監坐獄啊！」

「話雖然是這樣說，可是那能那麼容易就被官家知道？如果現在還不想法弄點錢，生活眞是不好混了。」振聲帶着鼓勵與感慨的樣子輕々地似乎獨語着。

「總是危險的事呀！」徐子貞肯定着，好像他非常怕做營私的買賣。

這時振聲底妻子看見對方不露聲色的態度，於是又進一步話探着說：

「祇於得來的利錢，我們是可以平分的。」

徐子貞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倒沒有關係，如果有可賺錢的買賣，我替你們想一想也累不着我什麼——假使你們始終不怕擔心的話，有機會我一定想法與你們合作一下，本錢我自己也能拿出些。」

「好，就那樣辦吧！」振聲突然高興得把聲音提高了許多。

從這次談話以後，爲了討論他們底買賣進行計劃，幾乎天天興奮地在一處談着，而且振聲底妻子，那總

在人前裝着機靈樣子的女人，好像什麼都知道，而且她似乎老早就是一個深通商業情形的人。但徐子貞却在一旁一聲不响地微笑着，聽她絮々不休地說下去。

最後還是徐子貞輕々地說出來，現在有什麼東西可以買過來，存到手裡，然後一定會高價賣出去，他敢擔保祇少能賺一筆相當的利錢。

當這夫婦確信了對方的話，而把手中私存的一部份錢交給徐子貞時，都綳着嚴肅的臉色與帶着期待的音調說：

「要好々地留心做啊！」

徐子貞非常自信地回答着：

「放心好了！」

等着他走出去以後，兩個人的心又都覺得緊張與空虛起來。這一筆存款雖然交到這個人底手裡有些不放心，但一想到在不久的將來，便會換回來更多的金錢，兩個人底心又都感到溫暖的蠕動了。

一直到夜深以後，振聲還是不能熟睡，說不出是興奮或是不安，好像都混雜在一起，弄得他底情緒焦燥得很。

但願這一筆買賣能順利的成功吧！

他甚至這樣默々地祈禱起來。

外邊，暗藍色的夏之夜空，從綠紗窗底一角望出去，是非常神秘，那擠滿的星子，閃着澄黃的亮光，好像美女底眼睛，對他一閃一閃地眨着，更弄得他難以入睡了。

有時一陣輕微的晚風飄進來，吹着他的熱的面腮，才使他減輕一點煩燥。

院子裡不知是什麼人——也許是那成衣匠，還沒有睡，仍舊故意把嗓子壓得低低地哼着：

「春光明媚百花開啊，
萬紫千紅遍瑤台，
滿目穠華關不住，
且趁春光品花來。
……」

這雖然是極小極小的聲音，但在這靜謐的夏夜，却仍執拗地傳入振聲底耳中。

一直到遙遠地雞叫聲响起來，他才朦朧而疲倦的睡了。

三

在恐懼與不安的焦燥中，日子好像遲緩而難耐的滑過去。

但是他們這筆生意，却非常順利的成功了。起初，這夫妻兩個人好像賭着命運一樣緊張嚴肅地擔心會喪失了這一筆本錢，甚至怕會爲這件事而眞的被關進監牢裡去。所以這次意外的賺了一大筆錢，反倒使他們如同得中了頭彩一般高興起來。

同時這嘗試的成功，却喚起他們更大的貪心。兩個人都夢一般幻想着，如果能這樣再順利的做幾回，那麼很容易便成一個小小的富翁了，這樣的想着他們便好像在不久的將來，有着許多許多的金錢流到他們手裡。

命運似乎突然地對他們微笑起來，快樂與幸福的夢想，也逐漸擴大了。

「碧如，大概以後該我們交好運了，爸爸底話是對的啊！人生怎麼可以沒有錢呢？金錢便是一切！」振聲帶着親愛與快樂的聲音，叫着妻底名字。兩隻閃着亮光的眼睛，因爲過度地興奮，更有些明亮起來。

那女人又快活又感動地說着：

「如果我們底錢能弄得多了以後，一定要多買一些產業，還有，這院子裡的房子也一定要重翻修一下。——假使眞有那一天的話，我們當然要把這些討人厭的住戶給趕走，這些東西們眞讓我覺得頭疼！」

第二天下午，爲了表示感謝這使他們賺錢的房戶功績，並且也是爲了想再繼續着新的買賣，所以振聲底

妻特意吩咐女僕到街上買了許多菜，設備一桌豐盛的晚餐，把徐子貞請到家裡來，振聲更把家裡從前藏有的兩瓶好酒打開了一瓶。

徐子貞底臉上，也閃着光輝的笑容，他這次本來是一點本錢沒有出，却與房主人平分了，賺來的錢利，所以兩隻奸滑的眼睛，不時地閃[illegible]和凝聚到一處，厚大的嘴唇，笑得更有些下垂了。

席上，賓主之間，罩滿了快樂的霧團。

「羅先生，謝々你們，怎麼弄這些菜，這個時候，我們隨便吃一點就可以了。」徐子貞恭敬地飲完了一口振聲給斟滿的酒杯，微笑地說，然後輕々舒了一口氣，接着故意得意地嘆息了一下說：「我現在才覺得一副沉重的擔子卸下來了，眞的，做這行買賣，錯非是我，換一個人也許早就糟了！」

「是呀，我們早就看出來徐先生是精明人，不然我們也不敢信認啊。」振聲客氣地又給對方斟滿了一杯。

酒力底燃燒，更增加兩人底興奮，話也越說越多了，振聲底態度孩子一般地活潑起來。並且在談話中，極力研究着以後還應該怎樣再做一下新的計劃。

這一晚上，他們一直暢談到子夜才散開。

從這以後，振聲便完全把精神沉緬在他底幻夢裡了。

院子裡底一些其他住戶，當然與他們底生活有些不同，雖然也是爲了生存不斷地奔忙勞做，但總是愚蠢地拙笨地，活得有些黯淡與氓髒，他們底慾望也微小得可憐。

在這生活繁雜的旋渦裡，總紛擾得沒有寧靜的時候。

拉洋車的王貴善每天回來的時候，臉上老是蒙滿灰塵與汗跡，疲倦的連話都不愛說。可是一到吃完了晚飯的時候，便會常々聽見他用着粗嘎的嗓子，與他那年輕而顯得有點漂亮的妻子吵罵着。

這女人在這院子裡，的確是漂亮的女人。那兩隻圓大的眼睛，時々充溢着魅惑人的光彩。並且她雖然生活在這窮困的環境裡，但衣服總穿得很整潔秀麗，那白淨的皮膚跟丈夫滿是汗泥的粗黑恰成了一個很好的對照。

她差不多說起話來老是愛笑，笑得又非常清脆好聽，可是丈夫却總是沮喪陰鬱的與她不能調合。雖然她對於男人很好，但一些人背地却常議論着說她是過着放蕩的生活。

當王貴善每天出去拉車的時候，剩她一個人在家裡，好像奈不住寂寞的獨居，悄悄地到外邊跑去，甚至一直到黃昏才回來，院子裡一些隣人，因此便常拿她當做了談話的資料。

猶其是那年輕的成衣匠，更常帶着猥褻的態度，對每一個人悄々地說：

「你看，他們兩個人該多不配合啊？所以，我說老王一定要當烏龜，眞的，我不是說笑話呀！我敢起

誓，有一回我的的確々看見她跟一個男人從電影院裡出來，然後便到附近的小飯館裡去了。」

「你不也是很漂亮嗎？我看你也可以乘機會對付對付的，你又沒有媳婦，小伙子，明天做一件漂亮的衣裳送給她吧！」一聽見成衣匠說這樣的話，工人吳永年便嘎聲地暴笑起來，用着粗壯的黑手，有力地拍着他底肩膀。

那成衣匠便不穩地移動了一下脚步，幌了幌細瘦的身體，然後用手撥一撥頭上的小分髮，臉上擠出一層討厭而得意的賤笑。然後順手燃着了一隻低級紙煙，悠然地又從嘴裡輕々地哼着：

「荷花葉兒圓……茨姑葉兒長，
石榴花的姐々你走進了蘭房，
芙蓉花的帳子繡花的床，
……」

突然一個女人底兇惡叫罵，像是春天底沉雷一般，壓住了成衣匠底歌聲：

「我把你這沒有良心的狗雜種！你忘了老娘從前跟你挨餓受苦了，現在剛々手裡寬綽一點，就起你媽底野心了！你說，你昨天那五十塊錢是不是給那個野婊子送去了呀？」

接着便是一陣乒乓摔東西的聲音，震得屋子裡山响。

「你聽我說，你聽我說啊！——」男人微弱囁嚅地還沒說完，女人又狠々地罵道：

「我聽你媽底皮，你說！你說！那五十塊那去了？」

女人好像操起了什麼東西，打在男人底身上。房門突然開了，徐子貞像一條狗似的從屋子裡跑出來，隨着他出來的，便是女人把一條燒火用的棍子扔出來，正好打在男人底背上，他便用兩手抱着頭鼠竄般地向大門外邊跑了。

這女人站在門檻內，望着跑遠了的男人背影，仍舊餘怒未熄地用着一串惡狠々的毒罵，來發洩胸中的怨氣。

「狗雜種，我看你今天還回來不？我絕不會饒了你的：」

目睹着這一幕趣劇，院子裡底人都輕々地笑了，但沒有一個人敢大聲笑出來。那女人一頭蓬亂的短髮，與青黃色的瘦臉，活像一匹兇惡的野獸。一些孩子們起初是驚張着小嘴，呆視着，可是等到女人怒罵過去之後，又都活潑地到處亂跑起來。

黃昏又用着淺灰的陰影，從四面八方襲來，夜蝙蝠急遽地在夜空中畫着圈子，飛得是那樣低，逗得孩子們在院中吵雜嬉笑，更有幾個孩子，脫掉破舊的布鞋，向空中拋去，企圖那蝙蝠會鑽進他們底鞋裡。

成衣匠不再哼着小曲了；看見那女人轉身走回屋子裡後，笑向工人吳永年說：

「老吳，你看不怕老婆不發財啊！你底老婆孩子雖然怕你，但你小子却永遠得牛一樣地給人家做工。」

「哼！滾你媽的吧：老子任着餓死也不會狗一樣的受着娘們氣：」

這時小學教員劉彬也加入了他們底談話，似乎有點感觸似地說：

「夫婦之間是不應該誰怕誰的，古人不是說過什麼男女相敬如賓麼？所以說夫婦之間最寶貴的便是愛情，如果沒有愛情，便談不到夫婦！」

他說話的樣子，總像模仿着偉人演說一樣，並且用一隻手做着手勢。雖然他底話未必全被聽的人瞭解，但多少是懂得一些意思的。

賣青菜的小販係祥，輕々的嘆了一口氣說：

「我看什麼愛情不愛情的，還是吃飯重要，肚子裏吃不飽，什麼愛情也沒有了，我算叫女人給累够了。你看，我連一個孩子都養不起，現在除了這三個，老婆又要給添第四個了！」

吳永年聽見係祥底哀嘆，却又粗聲地笑了，指着那在房簷下坐着正在洗衣服的係祥妻子說：

「這也是你們愛情太好了啊！」

那女人撐着突出的肚子，蠢笨地把一盆髒水潑到院心，然後帶着一臉醜笑，對吳永年罵了一句：

「笑什麼？你媽々養你的時候也是一樣啊！」

「我想我過得簡直猪狗一樣！」孫祥在一邊仍舊有點沉痛地自語着。

「眞的，大嫂眞像一匹母狗，該多能下狗崽啊！」

小學教員孫彬還保持嚴肅的樣子說：

「不過一個人也應該節慾，在外國便流行過節制生育的事，有時孩子多了也會破壞天賦底愛情的。」

這種背書似的話，在這羣人中聽來是非常乾枯得沒有一點興趣，所以也沒有一個人再注意他底話。

正好在這時他底妻子站在門前不奈煩地喊起來：

「還窮講究什麼啊，明天做早飯又沒有水了，害不去弄點水嗎？」

於是這小教員便非常溫馴地回到屋子去，開始提起一隻水筒，往洋井邊押水去了。

夜色越深，越顯得靜謐溫柔起來，星群在天空放出美麗的光來，好像微々地抖動，晚風掠着院樹的葉子，啊出細碎的微音，月亮已經升起來了，那微搖的樹葉，便佈成精美的蔭影。

夜是多麼美麗啊，這夜色似乎特意來掩蔽着宇宙底醜惡，而渲染着人生底美麗，使忙了一天的人，忘掉了生活困惱，忘掉了明天的工作。

「小心吧：如果你再不改的話，我一定要弄死你！」從洋車夫底屋子裡，突然傳出來男人沉重嚴峻的聲音，在靜夜中顯得更清晰而粗壯了。

這聲音像一塊石子，也沉重地打在每一個人底心上，奇怪的再沒有一個人爲了這事開着玩笑，而且吳永年更不活潑的愛笑，居然有些悽然地嘆息着：

「我想誰都願意自己活得安靜富裕，可是究竟是什麼力量，對於我們這些人偏弄得非天天窮苦吵架呢？」

這嘆息感染到每一個人底情緒，都沈默地說不出什麼話來了。

幾個人無聊地望着夜空中底星子，默然了許久，慢々地散開，幾條黑色的影子，走進自己底屋子裡。

四

一天，振聲正在把全部的精神用在自己底新的一筆買賣上。現在他自己已經學會有什麼東西買來可以賺錢，同時也認識了許多這一種投機的商人，所以再不用求徐子貞從中給聯絡人，並且胆子也漸々大起來。正在他苦思的時候，在外邊流浪了將近一年的弟弟振華却意外的回到家裡來了。他對於弟々非常沒有好感，雖然兩個人已經別了許久，但對於弟弟底歸來，却沒有一點親愛的態度。

晚上的燈下，兄弟兩個人談起話來，在談話中又像當年一樣的不能融恰：

「爸爸死的時候，沒有說什麼嗎？」弟々振華首先帶着關心地態度問着。

「有什麼可說的呢？並且他對於你好像更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我知道我與爸爸底性格是不同的。」

「那當然是你底不對！」

「爲什麼？」

「你底性子太特別，與一般人都不同。也可以說你有點狂妄！」

「你是不是說我太不受一切拘束，並且不懂得人情事故？」

振聲並沒有回答弟々底質問，沈默地吸完了半隻紙煙，然後把話又扯到父親死後的生活問題。

「現在生活眞是太困難了。」

「難？我想對別人難，對於你是不會感到困難的？」弟々冷靜地說。

「對於我不難？」振聲臉上露出一點生氣的樣子來：「你以爲父親會給我們留下許多遺產嗎？你看，現在要不是把這院子裡底屋子都租出去，恐怕沒有一點收入的。」

「我不是說的這個，並且我更不是想與哥々分劈父親底遺產。」振華微々地笑了笑：「我是說你是跟父親一樣，懂得怎樣弄錢，怎樣生活。」

「弄錢？這才是天大的笑話，我又有什麼法子弄錢？」

「振聲底妻子雖然也對這弟々滿肚子的不歡喜，但在一邊却假意地笑着說：

「你看，你們哥倆還是像從前一樣，一見面便吵嘴，還是談點別的吧：究竟你在外面這一年都做了些什麼呢？」

「我這一年來仍舊是生活得非常孤獨，雖然也找到一點々職業，可是却沒有一個人與我合得來。近來我眞的有點厭倦了一切，所以想到家，想回到家裡看一看，不過我也許不會在家常呆下去，家恐怕始終與我不發生關係，我總愛想着家以外的事，家對我好像是一種讓人苦惱的約束似的。」

談話又沈默下來。

漸々地哥々振聲却又突然帶着一種關心與親切地態度說：

「我想你已經不小了，已經到結婚的時候了，我想你還是在家裡好々過一下規律的生活吧！父親已經去世，我祇有你這一個兄弟，我也不忍得叫你長久漂流到外邊。」

「我現在還不需要結婚，也沒有想過這問題。」弟々淡漠回答着。

他們底談話，總是這樣不能相投，所以也不能再繼續下去，便都索然地早々睡下了。

振華回來還沒有到三天，便與院子裡底一些住戶弄得非常熟悉。這更引起兄嫂兩人底不快，甚至覺得弟々太有點不重視着自己底身份。

但是他却從不注意兄嫂底不滿，依舊與住戶們常在一處聚談着，這院子裡底生活群衆，使他清々楚々地體驗到，究竟他們有什麼與兄嫂不同的地方呢？祇是比哥々貧窮吧了。

可是每一個人底目的却完全一樣，他們都是想努力奮鬪着，以求得充足寧靜沒有飢寒的恐懼，而且自己底哥々，却好像在謀求生活安定以外，還要在追求着另外的東西，貪婪得永遠不會滿足。

每天目覩着這些人喧鬧擾攘的不安寧生活，使他似乎又多認識一些生活給與人們底力量。雖然在外邊漂流了一年，但他一個人從來便過活得非常簡單，甚至容易而悠閒

現在有機會接觸了這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才想到生活的確是有着巨大的力量，牠會使人性變得殘酷，欺騙，有時甚至爲自己底慾望，而不顧別人的生存互相殘害着。

振華底心漸々感到一種人生底寂寞與喪失一切的空虛起來。他懷疑地沈思着，究竟人生倒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最大的目的就是追求着一己的享受與快樂嗎？不過一個人如果生活不能溫飽，除了努力想解決飢餓問題以外，還能想什麼呢？

種々思想糾纏着他，弄得他非常困惑。

某一天晚上，已經快到了深夜，那洋車夫王寶善拉夜車回來，疲倦地拉開了自己底房門，屋子裡却是一片黑暗的空虛。

他拉燃了電燈，那女人却不知那裡去了，這使他底心立刻不安起來，等到他再注視了一下屋子裡底東西更雜亂得很，有許多破亂的什物，好像經過人匆忙地挑撿以後，而不愛惜地扔了滿炕滿地。

這一下子，他似乎明白了。

再一翻那一隻破舊的木箱，女人底幾件較好的衣服也都沒有了。

突然一種不可阻止的忿怒，燃燒起來，使他忘掉了疲倦，忘掉了飢餓，像是一枚爆彈，衝出了自己底屋子。

外邊是濃黑的夜色，充塞了院子，站在院心裡又使他茫然地呆住了。

隣近吳永年底屋子裡，燈光還在亮着。

「吳兄弟，吳兄弟，還沒有睡嗎？」他盡力壓低了自己因忿怒而高亢的聲音，輕々敲着吳永年底房門。

「誰？」吳永年聽着這有點怪樣的低叫，驚疑地反問，但緊接着聽出來是誰了，他下地拉開了房門問道：

「王大哥拉車才回來嗎？」

「你還沒有睡？」王寶善並不回答對方底問話，沉重地坐在那地下一張木椅上，用着充血的眼睛，望了吳永年一眼。然後急迫地問：「你看見你大嫂了嗎？」

「怎麼？沒有在家？」吳永年也驚訝了。

「她底東西都拿走了！」

「是嗎？什麼時候走的呢？」

「我怎麼會知道？我剛回來。」

「喂！喂！」吳永年慌張地推着炕上沉睡的妻：「我說，你今天看見王大嫂了嗎？喂！他媽的！死狗，怎麼還睡啊！我說，你今天看見王大嫂了嗎？」

叫了半天，這被一天勞作弄後疲倦的女人才醒來，但神志仍舊很昏沉，睜着朦朧的眼睛，呆望了一下，又要睡下去。

吳永年最後狠々給了一脚，這女人才忘掉了睡眠：

「我問你！」這回丈夫把聲音提得很高，「你看見王大哥了嗎？」

「放屁不睡，我怎麼會看見她？」女人有點糊塗地嘟囔着。

「×你媽的！還不明白！我說你白天看見她沒有，王大哥說她把東西都拿走了。」

「我吃晚飯的時候，還看見了，怎麼會走了呢？」女人也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一定是走了，一定是走了！」車夫王書善好像頓時失掉了力量，痛苦地說。同時臉上好像吃了毒藥一

般地痙攣着。

這沈重的絕望聲音，聽來是那樣讓人心酸。吳永年默思了一下，像是想出一條辦法似的站起來說：

「快到分所報告去吧！」

「報告又頂什麼用？跑了跑了吧！兄弟，我想好了，找回來的話，我也沒有錢養這個東西啊！」

接着，這車夫却孩子一般不怕人恥笑地落起眼淚來。一種痛苦的絕望的感情在他心中翻滾着，他想到今後一個人孤獨淒凉的日子，又怎麼混下去呢？他雖然恨這女人，但在生活上覺得還是不能缺她：可是從今以後，他便要永遠這樣一個人孤獨地活下去了。

最後，他終於又被一種糢糊的希望，引誘着，跑到勿附的派出所去報告了。

這事情當夜便傳遍了整個的院子，於是人們又像找到了很好的談話資料，猥褻地笑着，賊々喳々地私語，似乎這是一件非常有興趣的事情！

「喪盡天良的狗雜種啊：」突然從徐子貞屋中又傳出那女人震天的叫罵：給這些正在談話人一個絕大的震驚：接着那女人便野狼般的哀嚎起來。

「挨雷擊的東西：你扔下老娘跑了也跑不出去喲：跑到半道也得叫火車給壓細碎喲！……」

罵着罵着，這女人便披散着頭髮，黑鬼似的從屋子裡跑出來，她更高聲地向大家訴說着一覺睡醒後，才

發現自己底丈夫還沒有回來，便疑心地翻開箱子，手中存有的三四千元也沒有了。同時聽到外邊談論着車夫妻子私逃的事，他才想到自己底丈夫一定是領這女人跑了，因爲平素她已經看出他底丈夫與那養漢精有着不清白的舉動。

最後，跳罵了許久，便又衝向大門外邊去，一邊跑一邊繼續罵道：

「我一定報告警察，把這一對不要臉的東西抓回來，養漢精；臭賣×的；看你們能跑上天去嗎！」

五

幾天過去了，院子中私逃的一雙男女，始終也沒有回來。

徐子貞底女人，每天照例是一個人瘋了一般地用着許多惡毒的言語咒罵着，罵得疲倦的時候，便又傷心地哭起來，吵得一些人感到非常不安。起初還有一兩個女人來勸解，但日子常了，也沒有人管了。

車夫王寶善從失掉了女人以後，也好像失掉了生活的力量，他並不像女人底叫罵，甚至不願意再見院子裡底人，每天出車非常晚，但却早早地回來。回來之後，便把一個人關在屋子裡，垂頭喪氣地低頭沉思，不時的嘆出一口濃重的氣息。

半個月以後，他便搬出這院子，一個人到車廠子去了。

臨走的時候，工人吳永年陰沉着惜別的臉色，送他到門外。

「王大哥，得閒的時候，不要忘了到這裡來串門啊！」

「好，再見吧，兄弟！」

王寶善便像再不說什麼，影子般地推着自己底車子，漸々地走遠了。

還不到幾天，車夫便在一切人底心中失掉了記憶。徐子貞底女人，也在這時搬出了這院子，說是回到鄉下的娘家去了。

從此，也沒人再談到這私逃的事。

天氣漸々地凉了，早晚的凉風，飄送着秋天底清寒，院子裡底人，也再不像夏日那樣地聚集在一處閒談，每天爲了生活，更奔忙得喘不過一氣來。

有時孩子們不懂事的在院子裡打鬧，當母親底便高聲地罵着。

「小鬼們，鬧吧！你看，天眼看着快冷了冬天來了，便會凍死你們。」

至於振聲專心致意地做了幾筆順利的買賣，手中已經賺了很可觀的金錢，而且他錢賺得越多，反倒越吝嗇起來。每天甚至連吃菜都得先仔細計算一下，而一心一意的想着節省，下死命的在積聚着金錢。

振華在家庭的久居，兩個人底感情是更疏遠了。

他每天想到離開這裏，但是想與哥々要一點路費，却遭到了拒絕，並且哥々時常爲了幫助自己底生意，想讓他做着賤役。但他也倔强地沒有一次答應了哥々底吩咐。

這樣一來，他不但不能得到哥々給他一點零用的錢，甚至每天白吃兩頓飯都覺得痛心。因此無論精神與物質，幾乎苦惱得他再不能忍受下去。

一到吃完早飯以後，爲了不願在家裡望着兄嫂那張氷冷的面孔，所以便常到郊外和街上去舒展着胸中的積悶。

他始終是想着從事於自己觀念的生活，總覺得自己底面前是有着多樣的生命力。但是現在的環境，却緊々地束縛了他，使他底慾望，都成了一些離心的狂想，他現在又沒有能力來改造環境與統御環境，所以既不能發展自己底慾望，更不能改造一切，這兩重苦惱，變成了內部底痼疾，而使他成了一種病態的自我輕蔑。

他有些恨起自己底軟弱無能了。

他痛苦地想：爲什麼不能照自己既定的生活識則去走下去呢？又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貼住了他底兩脚？窮困，失望，仇人似地纏住了他。

如果說是一個人都爲了金錢才要活下去，像死去的父親，與現在承繼父親性格的哥々，甚至院子裡那些

蠢笨的房戶，都是對的嗎？猶其是死命地想弄錢，而爲自己底終生享受，這種自私的態度，是最使他憎惡的。

郊外的風景，是常々引誘着他，秋天底氣息，流溢在大空，木葉漸々零落了，埋滿道路的雜草，也有些枯黃。

這裡的一切，又重勾引起他許多童年底回憶，那時候他也是常到這原野來遊戲的，但時間是多麼快啊！一恍他已經快走入中年了。在這原野上，他幼稚的童心也曾建築過許多美麗的夢想，但這些夢都脆弱地碎了！碎的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

一天的下午，振華又漫步到這郊外的原野，他徘徊着，沉思着，簡直不願再回到那城市裡去。去太陽落下去之後，很快地那圓大的月亮便升起來了，原野上一切都是靜止的，月光洒滿了這大草原，草原便染上一層神秘的幽暗的光亮，這草原是太優美了。一想到那城市每一個人，貪慾自私誰也不會幫助別人，卻盡力想躲入自己底生活一角，偷々地過活着的態度，一棵心便流動起許多不快意的陰暗。

最後終因爲夜寒底侵襲，使他慢々地踏着枯草的荒徑，向城裡走來，他不願想一切了，心裡充滿了冰冷的淡漠。

這是他第一次回來的這樣晚，城市裡的街燈都放出淡黃的微光。走到自己家底門前時，他因回來遲了而

猶豫着，他想家裡一定吃完晚飯了，不會再等他。

——如果哥々再給我那冷面孔看的話，明天就是沒有錢我也要離開這裡了！

這思想加强了他底兩脚，一直往上房走去，但走進屋子以後，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哥哥並沒有在家，室內的空氣顯得緊張，兩三隣人正圍着嫂々在訊問着什麼，嫂々底臉是紙一樣的蒼白，說話的聲音也有些顫抖，一看見振華走進來，她便求救般地急促說着：

「你怎麼才回來呀？你知道嗎？你底哥々教衙門給抓去了，還有，還有許多東也被扣留了！……」

聽着嫂々底話，他什麼都明白了。

雖然嫂々不斷地與他核計着辦法，但他却始終說不出一句話來，總是難堪的沈默着。

這一晚上，他不能入睡，他爬起來，跑到院子去，他很想立刻到另外一個安靜的方去，當每次望到嫂々屋子裡燈光還在亮着，他心更痛苦起來。

夜愈深棲愈空々起來，寒蟲在牆根的一角顫抖的哀鳴着，風是更涼了，那黃色的圓月，也變成了銀白色，把它底光輝散佈在院子裡。

又一個思想，兜上他心頭：

——一個人如果能不散私心的貪慾，用着健壯的脚步，站在人類的前面，像火炬般的照耀着一切，向整

向的人類幸福之路領導着，那才是偉大的生活喲！

小人物之愛

未名

午後三點半鐘，陰了好久的天忽然降下濛濛的細雨了。我穿好雨衣正要出門，忽然旅館茶房走來通知我有電話，『誰呢？』我問着茶房。『姓樊。』他告訴我。這使我立刻想起和叔父常々合作暗盤交易的那個樊長福，一副整齊的的臉，目光是銳利的，寬肩膀，高大而強壯的身軀，襯着兩隻大手，我一見他就覺得使他做個闇行的商人還不如做個「脚行」倒比較的合適。他穿衣服總是隨々便々一連五六天穿着一身短得不相襯的舊皮襖，不幾天又更換了洋服，却從來沒見他的領帶變過顏色。我的叔父却不知怎麼竟和他處得很好，常誇獎說他是個人材。但是不知怎麼，我却從心裡輕蔑着，厭棄着像他這樣的人物，一個人爲什麼不憑智力或膂力去生活，而去做一個害人的蠹蟲呢？……我抓起電話機不客氣的問道：『樊先生有什麼事呢？』那邊的回答正是他那高亢的音調：『是啊，是啊，令叔還沒從大連回來麼？』我告訴他只少還得

兩天才能回來，又聽他說道：『這可怎麼辦呢？』我不耐煩的問了一句：『究竟是什麼事情呢？』他躊躇了一會才說：『啊，我有一點要緊的用處，爲了救一個落在苦難的人——』聽到這裡覺得一個蠹蟲也會救人，我不由得暗笑了。只聽他繼續下去說：『我得用五百塊錢，但是必須今天辦到，我想，如果你手裡若有的話，你一定會幫我這個小忙……』恰好叔父在去大連以前，爲了結清一筆債務存到我手裡有七百塊錢，同時更想到他與我叔父往來的信用狀況，於是我毫不疑遲的告訴他說：『你這就來罷，那個數目我能辦到。』

雨仍然降着，此刻是大一點了。我在寓所裡等候樊長福，無聊的打開了臨街的窗戶，望着樓下瀝青路上的風景：汽車喇着喇叭馳過去了，緊跟着的又是兩輛……三輪車都覆着黑色的雨布，也魚貫地急々地馳走着。若在往日我覩見這些景物，總該勾引起來哲學的思素：它們將往何處去呢？可是今日我却沒有了這樣的思素，存在我腦際的只是：蠹蟲也會慈悲了，可是，他救的是何許人呢？

四點鐘又過十分，一輛三輪車停在旅館的門前，從裡邊跳出來一個穿着絲質雨衣高大的男子，正是樊長福。他高興的走進我的寓所，他今天好像有點興奮，一進屋就問我說：『吃過晚飯了麼？』一面伸手按鈴招呼茶房。他穿的衣服也換了，潔白的襯衣配着新鮮的領帶，更兼好像臉才刮過不久的樣子，彷彿從他那已經喪失的青春的氣息，這時又回到他的身上來了。我不禁打趣着他道：

『樊你又年青了！』

一種陰沉的暮靄突然籠罩了他臉上的表情，他長打了一個唉聲。恰巧這時候茶房走來，樊又改換了一副表情問着他：

『晚車去哈爾濱，幾點鐘有車呢？』

『九點有，十一點有兩趟，不過前一趟車非常擁擠，因爲是去牡丹江的直通車！』茶房得意的搖晃着腦袋，這樣的回答：

樊擺手叫他停止，隨手拿了五張十圓的紙幣遞給他：『一張三等的哈爾濱票，外加急行券，可是最要緊的你得想法弄一張睡舖，多花幾個錢沒關係——』

我想到了去年秋天因爲去龍江省辦點事情，好幾天才買到一張寢台票的票荒情形，於是也參加着意見說道：『當天恐怕不容易買到睡舖吧！』

『那麼就是一張二等票外加急行。』樊說，又補充了一句：『觀光局不是沒有止辦麼？』

『不能止辦。』是茶房的回答。

『還有——』樊繼續着說：『回頭你到梅園叫他們核計給做四個菜，酒頂要緊，啤酒沒有白酒也行，不過——』他朝着茶房看我一眼：『他不大能喝燒酒，還是來四瓶五瓶啤酒吧，如果他們說沒有，你可以提

我，飯呢？』說到這裡他側着頭，用親切的口氣問着我：『你吃什麼呢？』

我樂得白擾他一頓，就拿着無可無不可的態度答道：

『只要吃飽了肚子，我沒有挑揀。』

『那麼吃花酒外做個湯。』樊對着茶房揮了揮胳臂結束的說：『別等觀光局止辦，快去吧！』

風把雨水淋到我的臉上了，我趕快站起關閉了窗戶。隨手我拿了錢給他，一面動了好奇心問道：

『你究竟想救誰呢？』

『等一等，我把自己的過去告訴你。』樊這樣的回，更問我：『你有火車時間表吧？』

我找到了一本最近出刊的時間表給他，他翻弄了幾頁，嘴裡喃々地念着：『二十三點五十三分，二十一點五十分，二十三點三十一分，啊，這是直通牡丹江的車，裡頭一定擁擠，可是，若坐九點五十的急行走，明天上午九點能到哈爾濱麼？』

『火車時間表的時刻總是不易弄錯的。』

『也許她的病會更重了吧！』樊忽然出神似的自語起來，隨手掏出一封信來驗視着郵戳上的日期，他抬頭發現了我在留心着他的舉動，就說：『你看這可笑不，一封快信走了三四天才達到收信人的手內，眞是的——』

『誰的病呢？』我問着樊：『是你的朋友麼？』

『等一等我告訴你，』他回答，又加着說道：『怎麼酒還不來呢？』也許喝點酒會使我心裡爽快起來吧！怎麼這一會我覺到心裡這麼鬱悶呢！』

我和樊坐在那裡等着喝酒。

『是啊，是啊，古人說浮生若夢，人生眞像夢，可是得想一想啊！在人間有什麼比這人生的夢再荒誕的呢？』樊高々地擎着發着琥珀色光亮的酒杯，這樣說：『我生長在巫閭山附近的小屯裡，若沒有十四歲以後奇怪的遭遇，我一生的成就往好說是個土包財主，往壞處講也許上馬當了强盜也不一定。因爲那裡的民風向以剽悍著名，但是，我多麼懷念着那生長我的山鄉啊！

『我的祖父是個小康的莊稼人，不幸的是：一粒强盜的子彈喪却了生命，我們的草房和倉廩也被强盜燒光了。我有一個伯父當時年青氣盛，受不下這口惡氣，從家裡什麼也沒拏偷着逃亡了，家裡頭只剩下祖母，我的父親和我的姑母，三個孤零的人支持着這一個家族的殘局。幾年光景好日子又漸々回到我家來了，被火燒去的房屋又重新蓋起，倉廩也重新的充實起來。我的姑母這時已經出嫁，我的大哥二哥還有最幼的我，這時構成了這家族的新的份子，可是惡運又來了。我父親在這年秋天負了一場官司，等到母親四

處求人說項，把他營救出來的時候，我們的積蓄已經花得一乾二淨。

『我十歲的時候，故鄉過的正是兵荒馬亂的艱難歲月，有一天從我家門外進來一個黑臉膛雄糾糾地穿着一身軍裝的大人，有四十多歲的樣子一直走進祖母的房子裡去，父親以爲又貪了官司，嚇得跳到牆外的隣人家裡去躲藏，母親也恐懼得什麼似的，悄々走到祖母的門外探望，想不到却從屋裡傳出哭聲，原來是走失了廿多年的伯父回來了。

『母親喊回來父親，又喊着我們去見那新來的伯父，原來他從那年走後就流落到强盜堆裡，雖然每年想回家來看望，可是總找不到機會回來，後來被收降了，他又過起軍隊的生活，好容易熬到了排長，軍隊的防地從此地南移了，然而又接到關內作戰的命令，這一次就是藉了關內作戰的機會，特意來家看望。這時伯父已經結婚了，伯母住在奉天，可是跟前還沒有小孩，因此伯父非常喜歡我。

『這天吃飯的時候，伯父用手摸着我的頭頂做笑着對母親說：「把這個小子將來給我吧！」

『母親一聽笑了。想不到過了四年的歲月這話竟能够成爲事實。

『爲了伯父特別的對我愛護，我竟超然的進了村裡的學校，這是我的兩個長兄所沒有的權利。四年中伯父不斷的寄錢回來，從北京，保定，彰德等地方，表面上說是給我做學費，事實上這些錢却大部的補助了家用。四年後的一天忽然從奉天來了個伯父的馬弁來接我，說伯父已經從彰德回來了，而且當了團長，於

是我同着父親隨着那個馬弁來奉天了。

『伯父住的眞可以叫做公館了，門房跟馬弁不算數，老媽子就用了三個，在我伯父的公館裡是成天的來往着各樣的官僚和軍人，他們的工作是三樣，賭博，抽大煙和喝酒後的叫罵。

『伯母待我很好。有個我叫姨的却常拏冷臉看我，她有個女兒叫芳慧，就是他，叫我跑一趟哈爾濱的也就是爲了她。

『她小我兩歲應該管我叫哥哥，可是她背地裡永遠是輕蔑地叫着我的名字，我們兩個同在一個學校裡，雖然我的級次比她大，可是常能够同時下課一道回家，有一次我在道上問她：「你爲什麼老提名道姓的叫我的名字，難道我不是你的哥哥麼？」我以爲她該是伯父的生女。

『她忽然冷下來臉說：「你是誰的哥哥呀！」

『「你的，」我說：「你不是我的妹妹麼？」

『她朝着地啐了一口，冷笑着說：『你也不配當我的哥哥！」

『我自從叫她羞辱以後，一連幾天不着她的邊，下學的時候總是故意的躲着她。後來我聽伯父下人們私語，才知道原來芳慧並不是伯父親生的，她的爸爸原來是個關內某地的小學教師，被伯父不知用什麼手段弄了個失踪而亡，於是芳慧的母親就成了她的姨——一個鬱々寡言心懷隱恨的女人。她從知道了這個以後

心裡不知不覺地也就原宥芳慧輕蔑我的態度了。

『有一天，我們又一道走回來，芳慧問我：「怎麼你躲着我走呢？我不管你叫哥哥，你就生氣麼？」

『「不，」我回答着：「從今以後，芳慧，不管你管我叫什麼，我都不惱恨你。」

『她聽着我的話笑了。

『從此我和芳慧變成了很好的同伴，有什麼我不忘她，她也不忘我。不久我進了中學了，後一年她也進了師範學校，雖然這樣我們兩個仍然是離不開的廝磨在一起。這時我的腦子裡好像有了鬼，不知爲什麼就覺得從我的生命裡，假如失掉了她，我就令能再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味。

『秋天我回故鄉去，她一半是好玩一半爲旅行也同我去了。在燭天的高峯上留下了我們的足跡，想來這是如何值得懷念的啊！

『好像這時她也發現了我的愛她，可是她也覺出我們地位的限制，有一次我們登在望海山上，俯視閭山諸脈，紅葉滿山遍谷，我講契丹東丹王讓國携姬隱於此山的故事，最後南游汴洛忽恨而亡，她聽了忽然感慨的說道：「就是死也不要緊，難道我們不能從這汚濁的世界裡飛出去麼？」

『我說：「羽毛不豐高飛不易吧！」

『那時她的臉突然的蒼白了，竟低聲哭泣起來了，「芳慧，傷感的什麼呢？」我安慰着她：我們將來不

是有許多的路可走麼！」

『她止住了哭泣說：「路也許有不少，可是走得通的沒有一條，像你的伯父——」

『「我知道，我說：可是未來是屬於我們年青人的，他已經老了。只有死亡在等着他。」

『其實，我當時對於未來何曾有一點把握呢？我望着閻山的落日，不禁也悲哀起來。

『我們從閻山回到奉天不久，我正在準備着畢業的考試，瀋陽的烽火起了，我的伯父領着一家逃亡到錦州，從這又轉入關內，又隔了一年我進了北京的大學，芳慧也轉進了當地學校，可是這時伯父却漸々注意到她的婚姻問題了。原來這時伯父在軍界裡混得並不得意，他爲自己的地位竟不得不從芳慧的身上打主意了，因此這時我非常憎惡着我的伯父。

『有一晚上，芳慧對我說：「不知怎麼我非常懷念關外呢，最近我有個同學來信說那裡很好，你過去常說——」

『我問：「我說什麼呢？」

『「你過去說過」她用激動的聲調說：「羽毛未豐，可是今日你認爲怎麼樣？我覺得，今日可正是從這汚濁之境高飛的時候了！

『我告訴她這可不能魯莽從事。實際我正有自己的私心，這時我遵從了伯父的意旨，正與某要人的三小

姐來往着，我本來知道我與芳慧的愛無異是做繭自縛，終久不免彼此多嘗痛苦，這時既另有對像，我何必自找滅亡呢？

『我和那位小姐逐漸的接近着，可是一個金裝的偶像，越距離得近越容易發現，那被掩藏在金裝底下醜惡。在春天公園裡，一點鐘的長談，差一點使我連隔宵的飯都要嘔吐出來了！她的人生見地是怎麼能够玩得更好，享受得更舒服，她對於教育主張無用，所以她從來不找那種苦頭吃，她說想做事必得賓緣，只憑受的教育不行，一個大學生未來的成就或者未必能够跟得上她父親手下的一個最小的軍需。

『總之那一天我連再見她一回的心都沒有，和她分別了。這夜裡我展轉反側了好久，我前前後後想了一遍，我最後的結論是：與其使我我失去芳慧，勿寧叫我失去這個墮落的家庭。

『可是運命曾經容納過誰的懺悔呢？

『當我想找一適當機會向芳慧表白我懺悔的感情時，芳慧却同她的母親逃亡了。我不願意說她們的出亡對於這個家族所掀起的衝動，單說我與芳慧吧！她留給我一封信，信裡藏有一縷細髮，我記得信的開頭是這樣：「這是一縷薄命人的頭髮，留君以爲永別的繫念。弱女子今已成長，既不肯手刃親仇，更不願苟延於仇人的身旁，這樣，捨去逃亡還有什麼路可走呢？」末了並鼓勵我奮發有爲，將來不難得到像她那樣女子，我看完了信竟掉下來眼淚，像我也會落淚，這多麼不容易，可是那時候竟眞的落下眼淚了。

『白日裡我把她的出走想做是我的謊夢。

『黑夜我常在夢裡遇見她。

『一星期以後四處追緝她們的人也失望的回來了，有人說她們上了滿洲，那裡是我的故鄉，是伯父暴力達不到的國土，而且芳慧頭兩天也這樣想過，我暗々地祈禱着：「叫她們平安吧！」

『最使伯父懊恨的是她們還拏走了價值鉅萬的首飾和一筆現款，可是若從良心說，一條生命和十年的含垢忍辱，却是這區々金錢的代價就可以抵換的麼！

『好像這個墮落的家庭，付與芳慧和我的運命是一樣的。有一天，伯父問我說：「芳慧她們臨走的時候給你留下一封信麼？」

『我必須保持着這個秘密，所以我否認了。

『「混蛋！」他大聲的喝罵着：「你不用撒謊，早有人告訴我，你在暗中跟她弄鬼！」

『對於伯父用罵他隨從的話來罵我，這使我覺得非常難堪，我仍然辨解着：「爸！」這是我們固定的稱呼：「您得原諒這個，這不過是一封感情的信，就是她們往那裡去，我敢起誓說，我決不知道。」

『「你他媽眞是個屎尿屁！」他仍然毫不鬆懈，用粗野的言語罵着我：「玩女人，玩他媽到家裡來，外邊有的是，爲什麼不到外頭去玩？好兎還不吃窩邊的草呀！你倒好，竟放棄着外頭的在窩邊上打轉々，你

呀，長福，你眞把我們老樊家的臉丟淨啦！」

『請想々我這時的心境是怎樣的悲憤？但是還沒到我離開這裡的時機，因爲大學的修學還沒完全，也不知道芳慧的去處，所以對於一切的侮辱我都忍受了。不管他是怎樣咒罵，我毫不表示反抗——

『可是，桃色的糾葛又來了，那個三小姐又與我開始交往，我在極無聊裡又跟她扯淡，我之所以管它叫做扯淡，這到是實在，兩個趣味不一致，觀念有差別的男女，怎麼能够結合到一塊呢？當我携着一個金裝的女人散步在北京市上，叫人豔羨慕的顏色看我們，她爲了風頭，我呢，我則爲了排遣無聊，這樣的我們，也算兩有所得。不明白裡面的一群朋友，有的問我：「你和×家的三小姐戀愛了。」我回答說：「是的，我戀愛了。」可是，我心裡的眞實的戀愛早已經死亡了。

『這年的冬底，我得到了芳慧的一點消息，原來從她走後，我就不斷託故鄉的朋友打聽着她們的消息，一個叫姚玉蘊的芳慧的同學，也是我的老同學林百木的太々，据林的來信說，玉蘊在一個月以前，在車上見着了芳慧，兩個人々寒喧了一陣，芳慧把她自己住的旅館號數告訴了她就分別了，蘊玉因爲忙並沒有就去訪她，可是等她容開工夫去訪她時，她們已經搬走，一問茶房，茶房說在二經路附近，可是更詳細一點的門戶號數就不清楚了。我同信謝了林，並請他給繼續查找。從這一天起始，我望着雪，望着晴空和明月，全能勾起來我的鄉愁，使我强烈的想念生我的年老的兩親，生長我的山鄉，還有芳慧她們的消息。

『我當時有點憎惡着北京，以及環繞在它周邊的大大小小的人物，舊的沒有消滅，新的沒有長成，我當面的社會，正是一種混沌零亂的狀態。有熱心前進的，也有像三小姐那樣的女性，有一息不懈奮進的青年，也有沉溺在北京特有氛圍氣中的公子，他們是矛盾的，衝突的，然而全有他們固定的勢力。試想在這些人物的行爲中我將何去何從呢？

『我眞能够和那位小姐結婚麼？我是個山鄉裡的青年，從小就呼吸慣了那北方的豪壯之氣，也不過叫偶然的幸運，一步給推進這個上等的社會裡去，從秉賦與氣質上說，我與她並沒有結合的可能，所以我認爲兩個人早早的離開，倒能省掉我們將來的煩惱。

『是一個春的傍晚，我和她尋春歸來，我把這樣的意思對她說了。

『「樊！」她說：「你是這樣想麼！」

『「從早我就這樣想。」我說。

『她冷笑說：「姓樊的！我早就知道你這樣想的。」

『「本來這與我們都正合適。」我辯護的說。

『她拏鼻哼了一聲：「好，原來是這樣的，怪不得你總拏着一半担着一半，你想啊，若不是你爸常到我們家說你背後是怎麼羨慕着我，我有工夫來陪着你？」

『我告訴她：「我並沒在背後說過你的什麼。」

『「好啦！」她說：「再見，這沒有什麼。」

『我望着她憤々地跳上洋車去還了。剛想回家却遇見了一個同學，我們來在一家酒館，我喝得大醉，最後是被那位同學給送回來，半夜裡渴得要命，起來要喝水，一個伯父的下人走來告訴我，說伯父正在客廳裡大聲的咒罵着我，正在生我的氣呢，我對他說：「我最近並沒有得罪過他，爲什麼又無理的鬧起來呢！」

『他吐了一下舌頭，撇着京腔說：「這眞够瞧老半天啦，您還沒得罪他，您想×家的三小姐是好惹得麼！」

『一句話令我恍然大悟了，原來伯父想謀出路就常出入她家，當着三小姐的父親，也眞諂佞的說過我在羨慕着她的話，一面也露出爲我攀親的企圖。可是她聽到我的告白後，她認爲耐恥大辱似的回到家裡哭鬧起來，她是主張婚姻自主的，所以她倒不怎麼怪我，她恨怨我伯父不該在她家信口胡說。大概正在我喝酒的時候，伯父被三小姐家的電話叫去，被他的長官大罵了一陣。回到家裡來對我自然要擺出他尊長的威嚴了。

『第二天早晨，我和伯父開了這樣的談判：

『好像一夜的時光已經將他變得和平了，他很大方的問着我：「×家的三小姐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呢？」

『「沒有，」我說：「不過各人有各人的意志，假如意志不同，就使令撮合到一塊也不能長久」

『「你認爲什麼能長久？」他問我。

『我沒有回答，但是他以爲我是屈伏了。屈伏的是我的外表，不是我的意志。

『他繼續的問着我：「你到我跟前幾年了呢？」

『「九年多了。」我回答。

『「假如你沒到我跟前來，」他突然變了獰猛的態度，怒吼着說：「你也配念大學？你最大的出息是種莊稼，像你的兩個哥哥一樣，不用說處長的小姐，就是鄉下姑娘能不能嫁給你還是個問題，你要仔細想一想吧，看々不服從我的話有什麼好處！你，你去吧，再叫我生氣，你就別想見我，你心裡明々白々的，你不傻也不糊塗」

『我從家裡走出來，可是我懷着被侮辱的心將往那去呢？我只有兩條可走的路了：一條是找着三小姐向她道歉昨天的失言，然後再像個蠹虫似的再攢進講義裡去。一條是回故鄉去尋找芳慧。可是前者是安全的舒適的，後者是崎嶇而又艱難，但是在安逸裡死，在憂患裡生，這不是古人留下的諄戒麼？

『我的心裡起着衝突，夜裡我更讀着芳慧留給我的那封信，用手溫柔的撫摸着她遺留下的頭髮，頭髮發散着淡々的幽香，觸物人思，令我想起我們從稚齡就奠定的愛，我終于決定選擇了最後的一條路走。

「過了兩天，我不辭而別的回到第二故鄉奉天了，下車之後，我按着住址找着老同學林的寓所。

「「你怎麼突然的回來了呢？」對於我這個不速之客林用驚訝的神色問我：「那邊不是很好麼？」

「「你回來找芳慧麼？」玉蘊也問。

「「看々她，我答道：「我回來正爲找她。」

「「你大概收到了我的信？」林微笑着說：「不過信前天才發，就是快信你也未必接到吧。」

「我告訴他們我並沒接到那封信，那是被迫害着不得已的才回來的。

「「可是——」玉蘊遲々的說出來：「你來晚了。」

「「我來晚了，」我說，緊接着問了一句：「難道她們又走了麼？」

「「是啊。她又往北去了。」她這樣的問答：「究竟是哈爾濱還是新京連我都不清楚，這是我的一位同學講給我的，她在一星期前遇見的芳慧，可是，她也不明確她們北行的目標和住所，你說這可怎麼辦呢？」

「我思索了一刻說：「那麼，讓我往北找她去。」

「這談何容易呢？」林繼續着勸我說：「第一她們沒有明確的住處，其次就連究竟是哈爾濱還是新京都不明確，這怎麼可以冒昧前往呢？」

「「不，」我說：「我在這一刻已經決定了。」

「『你就是想去。』玉蘊看々林，這樣說：『在這裡就隔幾天也不晚。』

『這樣在林的家裡我住了一個星期，我一面尋覓着芳慧的舊住所，希望從那裡有所獲得，可是我白費了好些時光，什麼也沒有得到，在焦燥裡我終於離開林和玉蘊北上了。

『從新京到哈爾濱，又從哈爾濱回到新京，我往返跋踄着，找尋着，結果一無所得，這時我身邊的幾個有限的錢也快光了，我從好的旅館搬到較次的旅館，更從較次的搬到下級的寓所，我撙節着金錢，在報端登着尋人的消息，我因爲經濟的關係，只好隔一天登一次，但是這有什麼用處呢？

『漸々地貧困向我逼來了，我開始領略了生活的意境，一面也感到了錢這東西的可貴。

『假如我還想在京裡就攝下去的話，一個糊口的職業在我是必需又必需的了。

『不久我找到了一家文化機關的校對，已經合格了，準傳採用了，但是却出來了問題。

『『你能够找到市內的舖保麼？』帶着近視鏡子的我的直接上司樣這的問我。

『『不能，』我告訴他：『我覺得這種職業並不擔負金錢的責任，保證是沒有什麼必要的。』

『『不能像你說的那麼簡單，』他打着官話：『那麼你能不能在市內找出兩個合適的保證人呢？』

『我爲了就職的心切，胡亂的答應了。可是一切都是陌生的，議我上那去找兩個保證人呢？好在與我同寓的有兩個官廳的小職員，蒙他們答應了給我當保證人，我算找到了一個糊口的職業。

『我往山鄉的父母去信問候了，目的是想弄幾個金錢，可是父親已經知道我是他大哥的逆子，不用說這時的鄉下沒有錢，就使有他也不敢寄來接濟我。還是母親和大哥沒有失去對我的關懷，背着父親給我寄來一筆錢，當我在長久的困窘中，突然接到不少金錢，我喜歡得幾乎哭了。

『我仍然得不到芳慧，兩年的時光過去了，我的事却混得很好，我每天再也不需要做十點鐘的苦工了，工作一面減輕，薪俸一面增大，我從大學裡得來的，在這裡賞到了相當的價格，這期間我的長兄來看過我，他告訴我伯父已經失勢了，仍然滯留在北京過着沒落的生活，可是他仍然不能够饒怒我對於他的冒犯，我覺得我此時已經有自立的力量，對於那個被我丟的家庭，就令他們仍然要我，我也不肯回去了。同時大哥並提到了我的婚姻，他主張我得趕快找一個對象組織家庭，他說廿六歲並不是一個太年青的年紀，可是像三小姐那樣的我都反對：上那去找結婚的對象呢？他又說假如我能够結婚就令家裡困難，他必盡力設法援助，一面又告訴我說家裡人都希望我最近能够回去一次看々他們……

『我大哥走後，我想了想自己，我痛苦起來了，我問着自己：我爲誰把青春狂費了呢？我爲了芳慧，可是她知道麼？這種無可控訴的痛苦，我被它折磨了多久的時間呀！我丟却了痴情於我的三小姐，我放棄了我的家族…我看着別人都好像太陽系裡的大行星，它們都有固定的軌道，沿着不移的路綫永恒地，不息地前進，我呢，我如同一個無軌道的慧星，從這一個宇宙流走到那一個宇宙裡去，可是，究竟那一個宇宙是

感激之淚橫流。

『明天就趕快請醫生治罷。種這病不是玩的。蕭勁濤關懷頗切的囑教叫麗娟。心在恐惶鄭家男系子孫的中絕，如果中絕了，則麗娟的生活下去的燈也要同時隕滅。

翌日蕭勁濤照常登廳，麗娟在午後三時來電話，說是鄭大海經他慨助的義舉，感動得昨夜安靜的熟睡壹夜。他還說他就是死掉，也會含笑瞑目了。這天清晨，她就爲他將滿赤病院會得到醫界最高榮譽的『博士』獎牌的遠西名醫請去診治，經過尤極良好。對於前者的消息，使他多思慮的心境又茫然莫釋了。

『鄭大海那個　髏眞的也有靈魂嗎？幾許錢鈔，果然會使瀕死的重病者感動得安靜的熟睡竟夜？』他接到電話當時，只以爲是麗娟揑造的巧語。後來耽思之餘，深信麗娟對自己，決不會謊言相待。但和前日的對於鄭大海的醜卑的陋體的印象感壹對照，又開始懷疑這『熟睡壹夜』的報道的眞實性來。

『不，這不是對於我的甚麼『義舉』感動得那樣竟夜熟睡呀。這是金錢的魅力使然的。倘無金錢，再有多大了不起的義舉，恐怕也不會使他這樣感動的。』他苦惱於解答這個使他茫然的報道，他深加思索，仍無所得。

『金錢有起死回生的魅力的。啊！那不滿三十歲的青年，雖嘗盡人間的酸辛和苦辣，並曾享受到人間的

安樂和幸福。正因如此，他仍在徜徉於人生的大道，企圖最小限度的安樂與幸福，報酬他三十年來受盡酸辛苦辣的創傷。他那貪生的眼瞳，不是正在說明着他心深處的獨語嗎？是的。他爲了滿足人類共有的想執拗的活下去的本能。他纔怕死呢』若有所得的樣子，蕭勁濤心情安適壹些，他會釋了這隱瞞着的生之秘密。他情急的期待下班的鈴聲，他想下班後，立即坐馬車到麗娟的家瞧看鄭大海這是身病而又是心病的『秘病。』

車夫揚鞭策馬。壹輛輕巧的馬車，滑駛在瀝青的柏油路上，迫近黃昏的陽春的晚風，流蕩在杏花怒放的濃香的氣壓裡。撲鼻的清冽的芬芳味，使放浪在新興都市的蕩子繼眷起南國海濱的紅櫻。蕭勁濤不是詩人，這時却也被激昂起紫色的鄉愁。他想：故園籬笆外那五株梨樹，現在正是萬樹皆花，白瓣翩翻，雨後落英繽紛的情節，猶爲誘人思歸。但這些不關痛癢的詩人墨客的追憶，在他的情緒界不無漠然之感，他只壹心想見到鄭大海，探聽他熟睡終夜的所以然。他心裡還在自慰：唐校長的二十圓會錢，果然未曾爽約，如數送來，昨晚徉作醉態的韓家駿，也奇蹟的打發聽差繳到，人與人之間，委實有股互助的美德無聲息的交流着。把這四十也交給麗娟，給九死的鄭大海救活，的確是壹件暢快自適的稱心事。

斜陽掛滿的蒼灰的城門，吞噬了這輛輕盈的馬車。

初夏的靜夜鄰家誰在彈着三弦琴，琴聲悠揚隨和着歌唱的是個女人的嘶啞嗓。唱的是百調的『茉莉花』，

和諧的飄揚在柳絮漫舞的夜空，給與人壹種莫名的幽怨。

蕭勁濤翻來覆去，越發睡不着。他無止境的太息着。

『愁甚麼蕭爺，甚麼事愁也愁不完，不有那麼句話嗎，『時候壹到，萬事化歸了。』有天大小難心事，到了時候，也要了結化淨的。別長吁短嘆的呀……』校役的老金操着披縣口韻，勸阻蜷在陰濕無窓的宿舍的校舖上的蕭勁濤，壹壁在抽旱煙。燈火熒々，屋壁暗澹。蟋蟀鳴在牆外，唧唧的。蕭勁濤苦思焦慮的神色，橫溢面表。

『咳！老金，明個不就是五月末嗎？二十圓會錢，先說得拿出來，會錢和看牌押寶壹樣，是不許虧欠的呀。』蕭勁濤搔着頭皮，這回可麽有誰爲他搭救或獻策了。

『二十圓錢還主於愁倒一個漢子，不忙，別上火。』忠心耿耿的老金牽輭心話慰藉着他，挺有把握的。『寬說不忙，火上房子還不着急嗎？朋友的俠義，說千道萬，不能失掉。我是會頭呀。這可不是鬧着玩。』

『已經湊幅多少啦。』老金若講談俠義，是不甘落後的。

『拿甚麼湊幅，這月領幾個錢，扣食堂飯還不够呢。搗騷烏門，點當還麽東西，到夏天啦，我還是這套破爛冬服。老親新朋，麽我借不到的。』也許這倒是實話。

老金被這難題擋住，再也不放聲，吧噠吧噠抽旱煙。

『怎樣，老金，這月晌錢不是發下來啦嗎？儘多還有少。搗借幾個當股本，我到賭錢場圍圍看。』蕭勁濤躬腰坐起。

『我這月也儘大意思，共總領不到三十塊，伙食費就是壹多半加上人情份子，抽煙燙剪頭，壹要歡就他媽吊蛋精光。』老金背着燈影坐在板舖上說，不知他這時的顏色怎樣。

『人哪有見死不救的，我這還剩四個錢，留當零化，你不嫌惡少，就拿去幹。』老金打他褥子底下把那四張壹圓國幣拿出來遞給蕭勁濤，這紙幣被揉搓得字跡模糊，破爛不堪。顯然是劇烈的流動在下級社會底層裡，起伏隱現着。

蕭勁濤歡悅的接過錢，數了數，揣在西服的胸兜裡：

『這是救命錢哪。老金，賭贏啦多賞你利息。』說完，他感激的用眼瞳洩漏對於老金的謝忱，他帶上那頂退色的帽子。

『好罷。老金你跟家看門，我就去。』彼此的心與心之間，交流着溫暖的友情的波濤。

出了慈育私立國民學校的校門，沿着並排的曲柳南進。到過橫道那兒，他眺望到了潤別已久的，輝煌的驛頭的月臺上的明燈，還有隱現着的紅綠的燈，橙黃的燈，灰紫的燈，交相輝映，光艷熒熒。這正是在指

明予他以明朝平坦的人生大道的路燈，他却偏要從黑暗的角落來，又逃竄到黑暗的角落去，捨掉康莊的大路，挺身羊腸蜀道，譬之爲他的乖癖固可，偶一不慎，蹶覆脫軌的險事，就要層出無窮了。

他走盡陋街與細巷，街巷上交織交光明與闇黑，走得連他都感到疲乏了。這疲乏不是發自他的肉身，而是發自他受盡創傷的靈魂。

摸索到常設賭場的同僚張國棟的寓所，他的後背已微覺浸透出黏汗。靡出他之所料，壹盞不够十瓦特的電燈弱燄下，五個腦袋聚攏在壹起，由上面鳥瞰，恰像壹朵梅花瓣。

『喲！老蕭倒底來囉，人嘴眞靈，剛纔還唸道你咧，知道你要來嗎，壓呀。』莊家是趙蘊哲，興奮的眼瞳賊亮，不自然的笑着打招呼，必是推的不痛快，張國棟坐初門，天門是警察署的傭人趙守家，賭場都管他叫趙匡胤。是個輸打贏要的橙子。宋英韜坐在末門，還有個專愛揭牌的福祉課的陳紹夷，也跟宋英韜壓末門，今天必是末門興勁大唄。壹張方棹，讓他們五個賭徒圍得水洩不通。

『來罷老蕭，我把初門讓給你，我他媽輸光桿啦個庇。』張國棟驀身站起，讓蕭勁濤坐下。

『初門是喪門，你坐下罷，有多少錢也得塡進坑裡去。趙守家必是也糟塌啦幾個錢，紅脖子漲臉的搭訕着

『天門纔是喪門咧。』蕭勁濤報復似的咀呪着，隨後，就坐在初門那把折椅上，掏出那四張無異第二生

命的紙幣。

『老蕭來啦。咱這局壹半時散不了，贏啦的大贏贏，輸啦的往回撈。幹！』莊家的趙蘊哲便是想撈的手。

『可別他媽海底撈月，越撈越深，老趙有錢賠呀。靡錢賠快下臺，倒給別位妙手。』蕭勁濤在賭場一向是好打好鬧。

『賠起你啊，看戲別看頭半晌，頭兩把輸幾拾靡啥。』趙蘊哲逞強的不想下莊，壹壁在那碼牌。

『都坐好啦另掉骰。』厘末門的宋英韜提議。

挽着袖頭的趙蘊哲抓起那三隻小巧玲瓏的骰子，巨掌在虛空裡耍獸，三隻色盅時落到棹面的駱駝絨毯上，十二隻眼睛又跟着落到三隻骰上，一隻是三個黑點斜列着，另一隻還是三個黑點斜列着，蹦在碼好了的牌九眼前的一隻則是方形的四個紅點。十二隻眼睛看清楚，後就擦拳磨掌，等摸棵好牌。

『四到底，二牌自己。』趙蘊哲把開好門的頭四扇輕巧爽利的送給宋美韜，二牌空着不拿，三牌四牌各遞給初門天門，看別人咧牙裂嘴的要揭牌啦，他纔拖回那四扇。

『看看甚麼面子。露啊。』宋英韜也靡揭牌，拿指尖的末神經津津有味的數摸牌面的窪點，壹壁腦裡在策定作戰計劃，人家的牌不露，他總是踟躕。

『老蕭，初門起頭撩牌。』蕭勁濤心神沮喪的捺下頭兩扇『偺他媽鷄巴打鼓——壹個點。』他憤恨地。

『揭開這兩扇。』頭兩扇天門配啦個二板韋長三，末門算不錯，天配地，四個點，莊家地八，全吃。趙蘊哲心裡纔有啦底，敏捷的拾撥了前八張，他先將後兩扇得意的揭示在壹串銀幣前，是一對虎頭。別人如何也就不用看啦。

『全吃。』趙蘊哲當了壹晚上莊，吃通的遭數還算初次。

蕭勁濤那壹圓國幣，飛到趙蘊哲的布兜裡。

『莊家全殺。哼！老蕭半道壹來，紅運帶給莊家啦。』

『這回多壓。』宋英韜頗不服勁，果然，他壓了五圓一張。

第二把趙蘊哲又以八點全吃。蕭勁濤剩壹圓錢了。

當趙蘊哲把三十二棵化學品的光滑美麗的牌九在桌上打磨旋洗的時候，只壹瞬間又輸了四圓錢的趙守家，更是火上加油，惡質的眼瞳蕩着蛇光，傲幹的罵天罵地。

『老陳，你今晚手興呀，淨揭好點，面子事，借十圓。』蕭勁濤把那僅有的壹圓也輸盡之後，猶疑良久，纔對友交不太諳熟的黃淨臉的陳紹夷伸手借錢。

『就拿這幾個局錢還來壓牌九？』張國棟縐着眉做個鬼臉諷刺蕭勁濤』

『這幾個還是現跟人借的呢。』

『老蕭多借都窮，靡錢可愛賭。』

『養漢的跨子，賭錢的抓子。簡直靡治。』蕭勁濤猜駁。

『明天若不用還會錢，何至於這樣糟糕？』蕭勁濤道破心深處的隱痛。扒會錢倘可不還的話。鄭大海垂危中被搭救了性命這椿義舉，縱然不知內情者流歸功於他，他暗中不知要怎樣苛受良心的譴責，坐臥不寧，夢寐難安了。他總想：假借他人的財勢，佔名釣譽，這種自欺欺人的卑舉，決非男兒所當爲。既或是拿寥寥無幾的金錢救助苦難者，也要打自己的錢囊出。錢囊如洗時，則寧肯用自己的血肉換來這筆錢救助，心神纔能優遊自適，怡然自樂。

『我也靡贏多少呀。』陳紹夷滿心不悅。

賭徒在手手興時節，是最忌諱有人管他搗借。

『靡錢不幹，倒給有的，多寒蠢？』趙守家吐着毒箴。

『我管你借啦怎的？』蕭勁濤答上腔。氣憤不可遏止的。

『你個倒霉蛋的嘴眞損，我一上場你就說我坐喪門，我怎能不輸？』

『那怨誰？怨你命不濟，生來的窮骨頭。』趙守家毫不示弱的挑戰，這油頭粉面的年輕人嘴楛倒倔強。

『我和你個雜種。』蕭勁濤頓時覺得腦袋鉛沈，心臟悸動得厲害，眼前一陣昏黑，他抓起一個畫個獅子

的茶碗。

『吹牛屁罷。你敢打我趙守家？我挨誰揍過？』

張國棟深怕鬪歐成爲事實，極力兩下排解，說和。宋英韜和趙蘊哲心裡憤雖恨趙守家的無理蠻橫，這時袖手，他們搏鬪起來，歸齊恐怕都要受連累，所以都異口同音的勸阻兩造炤氣打散另幹，趙守家頗覺無趣逕自默然退場。

當蕭勁濤爲了贏錢還會債心切，低首下心，終於由陳紹夷手借出國幣十圓，自願當莊家，開始推了有半點鐘，窗外壹陣踉蹌的跫音，使他們驚愕的側耳傾聽，剎那間，門開處，警官兩名，映現在他們的視野。壹根麻繩，倒背手縛了五名賭徒，走向冷靜的街衢。

蕭勁濤囚居在警察的拘留裡只僅三天，便被移交法院的監獄，這內中的腥臭闇澹的情節，一如曾經幾次嘗受過鐵窗風味的囊昔無異。張國棟等以幸係初犯，各罰金五十圓了事，到鐵路局，假藉感冒傷寒，補寫三天假條，也就算倖免了撤差的危運，惟有蕭勁濤，在這兒的區法院的前科名薄上，倒記載着他曾以賭博有過被罰金百圓的前科，法官不慌不忙的在審判廳的正面的高臺上，朗讀對於蕭勁濤的判決狀，銘記在蕭勁濤那健忘的腦裡的是最末壹節：『……玆依刑法第二十一章第百九十條之『但書』處該員徒刑三個

月……』他知道是被視爲『常習者』了。

迭遭不遇，身入囹圄的蕭勁濤，在這個教誨鞭策人類走向正常的大路的修養的道場裡，這次却略與往昔不同，雖然不無甚麼『籠中鳥，有翅難展……』之感慨係之，對於前途，頗不似從前那樣以詩人或夢想家的情緒，裝飾並非『了不起』的前段路，同時對於這裡頭給與他的肉身的枷鎖和慘痛，他並靡感到如何的苦辣難忍，他想：反正人生一如演劇，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哪章節目都需要人們來扮演的，第一使他滿意的是食既得飽。睡又得足，季節在初夏，這裡又不用甚麼被褥衣物之類，出獄後，生活未必能這樣安適而寡慮。然而二百會錢，壹文的籌劃都無從籌劃，便遭此不幸，捫心自問，他殊覺赧顏而戰慄，猶其使他心神不寧的是寵娟姊弟的生活相和鄭大海的宿疴……

濃綠欲滴的海洋風飄蕩着的錦州的酷夏，是很容易過去的。季節若屈指數起來，千載如壹瞬，窮苦或迭落在黑暗的溝壑裡的生活，却覺得度日如年，這悠遠無止境的壹串串的日子該怎樣打發呀？

鄭大海自從得到蕭勁濤坐獄的噩耗，將有些起色的肺疾又轉安爲危了。滿赤名醫即便有回春的妙手，所治療和被治療的是肉身而不是魂靈。能治好他的身病而治不愈他的心病。這該蘊藏着幾何人生的『裡道』的妙味呀。

寵娟看到弟弟鄭大海經醫師診療的結果，病勢漸次減退，濃痰常吐，總已不帶血了，氣色由乾黃微微變

成紅潤，靠近三十的獨身漢，顏色會細嫩壹些，不能不稱此爲奇特罷，食慾也漸形增進，熱度除了接近黃昏時分外，殆能保持住常溫，脈博的速度無異常人，血管的蹦跳只是微弱一些。和樂的日子倒容易流逝，仰仗蕭勁濤這位奇男的慨助，陪伴着弟弟的病榻生活的這壹個月，悠然在她熱烈的盛燃着希冀的興奮中過去了。她幻想着無異自己的精血的弟弟，這有着可以自詡的悠久百遠的家族史的鄭家唯一的苗裔的弟弟的體軀，若果由於蕭勁濤的義舉和自己日夜勞瘁看護所賜，而眞的肥壯健康起來，無拘是另到埠頭槓貨，到鄉鎮就農，縱然他受到生活的折磨鞭韃到萬分，她的良心也覺得死有餘慰了。她雖不在奢想甚麼巾幗英雄，把多年的宿願，無遺恨的克遂了，由於自己這樣操着神女生涯的被人唾棄不置的女人的手，救活了一代家族史的中繼者，俾使這中繼者不再受盡病魔的糾纏，挺身而起，拔步而起，把受到祖父的血流的洗禮，永遠遺傳給子孫以這血流，完遂生殖繁榮的本能和不使人間的種族中熄滅了『鄭家』的子嗣，能果此熱望，她倒以爲是平凡的人，做了壹件不平凡的事了。但她倒不以爲是甚麼煞有介事的『傑作』她覺得這和『傑作』還有相當的距離。

天下事，亘古迄今，就靡有都遂人願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當亦不能例外。這是幾千百年的歷史演繹出來的雖平凡但却是牢不可破的『常識』。蕭勁濤犯賭入獄，在蕭勁濤個人想，固屬是『古亦有之』不足驚奇。傳到電娟的耳裡，倒像個世俗所喻的『晴天霹靂』。她驚愕得手足無措。壹盞路燈熄滅

了，闇夜的航程，風狂雨暴，她這失恃的孤雛，當怎樣邁步去往無底的未來去呢？她像誰掉她的兩眼，意識界頓時暗澹誌悟下去，壹場暴哭是她的恒學。照經驗談，遇到心神不快，難題迫近時，往往會因爲痛哭解除了剎那的煩惱，這場慘遭，却不同慣例，哭瞎眼睛，內心的慘痛也不會減退若許。

及至她萬無可忍，將這噩耗告訴了鄭大海，這素日有着無異冷血動物似的性格的鄭大海，也如聽到爆彈般，一咕嚕爬起來，握緊拳頭，睜大了凹陷的眼睛，兀自憤憫不置，憤憫之餘，奪眶奔流的是男兒的熱淚……

氣惱，憂悒，無法分析的鬱悶的情緒，把這三期肺病患者的身心，糾磨得日見憔悴　日見衰微。儼如秋蟲秋草。

『大海，你睡罷，熱水在頭上擱的，我就回來。』翟娟換上那件唯有的油污而多縐紋的印度綢長衫，失掉青春的鮮艷的圓臉抹上壹層的粉脂，劃的細眉和擦口紅的嘴唇，宛如街坊賣藝者玩耍的傀儡的彩顏，她看到隣家燈火又煌煌了。她只吃了壹頓飯的肚子還在咕嚕咕嚕緊響。若只有她自己，成爲餓殍亦不足惜。病篤的弟弟，靡錢治療，就屬天大的罪孽。再讓他也受到飢餓。當姊姊的她是該愧死的。她思慮至此，堅決的無法恪遵董勤壽的勸箴，終於對她弟弟輕聲囑咐着，邁步走出外屋。

『姐姐，你，你哪兒去？』昏睡矇朧的鄭大海啓開那如窖井的枯眼睛，翹望着翠娟的身影，翠娟就又走回來。

『往哪去？大海，你不問罷。』翠娟臺任珠淚橫溢。

『姐姐，你不要去，蕎大哥不是不讓你再去出做那種事了嗎？』鄭大海情急的詰問着，臺壁在呻吟。

『咳！弟弟！誰有粉不願往臉上擦，偺們不是爲了生活嗎？』灼熱的淚滴掉在鄭大海的瘦臂上。

『爲生活？』鄭大海這纔閉上眼，俘擄樣屈服了。

打閉着的眼皮穿出沸騰的淚水，衝過橫鼻樑，浸濕了枕頭。

『大海，你有病，別哭傷了身體，只要你能好，我再遭比這更重的罪，也甘心。等蕎大哥出來以後，我就不用做這種下賤職業了。現下不做能行嗎？前天當耳墜子換來的小米子已吃光啦，不治病我都心痛呢，怎能餓着你……』翠娟娓娓的道破橫在狹隘的心裡的難題，心如針刺的般……

『好罷。你去罷！』餘韻散漫在屋空四壁的室內。這尾聲該含蓄多少鬱憤悲慘，悽愴，哀怨呢。人間的悲劇，統被鄭家姊弟二人扮演無餘了。

翠娟輕輕把鄭大海的皮包骨頭的瘦胳膊，屈進黏糊糊的被窠裡，逕自走出屋，迎面打來的是連綿淫雨。

蘇廣城下班歸來，心地煩燥異常，本來就黃瘦貧血的顏色，受這場累贅後，愈形枯槁蒼灰了。人在懊惱悲戚的時節，表情上永恒的要隨帶着陰霾的灰影，年齡也會被不知底細的人猜測錯誤，這位僕僕宦海，漂流異地的小吏，順境時少，逆境時多。班上，有勞形的案牘，有嚴重監視言行的上峯。家裡，因爲夫妻感情不合吵嘴搏鬪是常有的事兒，兼之物價昂騰，薪水既少，人情份子偏外多，拿到家裡的錢，往往寥寥無幾，以此買柴米，嘗感不豐，現實生活既然威脅着他，與他以動搖扭轉的逼迫，對於振肅官紀壹途，就自然有些不無遺恨之點了。例如他以執掌市內所有的初等教育機關人事權爲有機可乘，加上腐朽的社會劣根性未除，操神聖職業的教員們，每到他的私宅拜謁，臨行時都要以『此雖爲虛禮，在過渡期，壹時無法廢止。』爲口實，嘴裡說着堂皇其詞之後，必以賞炊婦的名目挪下五圓或十圓國幣不等，他也就稍事辭却，收下當生活費了事。每當招考教員，類似受賄的情節屢見事實，市內的地方新聞，對於蘇廣城這種劣舉，曾經痛烈的攻訐抨擊過，然而新聞記者寡會單純的去揭穿壹個人的私德，靡有『建設的』改革社會的陋習的意圖時，則這攻訐只止於攻訐壹個人而已……最令同僚輩侮視的是當他初轉到這兒的翌年春節的哄動壹時的滑天下大稽的笑話，到親友應第拜年賀節，這古禮不知相沿幾千百載，僅止於拜年賀節，倒無廢止之可倡。借這機會，親友有子女時，假爲這子女『買糖吃』的甜名。靡有呢，借賞聽差侍僕爲詞，臨去時都要下十圓八圓。下級職員，將年間所得，統化消在這筆重債上的是屢有所聞的。蘇廣城年輕時放浪不留

花街柳巷，賭博玩不到的，和妻結婚，雖已十有六載，總還靡費過甚麼，不外是他尋花問柳的餘蔭所致罷。他的家庭既靡孩子，以經濟所迫，又非雇傭聽差或奴僕之類的身分，這樣寒有出項，而無進項，是壹筆不算小的虧，他慳吝成性，生活再不豐足，就異想天開，由隣家租壹女兒，聲稱是他的姑娘，只春節那壹天，就收到賀禮百餘圓，扣除租金和到比他官大的上峯家所耗費的錢款，還剩五六十圓，在官場中，這段軼事，曾經名噪壹時，廣開遐邇。

蘇濱城縱然被同僚這樣侮視直至邇今，他對於生活的意識却也未曾改掉，他常想：理想和現實生活差得太懸殊了。誰都願意把自我建築在至眞至善至美的溶合體上，淨化了。不被世俗的凡瑣勞神，構思壹些光朗華麗的境界，現實却偏要這樣醜惡汚穢。人到不惑的三十，年輕時的幻夢該破碎爲泡影了。何況他已年愈四十，他不再有甚麼『形而上』的妄想了。有的只是『形而下』的現實。生活越苦，對於現實越感到恐怖，現實像毒蛇，像猛獸，像鋒銳的利刃……

他斜倚在炕上看『曾文正公家書集。』聽見妻在外屋呼房跟人說話，門推處，鐵路局的和自己性格和人生觀雷同，每逢談起人生，很能投機，平素互相敬慕的宋英箱來了，嘴植着煙捲。

幾許寒暄之後，宋英箱擠着熬過夜的眼睛。

『蘇爺：第二期『扒會』就在明天啦，錢可預備啦。』

『別提啦，我算讓蕭勁濤騙苦啦，再呀，當保證人這種事兒，叫我祖宗我也不幹。』蘇廣城壹壁爲他倒煖瓶裡的水，兩人坐在壹張方棹兩側，棹上盡是茶壺茶碗之類。

『人不死，債是不會爛的，蕭爺不是你們的親戚麼？他再住兩個月就出來啦，這輩還不上，下輩子變老驢老馬，也得脫生到你們家還債。』這位『現實派』的闘士也會說到『非現實』上。

蕭勁濤入獄翌日，該扒壹次會，他既不能履行前約，當然這時唯有保證人是問咧。蘇廣城這慳吝成性的徵吏，遇到此時，想刁猱逃避是萬辦不到，市公署的同寅還差勁，鐵路局的會友都是新交。唯有新交纔得講信用俠義之類咧。實逼無耐，只好代替會頭『扒會』，把餘下八個人傳遞過來的紙條揭曉壹看，何陶然寫的月利最多，帶紅格的信紙上以濃黑的墨跡寫着『八角』兩字，再靣有過其右的了。除掉這等被蹂躪於錢銹的弱小者外，十圓錢月賦八角的高利，委實不算寡額，別人只照十八圓四繳付，蘇廣城除掉拿自己應拿的金額外，還得替蕭勁濤甘脆的出金二十，這在既有煙累，鬧行交易，物價又極昂貴的環境想，家庭經濟要立卽現出破綻。

不知覺間，壹個月過去了，白天則南風揚着熱砂飛騰，晚間西天閃着火蛇，暴雨連綿的壹個月，煙水般的流逝了。

『羊毛出在羊身上，蕭勁濤出來可不得還錢怎的。』蘇廣城心裡琢磨：『他若有錢，還不至於請會呢。』

子，也不過是一轉眼的工夫而已。你知道嗎？在世間有一種叫作象的大動物。

甲　象？象是什麼。

乙　象就是象。不瞞你說，我也沒有看見過。不過確實有這麼種大動物。據說它得在寂寞和黑暗裏挨過八十年，纔能走到光明裏去。還有一種叫作浮塵子的小玩藝兒。

甲　浮塵子是甚麼玩藝兒？

乙　別人說話的時候，不許插嘴！浮塵子是什麼也沒關係，你我雖然沒有見過，該有的玩藝兒總是要有的。據說浮塵子又和象大不相同，它只在寂寞和黑暗裏挨一瞬間，就可以走進光明裏去了。可是象能活幾百年，浮塵子早晨走進光明裏，晚上就要死掉。呵，一切都是神旨。

甲　我們呢？

乙　我們要活六十年至七十年，所以不長不短得挨過十個月。這也無非是神旨而已。

甲　你開口閉口直說神旨，神旨究竟是什麼意思。

乙　你這傢伙眞蠢得够嗎！連神旨都不懂？神旨就是神的意旨。這樣說來，你也許還不懂。換言之，也就是支配着天地間一切的至高至大的意旨。在世間有一個種族叫思想家，這些思想家曾稱這至高至大的意旨叫作宇宙意志。我們有現在，也有將來，要活起來，又要死下去，都是被這神旨支配着的。

甲　眞有這麼大的力量嗎？

乙　糊塗到家了。你現在就受着神旨的支配。在宇宙的每個可見或不可見的地方，都有這力量。信不信由你，唉，眞是對牛彈琴！

甲　甚麼？對牛彈……。

乙　不要亂問！

甲　好！那麼神旨將要使我們怎樣呢？

乙　使你怎樣？眞糊塗死了。神旨第一要使你一天天地長大起來，使你由這寂寞和黑暗走到光明裏去。

甲　走進光明以後呢？

乙　要使你嘗盡人間的苦辣酸甜喜怒哀樂，最後還要使你死。總而言之，要使你成個人到世間去走一番。

甲　人？人是什麼？

乙　人都不懂？眞愚得可怕。人就是造物創造出來的動物的一種，我們都是要去當這種動物的。人這種動物先匍匐而行，其後就直立起來，生性很聰明，又很性急，好打架。卻捨不得命，有點名譽心，又有點利己慾，兩個人在一起常發生慚愧或羞恥的感情，而獨自個兒的時候，又鼓高了鼻樑自傲自矜，嘴巴，

沒有趣也沒有辦法，因爲我們都是要降生爲這種古怪的動物的。

甲　眞無聊極了。爲什麼要生那麼沒有出息的動物呢？你剛纔講神旨，曾經提到神。我們不可以也生爲神嗎？

乙　沒有出息？人這種動物根本就沒有出息，這有什麼辦法呢？可是也不要完全失望，人還能努，力努力去作些什麼，讓自己以及自己的周圍好起來，一直到死還不善罷甘休。所以生爲人也常有好事情。你說你願意作神？好！這倒不是你的妄想。不過不幸得很，人是不能生下來就成爲神的。他得努力，一步步地由人昇爲神。人這種動物是帶着獸性生到世上，在人性裏養大起來，到神性裏去完成自己的。

甲　無論你怎麼說，我總覺得不太有趣。多麻煩！我們爲什麼還要去作人呢？

乙　你還要不作人也是辦不到的。好了，不要灰心！灰心當不了什麼。神旨最公平，也最眞實，我們慢慢地等着，一定會遇到好事。

（一個月之後）

乙　還那麼灰心嗎？

甲　前些日子聽你講過那番話，心裏總算舒展一些了。

乙　那很好。你的身體也長得很大了。不過還模模糊糊的，離題太遠。

甲　怎麼離題太遠？

乙　離題太遠這句話的奧妙處，說給你也許更要糊塗。暫且告訴你一個副題，就是你這個樣子還不知道是男是女。

甲　甚麼叫作「是男是女」？

乙　果然不出意料之外，你不懂得什麼叫作男人什麼叫作女人！

甲　什麼是「什麼叫作男人什麼叫作女人」？

乙　糟糕糟糕！你不知道什麼是男人什麼是女人倒要妨，怎麼連我的話也聽不懂？我告訴：按着種種方法，可以將人分作許多部類，可是最大的部類，就是男人和女人。所以我們或生爲男人，或生爲女人，是必須要生爲其中的一種的。

甲　怎麼？人必得生爲男人或生爲女人嗎？難道不能既不生爲男人，也不生爲女人？

乙　辦不到，只有你這糊塗蟲纔那麼想，世間倒有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人，可是這種人多是殘廢人，神旨偶爾也作錯事，不過在世間這種人是不太多的。

甲　那麼我們是生爲男人好呢？還是生爲女人好呢？

乙　不是生爲男人好或女人好的問題。是神旨能讓我們生作那種人的問題。

甲　神旨究竟要讓我們生作那種人呢？

乙　這倒不太曉得，所以我纔說你還糢糢糊糊，離題太遠。

甲　那麼生作那種人幸福呢？

乙　若非身臨其境，幸不幸是無從知道的。不過若按現況來說，生爲男人似乎比較能幸福些。不過爲兌換這幸福，痛苦也不少，只是兌換幸福的範圍總比女人寬些而已。這是人類多年以來的慣例，神旨也該引咎自責。有些妄信命運的人，要把女人和男人弄得一樣，歸終連他自己也不幸起來了。不過男人幸福只是普通的現象，有時也有比男人還幸福的女人。譬如我們的母親就是一個例子。

甲　我們的母親是誰？

乙　糟糕！我們現在不是就在母親的腹內嗎？

甲　請你原諒我，我太沒有這種偉大的卓見。那麼我們的母親是男人還是女人？

乙　糟糕到你這程度，簡直是不可救藥了！凡是母親，都必須是女人，個中的緣由，等將來再告訴你。

甲　呵，我明白了。那麼我們的父親一定是男人無疑了。

乙　對了。你的糊塗還能有救。的確，我們的母親就是個幸福的女人，可是父親則不然，雖然不是非常不幸，卻沒有母親幸福。

甲　那麼我希望生爲像母親那樣的女人。

乙　這可不能强求，希望生爲女人，或許神旨偏要你去作男人。並且縱即生爲女人，也未必都能像母親那樣幸福。

甲　那麼男人和女人在世間究竟發生着什麼關係呢？

乙　發生着什麼關係？說來眞難一言道盡。總而言之，在世間，男人和女人的必須要相愛。相愛是神旨給人添的最大的麻煩事，同時也是最大的福氣。人在世間，勿論貧富强弱，都能享受這福氣，所以人纔能幸福，世界纔能永遠。

甲　你說得有欠清楚，請你再說得明瞭一點。

乙　和你說話，簡直是徒費口舌。人這種動物有一種奇妙的性質，就是他要愛人，並且還要被愛。愛的種類很多，有人愛一條流溪一座高山，有人愛鑲滿珠寶的椅子，有人愛一串惡臭的銅錢……可是這些愛都會因時因地忽有忽無；所以爲了追求較爲求遠一些的愛，他就愛人，愛生下自己來的人，愛自己生下來的人，愛要愛自己的人，愛自己要愛的人，在這人與人之間的愛裏，就有男女之愛。人是都要享受男

女的愛的。世間有兩個奇特的種族，叫作僧侶和獨身主義者，他們不怕人類滅亡，是不大想享受這種男女的愛的，好在神旨很寬大，不大責難他們，他們雖然對於人類的滅亡漠不關心，而人類自身卻也能繁榮下去。總之，男女是要相愛的。

甲　怎樣相愛呢？

乙　神旨給人類降下了許多喜悅和悲哀，來平分這喜悅和悲哀，就是男女的愛的眞諦。譬如這裏有一朵鮮麗芬芳的花朵……。

甲　花朵是什麼？

乙　不要多嘴。這花朵給人獻出無限的喜悅來，這時，如果只有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來賞這花朵，就要覺到寂寞。所以要兩個人來平分這喜悅，由這樣平分喜悅，而看出人類的永遠和不滅來。但是在喜悅的背面也有悲哀，譬如這裏有一場惡病，不幸長在了一個男人或女人的身上，非常悲哀。這時，如果只有那長病的男人或女人獨自嘗受這悲哀，人生就有些不憫了。於是就有另一個相愛的男人或女人走來，衷心安慰病人，侍候病人，雖然不是把病分到自己的肉體上來，卻給病人減輕了悲哀，由這樣平分悲哀，也可以看出人類的永遠和不滅來。男女的愛就是這永遠和不滅。

甲　此外，男女的愛再沒有別的味道了。

乙　有。也有虛僞醜邪的男女的愛。譬如，貪求一夕的快樂之類，就是這種愛。這種愛只能招來事後的疲憊和懊悔，只能將人類引至刹那和破滅的罪惡裏去，是不能稱作眞正的男女的愛的。

甲　如此說來，生爲男人或生爲女人，只若能愛人而被愛，都是可以幸福的了。

乙　當然。

甲　那麼，我是希望生爲男人好呢，還是希望生爲女人好呢？

乙　眞糊塗，沒有告訴你嗎？生爲那種人，是要由神旨來決定的。

（兩個月之後）

甲　喂！近來怎麼樣？

乙　還算很好。不過因爲身體長得太快，時常感到饑餓。

甲　我倒不覺得饑餓什麼的，只是全身感到虛空和無力，精神有些發慌。

乙　那就是饑餓。我們要不住地長大起來，難免就有這種感情。若是連饑餓都覺不出來的時候，生命是要危險的。

甲　呵！說到這裏我想起了一件新聞，據說我們的父親和母親很窮。雖然不至於吃不到飯感到饑餓，可是景況總似乎不太好。

乙　你怎麼會知道這些？

甲　怎麼會不知道！昨天我們不是覺得周圍有些嶺簸不穩嗎？據說那是母親坐着車，把衣裳送到一家舖子裏換錢去了。

乙　是的。那叫作當號。昨天，母親的確出去當過號。

甲　母親爲什麼去當號呢？

乙　因爲我們的父親當小學教師，賺錢不多；前天，我們的哥哥突然生了病，沒有錢請醫生，所以去當了號，弄出錢來好給我們哥哥治病。

甲　怎麼？我們還有一個哥哥？

乙　是的。他是個很聰明的孩子，不過只是身體有些軟弱。

甲　父親和母親既然很窮，同時還有這麼一個好長病的哥哥，我們生下去，大概是很不幸的罷。

乙　當然，有些地方比起生在富裕人家，是要不幸的。不過窮也未必不幸，就像富也未必幸福一樣。

甲　我們生下去就要不幸，眞有些不敢想將來的事情了。

乙　那沒有辦法，神旨讓我們生在這樣一個窮人家，我們是只好生下去的。生下去之後，只若我們還肯努力去追求幸福，大概還能幸福起來。

甲　無論怎樣說，想到生下之後就要不幸，總有點駭怕。

乙　駭怕也沒有辦法，該不幸也是得不幸的。好在人這種東西非常奇怪，往往神旨也有些慚愧無顏，本當不幸的人，卻不知什麼時候就會幸福起來。同時，也有一種人，神旨給他從天上降下了無邊的幸福，而他自己弄得一塌糊塗，反而不幸起來。這完全在乎人有沒有追求幸福的眞實和熱情。

甲　照你這樣說，只要有追求幸福的眞實和熱情就能幸福嗎？

乙　有時倒也未必。世間有許多全身是眞實和熱情的人，睜着血眼追求幸福，歸終還落得缺衣少食；像這樣眞正不幸的人也是有的。不過神旨對於用眞實和熱情追求幸福的人，大概都不忍辜負他的苦心，總要降給他一點幸福。這幸福的總量雖然未必使他滿意，可是能相信這幸福，珍惜這幸福，回頭再看看那些無論怎樣努力還是不幸的人，就得認爲自己是得到了幸福的報酬。在世間，幸福往往就是自己的影子。瘦人有纖細影子，胖人有肥大的影子。不過各人有各人的影子，而在天候陰霾的日子，或暗無光亮的地方，這影子就要淡薄或完全消滅下去。人生六十年，有故意走進這種日子或地方的人，也有不知不覺走進這種日子或地方的人，還有迫不得已走進這種日子或地方的人，一走進去就要不幸。

甲　這只是不幸的人自己寬慰自己的話，無論怎樣說，我也不願意不幸。

乙　世間上豈有願意不幸的傻子？唯其因爲有幸福，有對求幸福的追求，人纔想活下去，人活下去，世界纔不致於滅亡。不要預料自己眞會不幸！預料自己眞會不幸，就等於預料人眞會活不下去，也等於預料世界眞會滅亡。神旨一定讓人活下去的，同時也一定不讓世界滅亡。

甲　這樣說來，我怎麼辦呢？

乙　第一，要生下去，要活下去。第二，要用眞實和熱情追求幸福，要相信自己眞會幸福。第三，要預料到在天候陰霾的日子以後會有響晴的天氣，要預料到暗無光亮的地方前面會有豁眼的天地。

甲　這樣還是不幸的話呢？

乙　一切對於不幸的預料都是有罪的。

（三個月之後）

乙　你知道今天我們會經到什麼地方去過？

甲　不知道。

乙　我們到公園去了，哥哥病了一個月，昨天纔完全恢復過來，今天母親要領哥哥去到公園散步去了。

甲　母親似乎很愛哥哥呢。

乙　不要嫉妒。我們生下去以後，她也會愛我們。母親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她的面孔長得很美麗，她的心也和面孔一樣美麗。我們能有這樣一位母親，眞是天大的福氣。

甲　據我看來，母親似乎很苦。在哥哥長病的期間，幾乎每夜都不曾睡得熟，而且清晨還得早早地起來打付父親上班，接着就收拾屋子，洗衣服，到街上買菜，給哥哥煎藥……這樣終日勞苦不已，怎樣還過活得那麼高興呢？

乙　所以母親纔被人稱贊爲好女人。她是很幸福的，心裏總懷着光明，愛父親，也愛哥哥，愛自己家，也愛隣家。昨天夜裏，母親還在燈下凝望着自己手掌上的胼胝，而微笑不已。她在這勞苦裏，永遠能看出一星星的小幸福來，所以總是這樣微笑着的。

甲　像母親那樣面孔美麗心也美麗的女人，若是嫁到富裕人家，不是更幸福了嗎？

乙　你這傢伙眞是個拜金家，是個狗仔……。

甲　狗仔？

乙　不要多嘴！母親爲完成自己的幸福，是不需要嫁到富裕人家去的。不過母親雖然嫁到了父親那樣的窮

人家，而生來卻是在富裕人家長大的。並且曾有一度，也想要嫁到一個同樣富裕人家去，可是因爲那家的人們都故意走在天候陰霾的日子裏，故意走在暗無光亮的地方，所以就嫁給了父親。

甲　父親很幸運？

乙　當然，父親很幸運。父親是個無能的人，性質懦弱，胸懷狹隘，只能睜着小得如豆的眼睛死釘釘地穩守着自己的小幸福。自從和母親結了婚，母親幫了他許多忙，爲他犧牲了寶貴的青春，如今，雖然當着一席薪俸無幾的小學教師，總算是很幸福了。

甲　母親不後悔嗎？

乙　胡說！母親覺得不後悔，更覺得唯其這樣纔眞正是幸福的。她願意給父親幫忙，願意爲父親犧牲自己的青春，覺得這就忙和犧牲，如同自己的面孔或心一樣美麗。

甲　這樣說來，哥哥時常生病，不是更給母親添了許多麻煩嗎？

乙　不，母親非常愛哥哥，她想把哥哥造成偉大而幸運的人物，在這努力之中，她愈是覺得自己是幸福的了。

甲　那麼，我們生下去以後，是要感謝母親的了。

乙　是的。不過母親不是因爲期待子女和父親感謝纔這樣吃苦，她始終是爲了自己的幸福，纔這樣作的。

你看！現在母親正在喫午飯，她把煮好的肉和乾飯留在一旁，預備父親由學校回來和哥哥一塊兒吃，自己只吃着鹹菜和稀飯，母親總是這樣愛着大家的。

（四個月之後）

甲　喂！這是什麼人哭的聲音？

乙　那裏？那裏？

甲　聽！不是一個孩子哭嗎？

乙　啊！你眞糊塗！這是我們的哥哥哭。你知道他爲什麼哭？

甲　不知道。大概是有什麼委屈，或是有什麼不幸的事情了罷。

乙　對啦！因爲母親責備了他。

甲　母親責備了他？爲什麼？母親不是很愛他嗎？

乙　當然，母親很愛哥哥。唯其因爲愛他，所以纔責備他。

甲　爲什麼？

乙　因爲哥哥在今天早晨偷了母親的錢袋。

甲　怎麼？哥哥犯了盜癖。

乙　是的，哥哥犯了盜癖。不幸得很，人這種動物都有盜癖，說謊和盜癖是離不開人這種動物的。不過哥哥的盜癖比盜鈎者流的盜癖卻高尙得多。今天早晨，他偷下母親的錢袋，買了許多顏料，不料被母親發覺了，剛纔母親含着淚責備他，他也哭了起來，現在還被母親抱在懷裏哭得像淚人似的。

甲　哥哥爲什麼偷錢袋買顏料？

乙　因爲他要畫畫。

甲　畫畫？

乙　對啦。哥哥非常有畫畫的天才，今年雖然纔八歲，卻畫得一手好畫。他想藏下各種顏色，又怕對母親要求之後不給他買，所以驅於這崇高的欲望，就偷了母親的錢袋。

甲　母親一定很傷心，大概非常恨他罷。

乙　傷心當然很傷心，不過並不恨他。非但不恨他，反而更愛哥哥了。母親深怨自己家太窮，不能滿足哥哥的崇高的慾望，不能使哥哥發揮天才；所以母親決心了，決心要吃盡一切的辛苦，把哥哥養成一個偉大的畫家，讓這次盜癖成爲哥哥平生最光榮的記憶。

甲　哥哥怎樣想呢？

乙　哥哥也決心了。他雖然很小，不懂得成爲偉大的畫家，自己的力量是否够用，可是他也決心要作一個大畫家了。你聽！他現在已經止住哭聲，向母親起誓，讓母親等待他成爲大畫家的日子。母親也微笑了。

甲　哥哥能成大畫家嗎？

乙　一定能成。哥哥不能成爲大畫家，誰又能成大畫家呢？他的決心是很大的，我想神旨一定能讓他實現這悲壯的心願。哥哥雖然八歲。可是他已經知道自然和人間所有的崇高的美，他要在這崇高的美的表現裏，來追求自己的幸福。你猜現在哥哥離開母親的懷抱，作什麼去了。

甲　不知道。

乙　他走到畫案前面，沾着用偷來的錢所買的顏色，又去畫畫去了。現在，在他的心裏充滿了母親留給他的感激。

甲　我們來爲哥哥祈禱罷。懇求神旨讓他成爲一個大畫家。

乙　好。呵！希望讓我們的哥哥成爲米開朗傑羅一樣的大畫家……呵……呵……。

甲　什麼？「米開朗傑羅」？

乙　哂——。不許多嘴。

（五個月之後）

乙　你聽親母昨天晚間和父親嘀語了嗎？

甲　沒有聽見。昨天晚上我睡得很早，所以沒有聽見。近來身體乏得很，簡直有些虛無。

乙　喂！不要說大話，什麼叫虛無？

甲　不，不，簡直有些虛空，所以睡得很早。

乙　對啦，那叫作虛空，也就是饑餓，你雖然頭腦有些愚笨，身體還算長得很堅實，眞是上上吉。

甲　「上上吉」？什麼是「上上吉」？

乙　不許多嘴！聽！昨天晚上，母親對父親說了……。

甲　母親說：我們再等四五個月就要成爲他們家的孩子，家裏這麼窮，希望父親努力想個辦法。

甲　父親呢？

乙　父親最初沒有知聲。你要知道：父親是個愚直的老實人，學問雖然好，心地也很光明磊落，可是在近來這樣的世間，是活得戰戰兢兢的。所以聽見母親的話，很恨自己無能，也很傷心。後來，他覺得母親的話裏滿是眞實的愛情，他不能辜負母親的遠慮和苦心，於是就安慰起母親來。

甲　父親怎樣安慰母親。

乙　父親當然先對母親表示了歉意。他說：他該再努力一些。因爲父親很愚直，在近來這種權術和打算的世間，總是不太得意，所以不能立刻對母親約束下什麼空言；他只好說自己再努力一些。

甲　母親呢？

乙　母親看他很可憐，便破顏微笑了。這微笑裏很有自信，似乎告訴父親：不要着急，我們不能成爲有錢有勢的人家，且又這樣窮，可是孩子卻總得讓他生下來，把他養大，只若我們都很幸福，孩子也能成爲有用的人，窮是沒有關係的。

甲　父親爲什麼不會有錢有勢呢？

乙　那當然是因爲他沒有能力，而且又不甘滅卻眞正的幸福，去爲金錢和權勢奔走勞碌。這種人世間很多。

甲　這樣人算作好人嗎？

乙　好人與壞人是無從由貧富上來評定的。都說大富無大義，其實大貧之中也未必就有大義。不過無論怎樣說，我們的父親卻是好人，我們能有這樣一個父親，也是神旨降給我們的幸福。

甲　父親總不如母親好罷。

乙　是的。父親比母親事事都要遜一籌。現在我們家裏所以能那樣和平而幸福，完全是母親的力量。父親只會賺幾個錢，喫母親作好的飯，此外，因爲現在正是春天，就抱着被蠹蟲蝕過的書本，在門外晒太陽，打呼嚨。

甲　打呼嚨？

乙　務學問人常是要打呼嚨的。

（六個月之後）

乙　呀！

甲　什麼？

乙　呀？總算貼題了。

甲　什麼事大驚小怪的。

乙　原來你是個男子。等過這些個月，纔看出來。

甲　什麼？我要生爲男子嗎？

乙　對啦，你看你的身體不是男子的身體嗎？

甲　那……那太好了。你不是說男子比女子幸福嗎？

乙　是的，男子多少比女子幸福些。很好！

甲　那麼你呢？

乙　我也是男子，昨天偶爾一看自己的身體，纔發現自己也是男子。我們都是男子，到人間去作兄弟。

甲　作兄弟倒無妨，不過我這些日子很懷疑一件事。

乙　什麼事？

甲　據說在別處都是一胎一子，怎麼我們是一胎兩子呢？

乙　眞糊塗過頂啦！這叫作雙生兒。在世間，幸福的母親是常常能生我們這種雙生兒的。

甲　那麼，如果在我們這樣的窮人家，一胎一子還難養活，一胎兩子不是更使辛苦了嗎？

乙　辛苦是免不掉的。這是神旨授過母親的幸福，作母親的是不能拒絕這種幸福的。你知道嗎？據說世界

上有一胎五子的幸福的女人，像我們只是一胎兩子，在母親本身論來，無非是三流的幸福而已。

甲　一胎五子？

乙　對啦！據說是在×國。

甲　×國？

乙　不要多嘴。你總是絮絮叨叨，將來成了兄弟，大概也只能給我添麻煩，你怕母親辛苦，可是將來使母親辛苦的，大概一定是你。總之，我們命中註定要到世間去作兄弟了；而且這光榮的日子只有三個月就到了。

甲　那麼誰是哥哥呢。

乙　誰先出世誰就是哥哥。

甲　因爲你聰明，又能幹，我讓你當哥哥。

乙　事實是那樣的話，當然我也只得當哥哥。但看當時誰能得到作哥哥的幸運。

甲　母親知道我們是兩個人嗎？

乙　近來母親求醫生聽取我們的心音，已經發覺到這件幸運的秘密了。她懷着無恨的大喜悅，每天微笑着。祈禱造物保祐我們平安地走到世間去。同時，並將這秘密告訴了父親。

甲　父親也很高興罷。

乙　不，父親似乎有些發愁了。

甲　爲什麼發愁？

乙　因爲他怕我們給他加重負擔。虧得母親安慰他他纔放了心。

甲　母親眞偉大。

乙　當然。母親眞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女人。

（七個月之後）

甲　呵！妳更胖起來了。

乙　人是應該胖的。

甲　再等兩個多月，我們就該到世間去作人了。

乙　是的。世間看見我們這兩個幸運的男子，一定很驚喜。

甲　是的。我也希望他們驚喜。

乙　我們從現在起該作一番計畫了，好不致於臨時手脚無措。在這一點上，母親眞偉大，她已經給我們作好次嘗，預備好藥品，昨天還到醫生那裏，問過我們是否健康。她回到家裏，微笑着想我們的事情，想怎樣養大我們，怎樣使我們成爲有用的人，甚至想到怎樣讓我們結婚，怎樣來抱她的孫兒。可是父親卻只是捧着書本在太陽底下打呼嚕。這老子虧得娶得母親那麼個女人，否則一定是要受罪的。所以我們不該學父親，我們要學母親，要預先作一番計劃。

甲　怎樣作計劃呢？還沒有看見過世間是什麼樣，眞是毫無成算。

乙　說到這裏，我也有些前淡遼遠之感了。只覺得在世間滿堆着許多愉快或不愉快的事情，等着我着手去作。

甲　那麼你想怎麼作呢？

乙　怎麼作？只想挺着胸脯將這些事情一件一件地作下去。

甲　只是如此嗎？

乙　不！還有許多世間不曾有的東西，等着我去着手創造。

甲　創造？

乙　人是必得創造的。總而言之，人是爲作些什麼或創造些什麼纔生到世間的。

甲　可是，生下去先要匍匐而行，你究竟能作什麼，又能創造什麼呢？

乙　當然，我們是要受父母扶養的。總之，我們先要受父母扶養，要受世間栽培，所以要愛父母，愛世間，在這諸多的愛裏，去作些什麼，去創造下什麼。

甲　僅只作些什麼或創造些什麼，就能吃飯嗎？

乙　當然，有時爲了吃飯，也不得不作自私的打算。不過就如同人不能不爲吃飯作自私的打算一樣，人也是不能盡爲吃飯作自私的打算的。所以既得吃飯，還得作些什麼，創造些什麼。世間常有一種讚美狂，讚美犧牲，讚美不吃飯而能作事情能創造的人，可是他自己卻只承受別人作好的事情和創造好的東西，坐享清福。捨身飼虎的大喜悅……。

甲　「捨身飼虎」？

乙　不是說不要多嘴嗎？捨身飼虎的大喜悅只該讓實實地捨身的人有份兒，那些空講捨身飼虎的故事的說教家，是不能分到的。

甲　那麼，你當然要很累了。

乙　免不掉要很累。所以我也想享福。我近來常摸自己的嘴巴，我的嘴巴長得很大，像是一個美食家或酒客纔有的嘴巴。到世間以後，我想吃美食，雖非美酒，倒也無妨貪上一杯。此外，還希望世間眞有能讀

懂我的心語的美貌的女人。

甲　太奢想了。

乙　什麼？人爲什麼不可以有奢想呢？世間假若只剩下素食主義者的論述，禁酒論者的檄文和黃面女郎，人類也許早就陷到純潔的地獄裏去了。

甲　哼！倒也未嘗不是高論。

乙　不要諛諧，你有什麼計劃？

甲　還是沒有成算。

乙　快計劃，否則臨時發慌，一旦看到五光十彩的世間，是免不掉要嘔然喫驚的。

（八個月以後）

乙　怎樣？想了整整一個月，還沒有什麼計劃嗎？

甲　呵！還是一片白紙。不過我覺得你說的話都很對。

乙　那樣優柔寡斷毫無遠慮，是免不掉要受罪的。

甲　我想世間不會太虐待我。

乙　當然世間會原宥你，也會幫助你。

甲　我覺得我的全身除了「善良」和「寬大」，似乎什麼也沒有。我只可以用這兩件手杖似的玩藝兒去渡世。

乙　那也無妨。我看你總像和我們老子差不多，滿面睡氣，嗯……怎麼了。

甲　有些發脹！

乙　振作一些，唉！眞沒辦法。

（九個月之後　一個初秋的早晨，空氣像清洌的湖水，天空上掛着黃金色的太陽，花兒開得正濃，鳥兒也唱着，幸運的誕生到來了。）

甲　又是什麼聲音？聽！

乙　喂！準備好了嗎？這個光榮的日子終於到來了。什麼聲音？你眞糊塗得該下地獄了。這是永遠的天響，是不滅的預言，是神聖的呼聲，是天上地下最壯美，而最偉大的聲音。你不知道？這就是母親爲我

們受苦的聲音。

甲　母親那麼痛苦嗎？

乙　是的，母親是痛苦的。可是母親在這痛苦裏完成着天一樣高海一樣深的大喜悅。

甲　那麼，我們怎麼辦呢？

乙　不要躊躇。快振起精神來！

甲　我還有些發慌。

乙　胡說！快算清你的福氣！然後懷着無限的希望和無限的愛情走到世間去！

甲　那麼誰是哥哥呢？

乙　神旨是讓你作哥哥的，所以你有先我而接觸太陽和空氣的幸福。

甲　「太陽和空氣」？

乙　是的。不要發慌，世間的太陽熾烈得也許要耀眩你的眼睛，空氣也許濃厚得要刺酸你的鼻孔，同時或者還有雷鳴一樣巨大的音響來震動你的鼓膜。燦爛的閃光，醇濃的氣氳，宏亮的巨響……都是來祝福你的誕生。可是你不要慌，在這一瞬間，神，人，自然和一切一切，都是光榮而喜躍的。你要泰然地誠虔地接受這祝福，用感激的心情走進世間去。

甲　好！我明白了。我非常感激你的指教。

乙　還有，你要放大了喉音，讓世間知道在千萬年的人類歷史的巨流裏，只在這一瞬間，只在這一瞬間，有你這樣一個生命滾進了這巨流。你的喉音不妨放得像野獸的咆哮那麼大。呼應着母親的聲音，把你來到世間的消息告訴給大家。

甲　是。

乙　不發瞓了嗎？

甲　不那麼瞓了。

乙　好。到世間以後，有許多時間可以容你發瞓；睡眼朦朧的誕生是沒有出息的。

甲　是。

甲　你聽！在只隔咫尺的地方，大家都在講着我們。母親爲了我們的平安，口裏喃喃的祈禱着，父親正翻弄辭典，爲我們找着光榮而壯麗的乳名，哥哥也停了畫筆，在隔壁等着我們生下去。現在他的決心更大了，他想以整個的生命溶化在顏料和畫紙上，成爲世界第一的大畫家。啊！你聽，隣人們也來了，他們安慰着母親，鼓勵着母親：微笑着等待我們這兩個小隣居。

甲　好。一切都明白了。我好像忽然有了勇氣，現在我要走了。

乙　好，祝你幸福！我的勇敢的哥哥！切記住，要放大嗓音，假設父親還捧着書本在太陽底下打呼嚕，你要用嗓音驚醒這個天下泰平的老子，好。你去罷。呵！光榮的日子，不，光榮的時間到來了。光榮的人子誕生了。

甲　再見。

（於是，天地間充滿了莊嚴皇麗的光彩和郁馥清新的香息，光榮的人子誕生到世間來了。）

江城

疑遲

傅小姐於今日到抵了江城。

江城究竟是怎麼個地方，於此不妨略述。在講述這江城小鎮性格之先，暫不妨提述這江城繁榮的簡史，首先值得介紹的，便是這江城小鎮歷年遭到的劫難。

鶴立崗煤礦和梧桐河金礦的開採，實爲此江城發展的惟一開鍵。二年之前，由於胶匪白龍和佔中華等之連次的襲擊，一時曾將這城鎮全般經濟陷於極度的疲弊裡。奉天城東三省總司令張作霖氏，也曾經採納過幕僚們二十萬移民的計劃，因之，這邊鎮的人口乃行漸次增加。沿江一帶貨運往復甚頻，便不免爲下江股匪所覬覦，兩三年中連續曾遭到數度的洗劫，喫苦最大的便屬爲煤礦辦事處和金鑛公司。由於這兩方業務的不振，當地鄉紳便連出都市振興的計劃：官許的警館和半私半公的明局於是大見興隆，勞工們便愈

見繁榮，漸漸地從北港運往哈爾濱的物產便遂日加多。因而從昨年以來市面便漸次呈現繁榮。

提到這江城左近的物產，在沿江各鎮中是異常有名的，九月秋涼，大豆的出港總在五，六千車之譜，而小麥的產量，自從開埠以來，便始終保持着松花江沿岸第一位的記錄。近來糧棧業者和其他雜貨商行的增多，從碼頭至堆棧的運搬速率乃驟現不足，因而運搬苦力的增額乃成爲江城碼頭上當急的要務。

伐木公司的營設，也確是江城發展原因之一，林區距離鎮上雖有百里以上的道途，但冬季利用雪爬犁的輸送却也着實給與伐木公司很大的便利。上游哈爾濱諸般建設，仰仗這一帶出產的木材爲數相當之多，歷年毫無節制的採伐和野火不時的燎原，也曾給要時之上很大的隱患和關懷。

這其中存心改革林政功績最大的，不能不提到從哈爾濱來些不久的傅國康氏，他當日到抵江城之後，最初也鬱々不伸，無志進取，終日臥在床上，吸食着下江一帶特產的鴉片。在煙榻上交得的朋友，除了抽壺，喫鮮貨外，便還有賭博和長日的閑聊。但是賭博這事在於吸食鴉片的人們也非常有限，尤其是傅國康對於此道也早有倦意，比較起來，還是鎮日天南地北的閑聊着成爲了他們趣味的中心。煙榻上交得的這朋友，的確也數得上飽經世故的經驗家。年紀也不過四十幾歲吧，他却經歷了六十歲的人也經歷不到的事情：年青時在北京國子監專替上京的考童們代辦應急的文章，義和團之役他正在天津衞充當着袁項城的幕府，十年前北洋一帶正鬧着革命的巨浪，他就曾三番五次地苦諫袁督留心着南方湖廣的大局，一直到項城

全面失敗之後，新派當局無法安置這些舊僚，他這纔坐着京奉路的火車隻身到了關東，在奉天城就任過法院書記官，在黑龍江某一小鎭充任過稅捐局長。歲月如梭，年復一年，輾轉流離着到今日，終於在這江城小鎭上充當了商會的文牘，同時還抱攬詞訟，代打民事官司。

平素最景仰梁任公的爲人，一部飲水室全集他認爲是無上良書，這一點和傅國康完全相同。人又非常健談，燈前話起舊來，辭鋒十分動人，因之傅國康只若稍一寂寞，點着那吸煙用的豆油燈後，便喊過聽差來：

「請商務會的齊文牘去！」

對着那暗淡的鴉片煙燈，人往往會變得聰明而有時出現卓見，即如傅國康存心對於江城附近林政的改革，這煙友齊文牘就曾經提供給他許多足資參考的意見。他不憚詳盡地提出許多事實證實着大幫把頭制度的諸種弊端，和勞動貸款的方法會減消多少工人們的苦難。言語間他對這南將興起的將採伐事業是寓有無限的期待，煙癮過足之餘，又燃起了紙煙，倆人越談越投機，沒大時間，倆人都會興奮起來。

「孟子所說『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從這話裡可以看出當時中原的木材未必十分充足……」齊文牘猛力地噴了口煙，迷縫眼睛笑着說。

「我說，雨亭！」傅國康正閉着的眼睛突然睜開了，「依蘭道署的考孫，有沒有調轉的消息？他在下江

這邊名聲到底怎樣？」

「說起他來哇，也不過一介武夫，政治甚麼的他是完全不懂。他下邊的這幫爪牙，作事完全沒有想到他的名譽。」齊雨亭扶着枕頭坐起身來，「這一帶的幾家礦區和林場子，提起他這些德政來，沒有不作三日嘔的……」

「這邊坐地的些個土紳，說也就受這個慶！吉林城跟瀋陽督軍署，難道就一點沒有個耳風！」

「下江這邊你到的日子總算淺，等往後找個機會我再給你引薦幾個街面上說得出的朋友，說眞的你若想澈底整頓那邊的林場，依蘭道尹公署這道關，你非是打通了不行！老孫和瀋陽城老楊家本是近戚，四太太那邊又走動得挺勤，年前他部下一個姓馬的副官，逼姦了縣城的女教員，一個星期內出了兩條人命，老孫除了把這馬的副官吵罵了一頓之外，並沒有別的責罰。」

「這麼說，黑龍江的省政，到是比這邊強！隔一道江，就有那麼大的不同。」

「江省有江省的難處，廣信公司的帖子，不也就是這二三年內的事情麼，現在就鬧到不堪收拾的地步。一官許這種玩藝……」齊雨亭指着跟前的煙膏碗說：「到秋天地面就不會安寧，單說你們這慶源林業公司吧，是不都僱用着上百號的護勇！這也是下江這邊的風水，勦匪，勦匪，一年到頭勦不清！」

「比哈爾濱的情形還複雜……」傅國康叭的一下把煙捲頭扔進地下的痰筒裡，態度十分堅決地說，

「可是，雨亭兄，不論怎地，我這趟從家裡出來的時候，就安了決心，非將金鷄嶺的場子澈底改革一番不行。當改的，我們改，當添的，我們添……雨亭兄，我們不光是吃喝抽大煙的朋友，我們這份營林事業的改進，你必須要助我一膀之力！」說着他直直望着他到下江後，結交的這惟一的朋友。

「那還用說嗎！只要我知道的，見到的，你若肯聽，我是一點不留。」彎腰又在煙燈上對着裸煙捲，「依蘭道署管怎說是一幫粗人，只若俺們肯花幾個錢，多聯絡幾個朋友，還有甚麼過於大不了的！」

在於一般吸食鴉片的人們所缺乏的實行能力，而傅國康呢反到成爲了一種特長，迄於今日，他到抵這兒，也不過是一年零幾個月吧，對諸般林場弊端的改革上，竟奏起了驚人的功効，由於哈爾濱埠頭木商業固了到貨的信用，今年裡慶源林業公司的營業便大見起色，齊雨亭的建議雖說多屬煙榻上的空想，但若實際講來，確曾給予傅國康許多有利的幫助。

國康的妻室，說來也是比較賢惠和能幹的婦人。公司業務的日見起色在她固屬也覺欣喜，然而那最引爲深深隱憂的却是自己丈夫鴉片煙量的日見增加。

最初，他們乍到江城的時候，因爲丈夫事業失敗和離家後心情的不佳，晚上不免常對煙燈消除永夜的寂寞和對未來的緬想，之後於此識人既多，交際亦逐漸頻繁，晚上歸來既遲，生活便陷進沒規律裡，往往企畫一宗事情，對燈斜臥到夜深，默默無一言語，她也曾想找點話來安慰丈夫，但看見丈夫那用力深思，和

時時閉目策劃，想說的話却又無從說起了。

齊雨亭在國康事業復興的企劃上，固屬有許多幫助，而在吸食鴉片這一點上來說，她却深深地從心裡覺着煩膩，但是自己丈夫年來在此地交結的朋友，又很少像和他這樣投緣的，在吸足大煙興奮起來之後，叫聽差泡一壺濃濃的茶，往往清談到黎明鷄叫的時候。

「康！到這場之後，你知道你瘦了多少？」她有時就找出去年在哈爾濱拍照的像片，這麼對丈夫說。

「哼！操心叫！這哪能比在哈爾濱的時候！」傅國康摸々自己的嘴巴。

「到這場以後，你有許多地方和從前變了，你自己知道不？」

「說那個呢，人一年老似一年……」

「大煙不能少抽一點嗎！你纔是三十幾歲的人！齊文牘花言巧語的，看不准是個正經朋友吧！」女人委惋地說着，拍身旁要睡着了的孩子。

傅國康又默默地一言不發了，眨着眼睛在凝想，聽着妻的近於哀怨的解勸，他不免想起哈爾濱家裡的許多來：——父親每封的來信裡始終沒有過責備自己的話語，每封信的收尾都還打聽着隔輩孩子們的平安，憶起五月裡丁香花放香的家園，他似乎有動於衷了。

「大少爺！公司在臨江春請的客都到了好幾位啦，公司的何主任打發人來送信，請你早點兒到場！」是

聽差高升門簾外頭說。

今晚臨江春這場宴會，除了聯歡本城和公司業務上有關係的人物外，並無旁的作用。來此的賓客中除去華川縣署的王貴民實業科長和江城水上派出所所長李坤二人之外，大多是當地商界中的重要人物。公司裡的何主任今晚非常週到地向大家勸着酒，微醉之後還特地叫人把江城一個名叫王金香的撓煙私妓招喚了來。因之，今晚這場宴會，賓主可謂盡歡。席散之後，時間已在十一點半，從江濱吹過來的凉風透着無限秋意，傅國康悄悄地又把王科長和李所長拉到王金香的家裡去了。

王金香的家，待客的設備十分週到，汽爐子燒着紅茶，煤油燈也點得通亮，前門和粉包之類的煙草長年地貯藏着，麻將竹牌和烏木牌九的鐵盒就擺在炕角。幾人盤在炕上喫着香軟的花蓋梨，適纔被凉風一吹，五加皮的酒力就漸漸上湧起來。

金香給燒起幾個大大的煙泡，王科長和李所長對吼抽着。國康在地下的椅子上坐着，端着王金香的媽剛給沏上來的紅茶。

「王科長，你們樺川管界木材出境的許可，今年封江以前，能不能再稍微展期幾天？說話過了八月節，眼看就是霜降。」傅國康扯着王金香的手，朝炕裡說。

「唉，那你不多餘擔心！只若江上能走船，木排就能往下放……縣署裡，有我在哪，你還有啥不放

心！」王貴民從李所長手裡接過煙槍，抽了抽，繼而又擱下，笑嘻嘻地衝着王金香：「一家子，你過來！餵我兩口煙！」

「呸，缺德的！」王金香向他罵着俏，一幌身，脫開傅國泰的手，連鞋都沒脫，抓着王貴民的腿上了炕。

「你知道，過年一開春，南部濮鐵道說是換道基，東鐵材料處這批貨，頭封江我得完全都交上。」

「趕過啊，今個這纔幾兒？」王科長吮接着王金香吐給他的煙，說完了這話，然後半天就沒出聲。

「科長，你這煙若上了癮，可怕沒法忌！」李所長一邊嚼着花蓋梨，一邊說，手也沒閑着，連三接四的，拍着王金香的屁股。

「金香，餵李所長一口！」王科長閉着眼睛這們說，「傅爺，給你這地方，你也好歹來幾口！解解酒！」

「我不忙，先可着科長！」繼而又朝着李坤說，「李所長，牌九還推不？」

「幹麼不推呀！傅爺，我問你，今下晚你帶多少錢？」

「咦，你還怕他輸了沒錢哪！慶源大經理，誰的錢也虧不着！」王金香餵在王貴民的懷裡替他們打着煙，遠遠漸漸往這兒傳着打梆聲，時候已在過半夜。

抽了一陣煙，因爲李坤酒勁還沒消，牌九也就沒推成，喝了幾盃茶，把李坤安頓在這裡，當下傅國康和

王貴民就都告辭了。

早秋的江城街上，深夜間已經着實地透着清冷。傅國康到家的時候，家人們已經完全睡着，看門的更官揉着眼睛開門，目送着這夜夜遲歸的主人一聲不響地進了上屋。

進了上屋之後，並沒有招喚聽差高升，他悄悄從兜裡掏出火柴點起燈來，順手撩開慢帳，看看睡着的妻和自己的孩子們。

「國康，你天天這時候回家，眞讓我替你操心啊！唉！……國康，你坐下！……」妻說話十分清楚，剛纔進屋的時候，她顯然是沒有睡着。

「……爲公司的事情，不是得在外邊應酬應酬嗎！……我跟你說過多少遍啦！」國康傍近了妻的身邊，點着了煙捲兒。

「你看看鐘吧！現在是甚麼時候嘍！天天這麼折磨着自己，。那能不瘦」妻連聲地嘆息着，翻個身纔又告訴他：「……下晚你走後不大會兒，你那好朋友齊雨亭打發人來請你去喫菊花鍋，哼！我看甚麼菊花鍋，簡直是請喫大煙鍋！」

「行嘍！別說啦，今後我的事情你就少說話，這下江地方，比不得哈爾濱喲！」傅國康解開馬掛的衣扣，再從桌子底下摸出自己的拖鞋來。

之後，妻連一聲都沒響，用被頭蒙起了腦袋。過會兒，傅國康也上炕了，但他並沒有躺下，盤着腿兒，抽着煙，凝望着灰白色的紙窗戶。

第二天，便是傅小姐到抵江城的那一天。

康德十年六月十六日晚

血淚鈔

劉漢

序簡

慧

我很早很早便在開始給你寫信了，但是那信你是不會讀到的，因爲我寫信的方法，不像其他人類是用筆，墨水，紙張的。

你一定要奇怪，這些信我都是怎樣寫給你的罷！好，現在我就詳々細々的告訴你！

當每天子夜，我把工作的債務，用腦子和手一件一件償還完了後，我照例挺一挺腰，揉一揉眼睛，望々熟睡在炕上的小孩子，把你露在外面的胸部和孩子們露在外面的腿，用被給蓋好，然後我長々的噓一口

氣，再輕々的搖一搖頭，把電燈的開關閉上，鑽進被窩裏去。

頭放在枕頭的上邊，眼睛在合着，有時也許在睜着，我便把我全身體當作一枝毛筆，醮着胸腔裏的血流，把信一字一行的寫在黑色的夜幕上。

如果那時你在醒着，打開電燈看一看我，你一定會在我的臉上發現信的字跡，因爲那時候的我，感情在急驟的變化着，有時在憤怒，有時在悲哀，但，最末竟會在同情你，可憐你……以至想到怎樣拯救你的問題上來。

就這樣，每夜都寫信給你，日子跑過去很快，也跑過去很多，給你寫些甚麼，連我自己也有些糢糊，但是，但是我的面頰消瘦了！我的眼睛痴呆了！我的頭腦遲鈍了！我的感情麻木了！

我想，現在該是把這些信從糢糊的記憶裏抄給你讀的時候了！因爲憤墓已經距離你不遠，剝人類靈魂的魔鬼，同你猙惡的瞪着眼睛，我看的很清楚，在焦急，在戰慄，。憤怒……可是你却微笑的跪在魔鬼的面前，甘願作犧牲。

你讀到這批信，也許認爲是一件最大的恥辱，倘若這樣，我覺得生命還在屬於你。本來，任何人都喜歡在他們的生活周圍放一些烟幕，用這烟幕來掩飾自己的醜惡，其實，這分毫沒有用處，因爲醜惡就是醜惡，烟幕是掩飾不了它的，我們必須用恥辱來驅逐它，洗滌它，排斥它。所以你讀到這批信，倘若你認爲

是最大恥辱，那我可快樂極了！因爲我懼怕的是連恥辱的反響都沒有。

你是我的妻，分野我命運，人格，事業一半的妻喲，你知道丈夫的愛是人類愛中最高度的愛嗎？我向你要求，我誠懇的向你要求，請你把我這批用血淚寫成的信，一字一行的讀下去，忍耐的讀完，再讀，三讀，四讀！……

第一信

我偶然的憶起了白綾花，這花是薔薇，是玫瑰，是……在那時候我還不太認識，但是我祇認識那是用純潔的白色綾子作成的一串小花朵，這小花會爬在你的髮上，你梳着雙髻的黑髮上。

那時我祇有十六歲，你是二十一歲，這個不會錯誤罷！因爲無論到甚麼時候，我怎樣患健忘病，我也忘不掉我們是在我四歲你九歲的時候，由於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形式下訂的婚，和在我十六歲你二十一歲的時候，由於宰猪，拉棚，糞事改裝喜事，拜天地，揭蓋頭，坐福，下地，入洞房的形式下結的婚。

你也許會記得，那時候我是比你矮七八寸的一個小男子罷！我穿着一件爲了結婚而特作的綠色綢棉袍，戴着有生以來第一次父母視爲高貴了不起的黑絨帽頭。我那時不知甚麼叫做高興，但是在高興着，雖然高興可是又不敢進屋裏去看你，祇一味的在牛圈旁邊看着牛吃草。

晚上，我們吃寬心麵的時候，不，寬心麵不太好講，也許是歡喜麵，被一般人把音傳訛了！總之，是吃麵這不成問題。那時，我纔悄々的用眼角瞅你，於是我發現你是那樣的美，秀麗，健康，大方，嫻靜……尤其是面部，那輪廓，彷彿是我在百裝畫裏曾經看見過的仕女，最後我又瞧見了戴在你髮髻上的白綾花，那花在向我微笑，我小々的心房裏，幾乎要飛出幾隻密蜂和蝴蝶，熱烈的撲上去。

以後，我們的戀愛開始了！我覺得你頗親切也頗和靄，並沒有像傳說那樣小姐風的壞脾氣。

我們過着輕快的田園生活，在菜花香，麻雀叫，牛鳴，犬吠，鷄啼，鴨語的音樂裏，我們蜜甜的消磨了一個年的光陰。

第二年，我因爲到城裏去繼續讀書，把你扔在鄉下。那時我雖然是在一個姨母家裏散宿，可是我始終耐不下心去，有時我和幾個淘氣的同學，偷々的從學校跑出去，我們一直跑向那城外有山有水而且山青水秀的河畔去晒太陽，我們和漁夫，牧童，農人交上了朋友，閒聊一氣天，採幾個蝸牛和石片，等到放學的時候纔溜回城去，可是，這樣的日子長了，也耐不下心去，於是，結果祇得時常跑回鄉下去看你了！

那時候，鄉下的人們都把我們的故事作笑話講是。？因爲我三天兩頭從城裏往家跑，你總是站在大門外望着我，趕到瞧見我的影子從土崗上一點一點高起來的時候，你便歡々喜々的迎上去，一直到我們接觸以後，我們纔彼此交換一個微笑，一同走進家。我知道，我準知道那時候的鄉下，連小夫妻互相說一句笑

話，他們都要當作新聞去傳播，而況我們是又接又送呢？

後來，父母似乎以爲不這樣沒有辦法了，纔全家搬進城裏去……

我想到這也許是到了一個段落，於是把自己的頭部向你的身傍一傾斜，纔知道你現在是睡得正酣，最小的孩子爬起來要吃奶，你翻一個身，把奶頭送到孩子的嘴裏去，又繼續你的酣睡了！我的心在感謝着，在感謝着你的辛苦，你從一天的大早晨便起來，給我們做飯吃，我們吃完了，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可是你還得一面哄着最小的孩子，一面涮鍋，洗碗，擦桌椅。整理我晚上扔得亂七八糟的破書紙和文具，過晌，又是做晚飯的時候了，你還得一面揩着汗，一面燒那冒烟的煤面子，等我們吃完了晚飯，你還得和上午一樣工作，有時在白天還得抱着孩子去排隊伍領配給品，或者有時還得去參加隣組的防空工作，缺這個少那個都得你去張羅，耳朵得伶俐，腿脚得伶俐，就這樣，在緊張的空氣裏你度過了一天，同時，還沒有好的榮養能增加你的健康，晚上又有最小的孩子在伏着你的身上擠奶吃，我覺得你太辛苦了，你太偉大了，你太……

可是我的思潮馬上一轉，感情也跟着轉了！愛的思慕，感激的懷念，馬上被這思潮給撤走，代替愛和感激的祇有憎，我憎惡你像蝙蝠一樣的喜歡黑天，你接受了這人類所不可接受的惡嗜好，這惡嗜好是摧殘自己，糟蹋兒女，破壞家庭，腐敗社會，弱化國家，滅亡人類的惡嗜好，偏々是你也接受了！

我們的敵人，他們爲了侵略我們，百年前所散佈的毒菌鴉片，如今，我却親眼的看着這毒菌蔓延到我至愛的妻之身上，它在狂吮着你的血，它在誘感你怠情，說謊，無恥……

眞想痛々快々的哭一次，但，我畢竟是男子，我知道哭沒有用處，把淚嚥下去，一滴一滴的嚥下去。我又有心把你呼醒，向你說教，不過很早很早已經向你這樣做多少次了，結果連一點効力也沒有，你仍然在騙我，敷衍我。而況你是應該休息的，你已經累了一天，我不能殘忍的來打攪你的睡眠，我知道，睡眠是你生命裏的綠洲，惟有睡眠纔能給你幸福。

我，悶々的，悶々的也睡着了！

第二信

今天你偷々的當衣裳了！

因爲七歲的孩子，曾悄々的告訴我說：

『爸々！媽又拿包袱走了！一定又是去當號……』

我當時想不出回答孩子的話，我祇顫抖的撫摸着他的頭頂，我望々孩子水汪々的小眼睛，我掏出手絹來給他擦一擦鼻涕，半天，我纔輕々的說：

『孩子！爸々知道了！』

這不是騙孩子，我的確是知道的，因爲早晨我讓你把挾大衣拿出來，你不耐煩的說，明天再穿吧！壓在箱子底下了！

我明白，準是你把它當了，從前，每到換衣裳的季節，你早々的便給我找出來，逼着我把它換上，現在，我自動的向你要，你反倒用言語來搪塞，這不是很顯明的證實你的言語是說謊嗎？

所以，你當我上班以後，我知道，你一定要當別的東西把我的挾大衣贖出來，否則，你也必須向朋友和隣居去借錢，因爲，這是你走慣的，而且也是不走不行的兩條路。

我又想起那個故事來了！記得我曾經向你說過，我預備把那故事寫成實話小說，後來不知道因爲甚麼擱下了！

是我們家搬進城去第二年的事情，我不是告訴你說過，那時候我常好逃學啊？就是在那時候，我發現這故事的主人，她是一個中年女人，在靠着牆根坐着，她的面前着擺一篇文章，那時候我還不大關心詞句，但是據旁人說她很有學問，而且也很有家世，她的名字一般人雖然不太知道，可是都管她叫朱小姐，我當時很奇怪，一個被稱爲小姐的女人，爲甚麼窮到變作乞丐的地步，後來，又聽旁人說，她曾經當過幾年教員，叔々是我們那塊土上有名的紳士，祇因爲寡婦母親把她嫁給一個吸鴉片的男人，於是不久，她也被傳

染了；教員也被裁撤了，偏々是在這時候，她的丈夫死去了，於是她和寡婦母親不得不回有錢有勢的叔々家裏去，可是那黑色的魔鬼，剝人類靈魂連一點也不留的魔鬼，使她起先騙家族親友們的錢，後來竟至偷家族親友們的東西了，於是她終於被叔々給趕出來，我所最初看着她的時候，她便用這變作乞丐的法子，來威脅她的叔々，可是她的叔々並沒有和她妥協，結果，使她不能不走這條卑賤的路了！

當我第二次看見她的時候，不像第一次見着時候的那樣羞澁了！她已經不把頭灣下去扶在膝骨上，她這一次是大々方々的坐着，而且嘴裏也喊出了聲音，要求行路者賜給她幾個零錢，起初還眞的一批小善士，犧牲了買糖塊，喝冰水，吃粘糕的銅幣扔給她，後來也許她的故事傳遍了，人們都開始憎恨她，再沒有一個人肯給她錢，可是，很快，也就是三兩個月的工夫，當我第三次看見她的時候，她已經和鬼和我們所想像的鬼差不多了，她披散着頭髮，穿着露肉的衣服，專找辦紅白喜事的人家去要幾個錢好給嗎啡館送去，小孩子們跟在她的後面，討厭的用手指頭鎚她的屁股，她罵，有時她也撵到孩子的家去，逼着孩子的父母們給幾個錢纔算了事，像這樣，她在我們那塊土上所扮演的故事眞不知道有多少，人們似乎也平淡了，對於她也祇視作和別個抽白面扎嗎啡的乞丐一樣，因爲和她同類型的傢伙太多了，街頭巷尾像拉圾一樣的繁殖着。

後來，你也知道罷！她利用一個男乞丐揹着她，男乞丐和她合作，他們這個二人組實行了不拿錢不揹走

主義，結果很成功，可是這是誰的成功呢？自然是嗎啡館的主人的成功，他每天又有一大筆收入。

不久，這個朱小姐死了，聽說是死在一個瓦盆窖裏：……

我想到這，我還能說甚麼？！她是誰的影子？慧！我至愛的慧喲！我憤怒了，憤怒的火在燃燒着我，我願變作一把利斧，我要殺我的敵人，你雖然是我的妻，我至愛的妻，但是在我這個感情的空間裏，我祇認爲你是我的敵人；我唯一的敵人。！

但是，但是我終於饒恕你了，我覺得你並沒有罪，罪是應該由你父母來負擔的，因爲在那個時候他們如果知道自己便是子女的榜樣，好々的活着，天眞的你，無邪的你，聰明的你絕不會到現在負擔這恥辱，這卑鄙……

不過，你的父母是誰害的呢？那時候當官並沒有事情作，打牌，吸鴉片，吃，捧戲子……這些事情，填滿了生活的內容，不祇是你的父母如此，你父母身邊的人們都是如此，你父母相同環境的人們都是如此，我的父母那時是農人，如果也走進社會裏去拿月俸的話，恐怕也要變，結果，我們都有一個最大的敵人，連你的父母我也原諒了，因爲另一個最大的敵人纔是我們命運的操縱者。

可是，我們就這樣屈服於我們的敵人了嗎？妻！至愛的妻！你應該作第一個勇士，開始和敵人決鬪！覺悟便是你的武器，恒心便是你的武器，實行便是你的武器。

我望着窗外的月光，星光，

隣家有鷄啼了！

心中很渴，但是沒有一滴水能灌溉我，不知在甚麼時候，我走到夢裏的。

第三信

我數數字，從一到一百，一遍，二遍，三遍……結果是連一點効驗也沒有，我還是不能安靜的睡下去。

慧！我至愛的慧喲！你今天爲甚麼偏把那私烟館的姑娘領到家裏來？你知道我當時在想甚麼來着？我恨不把你和她一併的擲出去，但是！慧我至愛的慧喲！人類是理性的動物，我不能俱激你，我不能侮辱你的自尊心，我不能忽略你的存在，所以當時我心很酸楚，我孤獨的走開了！

可是我能不悲哀嗎？你每天所浪費的錢，都是我出賣血汗的代價，我爲甚麼要出賣血汗？自然是因爲我有孩子，我爲了孩子打算，我想用血汗換來的代價，去多給他們一點教養，使他們將來切々實々的作一個人，可是你把它怎樣的支配了呢？這裏，你明白，我也明白，我能不向你喊，我有孩子，我有希望嗎？

慧！我至愛的慧！你是聰明的，你想一想當你的丈夫知道他希望的影子將破滅的時候，他該怎樣的痛苦

？他該怎樣的瘋狂？他該怎樣的悲哀呢？……

痛苦，瘋狂，悲哀在熬煎着我。

我數數字，從一到百，一遍，二遍，三遍……結果是連一點効驗沒有，我還是不能安靜的睡下去。

第四信

又想起來在港邊上住着時候的事情了！

那是我們結婚以來，最初開始小家庭生活的時候，以往我們都是依靠在父母的庇護下過着寄生蟲式的生活，可是；那時候我從學校畢業了！我被派到港邊上，由於實際情形的要求，不能不把你和孩子帶出來，可是誰料想，我們的住宅附近，便是罪惡的瀟藪，你在我忽略與信賴中竟悄々的接近了那毒魔！

你巧妙的騙我一二年，後來，母親來了！知道了這消息，和你吵鬧，我還坦護你，證明你是一個賢明的主婦，你絕不會那樣的愚蠢，母親氣哭了！竟失望的回去，又回到我們那樸素的家鄉。可是你，你以爲我信賴你如同信賴我自己，那以後，你更加重了你的壞行爲，終於你竟大胆的，公然的到鴉片零賣所去，幸虧我的女人，忠實的告訴我，我纔知道母親並不是聽信流言，原來你果然墮落了！

老實說，那時候我雖然戰慄，但是並沒有憤怒，我覺得臧若是一個人的話，沒有不可以拿人的感情和人

的言語來使他悔改的，於是我便開始向你說教了！可是，模不着一點社會暗面邊緣的我，那裏會曉得這事情並不是用感情和言語所能搖動的呢?!

不久，我的勤勞地變更了，我以爲換一換生活環境你總會好起來的，可是，可是甚麼？到處都有你的夥伴，你依然繼續的走着你的道路，你墮落的道路……

最初到此地的時候，我被住宅難所苦惱着，因爲我們是月收幾十元錢的低薪生活者，自然連作夢也未曾涉及到找一所環境明朗的住宅，後來，我們在一個舖滿了拉圾的胡同裏，租受了一間類似草原地帶的小屋，漕蟲爬滿了牆壁，老鼠在棚上賽跑，不知甚麼時候，就會有土塊掉下來，晚上，我們都把頭鑽在被窩裏睡，拋棄了衛生的觀念。

就像這樣的環境，我以爲你總會在每天憤怒裏，在鬪爭裏，在嚴肅裏生活了。誰知道，那萬惡的小房主，連一點人血都沒有的小房主，他除去虐待住戶外，還兼營業着賣鴉片的副業，也許你比我更清楚他，認識他，他把長子的未亡人當作了續絃的老婆，那個老婆在我的眼睛看來，簡直就是神怪童話裏的妖婆，她厥着，拖爲一隻拐杖，臉和死屍差不多，沒有一點情感，從來我就沒看見她笑過，她每天站在門洞裏，望着出入這個大雜院的人們，彷彿是鄭都城的守門鬼，貪婪的，殘酷的，猙惡的在監視着所屬的幽靈。她有鴉片吸食證，每天可以從菸煙所裏領來四個煙泡，可是她和她的老公々，不，還是直截了當的說是她和

她的老丈夫，每天有兩個便够了，剩下兩個煙泡，便高價的賣出去，賣給裝紳士實際不紳士的私吸者；這樣，他們不但落個白抽鴉片，而且連買米，買肉，買油鹽醬醋錢，總之，是連日常生活費都有了！

當我每天下班回來的時候，一走進舖滿拉圾的胡同口，我就彷彿是嗅到了陰沉々的氣味我懼怕，我躊躇，但，終於又勇敢的邁着脚步經過門洞的時候，我遠々的把頭低下去，躲避着這妖婆，可是耳朵却發現你在和那妖婆談話，而且談得很熱鬧，我的頭馬上便像要爆破似的，憤怒，悲哀，恥辱……種々交錯的情緒都一齊攻擊進來，我幾乎要嘔血，我幾乎要摔倒，我幾乎要哭臨……

慧！我至愛的慧！你知道我爲甚麼要這樣，因爲我早在注意你的行動，我知道你與那個妖婆開始交際的時候，便是宣告你繼續墮落的時候了！

我視作敵人你視作女人，我以爲痛苦的，你以爲幸福，慧！我至愛的慧！你明白這一次所給我的刺激，是減少我的壽命，剝奪我的智慧，毀滅我的希望的刺激嗎？……

你在睡着，你在酣睡着。，你一味的在酣睡着，我向你說甚麼，你也不能懂，你也不會聽懂一句話。

我焦急的要搖撼你的頭，我要把嘴緊靠在你的耳邊大聲疾呼，可是最小的孩子又醒了，似乎是爬起來，坐下，又伏在你的身上，大口吃奶，使勁的大口吃奶。

風刮過窗外，有一群犬吠傳來。

我在想，你的將來，我的將來，孩子的將來，社會的將來，國家的將來，人類的將來……

淚終於爬下來了！心中像有一塊痞悶的東西投進去。

第五信

最近我的腦病更加重了，有時，我對筆桿竟至逼不出一個字來。

我知道，腦病的來原一半是因爲工作的關，在殘忍的喝着我的腦血，另一半的原因却是你，你每天在給我刺激。

今天當我下班回來的時候，我望々你的臉，你的臉已經瘦得剩一層皮，我雖然也曾想到了工作，營養，孩子……等々的問題但是，最大的問題使我不能不想起來，你是在自己摧殘着自己。

我悶々的坐在椅子上，打開無線電在聽蒙古語新聞，其實，我那懂得這些，我僅不過是抑止一下憤怒就是了。

你故意作出笑容來，問我這個問我那個，我不負責任的答復你，可是心裏馬上便又起變化了，我覺得你太可憐了！你已經被鎖在黑暗的陷阱裏，你是想掙扎，想奮鬪的，可是結果因爲你的力量太小了，畢竟脫離不了那枷鎖，我又在焦急，馬上要站起來。打算把你身上的枷鎖打開解放你，不過這枷鎖的鑰匙，依然

是握在你的手裏，我，我又坐下來，坐下來唏噓。

我望着最小的孩子，聰明的臉型，鑲着聰明的眼睛，她呢々我，彷彿發現我在憤怒，在焦急，撲到我的雙膝上，揚着可愛的眸子，撒嬌的說：

"爸々！"

這從天眞的，純潔的，摯情聲帶裏所迸來的聲音，在別個作父親的人，也許是無上的安慰，可是。我，在我則像一隻鋒利的匕首，一直刺進我的內心，內心裏馬上便像受到了責罰，我在顫抖着，辛酸着，羞愧着，懼怕着。

因爲，我覺得這可愛的孩子，如果有她的好父親和母親，肯刻苦自己去培植她，灌溉她的話，她一定會有她的未來，那充溢着光明與希望的未來的。

可是，她已經有了像你這樣的母親，像我這樣的父親，你的精神都交給了那黑暗的勢力，我的精神又在被支配在低俗的生活裏，我們誰能負責任去培植她，灌溉她呢？

我似乎已經發現了她的未來，那已被事實決定了的未來，我本來就想用弱者的唯一消化痛苦辦法「哭」去抹掉責任，而況，她又撲在我的雙膝上，揚着可愛的眸子，撒嬌的叫爸々！」我的淚終於爬下來了！那微溫的淚，流在腮邊，流過嘴畔，一直掉下去，一個跟着一個的掉下去，孩子似乎在納悶着這個，她那天

眞的，純潔的，摯情的表現更增高了，她用兩隻小手緊々的抱住我的膝蓋，臉貼在上面，如同一匹馴伏的小羔羊。我觸到這情形，內心裏馬上又起一個突變，我覺悟到了不應當哭，尤其是不應當在孩子的面前哭，我知道我的敵人同樣便是孩子的敵人，你能賜給我痛苦，將來你自然也會賜給孩子痛苦，我一定要剷除你，爲了給他們建設平坦的道路，我把淚止住，我橫一橫心握一握拳頭，站起來，可是站起來後，也僅不過是站起來而已，我望々窗外的藍天，藍天上流過的鳥叫，輕風，白雲。

你把飯端上來了！特爲我作一碟好吃的小菜，你在等待着我用驚訝感謝你，可是你那裏會知道我在想苦癢，我甘脆就沒注意過這些，我像一個幽靈，上下意識的拿起了筷子，下意識的一口接着一口的嚥着好吃的小菜，我吃完了二碗，你接着給我盛一碗，我不知道一碗一碗粗礎的米粒都儲藏到那裏，等一碟好吃的小菜全光了的時候，我纔又下意識的把筷子和碗放下。

我拿起衣裳要走，你不愉快了，也許你以爲我近來對你態度變了！你說：

『家裏不能呆嗎？吃完了就走！』

我聽見你的抗議，憤怒再不能遏止了，爲了想多賺一點錢，我把業餘應該休息的時間也出賣掉，每天和一群愚蠢的，自私的人們鬼混，從他們的手裏剩下一點餘潤，我拿着這用血汗與忍耐換來的代價，去等待你巧妙的欺騙，你向我的朋友借錢，我倫々的給你償還，你把我們領來的配給品用高價賣出去，然後逼着

我再從另外的地方用高價買進來，你假借買菜和孩子吃零食的名義自動的從我兜裏拿……這些不都是你的手段嗎？可是，你還有臉干涉我外出，我的憤怒在燃燒，險一些我沒作出野蠻的行動來，我祇是銜着唏噓悶々的走出去。

離開了家就如同離開了地獄，我在鑑賞着馬路上的人群，他們在邁着堅實的脚步。直到夜深了，我還不願意回到家去，一個人孤獨的在廣場上徘徊，望着身邊糢糊的樹影，天上的星月，對面的藍色標識燈。

我打開了襯衫，讓寶貴的夏天晚風自由的飄進胸肺，這是我生命被解放的一刹那，我甚麼也不再想下去，我覺得一切都渺小，一切都卑鄙，惟有大自然，大自然的力，是偉大的，是至善的，是慈愛的……廣場旁有汽車駛過去了！我像從一個夢裏走出來，又想到了家，終於下意識的挪着脚步，下意識的摸到了家門口，下意識的進屋，下意識的趕緊把書本拿起來，讀，沒情緒的讀，濫讀，望々孩子和你，閉燈，躺在枕頭上唏噓。

第六信

今天得着一個很壞的消息，是我的小朋友岳犯罪的事情。

關於他的苦鬪，也許我向你講過，但是我知道即便是向你講過，你也不會記憶着這事情，因爲苦鬪這一類的行爲和你是距離太遠了！

他最初是一個電報局的配達手，這名詞你總會清楚的，配達手就是電報報差，算不了甚麼潤氣的職業，祇因爲這不是甚麼潤氣職業，所以他纔苦鬪，他讀文章，他寫文章，後來他又考上學校，裝了一腦袋電報符號，畢了業，又派到電報局，不過這回不是配達手，是比配達手高一級的通信生了！

我和他結識便是在這時候，他健談，他沒有一點流行性的青年病，沉着，果敢，而且他所寫的文章，又是那樣的純熟，熱情和力量交迸。

有一次，是冬天，在馬路上我遇見他，他祇穿着一套短衣裳，耳朵凍成紫紅色，但是，並不畏縮，依然是邁着武士的巨步，我緊握着他的手，問他冷不冷，後來我覺得這問話很滑稽，我笑了，他也笑了，我們淡々的分開。

不久，他被調轉到邊城去，我們一值沒有通信，但是我還常在雜誌上讀到他的稿子，那稿子是一篇比一篇的牢騷，一篇比篇的暗，後來連暗的稿子也沒有了！

我用信去問他，他沒有答復，隔有二個月的工夫纔給我一封很厚的信，字是用鉛筆寫的，他告訴我，他已經病了，他每天從大便流很多的血，他已經瘦成猴子樣，他已經……

我的淚充溢了眼眶，字看不清楚了！我像一個白痴，呆々的**瞪**着黃色的牆壁。

偶然從一個熟人的口中，知道了他的家庭環境，他是一個獨生子，父親有鴉片癮，母親死了！另外還有一個妹々，祖宗的遺產不消說，連埋着祖宗骸骨的墳墓都被兌換了鴉片煙，當然他是在父親的吸吮裏生存着的一個可憐者。

我知道，他病和瘦下去的原因了　但是知道又能有甚麼幫助，我在顫抖的等待他不祥的消息。

可是，消息終於傳來了，但不是他死去的消息，而是因爲犯了偷竊罪而入了牢獄的消息。

我並沒有落淚，我完々全々的變成了白痴，我走到公園裏，撿一些晒乾的草，舖在杏樹葬下，我支着腿臥着，望着天，沒有甚麼感覺，也有望見甚麼，祇是彷彿有岳的影子在眼前。

慧！**你**是聰明的，**你**知道岳爲甚麼會犯罪？**你**知道岳的妹々將來被父親送到那裏去？**你**知道岳出獄的時候會怎樣的處理他自己？

慧！**你**是聰明的，我是有父親和母親的，他們都很善良，他們永遠生存在樸素的故鄉。我是有孩子的，他們也都很可愛，可是**你**，和我共同挑着家庭担子的**你**，**你**不但不負這責任，反倒來加重我責任的分量，我拿着甚麼去見故鄉的父母和周圍那些誠實的人們？我更拿着甚麼期待孩子？領導孩子？憧憬孩子的美麗未來呢？

你看見孩子近來都瘦了嗎？他們得不到好的榮養，他們又得不到你眞正的慈愛，你生下了他們，無形中等於又殺害了他們，你懂不懂這問題？

唉！不，我至愛的妻喲！我的呼聲已經微弱了！

第七信

爲了解決怎樣拯救你的問題，我甚麼方法都想盡了！

我想用話劇感動你，我當寫過「母親」是一個男人爲了逃避妻子墮落環境，他悄々的把孩子領到鐵山上去，十五年後，由於他努力的結果，孩子們都變成社會上的良善份子，可是他們卻空虛的想到了母親。

一天的晚上，他們的母親終於出現了！這是在夜場剛叫過去後，母親爲了聽女兒的歌聲，溜到他們的窗外，偶然的聽到了他們講述以往的故事，於是走進來，但是十五年後的他們的母親，已經不是十五年前的他們的母親了，她爲了補償自己的過失，洗滌自己的醜惡，在社會裏替孤零丁的孩子們服務了，現在她便是領着一個別人的孩子尋找孩子的父親到鐵山來的，竟奇蹟的遇見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可是她並不留戀，她終於在說完了許多話以後，揣着她一貫的抱負走了！丈夫和孩子齊唱着歌送吧，劇便這樣的結束了！

那天，在無線電放送裏我不知道你聽見沒有？假使你聽到了的話，你將有怎樣的感想？也許你以爲劇中的丈夫太理想作不出來這事情罷！但是，你要知道，祇要有方法勝於滅亡的時候，這條路是不難走的。

這樣的對你拯救，方法是再消極沒有了！因爲我知道，鴉片這東西不是用宣傳能打倒的，你已經中了毒，你的生理上要求和心理上要求，不是用消極的方法所能拯救的。

所以，我又想到醫療的方法上來，我曾戴着微笑的假臉，到幾個病院去巡裡，他們的目的是爲了賺錢，所以先決的條件也必須是錢，而且那錢的數目又是那樣浩大，我失望了！但，失望並不是爲了怕花錢，祇若你能恢復健康，能恢復人，一切我都甘願犧牲，我所失望的，是這樣以賺錢爲目的的醫院，他們絕不會負責任的減輕病人的痛苦，而況你是否從心裏打算扔掉毒魔這也很成問題，所以我失望了！

這幾天你看見我瘦了沒有？往常我紅々的兩腮，如今已經變成黃々的双頰，無聊的人們一味的糾纏在我的身邊，我目睹着他們的醜惡偷々的扯碎了紳士的面具，他們的心與心生對峙着，他們有時裝作鎮靜，他們有時作冷笑，他們有時哼良心與名譽，他們有時也想別人和自己，慾望像一個美女在誘惑着他們，他們都被欺倒在慾望裏，我看着他們在表演着愚蠢而可憐的故事。

這是我瘦的一個原因，不過比這個更大更切近我自己的原因呢？當然是你了！我苦惱着你的行爲，我擔負着你的悲哀，我想盡了拯救你的方法，但是又都在實現上有着障碍，以前，我所以不太積極於這事情的

理由，在上面我已經述說過了，我是想用感情來感動你的，可是一直到現在，我在不能這樣的放任下去了，我知道放任一日就等於眼着你往滅亡裏多走一步。

今天到旅館裏去訪一個朋友，他帶給我一個流淚的故事，那是他們的同院，一個母親虐待八歲兒子的故事，她讓這八歲可憐的孩子，獨自的睡在鍋台上，她用藤條把孩子的身體塗滿了紫色的疤痕，孩子哭的時候那藤條便會越法的加重，結果孩子一面挨着打，流着眼淚還跪下……他講到這我的眼淚已經淌下來了，我覺得天下的孩子正多，爲甚麼偏是他受苦，這理由很簡單，也即是他失去了愛他的母親，同時，他的母親如果眞像傳說那樣有魂靈，存在的話，那麼她的魂靈該是怎樣的慘怒，悲痛想要拯救她的孩子呢？我想到這事情，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慧！你是聰明的，我們已經有了三個孩子，你忍心讓他們失去愛他們的母親嗎？你忍心自我毀滅之後，看着他們受別個女人的凌辱嗎，即或天下的後母未必都是殘忍的，但是，俗語說：「眞的劊不斷，假的接不牢」這話你總會理解的，她決不會像待着親生兒女一樣的待別人的兒女的。

慧！我又聽見那個朋友講第二個故事了！這個故事更使我逈頭髮却望起來了，據說是一個文化人，吸上了鴉片，現在財產沒有了，職業也沒有了，他已經由吸鴉片而進步爲扎鴉啡，抽白面，自己不願意活，倒不值得我們怎樣同情，可是，可是慧呀！他竟把親生的女兒，那年齡僅有十四歲的女兒賣掉了，賣給一家

三等妓館裏，兌換了一千五百元國幣，後來他的妻知道了，向他哭鬧他竟躲在嗎啡館裏不露面，於是她又向妓館裏哭鬧，哭鬧沒有用處，接着又拿出人類最悲哀的手段給鴉母和夥友們磕頭，可是，可是結果呢？他們慈悲的告訴她了！在送來的那天晚上，就是一個父親把一個女兒送來的那天晚上，這十四歲的小姑娘，就……就……

慧！我聽見朋友講到這，我已經哭出聲音來，當父母的不能給子女們幸福也倒罷了，爲什麼要賣給他們一個地獄的命運，使他們無辜的被惡勢力摧殘，宰割，踐踏，凌辱……呢？

鴉片這東西，過去我們連談都不屑談，以爲和我們青年人不發生甚麼關係，可是誰又會知道它的毒爪已經走進了我們的身邊，我們的朋友，那年輕而可愛的朋友，不是有許多被這毒魔征服了嗎？他們有的過足了煙癮而大寫其禁煙論文，他們有的喊着青年人前進的口號，可是回頭卻悄々的吸兩口鴉片解一解疲倦，他們有的不但害了自己，而且還向毫無抵抗能力的孩子們身上傳染，用煙噴他們，使他們在四六不分的時候便決定了命運……我們這樣朋友，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裏散佈着，我們還喊什麼別的？這不就是我們不共戴天之仇的最大敵人嗎？

慧！我簡直要暈過去，你瞧我的頭在膨脹着大了，大了！你瞧！你瞧！我的頭，我的頭……

慧！你以爲我沒哭嗎？老實的告訴你，我胸中已經裝滿了眼淚，你看一看我陷下去的兩個眼眶。

我的手顫了！我的手顫了！筆在跳動，筆在跳動，你嘿！你嘿！我的頭在膨脹，大了！大了！你嘿！你嘿！我的頭，我的手，我的筆，我簡直要暈倒，我簡直要暈倒……

第八信

這幾天，我連續的到夜深纔回來，你有些不高興是不？

老實說，我的確不願意走進家，因爲我怕，我怕看見你的臉，你的臉是那樣的像殭屍。

爲了想怎樣拯救你的問題，我費盡了心血，可是終不能有一個圓滿的答案，利用感情已經失敗了，利用宣傳更是不中用，我知道，我明々的知道，這兩種方法都是騙我自己，我開始感覺到我的罪過，我僞善的做出拯救你假臉，實際還不是一天一天的使你毀滅下去嗎？

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這事情很突然，我姑且給它起個名子叫做「抓替身」譬如你常去的那家私煙館，他們的女主人在幾年前不也是和男主人爲了行動上的衝突而衝突過嗎？男主人逼着女主人戒煙，可是女主人竟越來越甚，終於還傳染了女兒和兒子身上，使他們也就着自己來反抗父親，終於男主人失敗了，默認了這事情，可是當他默認這事情之後，在家庭經濟上竟奇蹟的有了轉換，以前當他障礙她的時候，她是到私煙館去吸需要現金流出，這回公然的起了吸食證，於是他們的家庭也變作了私煙館，又有一批人給他們

拿錢了，沒有米的時候，有人給送米，沒有石鹼的時候，有人給送石鹼，沒有味之素的時候，有人給送味之素，總之缺甚麼有甚麼，因爲，跑私煙館的人們甚麼都可以拿來孝敬一下主人，祇要給他們點方便。

於是我幻想了，我想也讓你「抓替身」我的小差使也可以不幹，坐在家裏便會有國幣，我們一天不圖多賺，祇消賣出去三五個煙泡，一個月就是四五百元進到腰包裏，而且，一高興不朝他們要國幣，甘脆拿土產來々交換，大米也好，猪肉也好，粉條也好，土豆也好，衣料也好，……總之，缺甚麼我們便要甚麼，他們如果違抗的時候，就讓他們多難受一會好了！

可是，我彷彿又換了一場夢的佈景，我彷彿看了許々多々見冤魂來向你和我索命，我彷彿看見許々多々房子因爲沒有了好主人，而坍塌了，我彷彿看見許々多々小孩子因爲沒有好父母受苦了，我彷彿看見許々多々對夫妻離散，我彷彿看見各大街小巷都舖上一片黑，我彷彿看見這黑色把許々多々美麗的家庭吞蝕了！是的，我的耳朵已經聽着呻吟和啼哭的聲音，是的，你聽！他們在指着名罵我，他們想要吃我，他們想要搥碎我，我怕，我怕，我怕極了！慧！我是絕不能允許你「抓替身」的，必要的時候，我惟有犧牲你，我知道犧牲你正是愛你，因爲你所愛的丈夫，孩子，家庭，社會，國家，人類……都從你手裏救出來了！

慧！你瞧！窗外的月亮，吻着前院的房脊，多末詩意的夜呀！

不，我倒忘了！你在睡中，你在酣睡中，你睡吧！你甜密的睡吧！你已經勞作了一天，睡是最體貼你的友伴。

第九信

慧！你睡在靜々的夜裏，你還是那樣的美，三個孩子的摧殘，十幾年來的家庭的服務，並沒有奪去你的青春，你看！你和孩子睡得多末美呀！簡直像西臘的美神和愛神的繪像。

不對，不對，我又仔細的看了！你是殭屍，你是殭屍，你的軀殼裏並沒有靈魂，你不想人類所應該想的事情，你在創作騙術，至少先已經騙了我，接着你一定還要騙你的孩子，不對，不對，你一定還要騙我的孩子。

因爲昨天三歲的孩子，曾經向我學說話，她不說別的，偏說：

「抽啊！抽啊！抽不抽？害抽不？」

我在她這天眞的聲浪裏，把話拌着眼淚消化下去。慧！這是多末慘的事情呀！孩子纔三歲，在她的潔白的心靈上，你給她刻上這末一個烙印，使她日後永遠念想起來，她最初所學會的語言我知道，今後你一定會給她注意，命令她不准再說那話，否則你便行使權利去打她的，我知道，她將來再想說這幾個短句的時

候，一定要吞回去，不敢討你的責罰，可是，慧！孩子的第一課，你已經教給她人類最可恥的「謊語」了！

慧！你也曾經思索過怎樣去教訓孩子的問題嗎？我想你不會有過這思索的，因爲你的腦子裏已經裝滿了那些下流的事情，你絕不會想到你懷中所抱着的孩子，他們是有明白的，是需要有一個美麗的，明朗的，健全的明白的，而且你不但沒想到孩子的明白，你連你自己的明白都未曾去想過，倘若你想過的話，你對將來披破草袋，當叫花子，蹲大門口，死在拉圾箱的事情總會想到的，也總會懼怕到的，可是你因爲未曾想到，所以毫不懼怕，於是，雖然現在你已經是這樣了，你還活得很好，很想得開，很滿不在乎！

慧！當前九個月，我聽說你還背着我向大孩子懺悔來着，你哭了！你說你太對不起我，你向我發誓一定改過，可是，可是最近幾個月，你變了，你已經連懺悔都沒有了，我每逢質問你的時候，你都是口々聲々說沒有，現在已經好了，可是你的行動畢竟是最公平的中保它已經告訴我，你依然是每天到私煙館裏去。

昨天我看見那個私煙館的女主人了！她領着她的女兒，臉像兩張馬糞紙，她穿的衣裳我沒有注意，她女兒穿的衣裳和我給你買的衣料一點也不錯，可是我的衣料沒有了，慧！她穿的衣料是你賣給她的罷！

由於這件衣料，我又想起了去年到哈爾濱出張的事情，那時候，我曾爲了節約一頓午飯，而疲倦的坐在會場上幾乎要打盹，可是，可是晚上在南崗上，南崗的小洋貨莊裏，我竟用那節約下來的錢給你買那件衣料。

會塗着愛情之淚的衣料，竟披在我的敵人的身上，慧！你知道嗎？我差一點沒暈倒在路上，但是，這個我並沒有向你質問，原因是到現在我還把你當做一個人，人是有自尊心的，我不欲傷害你的自尊心。

慧！你儘管睡吧！我不打攪你，可是我忽然又想起你交給我的質票，那連本帶利共需二百多塊錢的質票，讓我拿甚麼去贖，一件々都是好衣裳，都是在現下百貨店裏買不到的好衣裳，記得我以前曾有過一次替你贖過一回了！這該是第二次，不對，不對，這該是第三次了，第二次我記得因爲都過了期你纔交給我，被我給當面扯碎了。

你放心，祇要你悔改，我是不會心痛這些的，因爲也許是這些衣裳作的祟，你如果沒有它的話，或許不至於墮落到這地步，你放心吧！你祇管好々的睡，靜々的睡，熟々的睡……

月亮在向你微笑呢！

第十信

今天我要平安的睡下去了！因爲從邊城來個朋友，他帶給我一個極大的喜悅，他是青年，他是一個知道怎樣愛自己和怎樣愛別人的青年，他曾經警告我「男兒死生不是祇爲了一個女人。」

我要平安的睡下去了！明天見！

第十一信

你的臉一天比一天的瘦下去了！

慧！我知道你的苦衷，你是愛丈夫愛子女愛家庭的，可是那毒魔在操縱着你，它殘忍的握住你，如同一條巨蛇盤在一個弱小者的身上。

你怕我知道，你怕我知道你墮落的行爲會不高興你，但是，慧！我能不知道嗎？我不但知道這事情而且知道你在煩惱着，當你想到丈夫子女和家庭的時候，我知道你一定會發狠心，想要戒絕它，可是尙毒魔發作的時候，它就會有一個力量，來戰勝你的力量使你忘掉一切的屈服於它，被它役使着。

你的臉的確一天比一天的瘦下去了！

這原因我很清楚，本來你沒有錢，全仰賴從我的身上擠一點油水，但是我的油水也有限，私煙館的要求又是那麼大，你那能不愁，所以當你煩惱的時候，你是不顧一切了，你罵孩子，甚麼話都拿出來罵，你還暗地裏咀咒我是不？以爲我不能默許你，多給你幾個零錢，你又以爲我每天差不多都是夜深沉的時候纔回家，對你未免有些冷淡，可是，慧！你平心靜氣的想一想，你的丈夫是幹甚麼的？他是地々道々的是一個出賣腦漿與血液者，他的腦漿已逐漸的減少了，他的血液已逐漸的減少了，他有時頭暈，睜着眼睛便要睡

下去，他有時疲乏走不到許多路便想歇一歇，這是表現甚麼？是不是在告訴你，你的丈夫已經被生活摧殘的够受了呢！而況，他有孩子，他有事業，他有理想，他有……總之，責任與夢在包圍着他，你不能够幫助他，你還忍心去向他多要幾個零錢，你還忍心向他要求早一些回家嗎？

今天，你曾經笑話過我們隣居的那個沒教養的年輕人，他曉過走私糧的農夫，農夫白送給他四五升小米，你寫他沒有人格，不是人，人作不出那樣事情來……可是你寫他的這些句子，你自己也曾經想過嗎？人格，人作的事情，這的確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我們活着不能够祇以爲有了簡單的衣食住知識便算是一個人了！人和人格離不開，人和人作的事情離不開，如果離開了的話，那樣的人僅不過是概念的人，在現下，我們更應該拿着是一個人的資格，來光耀所謂人，因爲我們是人，我們特別是生在這樣複雜的社會和時代裏，我們更要顯出人的尊榮來。

你是人不？我這樣的問你，也許你會以爲是侮辱你，其實，你的確不會弄清楚，我知道，當你要求權利的時候，你一定要主張你是人，但是當你履行義務的時候，雖然你不能先承認你不是人，可是你畢竟不會時々在想我是人，我要擔負起來人的責任，人的尊榮的。

好了！和你說了一套大道理，你一定不會愛聽的，我們甘脆還是談些具體的，老實說，今天在公園的綠葉下騎着，望着白雲與天，又斜望着樹脚和青草地，我被大自然給陶醉，想起我們那樸素的故鄉來了！

我們結婚後所度過的田園生活，你總不會把它完全忘掉罷！你還記得有一次我到河裏去撈魚，你不放心，親自到河邊來找我，我光着身體，覺得怪害羞，急忙的把衣服穿上，我們一同提着魚走回家嗎？你還記得我在小廟前邊和鄉人下棋，你曾經去喊過我吃午飯嗎？你還記得我親自下地割高粱，你給送晌飯，不放心的再三忠告我，小心一點鐮刀嗎？你還記得下雨天，我們一同躺在炕上睡覺，醒來的時候菜花正香從北窗射進來，我們一同坐在北窗邊一面嗅着花香，一面看着美麗的天上，和天上的虹嗎？你還記得有一次我餓了，又不是吃飯的時候，你悄々的從小園裏摘下一把豌豆，用小鐵杓給我煮好，讓我剝着吃嗎？你還記得：……

不，我再不往下想了！我回到鄉下去的念頭已經決定了，我想你到在鄉下，一定會恢復我們結婚後那樣的樸實誠篤，我們將有樂天派詩人一樣的情緒，在生我們的土地上展開，但是，我又想到了，想到了去年回鄉所得的印象，那裏沒有安全的醫療機關，有的僅不過是一個殺人不見血的庸醫，那裏沒有比較明白一點的學校先生，有的僅不過是吸食鴉片，半年給學生講授四課書的廢物，那裏沒有……沒有的東西，事情，人物很多，不過僅是以上兩件事情，便足够我們擔心的了，因爲我們總不敢自我保險不生病，同時，我們還不計畫讓孩子都混々噩々的活下去，這樣，我發覺，到鄉下去也不是好辦法了。

慧！眞的，爲了拯救你，我甚麼都在思索着因爲，你的影子太多了，我不能不懼怕，我眼睛看見了他們

的醜惡，我耳朵聽見了他們的醜惡，我怕將來你也扮演那醜惡的主角，創作那醜惡的故事，所以，我絕對盡我凡有的力量去拯救你。

你最好想一想和你相同情形的人，他們是不是已經走到滅亡的途經上去，你雖然也在滅亡的途經上，但是還算差幾步，回過頭來走仍不晚，和你相同情形的人，他們有的已經跌到墳墓裏去，有的正在路傍呻吟，有的在替社會製造罪惡，有的……這些不都是明々白々的證據嗎？走在這條途經上，祇有滅亡和趕緊逃回來兩條道，你不逃回來即是向滅亡裏前進。

旁人也許你不會信，你還是想一想你自己的姑父姑母好了！那年，我還小，記得你祖母死的時候，他們都去弔孝，那時該是怎樣的紳士呢？白淨々的面皮，一張々的紙幣，高貴的帽子，豪華的衣裳……這些還不算，我最注意的是你的表弟，那時他祇有六七歲，便那樣的聰明伶俐了，大眼珠，長睫毛，小白牙，穿着一套海軍式的武官服，我們鄉人都被哄動了，沒有一個人不來看熱鬧，尤其是看這可愛的小孩可是，可是甚麼？光陰僅々過去十五六年，你的姑父不知死在甚麼地方了！你的姑母會給人家作過傭人，你那位可愛的表弟，去年我在小站上曾遇見過他，他還向我擦過眼淚，他沒有遺產，而且有父親扔下來的債，他現在僅不過是小站上的一個抗脚行的，也即是指着抗口袋吃飯，這雖然算不了甚麼侮辱祖先的事，但是，眼珠睫毛，白牙不還是很可愛嗎？一個二十多歲的孩子，沒有好的教養，僅々是小站上的苦力，這運命是

誰給他的？請你思索一下！

人間最慘的事情，不是殺人流血，我認爲比殺人流血有更慘的事情，這便是硬給孩子一個痛楚的命運，使他一生不能挺起腰來。

這該是多末慘哪！和我很處得來的韓先生不也是那樣嗎？他的父親便是吸食鴉片者，他的哥々和弟々都被傳染了，惟有他一個人，還算僥倖的逃出來，去年聽說他的哥々便因爲犯煙案而蹲牢獄了，弟々呢？表面上口號喊的很高，可是暗地裏卻比誰都狼狽，惟有他一個人被壓迫在這樣的生活環境裏，他那能健康，雖然他還喊，熱烈的喊：「我絕不屈服。」但是他已經瘦的剩把骨頭了！健康是我們青年人的本錢，健康沒有了，旁的還能有希望嗎？

所以，我說像他那樣的家庭，早晚得同歸於盡的，這不是很鮮明的一件事情，父親生了他們又害了他們嗎？

隣家的鐘已經敲過二點了！我們是電鐘，沒有音響，但是我望々時計，也恰好的指在二點上，我把筆放下，伸一伸懶腰，揉一揉眼睛，又望々熟睡在炕上的你和孩子，責任，滅亡，墳墓，悲劇，拯救等々的語彙馬上像一張車輪轉在我的腦子裏，我站在炕邊幾乎要跌下來，我々輕的把電燈閉上了！

黑，黑，一切都黑，但是我的眼睛裏卻蹦着金色的星花。

第十二信

朋友曾替我出主意　讓我把你的趣味轉換一下，譬如領你逛々公園，軋々馬路，看々電影等々，但是這方法我何嘗沒試驗過，在公園裏你呆々的像在想甚麼，你不但綠葉，青空，碧水，遊人……你祇呆々的在想。看電影和軋馬路你更不會感到趣味，因爲平常連聽音樂放送，你都以爲討厭，你的趣味是很難轉換了！

這個關聯着你個人教養的問題，因爲你並沒讀許多書，論理這責任是應該你父母來負擔的，但是，事實不是那樣簡單，我們還在幼年的時候，便被那腐陋的社會風習逼着訂了婚，我一直是生長在農家，你雖然被父母帶到都市裏去，可是你祇受了幾年普通教育，這緣故我是知道的，那時候女人如果多讀幾年書，便會鬧出父母們認爲是家門不幸的笑話來，而況你的未來丈夫的我，又是朝天和牧豬奴混在一起的光屁股孩子，你的父母考慮到這個，所以把你權養在家庭裏，使你和時代的空氣絕緣，硬把你造成適合於我們未來生活的人型，可是，這所謂過渡的大時代，它是慣會騙人的，它又偏々的讓我有了知識，於是我們的思想距離，像背道而馳的兩個旅者，遠了！一天比一天的遠了！

我相信自己還含有着祖先傳下來的血質，同情別人的心特別發展，我雖然有這許々多々的苦惱和哀愁，

但是我並不忍告訴你的父母，因爲他們都是上年歲的老年人了！他們養了女兒在我們的現社會裏本來已經是一種損失的事情，我那忍再給他們增加刺激，使他們關心和悲哀呢！

在這過渡的大時代裏，我已經承認自己是犧牲者之一了！我惟有珍貴這教訓。

但是犧牲也有一個限度，也卽是說我個人的自由和幸福可以犧牲，不過我不能把孩子的自由和幸福一併的犧牲了！

慧！這意思你明白嗎？爲了我們的孩子，不容許你再敷衍下去，愛自己的孩子，不是每個做母親的本能的事情嗎？你要拿出這偉大的愛來，救々你自己，救々你的孩子吧！

一切卽或都是泛論，都是使你毫不回心的話，但是這個，你卻不能再不關心了，孩子不的々確々是你的骨肉嗎？他們你如果再不愛的時候，那麼，我便不承認你是人了！你是獸，你是鬼，你是吃人肉，喝人血的獸和鬼。

那時候，我雖然是一個懦弱的漢子，但是我受到獸與鬼威脅的時候，我的孩子受到獸與鬼威脅的時候，我可再不能忍受下去了……

慧！當你還未完全變獸變鬼的時候，我謹以混着血的淚，來向你要求，懇求，哀求，你醒一醒，祇消你醒一醒，馬上便會再看到人的世界，人的尊榮，人的快樂的。

信後一紙

我又憶起了白綾花，這花是薔薇，是玫瑰，是……在那時候我還不太認識，但是我祇認識那是用純潔的白色綾子作成的一串小花朵，這小花朵會爬在你的髮上，你梳着双髻的黑髮上。

我望着天，望着雲，望着月和星，我在幻想着白綾花的復活，我在幻想着白綾花復活時候的快樂，我將領着孩子齊唱一支白綾花之讚歌。

窗外的蔓薇影子在搖曳着，我發現生命的力量，僅々是一粒種子，播在土裏，它就會一天比一天的粗起來，高起來……

白綾花喲！你幾時復活呢？

信後又一紙

我愛一切別人，但是比一切別人我更愛的慧啊！

你讀到我的信，我不知道會冲激起來你甚麼感想，但是你總不會不承認我的話都是從肺腑裏拖出來的，我的要求祇有一個，我祇要求你作人，因爲在動物的分類上我們是人。

慧！你瞧！窗外的暴雨，那電光，那雷，那風，你會意識到我的感情嗎？在你看也許以爲我的面孔挺和平，但是我的內心呢！我已經像窗外暴雨，電光，雷，風一樣的憤怒了！一樣的焦急了！

我要向你吶喊，狂喊，批碎生命的喊；

「爲了讓孩子活下去，爲了讓家庭活下去，爲了讓社會活下去，爲了讓人類活下去，你醒々吧！你醒々吧！你醒々吧！……

奔

吳　瑛

一

賣細面條的細弱的笛音，顫抖的迎着六月里輕柔的夜風送出來，黑髮姑娘的血紅的顴骨也出現了，在貪婪的數着街上的人群。

拐角戲院子門前的燈光煇煌如白晝，王在隨着傳出的鑼鼓聲用双手双脚比劃着，學着戲台上的武生，身旁看得厭煩的鐵成猛然去扯住王的膀子說：

「王！够了，誰愛看你耍，」

「對了，實在願意耍，你就去認個戲子乾爹吧，打個小旗啦，那才過癮哪，不呵！就趕快去你的吧！」

坐在地上的大耳朵也不耐煩的搖了搖頭說。

王一驚，停住了手脚，看着鐵成的不耐煩的臉，斜着嘴角搶上說。

「你們懂得什麼呀？這是過五關口斬六將，你們管得着，不愛看，滾開呀，瞧你們那副嘴臉吧，媽々個屁的。」

「你罵人，什麼養的呀？」

拍的一下，王的臉上飛上了鐵成的小黑手，王忍着痛，剛要做出斬六將的姿勢來，一隻手却被二順的胳膊給擋回來了。

「打個屁，肚子裡連糞都擠不出來了！」

二順的嚴肅的聲音引動了王和鐵成的心，想々，誰都沒有力量再打架，王要哭，心里一陣酸，把斬六將的英雄氣，不知飛向那去了，鐵成的弟々鐵柱眼淚掉下來。大耳朵仍坐地上愁眉苦臉的，幾個孩子的心走上一條線，空氣沉悶着。

半晌，愣着的鐵成看々哭着的弟々，忍不住安慰着去說。

「柱！喝瓶汽水吧！」

柱立刻像得了救星似的抹下眼淚隨着鐵成走，賣汽水的大鼻子對着人群死命的狂咸。

「打瓶汽水喝！多錢？」

於是大鼻子回過頭尖望着兩個濫尷的孩子，才慢々的打開了浸在氷水的瓶塞遞給了鐵成。

未到二分鐘，柱看着倒空着流出的白色抹子，把空瓶送到大鼻子的手中去。

大鼻子一手接過來空瓶，往地下一放，又隻手伸出來。

「錢，六毛。」

「錢，」鐵成一驚立，刻又安靜着去說。

「錢忙什麼呀，等着我去拿。」

柱望着鐵成，鐵成把手一揚，要拉着柱溜，大鼻子猛然抓住了鐵成的袖襟。

「要溜，給錢哪。」

「錢沒有，你到家去拿；」

鐵成裝着正經說。

誰知道你的家，址你媽個屁，狗崽子，你賴我的汽水喝。」

大鼻子急眼了，火要竄到天，竄到鐵成的心里去。

人群圍上來，柱有些怕，向四外求救似的尖望着，鐵成的腦袋漲呼々的，心里翻着滾，還拼命的安靜着

要跳得拼出的心。

「狗崽子，你白喝，誰是你的爹，打你個白喝的吧。」

大鼻子揚手實々在々的給了鐵成兩個大嘴巴，這打聲在人群的心里掀起了波浪，鐵成忍着痛，受了汚辱的望着大鼻子去說。

「你打人，打人就更沒有錢。」

旁邊的偃着的柱，鼻子一酸，恨命的瞪起來。

「沒錢？就打你們六毛錢的吧。」

大鼻子說着，又揚起了手，像雨點似的打着鐵成子。

四外看熱鬧的人哄堂的笑了，笑語包圍着柱的哭聲。

「嚷々什麼呀？」

一個孩子像一條狗似的衝着人群竄出來，柱一眼瞥見王，王走上前，衝着大鼻子的臉，一口唾液唾上去，膩々地從大鼻子的鼻端上往下流，大鼻子一楞，剛要一揚手，王機靈，一溜煙消失了踪跡。

空着手的大鼻子，把牙咬緊々的，眼睛亮的像一百度的電燈泡。

不知什麼時候，大耳朵也跑進來了，站在大鼻子的身前嘿々的蔑笑。

「大鼻子呀，當眞，二毛錢，你就要賣命，你那命哪？太不値錢了，我看，算了吧，氣大了，還得多費兩碗高粱米，吃多了，小心下頓空肚皮，你呀……才不認識時局哪。」

聽着說話，大鼻子氣中莫名其妙的望着他，半晌說不出話來。

「你，你是什麼王八旦哪，什麼時局呀，你們搶，要搶，你幫腔，那來這些狗崽子……」

「狗崽子，你還罵人，你說，你是什麼呀，你不也是狗一樣的活着麼？」

大耳朵像還有話，想々沒有力氣再吵嘴，看々還要拼命的大鼻子就故意半軟的往下說。

「算了吧，大鼻子，這年頭少打架，誰誰打呀，打有什麼意思哪……」說着從兜里摸出兩盒煙捲扔給大鼻子。

「給你吧，這是兩盒花道煙，一盒三毛錢，兩盒整々是一瓶汽水價。」

大鼻子接過煙，恨々地放在衣兜里，嘴里嘟噥着。

「媽拉個兎旦的，汽水算是餵了狗囝子，算我瞎了眼，去個蛋的吧！」

要去的大耳朵，聽々不順耳，做勢要打架，

「大鼻子，你說什麼呀，罵人？給你煙捲了，就算沒白喝，你還……咱們打架呀，來吧，爺々等着你」其餘的孩子也全仗勢向前湊。

大鼻子眼看要吃虧，軟下來，一甩腦袋說。

「得啦，沒有功夫扯這些，於是人羣里才消失了三個孩子的飢餓的臉。

二

大耳朵做着夢，夢見自己正和每天在站戲院子胡同的黑髮姑娘結了婚，鼓樂齊奏着，王和二順，還有鐵成，鐵柱，他們全來了，全都穿得漂々亮々地，大耳朵再偷看々身旁的換上嫁衣的黑髮姑娘的又嬌又嫩的臉，不由的高興得像一步竄上天，還有無羞却々的低下了頭，正望着脚上的油亮的皮鞋，驟然像是誰扯住了自己的膀子，他猜想是王，王又惡作劇，在這時還鬧，還開着玩笑，有些不耐煩去說。

「幹什麼，這時候還鬧……」

低下大耳朵想罵，想々，這時罵不得，吞下去了。

猛然，像又有一隻脚踢在大耳朵的屁股上，疼痛難忍，大耳朵急着翻了一個身，一咕嚕從地上爬起來，在草叢中伸直了腰肢，兩隻睡眼像是粘上了一層膠似的扒不開。

「誰跟你鬧，這是給你預備睡覺的地方麼，快滾。」

大耳朵聽見有人說話聲，一眼瞥見一個提着噴壺的男人站在眼前狠々的望着自己，這才猛然想起了昨夜

自己睡在公園裏的情形來，慢々地摒住了氣，就衝着那人說。

「那不一樣睡覺呀，這年頭你打誰，還有心思扯這些，驚了我的好夢哪。」

「什麼？你還有理哪，這是公園，你瞎了眼。」

看園子的人有些急了眼，罵着大耳朵，大耳朵故意慢々的邁開了步，懶洋々地走，得意的又說。

「瞎了眼，就算吧，給人家當個狗，這叫狗仗人勢，你還舐臉說。」

「什麼兎崽子，你罵人，我揍你，你站住呀。」

「去你個蛋的吧，誰跟你扯呀。」

感聽說出來，大耳朵一溜煙的跑走了，跑出了公園，站在門前向街上眺望着，太陽從東現出來，夏天的早晨比什麼全愛人，不由的他又想起了剛才的夢，夢是又甜又香，無耐何的自己叭噠叭噠嘴，餘香還像在嘴里，把一口唾沫嚥下去了，完了兎罵着。

「好一條狗呀，驚破了我的夢。」

走吧！大耳朵沒有目的地的往前走，走到那去呢，走到那去也得跟人家打架，這年頭呀，這些個不識時務的東西哪，還你掙我打的拼命的掙，掙個什麼勁呢，自己打自己，這叫做不識時局哪。

大耳朵好像明々白々的懂得這是叫着非常時，接着大耳朵又想起了許多的事情。想起來腦袋就漲忽々的

難受，第一，想到家，把這股麻亂的想念落到爸媽的身上去，爸私賣大煙被警官捉去了，大煙這種東西才害人，大耳朵不明白人們爲什麼還胡天暗地的抽，抽的變個鬼還不知道醒哪，一個々就抽死吧，大耳朵恨抽大煙的人，還恨私賣大煙的，私賣大煙的就是爸々呀，再想到媽々，一天破着嗓子叫，罵，打，打弟々，抱怨着弟々吃高粱米吃過了量，把下頓的佔了去，這個家，這個家有什麼了過頭呢，大耳朵決心不回去了。

再想到王和鐵成他們，也連想到他們的家，於是在心里哼了哼，都是一個樣，半斤對八兩，去他的吧，誰想這些呀。

轉了個念頭，去找黑髮姑娘去，開々心吧。

找黑髮姑娘天還早，白天不能够出來，全仗太陽一落地，多麼漂亮一個大姑娘，白々的，嫩々地，做這種買賣太可憐，大耳朵想找她，去安慰她一下。

一陣咕嚕々地，肚子有些餓，把腰帶用手緊了緊，還繫上一個扣，汗從脊背上流下來，迎頭的電車飛快的跑過去。

三

太陽落下去，在戲院子門前會，王，鐵成，鐵柱，二順，大耳朵是先到的，正在愁眉苦臉，東張西望的站着，隔不到一分鐘就把腦袋送到戲院子的北邊胡同望了望，像盼望誰似的焦燥着。

「怎麼今夜還不出來呢？」倫々在心里叨唸着。

二順靠着牆根邊蹲着給鐵成他們講着防空的事情。

「鐵成呵！明兒十八號，每月防空日，還放毒瓦斯，像真的一樣，家々訓練的可整齊啦，大姑娘穿上黑褲子，看不見大腿，哦！黑髮姑娘呵！明兒也穿上。」

二順比劃着，鐵柱聽說，忽然想起了什麼。

「二順哥，你有裹腿布嗎？」

「我？我和你一樣，買不起，沒有這個呀？」

二順假手指比劃個小圓圈。

「沒有出來不行呀。」

「不行，去你的吧，我必有法子，誰像你，笨的像個熊瞎子。」

二順講着，比劃着，戲院子里面又鑼鼓喧天的響起來，人像螞蟻似的往裡竄，王又想要拿出過五關斬六將的姿勢來，立刻看見愁眉苦臉的大耳朵不安的神色，把小脖一搖，向蹲在地上的二順織成他們遞了個眼風，於是四對眼球成了個直線對着單獨站着的大耳朵。

「喂！你等誰呀，像心里有事？」

王忍不住直叫着，旁邊的二順蔑意的看了王一下。

「王！你眞沒心眼，誰還沒個心事呢，誰像你，就會斬六將，斬呀！也沒看你斬出個毛兒八七的。」

王被搶白着，打掉了高興，立刻又引出了王的心事來，一股憤怒衝上來，衝到二順的身上去。

「去你的吧。你呢，也沒看你有個吃飯的地方，誰要你呀！」

「你媽個屁，我學過手藝，你呢！」

二順理直氣壯的，抓住了王的話直着脖子叫，王一口唾沫唾到二順的臉上去。

「你學過手藝，你叫去呀，學呀，誰不知道人家不要你！」

「不要？」二順全身痙攣了一下。

「不要！這叫非常時，人家縮減開支，你明白什麼呀！」

「你明白，你什麼都明白，一樣蹲在這，像狗一樣的活着。」

王罵起來，二順驀地站起來把一扯住了王的膀子，鐵柱怕打架，身子向回縮，蹲着的鐵成來了一聲怪叫打住了僵局。

「二順，你看誰來了還打。」

二順一回脖，鬆下手。

戲院子北胡同里現出一條女人的身影來。

「嘿！又是黑髮姑娘哪！」

鐵柱推下鐵成說。

「唉呀々！你嘿那股勁呀！羞々答々地，大姑娘出來扯漢子，這也叫做非常的。」

王學着女人走路的模樣，看着二順在地上扒起來。

總沒說話的大耳朵，一把摟住王的腰，王怪叫一聲。

「你姐々才願意出來拉漢子，你損到百輩祖宗上，還笑人這個。」

大耳朵的臉上看上見笑容。

「得啦！大哥，我再不說，你幫助她……」

這個孩子的眼睛應聲聲送到大耳朵的臉上去，在驚異着今夜大耳朵的奇怪的態度。

「大耳朵心變了。」

全都生出這一句話來。

大耳朵自己也莫名其妙着，爲什麼今兒心里更憂鬱，爲什麼忽然同情起了黑髮的姑娘來，昨早晨公園又爲什麼做了這場好夢呢，他自己明白，從來對於這個黑頭髮的姑娘也沒表示過一次同情，也沒動過心，爲什麼忽然就生起了這種感覺呢，王他們好像對於自己這種舉動生起了疑心。

「誰不一樣像狗似的活着。」

大耳朵驟然想起了王剛才罵着二順的一句話，半解釋了自己的新生的念頭，對了，許是因爲全像狗一樣的活着，才生起了同情吧？……

「喂！怎的了，想什麼呀？咱們找黑髮姑娘說會話。」

二順拉起楞中的大耳朵，招呼着王他們。

「我不去，找人家做什麼去。」

「去，我去。」

王看々大耳朵，向鐵成他們一揚手，鐵柱也跟在後面去

「好一個美嬌々呀！」

王唱着，又回頭望了望還站着的大耳朵，向鐵成他們做了一個怪笑，向北胡同去了。

留下大耳朵，大耳朵像無心似的懶得動一動，靠着牆根蹲下去。

「他媽個×的。」

半天冒出這句話，罵誰，不知道，還向王他們的去處望了望，想着王，王是樂天派，每天抱着不飽的肚子不知道憂愁，自己玩々斬六將，從小在街上活到大，什麼親人全沒有，王可憐，第二是二順，二順學過做皮鞋，被人家刷下來，還有鐵成他們，鐵成帶着鐵柱夏天賣冰棍，冬天賣小報，最後轉落到自己的身上自己住過印刷所，因爲電機碰了脚，養了三個月，缺早別人補上了，弄得自己閑起來。

「這都是些什麼命。」

大耳朵悲哀了，腦袋漲忽々地，心里像開水似的翻滾着，着像這條街，像戲院子門口的龐亂着。什麼時候能有一個安定的生活呢，盼着吧，盼到老，到死，沒有好日子，大耳朵坐着想，渾迷不醒的往下想，驟然有兩隻不均衡的皮鞋的走路聲，立刻驚住了靜中的大耳朵，定神看了看，一個穿着分不清楚服裝的醉鬼走過去，半晌，他才看清楚戲院子散了戲，飯館子不知在什麼時候也息了煙火，在一家賣餃子的門旁還爬着一個掉了脚的人，像死了一樣連動都不動，於是大耳朵才想起了王他們，想起了黑髮的姑娘，搔着腦袋望着遠方的街。

四

黑髮姑娘爲什麼不愛笑一笑呢，那擦得血紅的顴骨不見動一動，也許王他們調逗了人家，人家不愛搭理這樣半大的男孩子。

大耳朵又站在戲院子門前單獨的想着昨夜自己去找黑髮姑娘的情形，王他們不知道。

「姑娘呵！我願意和你做朋友。」

自己和黑髮姑娘說的話又在心里響，那一種靦覥的情形大耳朵還清楚的記得，於是看見她垂下了頭，故聽不見，自己才慌悚的看々四方沒有人又接了上面的話。

「你！你怎麼不說話呢，我是說的眞心話。」

大耳朵把最後的一句說得重一點，表示了自己的決心，半晌黑髮姑娘才又抬起了頭，呆看着自己，這樣自己才像安慰了許多，放心的說出來這兩天的苦處來。

「我不知道怎麼的，這兩天總是想着你，想着你是比我們要苦得多。」

「這是眞心話，我一點也不是誑你的，你也許認識王？……」

說到這，大耳朵把話又縮回去，發覺不能說出王，王他們沒有正經事，見着姑娘就想逗，就想玩，他們

什麼都不懂，自己不能和他比，如果說出來，黑髮姑娘是會疑心自己也是這種人，想着自己悄々抬起頭偷看一下黑髮姑娘的臉，她好像沒聽清楚自己這句話，臉上沒有一點表情現出來，大耳朵這才放下心。

她怎麼還不說話呢，連笑一笑的表示都沒有，大耳朵又有點慌悚的不放心，又一轉念，半解釋的想，不笑也沒什麼呀，這時候誰還有心笑呢，誰還沒有心事呢，都是像狗一樣的活着，也許黑髮姑娘也有這種感覺了，感覺自己像個狗，最後大耳朵還想再補充一句話，覥覥的站在姑娘的面前，遠々的又像來了人，才立刻的離開她。

「我一定要好々安慰她，保護她。」

走在路上，大耳朵抓索的下過了這樣的決心，這樣的念頭在大耳朵的心上猛力的爬着。

戲院子里面，又發出來震動的鑼鼓聲，大耳朵被這響聲震得忙亂着，抬頭看々戲板上寫着三個大字的「空城計」，他沒有心緒往下看，一心放不下黑髮姑娘的双紅的顴骨，突然身後有人叫。

「大耳朵呀！你想什麼呀，愁眉苦臉的。」

遠々的看見王，王像不敢走近前。

「去你媽個屁，誰像你，不知道自己是條狗。」

說完，又輕藐的用嘴嗤一聲。

「得啦！大哥，就算是條狗。」

王現出苦臉來，一會又忘記了，在王，這是一閃的感覺，聽見鑼鼓聲又開腔哼呀的唱起來。

「我正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

「聽什麼呀，聽你祖宗叫，誰有心聽你狗嚎呀，不許唱。」

王一回頭，看見大耳朵的不耐煩的樣子，王反感着。

「我偏願意唱，你管不着呀。」

「管不着，再唱我就要凍你，不信試々看。」

王望了大耳朵，眯了眯眼皮悄々的走了。

「王，滾回來。」

可憐王，想要問王一句話。

王站住，奇怪的望着大耳朵，懶洋々的走回來。

「王！你吃飯了？」

大耳朵用軟和的聲音問。

「吃個屁。」

「大哥，我有點難過。」

「餓麼？待會想個法，二順他們呢？」

「不知道，一天沒有看見了。」

大耳朵同情似的看了王一眼，不再說什麼。

王走了，鐵成帶着鐵柱，站在戲板的面前呆看着大字，鐵柱又哭々咧々的嘟噥着小嘴，大耳朵忽然覺得心里一股熱，看見鐵成背着的小箱子大聲叫住了鐵成。

「有冰棍沒有，給我一串吃。」

「有，全要化成水。」

鐵成打開了箱蓋，滴々答々地抽出一隻來遞給大耳朵奇怪的問着。

「大哥，你怎麼的了？」

「我心里發熱。」

把一串冰凉的東西吞下去，看見旁邊站着的哭咧々的鐵柱，大耳朵就忍不住要說。

「看你那熊色，又哭々咧々地，你怎麼的啦。」

鐵柱被問的勾起了心事，委々屈々的放聲嚎起來，把大耳朵嚎得不耐煩指着鐵柱說。

「滾你個蛋的去，你到瞵的什麼呀？」

鐵柱不知聲，還是瞵，鐵成狠々的看他，

「鐵成，你把他領走，我不願意看他瞵，我心里難過，」

王和二順又來了，和鐵成迎了個對頭，二順鼻子底下流着血，血和汗水混成一條線。

王先搶上說。

「二順和摩電車掌打起來。」

「因爲什麼呀？」

鐵成關心的追問着。

「媽拉個蛋的，我一上車，那個雜種把我推下來，我不知道什麼事，和他打起來，他打我的鼻子上，說我狗的一個樣，叫我去上勞工車。」

王氣憤的接上說。

「扯他媽個蛋，他說我們是個狗，這是個什麼事情呀，我不願意當狗了。」

王心里又難過，鐵柱看見二順的血鼻子止住了哭，呆楞的看着眼前的幾双憤怒的眼睛，大耳朵捏緊了拳頭狠々地罵着。

「我要拼一下。」

驟然想起了這一句空虛的話不知想過了多少次，又無力的鬆下了手。

五

「大哥！你媽四處找着你，你怎辦，回去不？」

王哭喪着臉，在黑暗中找着了大耳朵。

「你怎麼說的？」

「我說不知道。」

「再問還是照樣說，王，我不想回家，我誰也不想。」

「不回去？……」

王奇怪的望着大耳朵的臉，大耳朵心里煩燥着，血在四肢中沸騰地奔流着，坐在地上沒有着落的往下想，半天王又拼出在下的話來。

「大哥！我心里難過。」

「王！」

可憐王，半天和王說。

「看你那熊色，你難過什麼呀？」

「我羨慕你，你有家。」

王要哭，悲慘的說着，把頭垂下去，這樣引得大耳朵又想哭又想笑，平王把學唱過五關斬六將的一副英雄氣全丟失淨了，受了大委屈一樣的痛苦着，大耳朵也不忍得再罵他。

「王，別信有家，有家攙什麼，誰也顧不了誰呀！

王更難過，更委屈，從來也沒有這樣個人，這樣懂得事。

「我——大哥，死了也沒一個人來找。」

王哭了，眞的落下淚，大耳朵仔細的看着王的瘦小的腦袋，又忍不住要笑了，逗着王。

「王，你呀，也會哭了，明兒給你要個老婆吧，要個老婆就有人惦着你。」

這樣王才笑，臉上還掛着兩滴淚，像一個小孩似的忘記了難過，大耳朵暗々地罵了王一句。

驟然大耳朵又像想起了一件事，悄々地貼近王的耳朵說。

「王，我帶你去找黑髮姑娘去。」

王高興，還帶着奇怪的心，抬起瘦小的腦袋悄々的跟着大耳朵向北拐過去。

一條黑影出現在面前，大耳朵扯了王一下，告訴王。

「王，不許你說話，記住，問你再說，明白不？」

王又奇怪的哼了哼，沒有說什麼，仍隨着大耳朵的後面走。

近前的黑髮的姑娘，看見來了人，又貪婪的尖望着半晌看見是大耳和王，才失望的垂下了頭，用手摸弄着自己燙着捲的黑頭髮，大耳朵像慚愧似的對着眼前的姑娘說。

「姑娘呵！這是王。」

「王可憐，沒有家，讓他做你一個弟弟吧，他不敢再調逗你，還有二順，鐵成他們。」

大耳朵靦覥的往下說。

「你關照他們，也許他們還會幫助你……」

黑髮姑娘還在偷々的尖望着他倆，王垂下了頭，莫明其妙的想着。

「王！走吧，我上公園睡一覺，明夜戲院胡同見，你去找鐵成，二順他們，就說我有要緊事九點來。」

第二天夜九點，在戲板上又換了一張新寫的戲告，大耳朵向四外張望着。

王遠々的露出了瘦小的腦袋，後面跟着二順鐵成他們，慢々走近大耳朵，大耳朵無言的凝望着他們。

「我要走了！」

「走？」

王驚問着，二順他們也全湊上前，奇怪的眼尖一齊射上來。

「王！小聲。」

大耳朵推着王，放低了聲音。

「我要走，我忍耐不下去。」

大耳朵的悲悽的臉打動着四個同伴的心，二順急速去追問。

「要到那去？」

「別問，我自己也不知道。」

王聽見要哭，猛然想起昨夜找黑髮姑娘的事情，又莫名其妙的痴想着。

大耳朵停了半刻接着說，鐵柱又要哭咧々的望着大耳朵。

「只是，我不願意離開這條街，離開了你們。」

「鐵柱你看你那樣，你們全是些濃包。」

王突地扯着苦喪的腔調畏々頭々的說。

「大哥！我也跟你去，我沒有家，你帶着我走。」

「你，王，不行，你是個熊包，不能跟着我。」

王被拒絕，不再說什麼，走，打動了二順的心，二順想起了自己，自己像狗的活着，也忍耐不下去了，也像大耳朵似的動了走機。

「大哥！我也走，我自己走。」

下了決心似的，悲憤着說，立刻想起來摩電車掌罵他的一句話，說他狗的一個樣，他死也不會忘記。

「做狗，我也早晚要咬你一下子。」

不知道對誰這樣說，這樣痴說着。

大耳朵沒有說什麼，臉上掛上了同情，突地叫着難過中的王。

「王，我托你一件事，一會黑髮姑娘出來的時候，你告訴她，說我走了。」

大耳朵像忍着痛，忍着難過，貪婪的看了看他們，留下了幾滴悲慽的眼淚離開了他們。

賣細面條的細弱的笛音，顫抖的叉敲着王的心，在黑暗中消失了一條影子。

鵝的故事

田兵

西北風接連着颳了兩天，這江沿，除了幾隻走不了的木船在那暈黃的江水裏，像頻死的甲蟲子似的痙攣搖動着觸角一般的高檣「上江的白菜船是不來了！」販白菜的餘伙，有的到江沿看看就走了，有的也同着幾個替人家運搬白菜的代餘有希望似的蹲踞在岸上，在破雜的板房的牆根下，望着暈黃的江水，望着那鉛色的天空的遠方的上江。

「哦，你怎麼？再往下講了呵？」

「不！」搖了下腦袋。忽然那含着淚的眼睜亮起來：「你，你怎不講？我的老婆算死了，你老婆呢？」

「我？我麼有老婆，從來麼有過老婆。我都活不過來，還要什麼老婆？不過你既然讓我講，我也就講一個我的故事給你們聽吧，反正白菜船也麼有來，你我咱們都麼有啥事可幹。不過，你們讓我想想看……

「還想什麼，你就講吧！風殺過去也許會來船的！」

「來船？我看要够受，天道是要下雪吧？你聞聞這江風的潮氣？」

「呶，下雪？也許下吧，不過無管怎的你講你的事。天怎的，餓死了哈倒。唉講啊徐伙！」

「是，講，我講，就講一斷已竟忘掉了是幾年前的故事吧。年頭太長，我自己的歲數都糢不清了。總之有那麼一次是在深秋裏，也就是個時候吧。不過家鄉那邊還暖的多，樹葉兒也許還靡有掉淨吧？哦我說的話要長啊，你們不能嫌惡太囉嗦打瞌睡嗎？」

「不能，不能，你就講吧！」

「好，我講。反正靡有什麼好聽的，我也不能掉一個眼淚的。也是看見今兒這天，我想起來了的。唉！我們五個孩子——（凝視着天）

「唉，你快一點徐伙，這江風怪凉颼的！」

「對，你看，浪越法的大起來了。」另一位也跟着催促。

「好，我，你們可別打叉，我一氣兒講完它。」

「呶就講，別黏牙，我倆誰也不打你的叉，你爽快兒的！」

「好——（吸了一口氣續說：）我們五個孩子，我只記得我是八歲，剛退了奶牙，是其中最小的一個。

也是因爲家景的關係，飯食不好，僅能吃一點苞米麵餅，菜是一點鹽菜葉。有時在外國人的廢弃箱揀來了白菜葉兒，跟爛芋頭，那是見了暈腥。所以身體非常的軟弱，就現在也是抗點什麼就吃不住勁，都是那時候的根子呀！今年尤其是厲害了，老一個勁的咳嗽喘不上氣的。那時候說軟弱也眞軟弱了，在外面是看不大出來的，寡瘦的像乾柴枝。祇要跟同樣的孩子或再小的孩子角摔跤，那就顯而易見的看出來的。多咱都是在人家的身底下叫吼啊！所以同伴們，都稱呼我叫『大泥包』。所有認識我的孩子，沒有不這樣叫我的。動不動，『摔呀，他是大泥包呢！』再不打起群架的時候，『他們都跑啦，揍他，他是大泥包！』當時聽着了人家的這樣招呼；或被人摔得滿身是泥，鼻青眼腫，覺着是莫大的侮辱，暗地裏咬着牙，不過常了，反而覺着自己眞是名符其實了，唯有自己纔配稱有這名子。所以，以後有叫我大泥包的我也就答應了，而且很乾脆的毫無尋思的答應這樣的名子也許被爸爸跟母親聽見了；也許因爲看見常々被壓在人家身底下的事，他們常在一起吃飯的時候嘆氣。特別在人家都包餃子作好菜飯，嘈囉着過節的時候；說實話我那時候眞不知道節是什麼；爲什麼人家要吃特別好的東西，還有時嘈着過年的時候貼那紅通通的對子在門框上，每當這樣時候，母親便嚥不下飯去而流淚，跟爸爸說；你看這孩子瘦的，一點力氣也沒有，吃這樣的東西，大人還不要緊，孩子還能受得了嗎？我們就這麼二個孩子……咳……」的放下了飯盆，來撫摸我的腦袋或我的手，有時候，摟過我的脖子去貼近她的臉，她那有溫熱的臉呀！我也不知不覺的也貼緊在母親的胸前，

『媽呀，我瘦，沒有力氣怕什麼呢？我長大了，就會胖的，也就會有力氣呢！』這樣，我雖然不解己意的安慰她，她却往々微笑起來吻我的臉。不過當我嗅到或看到人家作的魚肉，魚肉的香味兒，我的喉嚨都好要伸出手來，一邊流着多量的口水，一邊尋思，他們怎就會吃這樣的好東西呢？也靡看見他們幹活，像我爸爸那樣的上碼頭，像媽媽那樣的給人家補襪底洗衣裳？成年到頭，風雨不誤，怪呀？我家怎連一回也靡有吃過呢？腦袋裏老起着些奇怪的圈圈，像一群遮天蓋日的烏鴉。（從腰間掏出一支煙頭兒燃吸着。）

「這不說嗎。再說我們的同伴；最大的叫攪毛，歲數大，個子細長。特別那條頸子跟腦袋，長在那窄而彎的肩膀上，不像是長着的，正像一根火柴插在了那上邊。他是我們的頭目，他的膽子最大。我們都崇拜他，聽從他的命令。倘若有一次我們那個一離開他，獨自行動，那算倒霉啦。捉住你，扯着你的胸襟，再不就抓住你的頸領，這一頓打你是脫不過去的，有時連那些以外的傢伙也來幫着他打你。這還不算，以後也就不帶你玩了。假若得他的赦免的話，除非你送點好吃的給他，不然就得把一次所揀的東西，一下都獻給他。像這樣，我們不單不敢離開他，而實際又不能離開他，不說嗎他膽大，離開他便不容易揀着東西。譬如：明明在院子裏，或在晒台上，衣桿上，船板上有木塊或其他的東西，真指着揀那辦得到呢。他若不到眼前那你算乾瞪着嚥唾沫吧。不敢伸手，壓有伸手的方法。但，跟他去，那也是我們的苦路子；多管跳墻啦，爬刺線啦，下水裏啦，都是我們的事兒。他僅々探着小眼，站在遠々的地方督勵着，得來東西，好

吃的他先吃，好用的也總得讓他先裝滿了他那特大的筐子；然後，纔許可我們分劈。我們雖然都不高興而生氣，然而，祇要看看他的臉上的眼睛跟那緊握着的拳頭，也就不敢說出什麼來了。尤其是我，那裏面最小的我按順序排，我是須在最後，所以往往得空着筐子。這不算，還得負責任替人家攙筐子；拾那不勝其重的筐子。『看，大泥包，連筐都抬不動，下回不帶你來了！』這樣的話，跟笑聲都成了我必受的賞頌了。（吐了一口唾沫。）

「再講，第二個傢伙叫劉順，第三個叫孫勝，雖然他倆家裏多少比我強，常拿東西給攪毛吃，很像聽攪毛的話似的，然而往往會被攪毛查出來他倆的不獻之罪，打的他們嘶叫。再說第四個的，叫小栓，他是孀有爸々跟母親的孩子，在嬸娘家寄生。我倆很對勁，他有一雙很大的眼睛，很黑的手。他同情我，我也同情他；說起來他乃是我們中最可憐的一個孩子了。他每天吃他嬸娘剩下來的飯，睡在鍋炕子前邊，他揀來的亂紙或亂草上。假若這些東西在陰天下雨燒得完了的時候，他就得原身的蹲勾在那裏。每天一早就得起來給他嬸娘倒尿桶，汲水跑街，燒火什麼的。他叔父是一個成年到頭的癱巴，一切都由於他侍候，多咱都在他嬸娘炕前一張破木板床上，半死不活的躺着。他很拿悶的就是他嬸娘，他家是住在一個破爛市場的附近，每天她必在傍晚將她那有黑斑的臉腮，擦上厚々的粉或臙脂，站在門旁裏，迎逢一個一個的漢子去。那些漢子他連一個也不熟習。來了人的時候，他嬸娘絕對不許他在屋裏；他僅能在有些人圍住她的時候，

「唉，大娘們，多少錢？」這樣錢呀錢呀的問，不然就是互相罵起來，還有個時候，不知看着了什麼，吓的她往屋鑽。這些，這些事情，他常常很奇怪的，偷々的告訴我，打聽我，你想，他都不知道我那裏會懂得呢？所以他納悶我也納悶。要說他，他常跟我一樣的空着筐子歸來的時候，便萎縮了，像失掉了魂靈，拖着沉重的步子不敢往回走，尤其到了家的附近，便打起徊旋，流出很旺的淚，我也跟他流下淚來。他曾告訴我他常在門外裏過夜，他更常吃不着飯，所以我常冒着勇氣去送他，還有求我的母親送他過。對於這些，他極感激我，々咱要看着我自空着筐子的時候，他必要將他的所有的一半兒塞入我的筐子的。（又掏出一支煙頭燃着了。）

「這樣，這樣的我們一群，給我一個最深的印像的，就是那一次，在九月末的天氣裏。天就像今天這樣陰得沉沉的，不過那是在海邊，在碼頭那海水可不是江水黃暈暈的，海水呀，那狂跳的黑綠色的海水呀，吐着一片片，巨大的雪白的舌頭，舐那喘息着的船肚並岸壁，簡直要把它們都要吞進去的似的。我們在海岸上坐够了，已竟預感到廢有望了，這些拔起脚來移動着，沿着那有鹽味魚腥味的岸上的石條，誰也不言語垂着頭，一步々的往前走，任那飛來的碰在岸壁上破了的水星和凉風往臉上身上吹。海鷗，我們平常認爲牠是快樂的鳥，這時牠如悲憤了似的扯起悽慘嗓子嘶喊，在我們的頭上空，低低的盤旋，最終牠又飛進了那冒着濃煙愛啦汽笛的船塢的墻裏去了。我們，仍往前走，順着那必經之途的熟習的港街，嘿，眼前又

飄入了我們每個人的鼻子裏，每天都愛用鼻子吸的，使我們想起饑餓的芳香的氣味。在眼前了，一家外國人的菓子店，那廣大的玻璃窗子裏，又擺出了新樣的菓子，跟那些紅的綠的酒瓶，另有大塊的麵包，油光光的燒鷄香腸之類的東西。我們都習慣的窺視，左右的搖晃着腦袋，嚥着舌尖上滲出來的甜甜的水兒。忽然，打裏邊，那個臉上長着乾草般的鬍鬚的老頭出來了，我們，不約而同的，很機警的跑開老遠，把眼來望着他。因爲什麼呢？因爲我們常被他驅逐，說我們偷了他的東西，確實說偷過。他說一口好咱們的話。有一次，小栓被他給捉住了，給扯到了後院，兩個咀巴就把鼻子打出血汁來，以後，他哈哈的笑够了以後，打廚房門後的一個木箱子裏，拿出來一塊像窓上擺的一樣的大麵包來給了小栓，那麵包只是長了很厚的綠毛兒，他笑着，給放出來。可憐啊！小栓雖然鼻子流了頓血，但那塊麵包自己却麼有吃着，都被攪毛給沒收了。那，攪毛一邊吃着的時候，我知我是流了口水。今天他又出來了。興着我們跑了，他却站在那裏笑，鼓着那圓圓宝肚子，衣襟上還縛着些放着金色光澤的小鍊兒。他這時，舉起他那愛打人的手來，迷縫着眼睛，『來吧，小孩，我不打，有事情……』雖然異於平日裏想捉我們的臉色，但是我們，誰也麼有敢往前去去。半天，他又笑了，他又呼喚，『有事情，給錢！』我們仍然像耗子瞄着貓似着不敢湊合。這時候，攪毛必是看出了門道，『唉；大泥包，你去，你去看他作什麼！』這樣的命令我，我回過頭來看攪毛，他直點着下巴指揮着我，我心跳，遲疑，半晌麼哼出聲來，也麼往前去。『你去不？去我揍你，告訴

你大泥包！』我聽到了這樣的警語，我更恐，然而由恐懼裏又發出來勇氣，去吧，不去也脫不了挨打，倘若是他給東西，那更好了。『嗯！』了一聲，我已把那不敢走的脚，像在暗夜裏試探路徑般的移向前去。（抬頭望了上江一下。）

「如是我問：『有什嗎事呀？老頭，』他笑了，像看見了一隻關在籠子裏的耗子似的笑，『來，小孩，裏邊的看看就明白了。』我這才跟着他，打那充滿着使人發饞的香味的屋子穿過去，到那墻垣堆滿了貨箱子的院子。那院子的當中，有兩株高大的白楊樹，那凉風像咀嚼着牠的葉子般的，刷啦刷啦的響，葉子打着旋轉落，地面上已竟數上了無數的失掉綠色兒的大葉子。那裏最使人注目的便是倚着堃在房簷下的竹製的長方的鳥籠子，一連的有十四五個，那裏面全都裝滿的雀兒，細看認得，是那滿身長着茶白花紋的鶺鴒，咳咳咕咕的亂叫，瞪着小而圓圓的眼睛，把那尖嘴或頭兒，普吟着向籠柱兒上闖，很有想撞出籠子的意思。我一看，便傷心了；便想起母親常對我講的小鳥的故事。她說，小鳥們如人同樣是有父母的，或者有兄弟姊妹，假若其中若有了不幸，被人們捉住的時候，牠的父母也如失掉了孩子，兄弟姊妹也如丟了自己的同胞一樣難過，流淚哀啼還不算，有時還有想念大了，不思飢食，墜巢而死的。又告訴過古人的話：『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盼母歸』。這一次我可看見了，看見了慘慘的發生在我的眼前，我的幼小的心裏頃時發了劇烈的痙攣。這，這一群小鳥兒，今天就要把生命消失在我們的手裏了嗎？牠們的窩巢呢？

窩巢裏雕有等待牠回去的骨肉嗎？哎呀，慘，慘酷，就見領我進院的我們所忐忑的老頭兒，走到了籠子的跟前，將籠門兒一掀，用他那粗大而生着長毛的手，抓出了來一隻。握他的手心，恰如一隻螞蟻夾在了鐵鉗子裏。那小小的腦袋晃搖晃搖的發楞，開閉着眼睛，蹬躂着腿兒。牠這樣，那知反使那大手兒的握緊，牢不可破『小孩，這邊來，就這樣幹活計，明白？』叨念着，皿我的臉，他那大手，如鐵鉗一般的大手指就在使勁往手裏縮的鶉的腦袋起始，嘩嘩的，把毛兒鉗掉，露出的，簡直是紅頭火柴。『喲！』我不由的把手捨住了自己咀裏的喊聲，呆呆的瞪着眼睛，心裏的血液便如打鼓噗噗的瘋跳。『唉，小孩，完啦！』他說完了，便把一隻滿身都被鉗得光裸的鶉，紅赤赤血淋淋的，伸動着牠那條細得厲害的頸兒，在地面上打着盤旋，雖然幾次的想要振起翅膀，奮飛於天空，那知，那麼了毛羽的小肉膀兒，也祇可空自煽動，而絕不能上雲霄了。在牠打了一陣盤旋之後，也就吱喲吱喲的，像知道了自己經成了不具者，生命也只有喘息，眼前就得終結入滅亡了。便蹙促，蹲促在，殺牠生命要牠肉體的傢伙的前面的一片，雖然是黃了而呈露着葉脈的楊葉上。『小孩，看看吧，這樣的，你們通通來吧！十個的一個銅字給！』他說着翻弄着他最苛酷的手指頭，縮動着他的臉皮。一彎腰，他把那小動物又揑在了手心上，用指甲隨便的彈了牠兩下，那光溜得有血跡的腦袋，拚命的搖了兩下，這回他又把牠抓起來，臉色一沉，那小動物便在地上響出來一個不大的聲，也許是生命就是一個氣泡兒，很容易的就破碎消失了。認你怎樣揑摩蹬躂腿，最後也祇勾着那象牙

色的小爪，吐了吐舌頭，噴出來一口血，像花，染模糊了突在眶外的眼球，實着着灘伏在那裏。老傢伙，像不信牠死了似的，使他那放着銅色光芒的皮靴，踢了踢，眼眉縮起來，看樣像又開始憐惜牠，又像怕牠復活了生命。『小孩，去吧，叫他們通通來！』我聽了這話，僅々的點了下頭，拉着由緊張而又綿輭了的腿，按着他的點指，由那又黑又窄的門如吐出口氣一樣的躍出來。很以爲自己是那小鳥，小動物，小生命逃出了籠子，逃出了惡暴漢的手，跳躍在有花香有露珠的有陽光的大原野，一望無際，從這就要見到了骨肉至親，從這就要飛翔於太蒼一樣的心理；很急促，如奔流的溪水，又如大海裏的狂浪。然而往前走了幾步，俄而又使我恐怖了，以至停止住了我的脚步跟我的呼吸。『喂，大泥包，大泥包！』接着就是：『你小子怎這晚才回來？給你什麼好吃的來，拿來我們看！』首先跑來着我筐子的就是攪毛，『他媽的，東西呢？』『對呀，東西呢？東西呢？』的追問我。嘴的把我的筐子奪扔了又來搜我的兜兒。這時我僅輕輕的說了一聲，『麼有。』『麼有，你挨打了吧？』小栓皿着我的臉兒擔心的這樣問。『麼有，』我又輕々的答了這麼一句。剛說完，攪毛便接上問，『什麼麼有，你都獨吞了吧？你小子不是東西，說實話，不結揍死你個屁養的！』說着就要來抓我領領，我連忙的撫住了他的胳膊，『說實就是啦，他麼給我好吃的也麼打我，他呀，叫你們去！』『叫我們去？』『是，』『你問他幹什麼？』『幹什麼，……』邊答着忽然想起了剛才一片光景，血與肉的光景，我遏住了，我無勇氣往下講給他們，然而也是因爲他們逼迫我太厲害我

終於照實的告訴了他們，說還給他們錢，嚇，他們跳躍了，正像那籠子裏的小動物。攪毛樂的一把就把我抓住，『眞的嗎？眞的嗎？那可好啦，咱們去，去，掙錢買餅吃，那輭々的油鹽餅啊，可好吃啊，走啊，走啊！喊着一揮手，命令着他們。『我不去，』我檢筐子告訴攪毛，小栓聽我說不去，他也說，『攪毛哥我也不去！』『呶？』攪毛瞪開了那帶着眼屎的眼，緊釘着我倆，半天，『你們不去？哈，我告訴你們倆小東西，你們倆個再說一聲，不是說你們，你也敢哪。再說，唉，你倆餓不餓？說，哼，快走吧！』他一個人給我們推一把，這時我望望小栓，小栓望望我，倆人都廢說出什麼來。『唉，攪毛，他倆不去不去吧，不去咱們不還多弄倆錢買餅吃？』劉順與孫勝這樣的給我倆講情，攪毛又把眼睛斜了斜他倆；『哼，你倆說了個好聽，他們不去，不吃餅行，不去可不成！快走吧，他倆放不了你！』這樣被他推促着走到了那黑門扉的前邊，這一來，我的心又黑了，像那門一樣的顏色。剛到進了門扉以內，那個老頭兒又在那院中裏向我們笑着，由於他的指揮，我們都蹲在了那倆株把枝葉搖於灰空的樹下，開始了殘酷的工作；血與毛羽都黏滿了我們的手，同時，那如雪片似的有花紋的毛羽便落在院裏，在我每個人的身邊，時時的捲起旋風來當每拔下那小動物着一撮毛羽的時候，牠每把那醬黃色的眼球兩轉旋幾次，掙扎着牠的全力。（臉上的筋肉抽搐着，又搭腰裏掏出了一支煙頭）

「最後，在黃昏的黑翅互而重的壓下來的時候；在燈光下，我們每個人的面前都有了那堆成小山的肉體

小得够一口吃的肉體，打那些肉體上，很濃厚的送來血腥氣鑽到鼻子裏。趕到那戮殺的指導者造成慘劇的老頭兒，**扭**着我們過完了數目，以後，又把那尸體堆成了一座大山，我不忍看那尸體上睜着眼睛的，然而老頭兒**扭了扭**，很得意的，哈哈笑了一陣。我接到了錢，我的有血跡並黏有絨毛的小手，開始戰慄了。打黑門裏鑽出來，剛走到拐灣街燈之下，『喂，把錢都給我，攏一起買餅，省得吃多吃少的，告訴你們，我分！』攬毛說着，把我們每個人的錢都收過去，如是，他很快樂的，『嗳，告訴你們可快跑，跟不上我可不管啊，跟不上就靡有他的餅了。快，快跑！』一邊叨咕着一邊就跳躍的跑起來，跑了一氣兒，我跟小栓都落後了，喘吁々的，望不見他們也就變爲步行了。這時，小栓問我，『那我鶴鶉作什麼用？』『作什麼用，還不賣給人吃嗎！』『你吃過嗎？』『靡！』『也不知道是什麼味？』『說不上！』『唉，你看我這手上的血！』『呶，可不是嗎。』如此的談的在路街下移動着影子往前走。肚子也起了作用，街風濕乎乎的掃臉，趕轉過了兩個灣兒。喲！看見了，老遠的看見那攬毛，在那掛着紅晃的門前的街道上，張牙舞爪的吞着餅，還跟劉順孫勝撕掠着，就听，『攬毛，好意思的，你都吃啦！』『唉，面子事，面子事，給咱點角兒吃！』趕到我倆也走近了他眼前，你說，他多可惡；你猜他吞光了說什麼？他，洋洋得意的站在那裏，用手抹咀唇，把眼眯縫着，『哈哈，你們才來呀？叫你們快跑，你們不快跑，嘿，你們來晚啦，都吃完啦，都吃完啦！』（緊縐起眉頭，猛吸那將燃盡的煙頭。）

「那天晚上，照例我把小栓送到了他的門首，叫了若干聲，裏邊也應給開門，依小栓要在門旁裏蹲一宿然而我那能讓他呢。如是，我便把他領到我家，將母親給我的飯份兒分了一半給他。我跟他在吃飯，那飯那香啊！我母親便撫摸着我的腦袋說，『孩啊，怎這晚才回來，我去迎你剛回來呢，應揀着什麼爲什麼不早回來，媽不放心哪！』我聽了這話，當時我感激得都要流下淚來；但，我却應把手，那有血跡的手給她看。（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以後，我倆便一同的臥下了。直到半夜，他也應有睡着，心裏如有灘火給澆着，不住翻身，這時候，打窗上看，外面是黑得不透一點亮，聽得一陣々風吹着雨，巨大的雨點，敲打着紙窗，吧啦吧啦緊起來，繼續就狂作了，在窗外叫吼，呼嘯。就覺在風雨裏來了那群小動物，裸着紅赤赤的肉體，開閉着突出而有血跡的眼，慘叫着，向我要牠們的毛羽，要牠們在天空裏的活躍。牠們，又旋轉，又伸張，又敲動，又長滿了豐厚的羽毛和翅膀在牠們的身上，在暗夜，在暴風雨中飛翔了。這樣一直到了翌晨。（仰面凹天空）

「啊！現在算起來，年頭可多了！然而還記得很清楚，像刀子刻在心上似的。現在呀，一個不在這塞北那時候不還有母親撫摸着我腦袋，把臉貼着我臉，啊，那臉的溫暖喲！這多少年了，多少年了？一切都在眼前，那攬毛呢？劉順呢，孫勝呢，那可憐的孩子小栓呢？他們啊，都往那裏去了？而我，而我，確如那些被人鉗落了毛羽的哀慘的鴉，小生命，小動物啊！（悲慘着面皮，像發見了慘事，猛的站起來。對於牆

故事的二人疑問：）

「喲，你倆怎的？爲什麼都流淚了呢？」

半晌，都抬起頭來；

「老鄉啊，你好好看下我倆，認識不？」

「嗯？我不認識，不認識！」搖頭。

「咳咳！我就是你剛纔講的故事裏的攪毛，他，他就是那麼有父母的小栓呢！」

「呀，眞的？」

「那誰還撒謊嗎！」

「哎呀，這可眞……以後可……」

「……」

以後，他們二人望了望那渾黃的江水跟北江的天空，雖然感覺到天氣給了他們失望，然而他們却勝兒擠着勝兒，邁着比平常還有勁的步子，背着江沿，而向街裏走去了。

九，十一，二十二日夜

飢餓的生客

田瑯

那恰是吳豐在家裏宴請賓客的晚間，燈光輝煌着他的屋子，空氣爲佳肴和酒香醇化了。賓客的談吐，和他們的面頰，一樣地紅潤。主人的應對，也是極盡流暢的能事。他顯將他俊放的方華，竭力顯示予他的財東，更期由此獲到同夥的敬畏，他們的話題是偉大的，由戰爭，統制，論到投機和走私。也間或談一談賭博及娼妓。嚴肅與談諧，像滑車般地輪轉着；一切都非常調和，非常美妙。

這時，屋門倉皇地開了。隨着，走進來一個奇異的青年：稍嫌襤褸的工人的服裝，染着鈐字房特有的油污的痕跡。面容蒼黃而且憔悴，蓬茸的髮絲上滴掛着雨珠。鞋子塗滿濕泥，把地板弄髒了。他焦灼，灰褐的目光，茫然窺望酒宴的桌子。人們可以從他善良的表情裏，讀出深沉的痛苦。

顯然，這突兀的出現，給賓客們帶來無限的悚疑。因之，吳豐的惶惑是深刻的；他窘迫地，暴躁地吆喝

站在門側的娘姨：

「誰讓你放他進來？——他是誰，我不認識他」！

青年的嘴角抽動，他彷彿要分辯什麼。但是，吳豐迅急奔過來，用衣袖捋捲的臂肘，風似地推擁着青年一面揮着威嚇的拳，一面喊道：

「不管你有什麼事，你先到外屋去候着罷！誰叫你隨便闖進裏屋來的」？

屈辱的痙攣，劃過青年的臉上，他舉起了反抗的手掌。不過，他遲疑着，彷彿他已經見慣或者預想到了這樣的場面。於是，他屈服地垂下頭，自己退出屋去。由於他的善意的沉默，可以測度他內心對於吳豐抱着一種寬容。

吳豐示意娘姨，讓她把他領進廚房裏去，並且問他是爲了什麼事情來的。

在外間屋的昏暗的角隅裏，娘姨答覆她的主人道：

「他什麼也不說，好像他是肚子餓」！

「那麼，」吳豐用低沉的，嚴重的語氣吩咐着，「把白天賸下的冷飯，拿給他吃。等他吃完了，就叫大什夫把他攆出去。你說我不能收留他，想借錢也沒有。一個人，總得自己找生活！——你記住了嗎？不許你同他多講話」！

酒宴褪色了。一直都在豐腴的頰邊織出嫵媚的微笑的主婦，宛如受了霜擊的花，變得蒼白，悸動，諉說頭痛，便獨自退席了。多血質的吳豐的面孔，一時發青，隨又變紅。藏在浮腫眼瞼下的睛子，在眨動。他陷入難堪，他的手指無意識地牽掀他塗抹着香油的髮絲。那時，娘姨悄々地來報告他：

「他走啦！……嘟々喃々的，好像是個鬧熱病的。」

吳豐稍覺安堵，噓出一口氣。他想重整精神，脫却苦悶的重壓。但是，賓客們都推說天晚，用響亮的嗓音，謝過主人的盛誼，便相繼辭別而去了。

雨已晴霽，一輪青銅色的月光，閃露在殘散的雲層間，安孤獨而且悲愴地照着濡濕的街道。吳豐恭立門外，目送最後的一個客人，乘上馬車，一直到那車輪，伴同蹩々的蹄音，消失向靜寂的巷角。待他行將轉身回室的時節，他發覺有一個黑影，出現在簷下，爲月光朦朧地洗着，彷彿幽靈似地移近了他，而且向他說話。他驚悸着，但是他辨出那是誰了。

「哥々，我有話同你說——」

這是方繩那不知禮儀的青年，現在這樣向吳豐搭話。他的語聲顫抖，暗示他的不滿和他的矜持。那悲傷的調子，彷彿他是用一種偉大的心情憐憫着對方，雖然，對方也許誤解他是在要求別人憐憫他自己。但是

他的胖子在發閃，他抑制着他的憤激。

「吳寶！」吳豐反應地震動着他的肥胖的身體，「不許你叫我哥々，我沒有你這樣的弟々！再少上我家裏來，給我丟臉。」

他在良心的陰影，和一種恐縮的空虛裏，矯裝着聲勢。

「我來告訴你，咱們的媽死了」！

青年的聲音，是淒涼的。

「媽死了」？

吳豐有一刻的工夫，怔忡着。他記起在市外的僻鄉裏居住，一個孕生過他的衰弱而且貧困的老婦人。如今她死了。他思索着，他舉首凝望吳寶，彷彿說：「你祇是爲了這點事情，便來擾亂我的生活嗎」？從吳寶的不馴的臉孔上，他想到方纔賓客們都不歡而散，對他懷着不利的猜疑。他的怒氣，不可遏地襲至，於是，他惡毒地喊道：

「死了怎麼的？你一個人去承受她的財產罷，來告訴我做什麼」！

「難道你不打算發喪她」？

在夜的陰影裏，他弟々的愠怒而又犀銳的目光觸到他，那攻擊的，嘲諷的語氣，使他感到了羞恥：

「我不知道」！

他說着，同時轉身把門開的關了。

由門框的縫隙，他向外窺視着，他看見他弟々仍在那裏寂默地停立，他直感他那悽愴的神色。月光刻出吳實側面的尖削的輪廓，那線是苛烈的，彷彿他在切齒，又彷彿他在圖謀殺弒。吳豐悚慄而且不安，胸在鼓動。最後，他又看見吳實向他的門扇上唾吐，並且舉臂做出日後必來復仇的手勢，遂憤々地去了，用執拗的步子，踏着慘澹的月光……。

吳豐背倚門扉，許久不動。如果有人，在昏蒼的夜間裏，覩見他那時的靜凝而又暗鬱的姿勢，也許以爲他是在懺悔他的殘酷，在反省橫奪父產，棄母拒弟的過去而痛苦。然而，用狡智和恂詐而處世致富的吳豐先生，是無緣於內心的苛責的。此刻，他祇是在憂慮，那剛愎，頑梗的吳實，會不會再來擾他。他爲他的豐裕和幸福，感到威脅。至於母死的消息，彷彿他方聽到便忘掉了。

×　×

臥室裏，充溢着乳色的燈光，和柔軟的溫暖。坐在絨椅上，點燃一顆煙；他發現他的妻，面向牆壁，橫臥在床上。她的黑髮披散，肩膊微々抖蕩，有如在哭泣。他想起方纔退席時她那悲痛的樣子。他不懂她是因今晚的事件感到了屈辱，抑是她在同情他的弟々。他猜不透她的感情，他變得沉鬱了。爲了擔心這事會

使他年青，美貌的繼妻，長久地不快活，他竭力用一種愛撫的聲音，向她說：

「起來，同我喝一杯茶罷」！

和她平素的嬌柔相反，這時她却粗暴地推開他扶在她肩上的手，帶着憎惡，向他罵道：

「你沒有人心！從我嫁你以來，我看見兩回這樣的事了」！

吳豐的妻鳳玉，此刻，爲一種回想的痛苦所浸漬。

那是三年前，她方嫁給吳豐未久的時節。一天早晨，吳豐出去了，娘姨到市上買菜，厨夫在厨房中睡熟只有她自己，憑倚窗邊癡望。婚後的倦怠，在她的體內打着渦卷。

透過白色的窗紗帷，她看見一個青年，從街上，走近來，直達階前，呼闈。她走出去，替他開門。她看見他穿一身整潔的職工服裝，猶豫着，彷彿不肯進來，但是終於進來了，把一個紙包，置在桌上。他說：

「這是給吳先生送來的」！

他的視線，帶着無限的懊惱，在室內逡巡。最後，它停注於一張懸掛在壁隅裡的鑲有鏡框的像片上。他瞥見一個暗晦的老人的面影，他急促的差過去，仰首凝視它。他的肩膊，在隱々地顫抖。他停立得那樣僵直，而且長久，終於，他啜泣起來，相似泉水，滂沱的淚，流過他清癯的面頰。爲了掩飾這羞恥，他轉身奔去。撞翻竹机上的瓷花瓶，摔碎了。水和花，一齊流落在地上。

鳳玉追出去，喊他：

「喂！這是你的帽子！你把帽子忘啦。」

當他走回來接取帽子，鳳玉用嬌柔的聲音說：

「你進來，我問你話！你爲什麼哭呀」？

青年彷彿爲這溫情的語聲所感動，他聽從了。她讓他在桌傍坐下。他的年齡，也許剛及二十，或者還不到二十歲的樣子。而且，她發現他的面孔上，有着使她覺得非常熟稔的地方，她的好奇和探索的目光，使他低下頭去，他嘴唇緊閉，眼睛上，罩着苦痛的陰影。

「你認識他嗎」？

鳳玉手指像片上的老人，問他。他抬起頭，逼視她。他的眼睛閃光，使她感到悚懼。他大聲地喊道：

「他是我的爸々，我爲什麼不認識他」？

驚愕，使鳳玉變得怔忡。她從來未曾聽果豐說過，他有弟々，或者其他的家族。但是，她彷彿有所徹悟她再度審視青年的面容，她立刻確認了和果豐相似的輪廓上的特徵，而且和那老人的臉型，也是神韻相通的。她突然地問道：

「你見過原先的嫂子麼」？

「我忘不了她——」

青年的聲調，是凄厲的。

「她死了」！

青年的瞳孔睜大，氣喘得很厲。

「死了？應該死了」！他的手掌，在桌上拍響，「我忘不了，我爸爸死後，她抚着我媽々的頭髮，要地照。母夜又似的，逼着我媽把家業，都讓給她」。

「那時候，你哥哥呢」？

鳳玉感到驚異。

「我哥々？要不是他唆使，她敢嗎？——他把我騙到別處去，讓人監視着我，一頓下，竟完爸爸留下的地，錢拿到手，就同嫂子走出來，把我和媽々倆，扔在屯堡裡不管。那時候，我還小。眞的，我恨我那時候太小了，不能够庇護我的媽媽」！

青年的眼睛裡，又漬出淚液，無疑這是憤激的，鬱積的淚液。

「我不懂得，他爲什麼還掛着我爸爸的像！難道他還紀念着他嗎」？

青年又去仰望那老人的面影，他覺得它在向他微笑。他回想起童年時父親撫愛他的記憶。

「你沒看見，像片底下的茶机上，有一隻銅香爐嗎？你哥哥供着老爺子，每天都燒香。他說，他常常頭疼，夢見死去的老爺子來罵他……。」

青年遮住鳳玉的話，他用尖銳的，譏諷的調子，笑了起來。他的頰上，還帶着淚。他問：

「那麼，你就是我哥哥後娶的嫂子嗎」？

鳳玉不知爲什麼，臉紅了。有如她替吳豐的卑劣，感到羞愧。她點頭默應。

「兄弟，你怎不到家裡來住？你結過婚嗎」？

青年並不直接回答她的詢問：

「他明明知道，這些年，我就在外面給人家當雇工，媽媽在屯裡吃苦，他不用說幫助，連看望一下都不他的神氣大了，他裝作沒有媽媽，也沒有弟々。他怕我們給他丟臉，我能來找他嗎」？

青年扯斷了繩裹，打開他帶來的紙包，一些光澤的白色卡片，閃露出來。

「這是他印的名片，上頭寫的什麼大經理，二經理的頭銜。這是他特印的請客的席貼，寫的什麼賓宴樓飯店，什麼略備薄肴，什麼恭候光臨……。嗤」！

青年不覺地在嘴角上，織出訕笑的紋皺：

「他也許糊塗了，偏打電話給××印刷所，我就在那裡作工。印出來，掌櫃的又偏打發我給配送！我本

想不來，求別人替我來……」。

「你怎麼又來了呢」？

鳳玉鄭重地問他。

「我總覺得他還是我的哥哥」！

這是淒凉的感情。一種血的憶念，猶在佔據着青年的心。

「你哥哥他上銀號去了」。

鳳玉說。

「我知道，我想他不在，我才來的，我要看一看他的家」。

鳳玉感到黯然的憂悒。她思索着，她說：

「兄弟，你晚上再來一趟罷！那時候，他在家，我要當着你的面，詳細地問他一問——」

「你不要捉弄我呵，嫂子」！青年抗議着：「你打算讓我白白受他的侮辱嗎」？

「兄弟，你太偏激了」，鳳玉說，「你哥哥，決不會那樣沒有人心的，我不信！你來試試」。

青年的面龐，漲紅起來，他感到屈辱。他憮地，站起走了。

「等一等，兄弟！我讓厨夫給你燒一杯茶喝」。

鳳玉隔着窗，招呼。然而，這一次，他却不再復返。

只有徐風吹動窗帷，她的心，煩惱極了。

× ×

晚間，吃過晚飯。泰然自若安適甚得的吳豐，在妻的臉上，一絲未能覺察出什麼變化的徵狀。隨手拿起一隻洋梨，放在嘴裏啃食。這時他的弟弟來了。

青年直立在室地的中央，他取一種鎮靜的，異常鎮靜的姿勢。這兩位多年未見的同胞，此刻，各自沉入了互相辨認過程的恍惚的瞬間。吳豐在青年的貌上，窺出了昔日的少年時的弟弟：那剛直，不能懦柔，也不能威脅的倔強兒。同時，一種罪惡的意識，像蛇爬出它長年藏匿的深潭，在他幽暗的靈魂裡，猛烈地蠕動了。

他倉惶地，把梨扔掉，站起來，嚇道：

「你是吳實嗎」？

青年以嚴酷的沉默，回答他。他覺得到青年目光裏的刺，犀利的刺。他震顫着，怒氣沖天地喊起來：

「你出去！馬上就出去！——你怎麼有臉上我這裡來，你這忤逆，不知道服從長上的東西！你尋思我不記得你小時候，破口大罵我的事嗎嗎」？

最初，還在唇邊，浮出孩子似的微笑，歡迎着吳賈，內心期待她能够爲他們兄弟之間，造成和解的鳳玉此刻，完全沮喪了，她的頰，變得像冬天似的寒冷。

「我同你沒有話說」！

發現吳賈還沒有移動，吳豐又大聲地喊了一次，喘着氣，揮着手。

「我也同你沒有話說」！

吳賈用平靜的語調，回覆他的哥々。他的表情是寂寞的，也是勝利的。他走了，留給鳳玉一個深刻而且揶揄的眼風。

他去後，吳豐同他的妻講：

「這是我一個遠姻的侄子，不務正業的……」！

× × ×

鳳玉在氣惱和悲哀裡，整夜不曾有睡眠。他鄙夷這虛僞，和卑劣。只有用眼淚洗濯她心上的穢汚。

× × ×

時光過去，把這喜劇，漸漸地付諸淡忘。然而，今夜，三年後的今夜，喜劇又照着差不多是原樣的再演一次。她發現吳賈更憔悴了，她重新認識了丈夫惡毒的靈魂。而往昔的記憶，遂加重於今夕的悲感。

她不能再躺下去了，她不能再忍耐這無德的家，她掙起來，撲出臥室，在黑暗裡，拔開門栓，一直奔向街道上去。夜風吹拂她的髮絲，雨水沾濡她未穿鞋子的赤足，們感到一種解放的欣慰，和離開罪惡的崇高的感覺。

但是，她忘了吳豐的暴力。背後有人惶急地追過來，一隻手捫住她的嘴，像獵雉似的，把她挾回屋去。——門上鎖了。

×　×

屈辱和絕望，誘她走入苦惱的夢。吳豐替她蓋上一張薄被，自己頹靡地坐到椅子裡去。他歎息着。他妻縮憂愁。而且另一種在他覺得本來是了有什麼重大意義的，現在却開始蔓延於他的意識，同時加深他的苦悶的事件，抬起頭來，惱着他。他記起弟弟的話。他想：「母親死了，她死了。她死在什麼地方，是鄉下抑是吳實住的印刷工濁身宿舍呢？但是，不管哪裏，難道我應該在夜裡冒着風雨去探望死屍麼……」？

一些過去的，在那些橫暴的日子裡，他凌辱自己母親的情景，像雨天的電光，出乎意志地，剝裂開他心的障幕，倏乎地，尖銳地，閃現了幾次。

他的心煩擾，不過，他立即想要把這煩擾打消了。拋掉煙蒂，他動手啓開一瓶白蘭地，把酒注入一隻高大的玻璃杯裏。他的眼睛，凝視着天花板，彷彿他在瞑想。

陰森地摸撫着窗扇的月光，不知幾時隱沒了。將闌的夜，又落起瀟瑟的雨，雨脚打在窗上，沙々作響。一株白楊樹的枝條，隔窗婆娑地舞動，宛如鬼魅的影子。酒使吳豐的神經動亂，他疑心是他的弟弟，繞道他的後庭，從窗外窺伺着他，而且用手指敲擊玻璃。於是，恐怖使他跳起來，驀地把黑色的窗帷拉攏了。這樣，他便隔斷了夜，也隔斷了風雨。

×　　×

翌晨，娘姨出去向拉圾箱裡傾倒廚汚。她偶然向街路上望去，隨即帶着稚氣的驚愕，跑回屋裡，向睡眼惺忪的主人喚道：

×　　×

「看哪，昨晚那個生客又來了」！

吳豐酒漬後的心臟，感到一陣麻痺慄慄。他披一件繡花的寢衣，穿着拖鞋，奔到外室去。由敞開的門，他清楚地望見，他的弟々，蓬亂着頭髮，因爲馱負一件彷彿十分沉重的物件而駝着背，橫越街道，直向他的門前走來。那物件，用氈髒的白布裹着，從他弟的移動的膝膊後面，垂露出兩隻纖足的脚。當吳豐驚癡的瞬間，就已經走近了。在他弟弟的肩後，他瞥見一個皺紋枯縮的僵死的面龐；瞑閉的雙睛，深陷於眶中。彷彿兩隻黑黝的洞，嵌在灰髮稀疎的頭蓋上。「這是一個亡故的老太婆，呵，不！這是他的母親……

牧場上的血緣

金音

一

校務會議已正式提出溫家玫的去留問題，我是她們的級主任，校長竟鄭重的把全責交給我；可是到現在我委實還不大明白那事實的眞像，而溫家玫今天又沒有上學；看起來，我不能不放棄幾月來一貫的態度與主張，決定到她家去一趟了。

放了學，天忽陰上來，而且颳起了風；八月塞上，爲沙漠性的酷熱虐待了一整天的我，反覺得這欲雨的天氣是難得的好時候。

晚餐後，傘出家門；走一會，果然稀々落々的降下雨滴來，而且越下越大了。

我毫沒有折回的心思，一直奔往南大街。心想：萬一雨下過大的時候，就停止這我所不心願的訪問，到幾家書店背々雨，翻翻書去。然而，當我穿過西城壕的時候，雨又稀起來了，而且變成了濛々細雨。

在濛々細雨中，我走過了南大街一段陷油馬路；傾聽着鞋聲與雨聲，沉醉於詩情的獨行裡，幾乎忘了出來的目的。

可是當由興隆街口拐向東行時，遠々從對面走過來一個撐傘的人。傘遮住上半身，看不見面部；但由於那褲，鞋，襪的顏色同樣式，使我斷定了這將走到我身邊的女孩子，該是我校中的一個學生。

再走近一些時，那左脚顯出稍々發跛的走路姿態，過於熟習的，使我吃了一驚：

「溫家敬？」我心中這樣叫了一聲。

蒙受着種々謠傳，以病爲理由，一年以來不好々上學，最近又連續請了二十天病假的溫家敬，竟會出現在這雨天的街上，倘如沒有特殊的事故，地確會使人生疑的。

爲了不讓她發見我，便將傘再低傾下去，我明白女孩子的感情，在如此情況下，逢到平日對她寬厚信任的老師，該要怎樣發窘的。

當她走過後，我再回頭望她一眼，我的斷定沒有錯誤。然而，立刻我躊躇而懷疑了。——還到不到她家裡去呢？她冒着這樣雨天出來又到那裡去呢？……最後，我不能不想到今天以及過去半年以來在校中零々

碎碎聽到的關於她的謠傳。雖然我一向對於謠傳，尤其是關於女學生間的謠傳之類，是不肯輕信的。但是在這一瞬間，望着這近來精神異常的溫家敏的背影，我的心裡充滿難以排解的懷疑與難過。然則，我將怎樣處置我的行止呢？

我不明白在這突然出現的事態下怎樣做下去，只是當我想判斷這做下去的態度是否合理時，我已尾隨溫家敏身後，折向西行了。

平素對於學生，總是貫行着「信任她們，使她們信任」的主張的。把年輕的她們與罪惡連在一起該是罪惡的吧！在我眼中，她們只有純眞，我的任務與其讓她們明白罪惡，勿寧合她們發揚純眞，昇華純眞纔更合適一點吧！

因此，這尾隨溫家敏身後，有如故意去發現她罪惡一般的行爲，全然違背了我一向的主張；而伴着漸大的雨聲，使我心中的痛苦越發加重了。

雨絲宛如哀愁的琴絃，播下凄凉的旋律，鉛灰的天空緊壓在遠近建築物的上面，宛如慚愧之念緊壓在我的心頭。

溫家敏的背影向路西的狹街走下去的時候：

「停下了吧！」良心這樣要求着我，但責任感却在推動我的脚。幾月來，我不是抱着使她心靈平安纔故

意不深入她的事件麼？縱令現在應該積極的把她從四面楚歌中拯救出來，但這種暗探式的尾隨也不是我當老師應做的吧！剎那間，我想停止或喚住她。

前面，在狹街的裏側，溫家敏站在一個穿雨衣的男子前面了。因爲背着我，我始終未看到她的臉，那男子好像已等了好久，神情顯出焦燥，溫家敏交給他手裡一些什麼東西以後，又匆匆向西走了。我始終與她取三十米左右的距離，無法聽見兩人可說了什麼話。

那男子向溫家敏後身望了望，急促的對我這面走來。我巧妙的躲開了對方的視線，從傘布的破紋中却看清了他的面孔。

「是他？方景山！？」

這第二次的意外發現，比適纔更甚的，我驚訝得一怔，心震動的同時，持傘的手都輕々顫抖了。

那男子從我身邊走了過去，溫家敏的身影却快迷失於細雨之中了。我忙加速了脚步。

由於這意外的遭遇，我意識甚至迷失，先一時尾隨的慚悔也全然失掉了，直到趕上了她，與她再形成三十米的距離以後，我才放緩了脚步。

走完狹街，再進入更狹小的胡同，種々的思路在我腦中又綜錯交織起來。這時候，宛如哲學家或偵探者的我的存在，已不再單純的感是溫家敏的老師了。

她停在那黑色角門之前。

「啊！她走進那角門裡去了！」

我第三次的要叫出聲來，幾乎窒息了呼吸。

我訝立於細雨之中。

二

三年前的冬天，我由吉林高師畢業，被民生部派遣到塞上×省來。那時候，我是個二十三歲的年輕人。對於新的職業抱有的熱情，宛如一把猛炎的烈火。也不等省公署的發令學校開學與否，便由南滿我的故鄉率同妻，携帶着簡單的行李用具之類，冒着嚴冬北上。住於一家空有一冬的三間東廂房。當着零下三十七度的昏晨跑到東柴市買毛柴，蹲在犯風的竈坑前燒火做飯等類事情，都是我與妻從來不曾有過的嘗試。舊年除夕便在這清冷々的異鄉渡過的。雖如此也不足影響我的興奮，宛如那初長成羽毛的雛鳥，即便是沒有凌空的自信，也大膽的飛出去了。

三月，開學了，我被派爲女子國民高等學校教諭，擔當一年甲組的級主任，那是國高制實施第一回的學級道學校的前身就是女子師範，殘存的師範生尙有八學級之多。一年甲組共六十名學生，全是由市內及×

省管下各縣小學校卒業考選進來的。在第一次上課點名的時候，溫家敏是緊靠北窗第一行第二人以高亢的聲音回答我的女孩子。

當時，女孩子們都是和我一樣的走入一個新環境的人，抱有不可言說的興奮與喜悅。因此，那愉快用高亢語聲答話的溫家敏，第一天便給我以極明快的印象。

在我和這一群小靈魂處得稍熟一點的時候，我和她有過這樣的談話：

「溫家敏，你十幾歲？」

「馬老師，我十五！」

「你背着的手裡是什麼？」

突然大方的把手舉起來：「牛奶糖！老師，你吃？」

「你吃糖該不好々聽書呀，我吃糖該不好好講書啦，下回別帶糖了！」

「嗯！」點着頭，愉快的答應着，又高聲笑起來。

「眞活潑！」

「活潑不好麼？」

「好！」我說：「誰說不好呀！」

於是就嘻々的，左脚稍顯發跛的跑開了。

「一個明朗的孩子！」我想。

我擔任她們的滿語和音樂。在課堂上。溫家敏是不大守規矩的一個。縱令我時々會從她的對答或表情上驚訝她的小聰明。那是全級中較爲少有的。

嚴格的說起來，她的課程並不十分好，主要因爲她不大用功。打排球却是全校的佼々者。音樂堂坐在前排，常々用滑稽的態度和奇怪的聲音擾亂了大家的秩序。

「溫家敏，不行啊！」我知道下降告也是無用的，因爲在警告的同時，我自己已被她引動得忍不住發笑了。

在學籍簿的「家庭狀況」欄中填寫的是：父——溫華亭，福泰隆經理，母——溫周氏，弟——溫家仁，×國民學校一年生。但在她的作文中，却這樣寫道：「我懷疑現在的母親是我的親母親，因爲有人說女兒都像母親，可是，爲什麼我長的一點也不像她呢？眞像一個猜也猜不開的謎！……」這孩子氣的想法眞不禁令我發笑。第一學期的學業試驗裡，她以平均八十七分三的成績名列第七，下學期却以平均七十四分降到第二十九名了。放寒假前，我對她說：

「溫家敏！你怎麼這樣退步？」

她撇々嘴，然而却有點羞愧的走開了。

青年期的發育是頗迅速的，然而那令人驚訝的與其說是生理方面，勿寧指爲精神方面吧！二年生的她們竟由跳々躍々的小孩子變成安々靜々的少女了。溫家敏是這變中最顯著的一個，格子幾乎冒出一頂多，不跳也不笑了。然而這還不是我所奇異的，我所奇異的是在秋天她請了一週事假以後，竟全然如喪失了明快的性格，而顯著的沉鬱起來。我不是再三想說她如何已失掉了快樂，而是當她快樂時出現眉宇間的悲哀的濃重，幾乎連在大人身上也是稀見的。往日時時出現於排球場，現在却一次也見不到她了。

「溫家敏，你變了！」

溫家敏不說話，迅速的把眼光躲開去。

我想不出她如此驟變的原因，那一週的事假期中據說是回到老家去了，——如果是回到老家去，又有什麼可以如此厲害的改變了她的性格的事物呢？我不明白。

自那以後，她便常々請假，每次以病的理由居多，三天五天不等，總不曾有連續一月的登校記錄。醫院的診斷書也有，病名是「神經衰弱」。我從不曾有一次不允許，我的奇異變成胡塗的憐憫。

這期中，我本可以到她家訪問一下的，却總因爲我固執對學生的主張：在她們不想告訴我的時候，我不想去問她！而且學校的事情又太忙，下班回了家，身心疲倦，吃完了晚飯，就想上床去睡覺了。

同時，我爲了想明白一點她們漸々變得珍藏起來的生活，便令分別每日送她們的日記給我看。自然，聽說我要看日記，那種把眞的日記收藏起而只給我看公式似文章的學生固然也有，但是由於二年坦誠師生的相處，信任的將她們所有每日所做所想的記事全部公開於我的人也並不在少數。我面對着這群清白的靈魂更增加我最高的崇愛與感動。

然而奇怪的，打開溫家敏的日記，却見把直到交給我爲止的以前的記事全部撕掉了。給我看的只是幾時起床幾時吃飯的公式文章。而且雖即是公式文章，也是越記越草，敷衍塞責罷了。我問她：

「溫家敏，你怎麼變得這樣子？」

「……」沒有話。

「你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對我說麼？」

「馬老師——」她抬起了頭：「我——」只這樣的又低下頭去。

「自然，我決不會逼你告訴我什麼的！」

溫家敏兩手發抖的搓弄着，她的眼中充滿了淚：「我，我靣有什麼！」

好像鼓起了勇氣想說什麼，忽然又沉默了，接着沉默的是把雙手蒙到臉上，泣涕起來。

「不要這樣子，你去吧！」

這樣，直到年假，我和溫家敏的中間存在的只有沉默。我毫無一點方法，幫助她精神恢復起來。她怎樣想法，我自然無從知道，但我已深々了解，她有她極深的苦惱，這苦惱又是極秘密的，她不能也無力去向人揭開。同時，也怕別人來揭開它吧！對於我，也是這樣想法吧！因此，我反倒表面很疏遠她。是的，一個以拯救靈魂爲天職的教師已到了束手無策的時候了。

這一年，她的成績非常壞，在開學年性行，學業審核會席上，有兩位先生竟提出對她行以降班處分，乃被我强辯而作罷。舉行休業式那一天，我想找她說些話，可是她竟沒有來，過兩天，她獨自到校取通知書時，我見她那失神而哀傷的面孔，全然失掉了對她發言的勇氣。

今年學期開始，照例我對全班做一番訓話，當我望到她正在夢想似的對着窗外天空出神的樣子，我又滑過了對她而發的語鋒。

有一次，我在操場上單獨遇到她：

「你精神好些麼？」

她搖頭。

「仍然不願告訴我什麼話麼？」

痴然的望我一會，在那眼光中，我明白，對我沉默所給與她自己的痛苦是更重的，我便想很快的離開她

可是她却忽然說：

「我，馬老師，我——無論如何——」

我明白那下面是「也不能說」的意思，我走開了。

這時候，溫家敦已是這級中孤獨的存在了。在慣於一對一對交朋友的女學生中，這孤獨該使她怎樣難堪呢？便在此時，學校中對她的論傳，漸々多起來了。像行動詭秘，結交流氓……之類，甚至有更難聽的話。我素來對這種望風撲影，幸災樂禍的行爲抱有深的憎惡，學生都明白我，所以從來不敢當我面說什麼。然而終於有一次，我在另一個學生的日記中，看到這樣的話：

「……她那樣可憐，被許多謠言與輕視包圍着，却從不辯解，……馬老師却像過於漠然了似的！」

我把這日記的主人叫到音樂教室，

「你也不相信溫家敦的謠言麼？」

「我不信，馬老師！」

「那麼，從今日起，你接近她一下，你特別留心一下她的行爲……」

我這樣做，其實不見得是適當的，過些日子，溫家敦突然向我說：

「老師，我知道你現在也不相信我了！」她不曾哭泣，臉上是憂鬱與不平。

「怎麼？溫家敏！」

「是老師派××調查我麼？她……」

我明白了，我慚愧的說不出什麼話來。

「我知道，我現在已被全校的老師同學懷疑着，輕視着！」

「那麼，你應該——」

「不！」她急忙打斷我的話堅決的說：「我是不能解釋的，老師，我幾次想告訴你，可是，還是不說好……」

「爲什麼呢？溫家敏！聽我說——」

我終於說出許多一向不曾說出的話，我讓她絕對信任我，而把一切實情告訴我，我會盡所有力量來幫助她的。

然而，「老師，我，我還是不能——」她瘋狂的想跑開去，但突然又轉回身這樣說了一句：「只是，請老師相信我，我決沒有做不好的事情！」

對着纖弱的身影，我痛苦的閉上眼。

「信任她！」我心中堅決的這樣叫了一聲。

從此，任過了悠長三個月，我再沒有一點打擾她而增加她痛苦的心思。然而在今天，校務會議竟已正式提出她的去留問題，我爲了她的前途，爲了她的名譽，勢不能不放棄幾月來一貫的態度與主張，而決定到她家裡來一次了。

三

我這樣的痴立於細雨之中，斜落下來的雨絲已經濕透了我的兩腿，任一切都是靜的，我的心却如此的激動，過去的事跡雜亂的攢上我的心頭。

「把一向的主張丟開，把對溫家敏的印象洗掉吧！」

是的，倘不這樣，則這再進一步的調查將不能使我冷靜。然而，我又想：倘如是溫家敏做了她所說「決沒有做」的「不好的事情」，則揭開這罪惡之幕的最好是出個他人之手吧！否則，我們師生間一向建立着的信任，一切一切，都將全然破壞了。

「這是你的責任！」

在我躊躇於我採取的手段時，我的理性又這樣要求着我。我是負着校務會議裁決的重任而來的，我的存在便是校長教師的代表，也便是學校的代表，也更是整個教育的代表。我有勇氣了，於是我很快的想到

那方纔在狹街中出現的前管煙所職員方景山，一個假公濟私以玩弄女人出名的無賴漢，不久以前還因爲行爲不檢被刊到小報的「曲線新聞」上。有一次當我在學校中值宿那天，這人冒然向我要求找一個學生而被我斥回，所以我記得他的模樣。怎麼溫家敏會認識他？至於我面前這黑色角門裡居住的則是市內五高最近因有偷盜行爲而被開除了的一年生李國仁。這是我上回路過此地友人告給我的，這友人便是五高的先生。這角門內原只住李國仁母子兩個人；怎麼？溫家敏也會認識他們？一切都是這般奇怪，這般湊巧，眞要令人驚嘆爲天所安排的了。

這現實是殘酷的，當我感情再擊退了理性時，我想：這現實，這雨天，這一切都是殘酷的。在我不憤於這現實的同時，雨早已濕透了兩腿，而我毫不覺得，直到在耳邊輕輕響起這樣的話：

「還請老師相信我，我決沒有做不好的事情！」

我又爲溫家敏堅決的話動搖了。倘如不久的事實會證明她的誠實，那麼她遭受的苦難該是如何的深重？而對於這陷於深重苦難的學生，三年的恩師，我對她有何教益呢？——還談到什麼教益，到現在，我已最刻苦的想做她罪惡的第一發現者了。

於是我的面前的成無數人頭的海，啊，這都是我的學生，不，這是共同的受難者。而我，我的身心也被支離了，幻成了各種面孔的教導者，那無助於被教育者的各種塑像……

「老師！」

「……」

「老師！」

「……」

「老師！」

我被這最後的喚聲驚醒過來。啊！我的面前竟站定了溫家敏！

「溫家敏！」我不禁叫了出來，我感到了一種戰慄，後悔不早點離開這裡已來不及了。我盡力裝出無事的樣子，其實，却只是手足無所措而已。

「老師！」

我已再不能聽這蓄滿人間至高悲痛的喚聲，轉過身，我說：

「我從那邊來，我是回家去。再見吧！」

「老師，請等一等！」

我不得不站下來，當我再做出無事的樣子轉回身來時，那在蒼白的臉上流着淚水的溫家敏，發出了苦悶的呻吟，嚶然的向地面倒了下去。

四

『恩師，讓我給你講個故事吧。自然我不能够泰然的講下去，我有時要歡笑，有時能流淚，有時又會憤怒……因爲這故事中的主角便是我自己呀，恩師！』

建國七年前，在現在黑河省璦琿縣鄉間一個牧場上，有一個一生背負悲哀運命的女孩子誕生到人世來了。生下這女孩子的母親，是個社會制度中不會被認爲有丈夫資格的十九歲的牧場少女。這少女生於清貧之家，她的母親在生她五歲時便離棄人世。她的父親是個善良的泥瓦匠，姓李。身體病弱，在妻子死後，便帶着這少女給一家大牧場主人當男僕。因爲性情好，深得主人厚待，直到死在主人的家，主人爲他購置了棺材埋葬了。並將他唯一的財產——牧場少女留養家中。當這孤獨的女孩稍長，一付清秀的面孔宛如是被天所安排來挽回那可哀的命運似的，被見到她的大人們讚美。而在懂得含羞的十八歲來到的夏天，主人進行她的擇配問題，在媒妁跑壞了鞋磨破了嘴的期中忽然由×省來了一幫販馬人。販馬人中有一位青年與牧場主人有宗脈關係，來到璦琿縣便住到主人家裡。雖然爲期僅短々的幾天，這青年却不曾放過向這沙漠中的鮮葩（那孤獨的少女，可憐的小母親）熱烈的追求，而在別離的夜裡，那孤獨的少女獻給他以清白的身體。

一切媒妁被拒絕了，她夢想的描着未來幸福的天地；他一定守着那約定的時間——也就是翌年的春天來

婆她，南城的山水也許醫好她孤獨與寂寞吧！光陰是快的，夏天過去了，秋天來了，秋天捎來晴空與白雲，望白雲，她是新生了胃病麼？如此的常常嘔吐着。秋天過去了，冬天來了，冬天帶來嚴寒與白雪；是白雪象徵她的純潔呢？是嚴寒象徵她的厄運呢？她腹內的小生命要降生了，但南城販馬青年却杳無消息。

終於，翌年的春天到了，曠原如舊，唯焦急與期待使人憔悴了，小母親忍受着凡有的人們譏笑，直到她再無法忍受下去且想到小生命未來幸福的時候，她孤獨的走上更孤獨的路。……』

『恩師，你會以爲，比小母親更不幸的是那小女孩吧！在她母親從牧場上出走的夜，她正酣睡在搖籃裡睡在搖籃裡的人是最幸福的，縱然有醒來的時候。女孩子醒來時，天將亮，不見有人抱，哭起來了，哭來了一堆人；纔發見小母親沒有了。』

死別是人力無可挽回的事，生離呢？明々是痛斷肝腸的生離……然而，這在小女孩身上卻不明白，只要再有一個喂她奶水和搖搖籃而使她飽與睡的人，她就幸福了。

小母親走後，牧場主人全家推想起該是這小孩子父親的事情；一個兩個的推想錯了以後，終於有一個牛倌暴發了聰明的高見，他說：

「去年夏天，我看見她同南城販馬青年在沐堤上夜談……」

這一高見，提醒牧場主人全家，牧場主人太太抱過小孩子一端詳，果然不知在眼角眉梢，存在一些販馬

青年的神彩。

於是有一支口信捎到南城×家，青年剛辦過喜事不久，聽見這話，以爲是句笑話。來人卻說：

「不，你的女兒白胖可愛呢！」

『青年不說什麼話，因爲那過去對他只是一支夢，一片煙；縱今如今所謂「白胖可愛」的「女兒」非夢非煙，他却拒絕了收留。牧場夫婦一笑置之，倒覺孩子越長越可愛。……』

『恩師，我的在未明白我的厄運以及我母的厄運以前的明朗的性格全然是牧場上給我的，我感恩那牧場懷戀那牧場，然而在我知道感恩與懷戀的時候，已經什麼都晚了。去年秋天，我曾請一週假奉父命到那牧場去過一次。自然那裡實際情形全然沒有一點在我幻描出的美，原來，是那牧場主人將死，（他的夫人早已死掉）來信對我父親說想最後見一見可憐的胖孩子，我到牧場後，那主人已死掉三天了……啊，我怎麼講起了後話，我太着急了，恩師，讓我再接前面的故事講下去吧……』

『……那販馬青年娶妻三年，未能生兒育女，他想起那在牧場上的夢中與煙裡所拋下的足跡來了。於是小女孩被人送到他家去，小孩女開始有了父親和母親。這時她四歲。

從四歲起，她育在一年比一年充裕的家庭中，是怎麼幸福呢？是不用細說的。只是在販馬青年的父親漸々變成中年商人的期中，她完全愉快而又愉快的長大起來罷了。……』

『恩師，我這樣不脈其詳的敍述着自己，將置我那哀傷的母親於何地呢？唯有她是這故事中最偉大的，所以唯有她是這故事中最受苦的。恩師，我們或者都無法想像像母親一樣人的遭難。因爲我們的所見往々都是狹小而自私的；在一切幸福上想讓自己最幸福，在一切苦難上，想把自己首先拋除苦難。也許，你會非難母親走出而留下我的非是。然而有什麼比這行爲更絕世的呢？決然於自己起難的臨行，却毅然把他所愛與所望的離却不幸的自己，這行爲是可使凡想非難她的人汗顏的。……』

『她是那樣孤獨而又孤獨的離去了牧場。她的手中有幾年來自己用手工業賺到的一些錢。走，走吧！縱令，走向那裡去呢？走向那裡去呢？

她到哈爾濱了。舉目無親，出了車站月台，站在石頭馬路抬頭仰望初夏的天空時，蒼茫的黃昏的天空如望不透的沉鬱的海，都市的騷音離她那般近又那般遠。輕々的嘆息之後，第一個襲上她心頭的意念是：

——我怎活下去!?

她怎樣活下去呢？她什麼也不明白，她各處打聽，逢人便問，果然不出三個鐘頭，她被一個「好心人」領到一個所在地：京津二等寓裳書寓。

母親正由後堂外望那些奇怪的走出走入的濃妝淡抹的男々女々的時候，臉色兇狠的老媪送出了「好心人」，走進來對他說：

「你當家的把你賣了，你倒挺樂意呀！」

母親失掉了所有的言語，兩手扶緊了門板。

……

如此，母親開始了地獄的生活。……』

『恩師，讓我暫時停一下吧！因爲我想起母親告訴我到這地方時那種神色和無聲的哭泣！恩師，你遇見過有這樣遭遇的人的哭泣麼？我那時用麻痺了的手臂抱緊了母親：「媽！」我的喚聲便是從心中流出的血！然而，恩師！這並不是更悲慘的。除了她不再遇到更悲慘的時候。

然而，我怎樣再講下去呢？恩師，一向我不曾對任何人說，也不曾告給您。那並非因爲我視這爲祕密，爲羞恥。我只是缺少說出的勇氣。我怕被它壓倒了我，當我想它的時候，說它的時候。然而，恩師，今天我終於非對您說不可了。……讓我先歇息一會吧……』

『地獄裡的生活會練出天堂的人物麼？母親在老鴇毒打威嚇的背面，因爲年輕美貌漸漸紅起來；無數的男人——商賈，官員，小市民，大學生，士紳，名士……都趨之若鶩！他們莫不用各種手段來包圍她，用金錢，權勢，恭維，漂亮，以及用題詩送畫，……這一切原不過賣弄着他們的有閒罷了。

老實的母親她是懂得什麼的呢？直到經驗練成了她，已在一切金錢，權勢，恭維……之下，犧牲她所有

的一切了。

呵々，她那牧場上的純眞呢？呵々，她那牧場上的純眞呢？

時々的，她想起那販馬青年。不讓她想，是太殘酷的。然而每想起是更殘酷的。

時々的，她想起那牧場上的小生命，在她快樂的時候，在她憂鬱的時候。倘有快樂，倘憂鬱，還是讓她想吧！然而，漸々的，這是難能的了。

入了地獄的翌年冬天，她產生一個無父的孩子，這是那留在牧場上女孩唯一的弟弟。這孩子一直跟她長大。……』

『恩師，原諒我的母親吧！不，她是人生罪惡的印手，她是生活最高的苦難者，有什麼要人原諒的呢？縱令，她的生活從此一天天墜落了，不，倘云墜落，還是由她第一天入地獄的時候起吧！然而那不是她的墜落。恩師，那不是她的墜落。母親的純眞是永久的，如同她的偉大。墜落祇是她行爲的形容詞却非她心靈的行容詞；她永遠位於最崇高的，有如太陽，有如星光。恩師，您聽下面故事……』

『她漸漸的學會虛僞，學會了欺騙，學會了殘酷，學會了地獄中極平凡的一切惡德，她曾當衆笑罵過懷滿腔熱情第一次爲女人迷倒的青年，使他羞愧難當，發瘋似的跑出地獄；她曾窃偷小市民的金錢而打到警察所，被責五個大嘴巴；她曾私藏土匪，給向外密送匪報；她曾誘留十四歲少年，使少年家庭尋找終夜；她

會繳掉外縣稅捐局長的公文，次日同宿仇的姐妹侮賴；她會……

她全然變成了個殘酷，陰險，下流，無賴的娼妓！這樣，在地獄中，又過了五年。

生長在地獄中的孩子七歲了，她逼着孩子去偷盜，孩子在她領導與打罵中，完成了驚人的本領。那本領與他年令過於不相稱的。爲什麼要逼他偷盜呢？母親在近二年中，又已染上了鴉片的嗜好，容顏憔悴，是難以用過去比擬的。負債的積累，五年以來早由八百元增至四千九。兒子的偷盜，雖談不到用以抵償，但多少是可以供她多買二兩煙土的吧！

滿洲事變了。一切立刻發生了新的變化。然而生活在地獄中的母子有什麼可變化的呢？但是，她們卻眞有變化了。

當年的冬天，某一個寒夜裡，她和那孩子巧妙的竊盜了客主以及姐妹們的金錢同手飾，有一個煙友嫖客吳某等在車站上，她們逃出地獄了。

人世上有什麼她們可逃的地方麼？那屬於光的，都與她們無緣。她們逃到南滿的奉天城，仍然陰暗的住一個小棧裡。

『不久，奉天城內煙館的開業，直如雨後春筍，她和嫖客吳某手中都有些錢款，於是就在×西城門裡開了個××煙館。……』

『恩師！您會不會以爲：逃出了地獄，正是生活一個轉機：難道，她們不可以變得好起來麼？棄掉那黑暗的，糟糕的生活；重新的開辟一條新路……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呀，恩師，她們早已沒有了那種屬於另外人類的精神行爲與習慣。勿寧說這新的生活是更會不堪與墜落的機合適。難道，要母親去回想那牧場上的夢林麼？不可能，那太遲了，太遲了。

還有，恩師！該提一提那幸福生活者的她的女孩子了吧！我已叙了很長不幸的母親的生活；還是回頭看一看×省的父女的日子吧！那麼，我先告訴您，那會在七八年前赴瓊琿販馬的青年已變成了過了壯年的商人。經商事由很好，小本經營的福泰隆已擁有資本金十幾萬了。唯因膝下猶虛，所以秘密的由鄉下買了一個男孩子。……』

『他們的生活方式大概是這樣子：住在一座獨門獨院五間大瓦房裡：緊東一間是客廳，爲平日招待一些會長士紳等用。其次一間是主人夫婦的臥室；火炕，靠南窗有一支大銅床，是那女孩子睡用的。當中一間空着，但在高閣上供着祖先，菩薩，張仙，子孫娘々，西數第二間爲主人的書齋。所謂書齋，並沒有什麼書；却有珍貴的古骨擺設。有床，備至親貴友來住的。最西一間可以說衣箱之類的儲藏庫，但還住着兩個女僕。院中右西廂房三間，是廚房和廚夫的寢室。

季節已是受苦母親到奉塑年的初秋了，庭中槐花雖落，碧桃尚盛，而石榴枝頭，果實鮮紅發光，着令人

愛，養魚缸中金魚吐水，萬花叢裡群芳燦爛，翩々蜂蝶，嬉戲其間；這一切都是象徵幸福的。

主人倘如不睡在櫃上，都是早起的。早起後，在院中做八段錦，一日不遺。刷牙洗臉後，女僕送上熱好的牛奶；這時，太太和小男孩在夢中正香，十歲的牧場上來的幸福的小女孩却悄々起來到爸爸跟前問長問短了。爸々平日雖寡言，對小女孩有時却獨多的。

「站好，爸々看你小模樣！」

小女孩撲登着一双水汪々大眼，對爸々立正不動。

「寶，我忽然覺得你像一個人！」

「誰？」

爸々皺々眉頭，閉着嘴，輕々「嗯」了一聲，然後：「我有點忘記她是什麼模樣了！」

「什麼？爸々！」

「……」

「爸々，什麼？」

爸爸纔開了眉目，笑道：「沒有什麼，孩子，爸爸要上櫃了！」

以後，爸々上櫃，女孩子吃早飯時，另一女僕給少爺穿衣，太太也快起來了。女孩子上學坐包月車。直

到下學，這宅院是靜的。少爺也是幸福的，雖然住在非親生的父母之家，然而又有什麼呢？習慣了，也就幸福了。

女孩下了學，領弟々在院中玩，唱「國旗揚揚揚，紅藍白黑滿地黃」歌，媽々拍手，弟々也學着拍手。晚飯後，八月下旬的夜來了，爸々纔回來。親々孩子們，就快睡覺了。

他們就這般生活的。多美滿！

究竟這靜的庭院的主人，對於那販馬到北邊給他留下這女孩而孤獨走出去的少女（怕只有少女的記憶吧！）抱着怎樣的心情呢？在整天忙於事業的他，怕始終連夢與煙的想法也是少有的吧！致於竟有一天早上指女孩說像一個人的事，眞是十年來破題第一遭吧！自然，爲了點綴這庭院的幸福，記出這樣事跡稍了有點不相稱的呢！……』

『恩師，我這樣說，您也許會以爲我的父親的薄情，然而他是善良的，而且他是無法想像母親的受難的因爲他本身太幸福了。——啊，恩師我有點講得着急了，再讓我草略一點說下去吧！我的心情與這平靜的庭院太不調合了。那麼，讓我只再告您一句：我在這幸福的溫室一直活到放入女高，而且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我請那一週的事假時期爲止。恩師，看那受難的母子吧！……』

『康德×年伴隨政府鴉片斷禁政策全國私煙館一律取消，母親和吳某表面關了煙館，暗中營業却仍舊與

隆，而且還兼賣海洛英。終於，一個大事件暴發了，見利無義的吳某被海洛英癮士用石塊敲裂了頭臚的那一天，正趕上母親和他吵過嘴。於是在負傷爬進屋子的時候，被還在激憤着的母親當頭幾脚便踢死了。雖然這樣，她却脫過了法律的慧眼。

母親不願再住奉天，便起身赴×省去。這個絕非因爲知道那販馬青年在×省，——這些事早在她生活中死掉了……』

『自然，恩師，我在這裡不想爲母親做半句辯言。因爲說生活中還不會死掉那販馬青年事是荒謬的。但是啊，恩師，那久閉了的，落了灰塵的，牧場時代的純眞靈魂，難道已離開她了麼？決不會！恩師！縱令此生她甚至不會再有一次想起販馬青年和牧場女兒。因爲，自從那孤獨的背負苦難孤獨的離去之日起，她那無擬的崇高與偉大，已奠定於人天共瞻的靈之空間中了……』

『來到×省，她手中還有兩千多元現款，住在狹街小胡同單獨一家黑角門裡。這是前三年的事情。她也四十歲了，過重的煙癮使她再無力想任何事情。手中的錢一天比一天少了，然而在某次私買泡的機會下她逢到在哈爾濱覓裳書寓時代的一個熟客×某。因此那×某便時來時往。

却說，在去年夏末秋初，她爲這×某的吹噓而動了念，竟不知打那給那兒子弄來一份國高一年的轉學書偏々達到憐天憫人的五高學校，連簡單的口試都不曾施行，便允爲入學了。

這時，她身體日趨病弱，煙癮也日趨深重。然而，她並不計較這些，時常約×某來家，躺在炕上吞雲吐霧。某次，×某在過足煙癮之後，爲她漫談起×省雜話來，所謂雜話，名符其實，雜亂無章，就不知怎的談呀談呀的便談到福泰隆經理溫華亭，說他如何如何當初北邊販馬而今經商發財之類。

起初，她還不十分留意，到後又要求他詳細說明。這纔「哦！」的一聲，心一跳，放下了煙槍。

「那麼，他現在兒女也該很大了！」她故做不動聲色的探問下去。

「那呀，太太好像只有一個小兒子，那一個大女兒，聽說是打北邊帶來的！都上女高啦。」

她優了一般的痴呆起來，直到×某走，兒子下學回來，她仍優了一般的痴呆着。

「怎麼的啦？媽！」

「國仁，你叫我想々！」……』

「恩師，故事的人物眼看要會合在一起了。會合在一起後，我將怎樣敍述那血淚的場面呢？恩師，我全身戰慄了。恩師，我心奇突的躍動起來了，恩師，我的牙齒上下震動出響了，恩師——恩師，請給我力量……

不，恩師！在這人物會合前，請再聽我補充一點屬於幸福的女孩的故事吧！……』

『去年初秋，突然有一封信從瓊琿牧場上投到靜而幸福的庭院，女孩爸々打開看後，把女孩叫到身邊，

告給她牧場的美麗（是的，牧場對於他永是那們像夢與理一樣的美麗吧！）告給她那裡有一個老年人想看一看她。除了這兩項事，他沒有多說什麼。

女孩子住慣了都市，想到到北邊僻鄉，一定是好玩的，於是快樂的答應了。交通不便對於這幸福的天使是無用的，她直如天使長了翅膀一般飛到那牧場！

然而，這裡只有荒凉與悽慘。美麗的只有爸々的記憶吧！是的，這裡早已廢止了牧場牧，場主人死有三天了，連棺木都不等她來到，於是，任那家人怎樣挽留，她說她只能住一晚上。

便只在那一晚上，那當初是小牛官的多嘴多舌的中年人，對她說了什麼販馬青年和牧場少女的故事；說出雖稍覺失口，但經她再三要請講下去後，他又說了少女的走出與女孩的南歸。

「他講的是我！」女孩子含住了眼淚，什麼也不再說，夜深了。

從那時起，她的幸福破碎！

歸途，她如已失掉翅膀的天使（稱爲破碎天使吧！）一般，不便的交通折磨了她，也就是人生的多刺的征程折磨了她；歸家後，她病了。

那受母命而茫然於所做的國仁在第二天到校找她時，是她帶病赴校的第二日。

「你認識我麼？你找我！」

「不，我不認識你，可是我的媽々認識你！」

「女孩茫然的：「你的媽々？」

「是的，她讓我對你說：你要是販馬青年和牧場少女生下的孩子，你就該看々她去！」

女孩子傻了一般的痴呆起來。

……」

『恩師！我怕講下去的故事中人物的會合，終於來到了！恩師！母親！天！快給我力量！給我力量！……

……」

五

溫家敬縱然喊着上天，母親或恩師，盡所有力量想講完這牧場上的故事，到此時却再不能支持下去，而痛苦的頹倒在我窗前的大籐椅裡。

窗外連落兩天細雨的天空隱々放晴，直到這爲厄運襲擊二年來的溫家敬舒醒過來，且爲妻陪伴送走以後好久好久，我縮坐在另一籐椅中一動不動。

她是怎樣的去會見的她的母親，以及她的母親怎樣爲她哀訴二十年來的遭遇，我雖不得而知，但總可想

感到的。那母親，那久閉了的，積滿灰塵的，牧場時代的純眞的靈魂；會在突然逢到幸福生活着的女兒的瞬間復蘇吧！是的：一切的過去是煙是夢，一切的墜落與罪惡何嘗又是眞實的呢？當她們母女抱頭戰慄的剎那。凡有最高的感動，都爲此而顯現了，誠如我們看崇高而偉大的天空與太陽，那母親的心與這是一樣的。

縱令自那以後，她的母親仍會在女兒面前現出意外的威脅與不當的要求，溫家敬却都默々的承受了。這是說，她向她索取大量的金錢，理由她爸々是富有的；她要向她爸々控告，因爲他會欺騙而拋棄了她。豈有，她甚至要溫家敬威嚇她的爸々，奪取他的財產，傷害他的名譽與地位，擾亂那一向幸福慣了的庭院。只是，奇怪的，她有一次對女兒說：

「他還那般青年麼？我想看々他！」

自然，只說過去算了，不曾提起第二次。溫家敬暗喜她不眞的去見爸々，不明白爲什麼，她深信這兩個人總是不見面的好。

她用盡方法給母親弄錢，弄吃的，弄穿的；她盡自己想到的去侍服母親。縱令母親的要求只有「金錢」。

「不，不用錢也可以，你得天々給我弄幾個大煙泡！」

叫溫家敬到那裡去弄那些東西呢？但她從不曾對母親說個「不」字。雖然有一次，她稍々進兩句勸言，

希望母親戒除這可怕的嗜好，一面輕々描繪了那遼遠的牧場的夢，母親却將煙槍用力向煙盤上一摔罵道：

「這都是你和爸々害的我，挨千刀的——」

在家庭中，溫家政做了惡魔；在父親面前，她做了逆女，在無賴漢方景山手中，她做了一塊雞肉。

不過，我要記在這裡的是任方景山百般的威逼與誘惑，他只能從她手拿到金錢；正如她只能從他手中取得煙泡一樣。

昨天，在雨中狹街所見到的，便是此種目的的交換，雖然無賴漢抱有淫惡的野心，但在堅貞下，在環境還不許他過於放肆下，他還是無可如何的。

曾有一時期，她母親得了一場重病，溫家政在母親病上，花費了所有金錢與所有精神。

二年來，溫家政生活便是如此的在幸福，黑暗，惡德，威嚇，狠毒……之下過着日子，她自己怎能不病呢？生命都幾乎傾毀在殘酷之間了，還顧得了什麼學校課程，師生的懷疑，……一切不關痛癢的瑣事呢？

然而，最近，她新的恐怖又來到了。——其實，倘說到恐怖，平素在她是無動於衷的。唯有我這裡所要提出的恐怖，纔眞的是會使她瞬間窒息，撼動生命的那種恐怖。原來，她的父親在懷疑而暗中試探她了。她的母親感到供給的不滿足，說一定要拉她與販馬青年對案了。

「這不能！這不能！」

溫家敏如此淒鳴着，然而却不明白這理由。她爲什麼堅決不願兩個二十年前的親人相見呢？讓他們再回到牧場上的夢中去，一個是販馬青年，一個是牧場少女；讓他們拾起夢中的甜蜜？拾起生命的誓約與青春的烈火？讓他們——

「不，這是不可能的！永遠不可能的。」

然而，這恐怖却漸々逼近她了。

在母親那裡，爲了想填滿她永不會滿足的滿足，她開始令那降級的一年生兒子在學校中窃盜。第一次窃到的是教務課的電鈴，儲藏室的防空窓簾，大禮堂的綢帳，……第二次是同學們的滙票與金錢，校長室的古畫，宿舍中的被褥……第三次是……一直不曾被發見。縱令，他終於最近被開除了。然而，那與他偷盜技術無關，而是從另一方面實證證把他處置了的。

父親的家開始監視起她來，母親那方面也每天罵她不來，要壞良心，終於有一天，——那已是九月的凉秋，國仁遵母命再度造訪姐々於幸福的庭院時，被家人倫々告知了主人。於是，溫家夏不但不得去會見那找上來的弟々，在室內，嚴厲的被父親拷問起她這有傷他愛她的心的曖昧！

她沒有辯辭，她只有哭泣！

夜晚，她沒有睡眠的痴坐窗前，望暗夜的天空；在她背負過重的痛苦心中還想籌畫一條該走下去的路徑。

「索性把一切公開了吧！我已經再沒有辦法了……」

這是她最後的決定。

第二天，她對她父親請求，只要允許她到我家去一趟以後，便可把一切秘密公開，以便求得他的諒解。這請求立刻被那愛她的父親答應了。於是，溫家厥乘一輛三輪車馳奔到我的家裡來：

「馬老師，我只有把事情公開於爸々了，我再沒有第二條路！」

我只有默然的俯首：「我可以出頭幫助你麼？」

「不！我不能叫父親知道有人知道這密！」

她去了；我默々的描想着溫家厥如何把牧場少女帶到販馬青年的面前，那種最初的驚訝也許會陷入以夢境；繼則激動起詛罵與懺悔，險惡與哭泣，更而少不掉威嚇與瘋狂……然而最終是戰慄與破碎，生的戰慄與幸福的破碎，我漸々感到事態的嚴重；便不顧許多，出門跳上一輛馬車，往黑角門那母子家中奔去。

一切太靜，跨進門，正與提藥包醫生打個照面，他一面向外走，一面說：

「急性心臟麻痺，不行了。」

那兒子並不哭泣，我問他，他只說：

「媽々叫我再去找姐々，我不去她瘋了一般要起來打我，却變了顏色的倒在炕上」說完站起來就想走。

「那去？」我攔住了他。

「找溫家算賬去！」

我用力扯住他，顧不得言語的粗暴：「等々，你姐姐就會來的！」

溫家敏終於來了，我劈頭就急々的問她：「對你父親說明了麼？」

溫家敏搖々頭：「我最後要和母親再商量一下！」

我指給她看：「你的母親死了！」

溫家敏全身一抽搐，連哭聲都未曾發出，伏倒在母親的身畔。

六

由於母親的死，眼看要顛覆的命運之舵，又擺起正常的角度；一切的秘密將成爲永遠的秘密了。在靜而幸福的庭院的父親，恢復了對女兒的信愛不久，我更把那厄運之子——國仁——介紹到×省日報館當見習生去。報館主編以及一些同寅多是我熟習的朋友，所以我特別拜託他們好々對他施一番教養。

至於溫家敏在學校方面的去留問題，我這樣對校長提出意見書：

「職敢舉教育者之全人格做保證，溫家敏爲一無辜之學生。今後一切，職亦誓負全責……」

於是，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溫家敏也於母死第二日起到校受課。

自然，溫家敏是悲哀的，我也不能濫用安慰，反會增加她悲哀的分量。但很顯然的，痛苦的重擔已從她肩上銳減下來。那所殘留的不過是夢的哀傷與對崇高偉大的追想而已。

縱令幸福的破碎會蠶蝕溫家敏的青春，但從整個生命完成上看，理解幸福的幻，終要成爲一個過程的只是發生在天眞者的身上，使我抱有「太早」之憾罷了。

我今後的任務是什麼呢？我想：

第一：使她接近明白冷靜生活的同學。

第二：使她讀一點知性的文章，像夏目漱石的「草枕」之類。

第三：使她讀一些人傑書，像羅曼羅蘭的「托爾斯泰傳」「悲多芬傳」之類。

第四：使她接近明快一點的音樂，像修貝爾特的作品等。

第五：最後，使她再出現於排球場上。

是的，最終，我要使她再出現於排球場上。我要聽到她的歡呼的聲音。我這樣一面想着，一面走過曬滿秋日陽光的校園。

七月十日子夜完成

校後記

編了這集子，纔體驗了編輯之難，從企劃到約稿，到輯稿，到校對，到成書……這中間，經過多少時間，耗費多少心力，怕身非編者便不會理解的。

作者與作品，似乎不必再在這裡多說什麼，因爲他們自有他們的評價，那是產生於讀者讀後的心裡的。

不過，擬定的作者，原非僅此十三之數，但因有二三位或因不產，或因難產，而未能提供出他們的作品；倘有覺得這是種遺憾的，尚乞勿片責編者幸甚。

編者

康德十一年二月一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满洲作家小说集
作者=金音编
页数=385
SS号=12922003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五星书林